

# 封神演義

原版長篇小說



RW 7643/12



# 封神目錄

## 卷一 謝聲 滄章

-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妲己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第十一回 姜里城內西伯侯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封神目錄

## 卷二

-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第十七回 蘇妲己置造蠶盆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誘官逃五關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第二十八回 西伯兵伐崇侯虎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  
第三十回 周紀激反武成王

一

-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襲
- 第三十二回 黃天化潼關會父
-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
- 第三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
-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 第三十六回 張桂芳奉詔西征
-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 第三十八回 四聖西岐會子牙
-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
- 第四十一回 聞太師兵伐西岐
- 第四十二回 黃花山收鄧辛張陶
- 第四十三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遊箕崙山
-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
- 第四十八回 陸壓獻計射公明

卷三

-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 第五十回 三姑計擺黃河陣
- 第五十一回 子牙刼營破聞仲
- 第五十二回 絕龍嶺聞仲歸天
-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
-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
-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 第五十九回 股洪下山收四將
-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股洪
-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郊殷
-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卷四

第七十六回 鄭倫提將取汜水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封

神

目錄

第八十三回 三教收伏獅象吼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第八十六回 灑池縣五岳歸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鄒文化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柬擒妲己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三

# 封神卷一

##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混沌初分盤古先，太極兩儀四象懸。子天丑地人寅出，避除獸患有巢賢。燧人取火免鮮食，禹王治水洪波蠲。

伏羲畫卦陰陽前，神農治世嗜百草。軒轅禮樂婚姻聯，少昊五帝民物阜。

承平享國至四百，桀王無道乾坤顛。日縱妹喜荒酒色，成湯造亳洗腥膻。

雲霓如願後蘇全，三十一世傳殷紂。商家脈絡如斷弦，紊亂朝綱絕倫紀。

穢污宮闈寵妲妃，憂盈炮烙忠貞冤。鹿臺聚斂萬姓苦，愁聲怨氣應障天。

孕婦剝剔朝涉殲，崇信姦回棄朝政。屏逐師保性何偏，郊社不修宗廟廢。

昵比罪人乃罔畏，沉酗肆虐如鷓鴣。西伯朝商囚羑里，微子抱器走風煙。

若涉大海無邊淵，天下荒荒萬民怨。子牙出世人中仙，終日垂絲釣人主。

共車載歸輔朝政，三分有二日相沿。文考未集大勳沒，武王善述日乾乾。

取彼凶殘伐罪愆，甲子昧爽會牧野。前途倒戈反回旋，若崩厥角齊稽首。

戎衣甫著天下定，更子成湯增光妍。牧馬華山示偃武，開我周家八百年。

戰亡將士幽魂潛，天挺人賢號尙父。封神壇上列花箋，大小英靈尊位次。

成湯乃黃帝之後也，姓氏初帝響次妃簡狄。祈於高禰，有元鳥之祥。進生契，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

傅十三世，生太乙，是爲成湯。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個大賢。即時以幣帛三遺使往聘之，而不敢用。進之於天子，桀王無道，信讒逐賢，而不能復歸之於湯。後桀王日事荒淫，殺直臣關龍逢，桀庶莫敢直言。湯使人哭之，桀王怒，囚湯於夏台。後湯得釋而歸國，出郊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面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聞之曰：

湯德至矣。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惡日暴。民不聊生。伊尹乃相湯伐桀。放桀於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諸侯推湯爲天子。於是湯始卽位。都於亳。元年乙未。湯在位除桀虐政。順民所喜。遠近歸之。因桀無道。大旱七年。成湯祈禱於桑林。天降大雨。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作樂大濩。濩者護也。言湯寬仁大德。能救護生民也。在位十三年而崩。壽百歲。享國六百四十年。傳至商受而止。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竄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受辛

紂王乃帝乙之三子也。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微子衍。三曰壽王。因帝乙遊於御園。領衆文武玩賞牡丹。因飛雲開場。一梁壽王託梁換柱。力大無比。因首相商容。上大夫梅伯。趙啓等。上本立東宮。乃立季子壽王爲太子。後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託孤與太師聞仲。隨立壽王爲天子。名曰紂王。都朝歌。又有太師聞仲。武有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國。中宮原配皇后姜氏。西宮妃王氏。馨慶宮妃楊氏。三宮后妃。皆德性貞靜。柔和賢淑。紂王坐享太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賓服。八百鎮諸侯。盡朝於商。有四路大諸侯。率領八百小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居於東魯。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鎮諸侯。領二百鎮小諸侯。共八百鎮諸侯。屬商。紂王七年春二月。忽報到朝歌。反了北海七十二路諸侯。袁福通等。太師聞仲奉勅征北。不提。一日。紂王早朝。登殿。設聚文武。但見「瑞靄紛紛。金鑾殿上坐君王。祥光繚繞。白玉階前列文武。沉檀鑿鑿。噴金爐。則見那珠簾高捲。蘭麝氤氳籠寶扇。且看他雉尾低回。」天子問當駕官。有奏章出班。無事朝散。言未畢。只見右班中一人出班。俯伏金階。高擎牙笏。山呼稱臣。臣商容待罪。宰相執掌朝綱。有事不敢不奏。明日乃三月十五日。女媧娘娘聖誕之辰。請陛下駕臨女媧宮降香。王曰。女媧有何功德。朕輕萬乘而往降香。商容奏曰。女媧娘娘乃上古神女。生有聖德。那時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女媧乃採五色石煉之。以補青天。故有功於百姓。黎庶立禋祀以報之。今朝歌祀此福神。則四時康泰。國祚綿長。風調雨順。災害潛消。此福國庇民之正神。陛下當往行香。王曰。准卿奏章。紂王還宮。旨意傳出。次日天子乘輦。隨帶兩班文武。往女媧宮進香。此一回。紂王不來還好。只因進香惹得四海荒荒。生民失業。正所謂漫江撒下鈞和線。從此釣出是非來。怎見得有詩爲證。「天子鸞輿出鳳城。旌

旄瑞色映簪纓。龍光劍吐風雲色。赤羽幢搖日月精。堤柳曉分仙掌露。溪花光耀翠裘清。欲知巡幸瞻天表。萬國衣冠拜聖明。駕出朝歌南門。家家焚香設火。戶戶結綵鋪氈。三千鐵騎。八百御林。武成王黃飛虎保駕。滿朝文武隨行。前至女媧宮。天子離輦上殿。焚香爐。中文武隨班拜賀。畢紂王觀看殿中華麗。怎見得殿前華麗。五彩金妝。金童對對執旛幢。玉女雙雙捧如意。玉鉤斜掛。半輪新月。懸空寶帳婆娑。萬對彩鸞朝斗。碧落牀邊。俱是舞鶴翔鸞。沉香寶座。造就走龍飛鳳。飄飄奇彩。異尋常。金爐瑞靄。裊裊禎祥。騰紫霧。銀燭輝煌。君王正看行宮景。一陣狂風透膽寒。紂王正看此宮殿。宇齊整。樓閣豐隆。忽然一陣狂風捲起帳幔。現出女媧聖像。容貌端麗。瑞彩翩翻。國色天姿。宛然如生。真是蕊宮仙子。臨凡月殿。嫦娥下世。古語云。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紂王一見神魂飄蕩。陡起淫心。自思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縱有六院三宮。并無有此豔色。遂命取文房四寶。侍駕官忙取將來。獻與紂王。天子深潤紫毫。在行宮粉牆之上。作詩一首。鳳鸞寶帳景非常。盡是泥金巧樣妝。曲曲遠山飛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帶雨爭嬌豔。芍藥籠烟聘媚妝。但得妖嬈能舉動。取回長樂侍君王。天子作畢。只見首相商容啓奏曰。女媧乃上古之正神。朝歌之福主。老臣請駕拈香祈福。求德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兵火甯息。今陛下作詩。褻瀆聖明。毫無虔敬之誠。是獲罪於神聖。非天子之巡幸。所請之禮。願主公以水洗之。恐天下百姓觀見。傳言聖主無德。政耳。王曰。朕看女媧之容。有絕世姿容。因作詩以讚美之。豈有他意。卿毋多言。况孤乃萬乘之尊。留與萬姓觀之。可見娘娘美貌絕世。亦見孤之遺筆耳。言罷回朝。文武百官。默默點首。莫敢誰何。俱銜口而回。有詩爲證。鳳輦龍車出帝京。拈香釐祝女中英。只知祈福黎民樂。孰料吟詩萬姓驚。目下狐狸爲太后。眼前豺虎盡簪纓。上天垂象皆如此。徒令英雄歎不平。天子駕回。陸龍德殿。百官朝賀而散。時逢望辰。三宮妃后朝君。中宮姜后。西宮黃妃。馨慶宮楊妃。朝畢而退。按下不表。且言女媧娘娘降誕。三月十五日。往火雲宮朝賀伏羲炎帝軒轅三聖。而回下得青鸞坐於寶殿。玉女金童朝禮畢。娘娘猛抬頭。看見粉牆上詩句。大怒罵曰。般受無道昏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詩。褻我。甚是可惡。我想成湯伐桀。而王天下。享國六百餘年。氣數已盡。若不與他個報應。不見我的靈感。卽喚碧霞童子。駕青鸞往朝歌一回。不提却說二位殿下。殷郊殷洪。來參謁父王。那殷郊後來是封神榜上值年太歲。殷洪是五穀神。皆有名神將。正行禮間。頂上兩道紅光冲天。娘娘正行時。被此氣擋住雲路。因望下一看。知紂



王尙有二十八年氣運不可造次暫回行宮。心中不悅。喚彩雲童兒。把後宮中金葫蘆取來。放在丹墀之下。揭去葫蘆蓋。用手一指。葫蘆中有一道白光。其大如椽。高四五丈。有餘。白光之上。懸出一道旛來。光分五彩。瑞映千條。名曰招妖旛。不一時。悲風颯颯。慘霧迷迷。陰雲四合。風過數陣。天下羣妖俱到行宮。聽候法旨。娘娘吩咐彩雲。著各處妖魔且退。只留軒轅墳中三妖伺候。三妖進宮參謁。口稱娘娘聖壽無疆。這三妖一個是千年狐狸精。一個是九頭雉雞精。一個是玉石琵琶精。俯伏丹墀。娘娘曰。三妖聽吾密旨。成湯氣運。雖然當失天下。鳳鳴岐山。西周已生聖主。天意已定。氣數使然。你三妖可隱其妖形。託身宮院。惑亂君心。俟武王伐紂。以助成功。不可殘害衆生。事成之後。使你等亦成正果。娘娘吩咐已畢。三妖叩頭謝恩。化清風而去。正是狐狸聽旨施妖術。斷送成湯六百年。有詩爲證。三月中旬。駕進香吟詩一首。起飛殃。只知把筆施才學。不曉今番社稷亡。按下女媧娘娘分付三妖不題。且言紂王只因進香之後。看見女媧美貌。朝暮思想。寒暑盡忘。寢食俱廢。每見六院三宮。真如塵飯土羹。不堪諦視。終朝將此事不放心。懷鬱鬱不樂。一日。駕陞顯慶殿。時有常隨在側。紂王忽然猛省。著奉御宣中諫大夫費仲。乃紂王之佞臣。近因聞太師奉勅平北海。大兵遠征。戍外立功。因此上就寵費仲。尤渾二人。此二人朝朝蠱惑。聖聰。讒言獻媚。紂王無有不從。大抵天下將危。佞臣當道。不一時。費仲朝見。王曰。朕因女媧宮進香。偶見其容顏。豔麗絕世。無雙三宮六院。無當朕意。將如之何。卿有何策。以慰朕懷。費仲對曰。陛下乃萬乘之尊。富有四海。德配堯舜。天下之所有。皆陛下之所有。何患不得。這有何難。陛下明日傳一旨。頒行四路諸侯。每一鎮選美女百名。以充王庭。何憂天下絕色不入。王選乎。紂王大悅。卿所奏甚合朕意。明日早朝發旨。卿且暫回。隨即命駕還宮。畢竟不知此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丞相金鸞直諫君。忠肝義膽孰能羣。早知侯伯來朝覲。空費傾葵紙上文。

話說紂王聽奏大喜。即時還宮。一宵經過。次日早晨。聚兩班文武。朝賀畢。紂王便問當駕官。卽傳朕旨。意頒行四鎮諸侯。與朕每一鎮地方。揀選良家美女百名。不論富貴貧賤。只以容貌端莊。性情和婉。禮度閒淑。舉止大方。以充後宮役使。天子傳旨未畢。只見左班中一人。應聲出奏。俯伏言曰。老臣商容啓奏陛下。君有道則萬民樂業。不令而從。

况陛下後宮美女不啻千人。嬪御而上。又有后妃。今騁空欲選美女。恐失民望。臣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此時水旱頻仍。乃事女色。實爲陛下不取也。故堯舜與民偕樂。以仁德化天下。不事干戈。不行殺伐。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凰止于庭。芝草生于野。民豐物阜。行人讓路。犬無吠聲。夜雨晝晴。稻生雙穗。此乃有道與隆之象也。今陛下若取近時之樂。則目眩邪色。耳聽淫聲。沉湎冒色。遊于苑囿。獵于山林。此乃無道敗亡之象也。老臣待罪首相。位列朝綱。侍君三世。不得不啓陛下。臣愿陛下進賢退不肖。修其德。愛其民。惜其財。費重其政。令雖堯舜不過如是。又何必區區選侍。然後爲樂哉。臣愚不識忌諱。望祈容納。紂王沉湎良久。卿言甚善。朕卽免行言罷。羣臣退朝。聖駕還宮。不提不意。紂王八年夏四月。天下四大諸侯率領八百鎮朝覲於商。那四鎮諸侯乃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天下諸侯俱進朝歌。此時太師聞仲不在都城。紂王寵用費仲。尤渾各諸侯俱知二人把持朝政。擅權作威。少不得先以禮賄之。以結其心。正所謂。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內中有位諸侯。乃冀州侯姓蘇名護。此人生得性如烈火。剛方正直。那裏知道奔競。夤緣。平昔見稍有不公不法之事。便執法處分。不少假借。故此與二人俱未曾送有禮物。也是合當有事。那日二人查天下諸侯。俱送有禮物。獨蘇護並無禮單。心中大怒。懷恨於心。不提。其日元旦吉辰。天子早朝。設聚兩班文武。衆官拜賀畢。黃門官啓奏。陛下今年乃朝賀之年。天下諸侯皆在午門外朝賀。聽候聖旨。發落。紂王問首相容容曰。陛下止可宣四鎮首領。臣面君探問。民風土俗。淳龐澆競。國治邦安。其餘諸侯。俱在午門外朝賀。天子聞言大悅。卿言極善。命黃門官傳旨。宣四鎮諸侯。見駕。其餘午門朝賀。話說四鎮諸侯。整齊朝服。輕搖玉珮。進午門。行過九龍橋。至丹墀。山呼朝拜畢。俯伏。王慰勞曰。卿等與朕宜歡贊化。撫綏黎庶。鎮攝荒服。威遠甯邇。多有勤勞。皆卿等之功耳。朕心喜悅。東伯侯奏曰。臣等荷蒙聖恩。官居總鎮。臣等自叨執掌。日夜兢兢。常恐不克負荷。有負聖心。縱有犬馬微勞。不過臣子分內事。尚不足報涓滴於萬一耳。又何勞聖心垂念。臣等不勝感激。天子龍顏大喜。命首相容容亞相比于於顯慶殿治宴相待。四臣叩頭謝恩。離丹墀前。至顯慶殿。相序筵宴。不提。天子退朝。至便殿。宣費仲。尤渾二人。問曰。前卿奏朕欲令天下四鎮大諸侯進美女。朕欲預旨。又被商容諫止。今四鎮諸侯在此。明早召入。當而頒行。俟四人回國。以便揀選進獻。且免使臣往返。二卿意下如何。費仲俯伏奏曰。首相諫止。探選美女。陛下當日容納。卽行停止。此美德也。臣下共知。衆庶共知。天

下景仰。乃一旦復行。是陛下不足以取信於臣民。竊爲不可。臣近訪得冀州侯蘇護有一女。黠色天姿。幽閒貞靜。若選進宮幃。隨侍左右。堪任役使。况選一人之女。又不攪擾天下百姓。自不勤人耳目。紂王德言不覺大悅。卿言極善。即命隨侍官傳旨。宣蘇護使命來至館驛。傳旨。宣冀州侯蘇護。商議國政。蘇護即隨使命至龍德殿。朝見禮畢。俯伏聽命。王曰。朕聞卿有一女。德性幽閒。舉止中度。朕欲選侍後宮。卿爲國戚。食其天祿。受其顯位。永鎮冀州。坐享安康。名揚四海。天下莫不欣羨。卿意下如何。蘇護聽言。正色而奏曰。陛下宮中。上有后妃。下至嬪御。不啻數千。妖冶嫵媚。何不足以悅王之耳目。乃聽左右諂諛之言。陷陛下於不義。况臣女蒲柳。陋質素不諳禮度。德容俱無。足取乞陛下留心。邦本速斬。此進讒言之小人。使天下後世。知陛下正心修身。納言聽諫。非好色之君。豈不美哉。紂王大笑曰。卿言甚不諳大體。自古及今。誰不願女作門楣。况女爲后妃。貴敵天下。卿爲皇親國戚。赫奕顯榮。執過於此。卿毋惑迷。當自裁。蘇護聞言。不覺厲聲曰。臣聞人言。修德勤政。則萬民悅服。四海景從。天祿永終。昔日有夏失政。淫荒酒色。惟我祖宗。不邇聲色。不殖資財。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克寬克仁。方能割正。有夏彰信。兆民邦乃其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取法祖宗。而效彼夏王。是取敗之道也。况人君愛色。必顛覆社稷。卿大夫愛色。必絕滅宗廟。士庶人愛色。必戕賊其身。且君爲臣之表率。君不向道。臣下將化之。而朋比作奸。天下事尚忍言哉。臣恐商家六百餘年基業。必自陛下紊亂之矣。紂王德蘇護之言。勃然大怒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違。况選汝一女爲后妃乎。敢以謔言忤旨。而責朕躬。以亡國之君匹朕。大不敬。孰過於此。著隨侍官。拿出午門。送法司。勘問正法。左右隨將蘇護。拿下轉出。費仲尤渾二人。上殿俯伏。奏曰。蘇護忤旨。本該勘問。但陛下因選侍其女。以致得罪。使天下聞之。道陛下輕賢重色。阻塞言路。不若赦之。歸國。彼感皇上不殺之恩。自然將此女進貢宮闈。以待皇上。庶百姓知陛下寬仁大度。納諫容流。而保護有功之臣。是一舉兩得之意。願陛下准臣施行。紂王聞言。天顏少霽。依卿所請。即降敕。令彼還國。不得久羈。朝歌話說。聖旨一下。迅如烽火。即催逼蘇護。出城。不容停止。那蘇護辭朝。回至驛亭。聚家將接見。慰問。聖上召將軍進朝。有何商議。蘇護大怒罵曰。無道昏君。不思景祖。德業聽信。讒臣諂媚之言。欲選吾女進宮爲妃。此必是費仲尤渾。以酒色迷惑君心。欲專朝政。我聽旨不覺直言諫諍。昏君道我忤旨。拿送法司。二賊子又奏昏君。救我歸國。諒我感昏君不殺之恩。必將我女送進朝歌。以逐二賊奸計。我想聞大師遠征。二賊弄權。眼見昏君必荒淫酒色。紊

亂朝政天下荒荒黎民倒懸可憐成湯社稷化爲烏有我自思若不將女進貢昏君必與問罪之師若要送此女進宮以後昏君失德使天下人恥笑我不智諸將必有良策教我衆將開言齊曰吾聞君不正則臣投外國今主上輕賢重色眼見昏亂不若反出朝歌自守一國上可以保宗社下可以保身家此時蘇護正在盛怒之下一聞此言不覺性起竟不思維便曰大丈夫不可做不明白事叫左右取文房四寶來題詩在午門牆上以表我永朝商之意詩曰「君壞臣綱有敗五常冀州蘇護永朝商」蘇護題了詩領家將逕出朝歌奔本國而去且言紂王見蘇護當而折諍一番不能遂願雖准費尤二人所奏不知彼可能將女進貢深宮以遂朕于飛之樂正躊躇不悅只見得午門內臣俯伏奏曰臣在午門見牆上冀州蘇護題有反詩十六字不敢隱匿伏乞聖裁隨侍接詩鋪在御案上紂王一見大罵賊子如此無禮朕使上天好生之德不殺鼠賊赦令歸國彼反寫詩午門大辱朝廷罪在不赦即命宣殷破敗晁田魯雄等統領六師朕須親征必滅其國當駕官隨宜魯雄等見駕不一時魯雄等朝見禮畢王曰蘇護反商題詩午門甚辱朝綱情殊可恨法紀難容卿等統人馬廿萬爲先鋒朕親率六師以聲其罪魯雄聽罷低首暗思蘇護乃忠良之士素懷忠義何事觸忤天子自欲親征冀州休矣魯雄爲蘇護俯伏奏曰蘇護得罪於陛下何勞御駕親征況且四大鎮諸侯俱在都城尙未歸國陛下可點一二路征伐以擒蘇護明正其罪自不失撻伐之威何必聖駕遠至其地紂王問曰四侯之內誰可征伐費仲在旁出班奏曰冀州乃北方崇侯虎屬下可命侯虎征伐紂王卽准施行魯雄在側自思崇侯虎乃貪鄙暴橫之夫提兵遠征所經地方必遭殘害黎庶何以得安現有西伯姬昌仁德四布信義素著何不保舉此人庶幾兩全紂王正命傳旨魯雄奏曰侯虎雖鎮北方恩信尙未孚於人恐此行未能伸朝廷威德不如西伯姬昌仁義素聞陛下若假以節鉞自不勞矢石可擒蘇護以正其罪紂王思想良久俱准奏特旨令二侯乘節鉞得專征伐使命特旨到顯慶殿宣讀不提只見四鎮諸侯與二相飲宴未散忽報旨意下不知何事天使曰西伯侯北伯侯接旨二侯出席接旨跪聽宣讀「詔曰朕聞冠履之分繼嚴事使之道無兩故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違命乃所以隆尊卑崇任使也茲不道蘇護狂悖無禮立殿忤君綱紀已失被赦歸國不思自新輒敢寫詩午門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賜爾姬昌等節鉞便宜行事往懲其忤毋得寬縱罪有攸歸故茲詔示汝往欽哉謝恩」天使讀畢二侯謝恩平身姬昌對二丞相三侯伯言曰蘇護朝商未進殿庭未參聖上今詔旨

有立殿忤君不知此語何來且此人素懷忠義累有軍功午門題詩必有詐僞天子聽信何人之言欲伐有功之臣恐天下諸侯不服望二位丞相明日早朝見駕請察其詳蘇護所得何罪果言而正伐之可也倘言而不正合當止之比干言曰君侯之言是也崇侯虎在傍言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今詔旨已出誰敢抗違况蘇護題詩午門必然有據天子豈無故而發此難端今諸侯八百俱不遵王命大肆猖獗是王命不能行於諸侯乃取亂之道也姬昌曰公言雖善是執其一端耳不知蘇護乃忠良君子素秉丹誠忠心爲國教民有方治兵有法數年以來並無過失今天子不知爲誰人迷惑與師問罪於善類此一舉恐非國家之祥瑞只愿當今不事干戈不行殺伐共樂堯天况兵乃凶象所經地方必有驚擾之虞且勞民傷情窮兵黷武師出無名皆非盛世所宜有者也崇侯虎曰公言固是有理獨不思君命所差概不由己且煌煌天語誰敢有違以自取欺君之罪姬昌曰既如此公可領兵前行我兵隨後便至當時各散西伯侯對二丞相言侯虎先去姬昌暫回西岐領兵續進須各辭散不提次日崇侯虎下教場整點人馬辭朝起行且言蘇護離了朝歌同衆士卒不一日回到冀州護之長子蘇全忠率領諸將出郭迎接其時父子相會進城帥府下馬衆將到殿前見畢護曰當今天子失政天下諸侯朝覲不知那一個奸臣暗奏吾女姿色昏君宜吾進殿欲將吾女選立宮妃彼時被我當面諫諍不意昏君大怒將我拿問忤旨之罪當有費仲尤渾二人保奏將我赦回欲我送女進宮彼時心甚不快偶題詩于午門而反商此回昏君必點諸侯前來問罪衆將官聽令且將人馬訓練城垣多用滾木砲石以防攻打之虞諸將聽令日夜隄防不敢稍解以待廝殺話說崇侯虎領五萬人馬即日出兵離了朝歌望冀州進發但見

〔轟天砲響震地鑼鳴轟天砲響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鑼鳴萬仞山前丟霹靂旛幢招展三春楊柳迎風號帶飄揚七夕彩雲蔽月刀鎗閃灼三冬瑞雪鋪銀劍戟森嚴九月秋霜蓋地騰騰殺氣鎖天台隱隱紅雲遮碧岸十里汪洋波浪滾一座兵山出土來〕

大兵正行所過府州縣道非止一日前哨馬來報人馬已至冀州請于歲軍令定奪侯虎傳令安營怎見得

〔東擺蘆葉點鋼鎗南擺一様宣花斧西擺馬闌鴈翎刀北擺黃花硬柄弩中央戊己按勾陳殺氣離營四十五門下穩按九宮星大寨暗藏八卦譜〕

侯虎安下營寨早有報馬報進冀州蘇護問曰是那路諸侯爲將探事回曰乃北伯侯崇侯虎蘇護大怒曰若是別鎮諸侯還有他驥此人素行不道斷不能以禮解釋不若乘此大破其兵以振軍威且爲萬姓除害傳令點兵出城廝殺衆將聽

令各整軍器出城一聲炮響殺氣振天城門開處將軍馬一字擺開蘇護大叫曰傳將進去請主將轅門答話探事馬飛報進營侯虎傳令整點人馬只見門旗開處侯虎坐逍遙馬統領衆將出營展兩杵龍鳳綉旗後有長子崇應彪壓住陣腳蘇護見侯虎飛鳳盃金鎖甲大紅袍玉束帶紫驊駟斬將大刀擔于鞍轡之上蘇護一見馬上欠身曰賢侯別來無恙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今天子無道輕賢重色不思量留心邦本聽讒佞之言強納臣子之女爲妃荒淫酒色不久天下變亂不才自各守邊疆賢侯何故與此無名之師崇侯聽言大怒曰你忤逆天子詔旨題反詩于午門是爲賊臣罪不容誅今奉詔問罪當早肘膝轅門尙敢巧言支吾持兵貫甲以聘其強暴豈崇侯回顧左右誰與我擒此逆賊言未了左哨下有一將頭帶鳳翅盔黃金甲大紅袍柳蠻帶青驄馬厲聲而言曰待末將擒此叛賊連人帶馬滾至軍前這壁廂有蘇護之子蘇全忠見那陣上一將當先刺斜裏縱馬搖戟曰慢來全忠認得是偏將梅武梅武曰蘇全忠你父子反叛得罪天子尙不倒戈服罪而欲強抗天兵是自取滅族之禍矣全忠拍馬搖戟劈胸來刺梅武手中斧劈面相迎但見一將陣前交戰鑼鳴鼓響人驚該因世上勳刀兵致使英雄相馳騁這個那分上下那個兩眼難睜你拿我凌煙閣上標名我捉你丹鳳樓前畫影一斧來戟架繞身一點風搖頭戟去斧迎不離腮邊過頂額兩馬相交二十回合早被蘇全忠一戟刺梅武于馬下蘇護見子得勝傳令擂鼓冀州陣上大將趙丙陳季貞縱馬掄刀殺將來一聲喊起只殺的愁雲蕩蕩慘霧漫漫尸橫遍野血濺成渠侯虎麾下金葵黃元濟崇應彪且戰且走敗至十里之外蘇護傳令鳴金收兵回城到帥府昇殿坐下賞勞有功諸將今日雖大破一陣彼必整兵復仇不然請兵益將冀州必危如之奈何言未畢副將趙丙上前言曰君侯今日雖勝而征戰似無已時前者題反詩今日殺軍斬將拒敵王命此皆不赦之罪况天下諸侯非止侯虎一人倘朝廷盛怒之下又點幾路兵來冀州不過彈丸之地誠所謂以石投水立見傾危若依末將愚見一不做二不休侯虎新敗不過十里遠近乘其不備人銜枚馬摘轡暗劫營寨殺彼片甲不存方知我等利害然後再尋那一路賢良諸侯依附于彼庶可進退亦可以保全宗社不知君侯尊意如何蘇護聞言大悅曰公言甚善正合吾意即傳令命子全忠領三千人馬出西門十里五崗鎮埋伏全忠領命而去陳季貞統左營趙丙統右營護自統中營時值黃昏之際捲旗息鼓人皆銜枚馬皆摘轡聽砲爲號諸將聽令不表且言崇侯虎恃才妄作提兵遠伐孰知今日損兵折將心甚羞慚只得將敗殘軍

將收聚。扎下行營。心中納悶。鬱鬱不樂。對衆將曰。吾自行軍。征伐多年。未嘗有敗。今日折了梅武。損了三軍。如之奈何。旁有大將黃元濟諫曰。君侯豈不知勝敗乃兵家常事。想西伯侯大兵不久。卽至破冀州。如反掌耳。君侯且省愁煩。宜當保重。侯虎軍中。酒衆將歡飲不提。有詩爲證。侯虎提兵事。遠征冀州城外。駐行旌。三千鐵騎摧殘後。始信當年浪得名。且言蘇護把人馬。暗暗調出城外。只待劫營時。至初更。已行十里。探馬報與蘇護。卽傳令將號砲點起。一聲響亮。如天崩地塌。三千鐵騎一齊發喊。衝殺進營。如何抵擋。好生利害。怎見得。黃昏兵到。黑夜軍臨。黃昏兵到。沖開隊伍。怎支持。黑夜軍臨。撞倒寨門。馬可立人。聞戰鼓之聲。惟知倉惶奔走。馬聽轟天之炮。難分東南西北。刀鎗亂刺。那明上下交鋒。將士相迎。豈知自家別個。濃睡軍東。沖西走。未醒將怎着。盜甲先行。官不及鞍。馬中軍帥赤足無鞋。圍子手束三四拐子馬。南北奔逃。劫營將驍如猛虎。沖寨軍矯似游龍。着刀的連肩拽背。着鎗的兩臂流紅。逢劍的砍開甲冑。遇斧的劈破天靈。人撞人自相踐踏。馬撞馬遍地尸橫。着傷軍哀哀叫苦。中箭將咽咽悲聲。棄金鼓旛幟。滿地燒糧草。四野通紅。只知道奉命征討。誰指望片甲無存。愁雲直上九重天。一派敗兵隨地擁。只見三路雄兵。人人驍勇。個個爭先。一片喊殺之聲。沖開七層圍子。撞到八面虎狼。單言蘇護一騎馬一條鎗。直殺入陣來。捉拿崇侯虎。左右營門。喊聲振地。崇侯虎正在夢中。聽見殺聲。披袍而起。上馬提刀。沖出帳來。只見燈光影裏。看蘇護金盔金甲。大紅袍。玉束帶。青驄馬。火龍鎗。大叫曰。侯虎休走。速下馬受縛。撚手中鎗。劈心刺來。崇侯虎心慌。將手中刀對面來迎。兩馬交鋒。正戰時。只見這崇侯虎長子應彪。帶領金葵。黃元濟。殺將來助戰。崇營左糧道門。趙丙殺來。右糧道門。陳季貞殺來。兩家混戰。晝夜交兵。怎見得。征雲籠地戶。殺氣鎖天關。天昏地暗。排兵月下。星前布陣。四下裏齊舉火把。八方處亂滾燈球。那營裏數員戰將。廝殺這營中千匹戰馬。如龍燈影戰馬。火映征夫。燈影戰馬。千條烈焰照貔貅。火映征夫。萬道紅霞籠懈豸。開弓射箭。星前月下吐寒光。轉背輪刀。燈裏火中生燦爛。鳴金小校。慷慨二目。竟難睜。搗鼓兒郎。漸漸雙手不能舉。刀來鎗架。馬蹶下人。頭亂滾。劍去戟迎。頭盔上血水淋漓。鈍鞭並舉。燈前小校。盡傾生斧。鎗傷人目。下兒郎都喪命。喊聲振地。自相殘。哭泣蒼天。連叫苦。只殺得滿營炮響。沖霄漢。星下無光。斗府迷。話說兩家大戰。蘇護有心。劫營。崇侯虎不曾防備。冀州人馬。以一當十。金葵正戰。早被趙丙一刀砍于馬下。侯虎見勢不能支。且戰且走。有長子應彪。保父殺一條路逃走。好似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冀州人

馬凶如猛虎，惡似豺狼，只殺的尸橫遍野，血滿溝渠，急忙奔走。夜半更深，不認路途而行，只得保全命。蘇護趕殺侯虎，敗殘人馬約二十餘里，傳令鳴金收軍。蘇護得全勝，回冀州單言崇侯虎父子領敗兵，迤邐望前正走，只見黃元濟孫子羽催後兵趕來，並馬而行。侯虎在馬上叫衆將言曰：「吾自提兵以來，未嘗大敗，今被逆賊暗割吾營，黑夜交兵，求曾準備，以致損折軍將，此恨如何不報？吾想西伯侯姬昌自在安然，違逆旨意，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真是可恨。長子應彪答曰：「軍兵新敗，銳氣已失，不如按兵不動，遣一軍催西伯侯起兵前來接應，再作區處。」侯虎曰：「我兒所見甚明，到天明收住人馬，再作別議。」言未畢，一聲砲響，喊殺連天，只聽得叫崇侯虎快快下馬受死。侯虎父子衆將急向前看時，見一員小將束髮金冠，金抹額，雙搖兩根雉尾，大紅袍，金鎖甲，銀合馬，畫杆戟，面如滿月，唇若塗硃，厲聲大罵崇侯虎，吾奉父親之命在此候爾多時，可速倒戈受死，還不下馬，更待何時？侯虎大罵曰：「奸賊子，你父子謀反，忤逆朝廷，殺了朝廷命官，傷了天子軍馬，罪孽如山，寸磔其尸，尚不足以贖其辜，偶爾晝夜中賊奸計，輒敢在此耀武揚威，大言不慚，不日天兵一到，汝父子死無葬身之地，誰與我拿此反賊？」黃元濟縱馬舞刀，直取蘇全忠。全忠用手巾戟對面相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刮地寒風，聲颯颯，滾滾征塵，飛紫雪，嘖嘖撥撥馬蹏鳴，叮叮噹噹袍甲結，齊心刀砍錦征袍，舉意鎗刺連環甲，只殺的搖旗小校，手連顛，播鼓兒郎，鎗亂匝。二將酣戰，正不分勝負，孫子羽縱馬舞雙戰，全忠大喝一聲，刺子羽於馬下。全忠復奮勇來戰侯虎，侯虎父子雙迎上來，戰住全忠。全忠抖擻神威，好似弄風猛虎，攪海蛟龍，戰住三將。正戰間，全忠賣個破綻，一戟把崇侯虎護腿金甲挑下了半邊。侯虎大驚，將馬一夾，跳出圍來，往外便走。崇應彪見父親敗走，意急心慌，慌了手脚，不提防被全忠當心一戟刺來，應彪急閃時，早中左臂，血淋袍甲，幾乎落馬。衆將急上前架住，救得性命，望前逃走。全忠欲要追趕，又恐黑夜之間，不當穩便，只得收了人馬進城。此時天色漸明，兩邊來報蘇護護令長子到前殿問曰：「可曾拿了那賊全忠？」答曰：「奉父親將令，在五崗鎮埋伏，至半夜敗兵方至，孩兒奮勇刺死孫子羽，挑崇侯虎護腿甲，傷崇應彪左臂，幾乎落馬，被衆將救逃，奈黑夜不敢追趕，故此回兵。」蘇護曰：「好了，這老賊孩兒且自安息，不提，不知崇侯虎往何路借兵，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崇君奉敕伐諸侯。智淺庸庸枉怨尤。白晝調兵輸戰策。黃昏劫寨失前籌。  
從來女色多亡國。自古權奸不到頭。豈是紂王求妲己。應知天意屬東周。

諸說崇侯虎父子帶傷奔走一夜不勝困乏急收聚敗賤人馬十停止有一停俱是帶着重傷。侯虎一見衆軍不勝傷感。黃元濟轉上前曰。君侯何故感嘆。勝負軍家常事。昨夜偶未隄防。誤中奸計。君侯且將殘兵暫行割住。可發一道催軍文書。往西岐催西伯速調兵馬前來。以便截戰。一則添兵相助。二則可復今日之恨耳。不知君侯意下如何。侯虎聞言。沈吟曰。西伯按兵不舉。坐觀成敗。我今又去催他。反便宜了他一個。違逆聖旨。罪名正遲疑間。只見前邊人馬大隊而來。崇侯虎不知何處人馬。嚇得魂不附體。魄遠空中。急自上馬。窺前看時。只見兩杆旗旛開處。見一將面如鍋底。海下赤鬚。兩道白眉。眼如金鈴。帶九雲烈燄飛獸冠。身穿鎖子連環甲。大紅袍。腰繫白玉帶。騎火眼金睛獸。用兩柄澄金斧。此人乃崇侯虎兄弟崇黑虎也。官拜曹州侯。侯虎一見是親兄弟黑虎。其心方安。黑虎曰。聞長兄兵敗。特來相助。幸此處相逢。實爲萬幸。侯應彪馬上亦欠身稱謝。叔父有勞。遠涉黑虎曰。小弟此來與長兄合兵。復往冀州。弟自有處。彼時大家合兵一處。侯黑虎只有三千飛虎兵。在先隨後。二萬有餘人馬。復到冀州城下。安營。曹州兵在先。吶喊叫戰。冀州報馬飛報。蘇護今有曹州崇黑虎兵至城下。請爺軍令定奪。蘇護聞報。低頭默默無語。半晌言曰。黑虎武藝精通。曉暢玄理。滿城諸將皆非對手。如之奈何。左右諸將聞護之言。不知詳細。只見長子全忠上前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諒一崇黑虎有何懼哉。護曰。汝年少不諳事體。自負英勇。不知黑虎曾遇異人傳授道術。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中之物。不可輕視。全忠大叫曰。父親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孩兒此去。不生擒黑虎。誓不回。來見父親之面。護曰。汝自取敗。勿生後悔。全忠那裏肯住。翻身上馬。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厲聲高叫。探馬的。與我報進中軍。叫崇黑虎與我對話。藍旗忙報與二位主帥得知。外有蘇全忠討戰。黑虎暗喜曰。吾此來一則爲長兄兵敗。二則爲蘇護解圍。以全吾友誼交情。令左右備坐騎。卽翻身來至軍前。見全忠馬上耀武揚威。黑虎曰。全忠賢姪。你可回去。請你父親出來。我自有的話說。全忠乃年幼之人。不諳事體。又聽父親說黑虎兇勇。焉肯善回。乃大

言曰：崇黑虎，我與你勢成敵國，我父親又與你論甚交情，速倒戈收軍，饒你性命，不然悔之晚矣。黑虎大怒曰：小畜生，焉敢無禮！舉湛金斧劈面砍來。全忠將手中戟急架相還，獸馬相交，一場惡戰，怎見得：「二將陣前尋鬪賭，兩下交鋒誰敢阻。這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岡，那個似擺尾梭視尋猛虎。這一個真心定要錦乾坤，那一個定意欲把江山補。從來惡戰幾千番，不似將軍真英武。」二將大戰冀州城下，蘇全忠不知崇黑虎幼拜教，真人爲師，祕授一個葫蘆，背伏在脊背，上有無限神通。全忠只倚平生勇猛，又見黑虎用的是短斧，不把黑虎放在心上，眼底無人，自逞己能，欲要擒獲黑虎，須把平日所習武藝盡行使出，戟有尖有枝，九九八十一進步，七十二開門，騰挪閃讓，遲速收放，怎見好戟：「能工巧匠費經營，老君爐裏鍊成兵。造出一根銀尖戟，安邦定國正乾坤。黃旛展三軍害怕，豹尾動戰將心驚。冲行營猶如大蟒踏大寨，虎蕩羊羣休言鬼哭與神嚎。多少兒郎輕喪命，全憑此寶安天下。畫戟長旛定太平。」蘇全忠使盡平生精力，把崇黑虎殺了一身冷汗。黑虎嘆曰：蘇護有子如此，可謂佳兒，真是將門有種，黑虎把斧一晃，撥馬便走，就把蘇全忠在馬上笑了一個腰軟骨酥。若聽俺父親之言，竟爲所誤，誓拿此人以滅我父之口。放馬趕來，那裏肯捨，緊走緊趕，慢走慢追，全忠定要成功，往前趕有多時，黑虎開腦後金鈴響處，回頭見全忠趕來，不捨忙把脊梁上紅葫蘆頂揭去，念念有詞，只見葫蘆裏邊一道黑烟冒出，化開如網羅大小黑烟，中有噫咽之聲，遮天映日飛來，乃是鐵嘴神鷹張開口，劈面咬來。全忠只知馬上英雄，那曉得黑虎異術，急展戟護其身，面坐下馬早被神鷹一嘴，把眼啄了，那馬跳將起來，把蘇全忠跌了個金冠倒躪，鎧甲離鞍，撞下馬來。黑虎傳令拿了衆軍一擁向前，把蘇全忠綁縛，二臂黑虎掌得勝鼓，回營轅門下馬，探馬報崇侯虎二老爺得勝，生擒反臣蘇全忠轅門聽令。侯虎傳令請黑虎上帳，黑虎見兄長口稱小弟，擒蘇全忠已至轅門，侯虎喜不自勝，傳令推來，不一時把全忠推至帳前。蘇全忠立而不跪，侯虎道：你前夜五岡鎮那樣英雄，今日惡貫滿盈，推出斬首示衆。全忠厲聲大叫曰：要殺就殺，何必作此威福。我蘇全忠視死輕如鴻毛，只不忍你一班奸賊，蠱惑聖聰，陷害萬民，將成湯基業，被你等斷送了，但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耳。侯虎大怒罵曰：黃口孺子，今已被擒，尚敢震舌，令推出斬之，方欲行刑，轉過崇黑虎言曰：長兄，暫息雷霆，蘇全忠被擒，雖則該斬，奈他父子皆係朝廷犯官，前開冒意，拿解朝歌，以正國法，況且護有女妲己，姿貌甚美，倘天子終有憐惜之意，一朝赦其不臣之罪，那時或歸罪於我等，是有功而反爲無功也。且姬伯

未至。我兄弟何苦任其咎不若且將全忠囚禁後營。破了冀州。擒護滿門。解入朝歌。請旨定奪。方是上策。侯虎曰。賢弟之言極善。只是好了這反賊耳。傳令設宴與你二老爺賀功。按下不表。且言冀州探馬報與蘇護。長公子出陣被擒。護曰。不必言矣。此子不聽父言。自恃己能。今日被擒。理之當然。但吾為豪傑一場。今親子被擒。強敵壓境。冀州不久為他人所有。却為何來。只因生了妲己。昏君聽信讒佞。使我滿門受禍。黎庶遭殃。這都是我生此不肖之女。以遭此無窮之禍耳。倘久後此城一破。使我妻女擒往朝歌。露面拋頭。尸骸殘暴。惹天下諸侯笑我為無謀之輩。不若先殺我妻女。然後自刎。庶幾不失丈夫之所為。蘇護帶十分煩惱。仗劍走進後廳。只見小姐妲己。盈盈笑臉。微吐朱唇。口稱爹爹。為何是劍進來。蘇護一見妲己。乃親生之女。又非仇敵。此劍焉能舉的起呢。蘇護不覺含淚點頭。言曰。冤家。為你兒被他人所擒。城被他人所困。父母被他人所殺。宗廟被他人所有。生你一人。斷送我蘇氏一門。正感嘆間。只見左右擊雲板。請老爺升殿。崇黑虎索戰。護傳令各城門嚴加防守。準備攻打崇黑虎。有異術誰敢拒敵。急令眾將上城。支起弓弩。架起信炮。灰瓶。滾木之類。一應完全。黑虎在城下暗想。蘇兄你出來與我商議。方可以退兵。為何懼我。反不出戰。這是何說。沒奈何。暫且回兵。報馬報與侯虎。侯虎即請黑虎上帳坐下。就言蘇護閉門不出。侯虎曰。可架雲梯。攻打黑虎。曰。不必攻打。徒費心力。今只困其糧道。使城內百姓不能接濟。則此城不攻自破矣。長兄可以逸待勞。俟西伯侯兵來。再作區處。按下不提。且言蘇護在城內。並無一籌可展。一路可投。真為束手待斃。正憂悶間。忽聽來報。啓君侯督糧官鄭倫候令。護嘆曰。此糧雖來。寶為無益。急叫進來。鄭倫到滴水簷前。欠身行禮。畢。倫曰。未將路開。君侯反商。崇侯奉旨征討。因此上末將心懸兩地。星夜奔回。但不知君侯勝負如何。蘇護曰。昨因朝商昏君聽信讒言。欲納吾女為妃。吾以正言諫諍。致觸昏君。便欲問罪。不意費尤二人。將計就計。赦吾歸國。使吾自進其女。吾因一時暴躁。題詩反商。今天子命崇侯虎伐吾。連贏他二三陣。損軍折將。大獲全勝。不意曹州崇黑虎將吾子全忠拿去。吾想黑虎身有異術。勇冠三軍。吾非敵手。今天下諸侯八百。我蘇護不知往何處投託。自思至親不過四人。長子今已被擒。不若先殺妻女。然後自盡。庶不使天下後世取笑。汝衆將可收拾行裝。往投別處。莫誤公等之前程耳。蘇護言罷。不勝悲泣。鄭倫聽言。大叫曰。君侯今日是醉了。癡了。何故說出這等不堪言語。天下諸侯有名者。西伯姬昌。東伯姜桓楚。南伯鄂崇禹。總八百鎮諸侯。一齊都到冀州。也不在我鄭倫眼角之下。何苦自視卑弱如此。未

將自幼相從君侯。荷蒙提挈。玉帶垂腰。未將愿効驚駘。以盡犬馬。蘇護聽倫之言。對衆將曰。此人催糧。路逢邪氣。口裏亂談。且不但天下八百鎮諸侯。只這崇黑虎。曾拜異人所傳道術。神鬼皆驚。胸藏箱略。萬人莫敵。你如何輕視此人。只見鄭倫聽罷。按劍大叫曰。君侯在上。未將不生擒黑虎來見。把項上首級。納於衆將之前。言罷。不由軍令。翻身出府。上了火眼金睛獸。使兩柄降魔杵。放炮開城。排開三千烏鴉兵。像一塊烏雲捲地。及至營前。厲聲高叫曰。只叫崇黑虎前來見我。崇營探馬報入中軍。啓二位老爺。冀州有一將。請二爺答話。黑虎欠身曰。待小弟一往。調本部三千飛虎兵。一對旗旛開處。黑虎一人當先。見冀州城下。有一簇人馬。安北方壬癸水。如一片烏雲相似。那一員將面如紫棗。鬚似金針。帶九雲烈燄冠。大紅袍。金鎖甲。玉束帶。騎火眼金睛獸。兩根降魔杵。鄭倫見崇黑虎裝束奇帶。九雲四獸冠。大紅袍。連環鎧。玉束帶。也是金睛獸。使兩柄湛金斧。黑虎認不得鄭倫。叫曰。冀州來將通名。鄭倫曰。冀州督糧上將鄭倫也。汝莫非曹州崇黑虎擒我主將之子。自恃強暴。可速獻出我主將之子。下馬受縛。若道半個不字。立爲薑粉。崇黑虎大怒罵曰。好匹夫。蘇護違犯天條。有碎骨粉軀之禍。你皆是反賊逆黨。敢如此大膽。妄出狂言。催開坐下獸輪。手中斧飛來。直取鄭倫。鄭倫手中杵。急架相還。二獸相迎。一場大戰。但見。兩陣咚咚發戰鼓。五彩旛幢空中舞。三軍吶喊助神威。慣戰兒郎持弓弩。二將齊縱金睛獸。四臂齊舉斧共杵。這一個怒發如雷。烈燄生那一個自小生來性情鹵。這一個面如銅底赤鬚長。那一個臉似紫棗紅霞吐。這一個蓬萊島中斬蛟龍。那一個萬仞山前誅猛虎。這一個崑崙山上拜明師。那一個八卦爐邊參老祖。這一個學成武藝將江山整。那一個祕授道術把乾坤補。自來也見將軍戰。不似今番杵對斧。二將相交。只殺的紅雲慘慘。白霧霏霏。兩家棋逢對手。將遇作家來。往有二十四五回合。鄭倫見崇黑虎脊背上背一紅葫蘆。鄭倫自思。主將言此人。有異人傳授祕術。卽此是他法術。常言道。打人不過先下手。鄭倫也曾拜西崑崙度危真人爲師。真人知道鄭倫封神榜上有名之士。特傳他鼻竅中二氣。吸人魂魄。凡與將對敵。逢之卽擒。故此著他下山投冀州。掙一條玉帶。享人間福祿。今日會戰。鄭倫把手中杵在空中一晃。後邊三千烏鴉兵。一聞吶喊。行如長蛇之勢。人人手拿撓鉤。個個橫拖鐵索。飛雲閃電而來。黑虎觀之。如擒人之狀。崇黑虎不知其故。只見鄭倫鼻竅中一響。響如鐘聲。竅中兩道白光。噴將出來。吹人魂魄。黑虎耳聽其聲。不覺眼目昏花。跌了個金冠倒豎。鎧甲離鞍。一對戰靴。空中亂舞。烏鴉兵生擒活捉。緝縛二臂。黑虎半晌方甦。定

睛看時，已被綁了。黑虎怒曰：「此賊好賺眼法，如何不明不白，將我擒獲？只見兩邊掌得勝鼓進城，有詩爲證：『海島名師授秘奇，英雄猛烈世應稀。神鷹十萬全無用，方顯男兒語不移。』且言蘇護正在殿上，忽聽得城外鼓響，嘆曰：「鄭倫休矣，心甚遲疑，只見探馬飛報進來，啓老爺，鄭倫生擒崇黑虎，請令定奪。」蘇護不知其故，心上暗想：「倫非黑虎之敵手，如何反爲所擒？急傳令進來，倫至殿前，將黑虎被擒訴說一遍，只見衆士卒把黑虎簇擁至塔前，護急下殿，叱退左右，親釋其縛，跪下言曰：「護今得罪天子，乃無地可容之犯臣，鄭倫不諳事體，觸犯天威，護當死罪，崇黑虎答曰：「仁兄與弟一拜之交，未敢忘義，今被步下所擒，愧身無地，又蒙厚禮相看，黑虎感恩非淺，蘇護尊黑虎上坐，命鄭倫衆將來見。」黑虎曰：「鄭將軍道術精奇，今被所擒，使黑虎終身悅服，護令設宴，與黑虎二人歡飲，護把天子欲進女之事，一一對黑虎訴了一遍。」黑虎曰：「小弟此來一則爲兄失利，二則爲仁兄解圍，不期令郎年紀幼小，自恃剛強，不肯進城，請仁兄答話，因此被小弟擒回在後營。」此小弟實爲仁兄也。」蘇護謝曰：「此德此情，何敢有忘，不言二侯進城飲酒，單言報馬進轅門來報，啓老爺，二爺被鄭倫擒去，未知吉凶，請令定奪。」侯虎自思：「弟自有道術，爲何被擒？此時略陣官言：「二爺與鄭倫正戰之間，只見鄭倫把降魔杵一擺，三千烏鴉兵一齊而至，只見鄭倫鼻子裏兩道白光出來，如鐘聲響亮，二爺便撞下馬來，故此被擒。」侯虎大驚曰：「世上如何有此異術？再差探馬打聽虛實。」言未畢報，西伯侯差官轅門下馬，侯虎心中不悅，分付令來，只見散宜生素服角帶上帳行禮畢，卑職散宜生拜見君侯，侯虎曰：「大夫，你主公爲何偷安，竟不爲國按兵不動，違逆朝廷旨意，你主公甚非爲人臣之禮。」今大夫此來有何話說？宜生答曰：「我主公言兵者兇器也，人君不得已而用之，今因小事勞民傷財，驚慌萬戶，所過州府縣道，調用一應錢糧，路途跋涉，百姓有征租權稅之擾，軍將有披堅執銳之苦，因此我主公先使卑職下一紙之書，以息烽烟，使蘇護進女，王廷各罷兵戈，不失一殿股肱之意，如護不從，大兵一至，剿叛除奸，罪當滅族，那時蘇護死而無悔，侯虎聞言大笑曰：「姬昌自知違逆朝廷之罪，特用此支吾之辭，以求自釋，吾先到此，損兵折將，惡戰數場，那賊馬肯見一紙之書，而獻女也？吾且看大夫往冀州見蘇護如何？」如不依允，看你主公如何回旨，你且去，宜生出營上馬，遂到城下叫門，城上的報與你主公說，西伯侯差官下書，城上士卒急報上殿，啓爺，西伯侯差官在城下口稱下書，蘇護與崇黑虎飲酒，未散，護曰：「姬伯乃西岐之賢人，速令開城，請來相見，不一時散宜生到殿前行禮畢，護曰：「大夫今到敝郡，有何見諭？」

宜生曰：卑職今奉西伯侯之命，前月君侯怒題反詩，得罪天子，當即勅命起兵問罪。我主公素知君侯忠義，故此按兵未敢侵犯。今有書上達君侯，望君侯詳察施行。宜生將錦囊內書獻與蘇護，護接書開拆，書曰：「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蘇公麾下。昌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天子欲選豔妃，凡公卿士庶之家，豈得隱匿？今足下有女淑德，天子欲選入宮，自是美事。足下竟與天子相抗，是足下忤君，且題詩午門，意欲何為？足下之罪，已在不赦。足下僅知小節為愛一女，而失君臣大義。昌素聞公忠義，不忍坐視，特進一言，可轉禍為福，幸垂聽焉。且足下若進女王廷，實有三利：女受宮闈之寵，父享椒房之貴，官居國戚，食祿千鍾，一利也。冀州永鎮，滿宅無驚，二利也。百姓無塗炭之苦，三軍無殺戮之慘，三利也。公若執迷，三害目下至矣。冀州失守，宗社無存，一害也。骨肉有滅族之禍，二害也。軍民遭兵燹之災，三害也。大丈夫當捨小節而全大義，豈得效區區無知之輩，以自取滅亡哉？昌與足下同為商臣，不得不直言上達，幸賢侯留意也。草草奉聞，立候裁決。謹啓。」蘇護看畢，半晌不言，只是點頭。宜生見護不言，乃曰：「君侯不必猶豫，如允以一書而罷兵戈，如不從卑職回覆主公，再調人馬，無非上從君命，中和諸侯，下免三軍之勞苦。此乃主公一段好意，君侯何必緘口無語，乞速降號令，以便施行。」蘇護聞言，對崇黑虎曰：「賢弟，你來看一看，姬伯之書，實是有理，果是真心為國為民，乃仁義君子也。敢不如命？於是命酒款待散宜生於館舍。次日修書贈金帛，令先回西岐。我隨後進女贖朝商罪。宜生拜辭而去，真是一封書抵十萬之師。有詩為證：「舌辨懸河匯百川，方知君義與臣賢。數行書轉蘇侯意，何用三軍枕戟眠。」蘇護送散宜生回西岐，與崇黑虎商議，姬伯之言甚善，可遠整裝，以便朝商，毋致遲延。又生他議，二人欣喜，不知其女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姐已

天下荒荒起戰場，致生讒佞亂家邦。忠言不聽商容諫，逆語惟知費仲良。  
色納狐狸友琴瑟，政猶豺虎逐鸞鳳。甘心亡國為汚下，贏得人問一捏香。

話說宜生接了回書，竟往西岐不提。且說崇黑虎上前言曰：「仁兄大事已定，可作速收拾行裝，將令愛送進朝歌，遲恐有變。小弟回去，放令郎進城，我與家兄收兵回國，具表先達朝廷，以便仁兄朝商謝罪，不得又有他議，致生禍端。」

蘇護曰：蒙賢弟之愛，與西伯之德，吾何愛此一女，而自取滅亡哉！即時打點無疑，賢弟放心。只是我蘇護只此一子，被令兄囚禁，行營賢弟可速放進城，以慰老妻懸望。舉室感德不淺，黑虎道：「仁兄寬心，小弟出去，即時就放他來，不必挂念。」二人彼此相謝出城，行至崇侯虎行營，兩邊來報，啓老爺：「二老爺已至轅門，侯虎請傳令請黑虎進營。」上帳坐下，侯虎曰：「西伯侯姬昌好生可惡，今按兵不舉，坐觀成敗。昨日散宜生來下書，說蘇護進女朝商，至今未見回報。賢弟被擒之後，吾日日差人打聽，心甚不安，今得賢弟回來，不勝萬千之喜。不知蘇護果肯朝王謝罪，賢弟自彼處來，定知蘇護端的，幸道其詳。」黑虎厲聲大叫曰：「長兄，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派相傳六世，俺弟兄係同胞一本，古語有言：『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賢。』長兄，你聽我說，蘇護反商，你先領兵征伐，故此損折軍兵，你在朝廷也是一鎮大諸侯，你不與朝廷幹些好事，專誘天子近於佞臣，故此天下人人怨惡你五萬之師，總不如一紙之書。蘇護已許進女朝王謝罪，你折兵損將，愧也不愧，辱我崇門長兄，從今與你一別。我黑虎再不會你兩邊的，把蘇公子放了，兩邊不敢違令，放了全忠，上帳謝黑虎曰：「叔父天恩，赦小姪再生，頂戴不盡。」崇黑虎曰：「賢姪可與令尊說，着他速收拾行裝，毋得遲滯。我與他上表轉達天子，以便你父子進朝謝罪。全忠拜謝出營，上馬回冀州不提。崇黑虎怒發如雷，領了三千人馬，上了金眼獸，自回曹州去了。且說崇侯虎愧莫敢言，只得收拾入馬，自回本國，具表請罪不提。且說蘇全忠進了冀州，見了父母，彼此感慰。蘇護曰：「姬伯前日來書，真是救我蘇氏滅門之禍，此德此恩，何敢有忘。我兒，你想君臣之義至重，君叫臣死，不敢不死。我安敢惜一女，自取敗亡哉！今只得將你妹子送進朝歌，面君謝罪，你可權領冀州，不得生事擾民。我不日就回，全忠拜領父言，蘇護隨進內，對夫人楊氏，將姬伯來書勸我朝王一節，細說一遍。夫人放聲大哭，蘇護再三安慰，夫人含淚言曰：「此女生來嬌柔，恐不諳事，君之禮反又惹事。」蘇護曰：「這也沒奈何，只得聽之而已。」夫妻二人，不覺傷感一夜。次日，點三千人馬，五百家將，整備氈車，令姐已梳妝起程。姐已聞命，淚下如雨，拜別母親，兄長，婉轉悲啼，百千嬌媚，真如籠烟芍藥，帶雨梨花。子母怎生割捨，只見左右侍兒苦勸，夫人方哭進府中。小姐也含淚上車，兄全忠送至五里，而回。蘇護後保壓姐已前進，只見前面打着貴人旗幟，一路上飢饉渴飲，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過了些綠楊古道，紅杏園林，見了些啼鴉喚春，杜鵑叫月，在路行程，非止一二日。逢州過縣，涉水登山，那日抵暮，已至恩州，只見恩州驛驛丞接見，護曰：「驛丞收拾廳堂安置，貴人驛丞啓老爺。」

此驛三年前出一妖精，以後凡有一應過往老爺，皆不在裏面安歇，可謂貴人權在行營安歇，庶保無慮。不知老爺尊意如何。蘇謹大喝曰：天子貴人，豈懼什麼邪魅？況有館驛，豈有暫息行營之禮？快去打掃驛中廳堂住室，毋得遲誤。取驛丞快叫衆人打點廳堂內室，准備鋪陳。注香洒掃，一色收拾停當。蘇謹將姐已安置在後面內室裏，有五十名侍兒左右伏侍，將三千人馬俱在驛外邊圍繞，五百家將在館驛門首屯劄。蘇謹在正廳上坐着，點上蠟燭，蘇謹暗想方纔驛丞言此處有妖怪，此乃皇華駐節之所，人烟湊集之處，焉有此事？然亦不可不防。將一根豹尾鞭放在案桌之傍，剔燈展玩兵書，只聽得恩州城中戍鼓初敲，已是一更時分。蘇謹終是放心不下，乃手提鐵鞭，悄步後堂，於左右室內點視一番，見諸侍兒并小姐寂然安寢，方纔放心，復至廳上，再看兵書不覺又是二更，不一時將交三鼓，可煞作怪。忽然一陣風響，透人肌膚，將燈吹得滅而復明，怎見得「非千虎嘯，豈是龍吟；浙凜凜寒風撲面，清冷冷惡氣侵人，到不能開花謝柳，多暗藏水怪山精，悲風影裏露雙睛，一似金燈在慘霧之中，黑氣叢中探四爪。渾如鋼鉤出紫霞之外，尾擺頭搖如狻猊，猶猙猙似狻猊。」蘇謹被這陣怪風吹得毛骨聳然，心下正疑惑之間，忽聽後廳侍兒一聲喊叫，有妖精來了。蘇謹聽說後邊有妖精，急忙提鞭在手，搶入後廳，左手執燈，右手執鞭，將轉大廳背後，手中燈已被妖風撲滅。蘇謹急轉身，再過大廳，急叫家將收進燈火來時，復進後廳，只見衆侍兒慌張無措。蘇謹急到姐已寢榻之前，用手揭起帳幔，問曰：我兒方纔妖氣相侵，你會見否？姐已答曰：孩兒夢中聽得侍兒喊叫，妖精來了，孩兒急待看時，又見燈光，不知是爹爹前來，並不會看見甚麼妖怪。護曰：這個感謝天地庇佑，不曾驚嚇了你，這也罷了。護又安慰女兒安息，自己巡視，不敢安寢，不知這個回話的，乃是千年狐狸，不是姐已方纔滅燈之時，再出廳前取得燈火來，這是多少時候了？姐已魂魄已被狐狸吸去，死之久矣。乃借體成形，迷惑紉王，斷送他錦繡江山，此是天數，非人力所爲，有詩爲證：「恩州驛內怪風驚，蘇謹提鞭撲滅燈，二人嬌容今已喪，錯看妖魅常親生。」蘇謹心慌，一夜不曾着枕，幸喜不曾驚了貴人，託賴天地祖宗庇佑，不然又是欺君之罪。如何解釋？等待天明，離了恩州驛，前往朝歌而來。曉行夜住，飢餐渴飲，在路行程，非止一日，渡了黃河，來至朝歌安下營寨。蘇謹先差官進城齎本章，見武成王黃飛虎飛虎見了蘇謹，進女贖罪文書，忙差龍環出城，分付蘇謹把人馬劄在城外，令護同女進城，到金亭驛安置。當時權臣費仲尤渾，蘇護又不先送禮物，嘆曰：這逆賊雖則你獻女贖罪，天子之喜怒不



測。凡事俱在我二人點綴。其生死存亡。只在我等掌握之中。他全然不理我等。甚是可惡。不講二人懷恨。且言紂王在龍德殿。有隨侍官啓。駕費仲候旨。天子命傳宣。只見費仲進朝。山呼禮畢。俯伏奏曰。今蘇護進女。已在都城候旨。定奪。紂王聞奏。大怒曰。這匹夫。當日強辭亂政。朕欲置於法。賴卿等諫止。赦歸來國。豈意此賊。題詩午門。欺藐朕躬。殊屬可恨。明日朝見。定正國法。以懲欺君之罪。費仲乘機奏曰。天子之法。原非爲天子所私。乃爲萬姓而立。今叛臣賊子不除。是爲無法。無法之國。爲天子之所棄。王曰。卿言極善。明日朕自有說。費仲退朝而去。次日。天子登殿。鐘鼓齊鳴。文武侍立。但見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池邊弱柳垂長線。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金闕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天子陞殿。百官朝賀畢。王曰。有奏章者。出班。無事且退。言未畢。午門官啓。駕冀州侯蘇護候旨。午門進女請罪。王命傳旨。進來。蘇護身服犯官之服。不敢冠旒服冕。來至丹墀之下。俯伏口稱。犯臣蘇護。死罪死罪。王曰。冀州蘇護。你題反詩。午門。永不朝商。及至崇侯奉勅問罪。你尙擬敵天兵。損壞命官軍將。你有何說。今又朝君。着隨侍官。拿出午門梟首。以正國法。言未畢。只見首相商容出班。諫曰。蘇護反商。理當正法。但前日西伯侯姬昌。有本令蘇護進女贖罪。以完君臣大義。今蘇護既遵王法。進女朝王贖罪。情有可愿。且陛下因不進女而致罪。今已進女。而又加罪。甚非陛下本心。乞陛下憐而赦之。紂王猶豫未定。有費仲出班奏曰。丞相所奏。望陛下從之。且宣蘇護女。妲己朝見。如果容貌出衆。體度幽閒。可任役使。陛下便赦蘇護之罪。如不稱聖意。可連女斬於市曹。以正其罪。庶陛下不失信於臣民矣。王曰。卿言有理。看官只因這費仲一語。將成湯六百年基業。送與他人。這且不提。且說紂王命隨侍官宣妲己朝見。妲己進午門。過九龍橋。至九間殿。滴水簷前。高擎牙笏。進禮下拜。口稱萬歲。紂王定睛觀看。見妲己烏雲疊鬢。杏臉桃腮。淺淡春山。嬌柔腰柳。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帶雨。不亞九天仙女。下瑤池。月裏嫦娥。離玉闕。妲己啓朱唇。似一點櫻桃。舌尖上吐出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轉秋波如雙灣鳳目。眼角裏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口稱犯臣女妲己。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只這幾句。就把紂王叫的魂遊天外。魄散九霄。骨軟筋酥。耳熱眼跳。不知如何是好。當時紂王起立御案之傍。命美人平身。令左右宮妃。挽蘇娘娘。進壽仙宮。候朕躬回宮。忙叫當駕官傳旨。赦蘇護滿門無罪。聽朕加封官。還舊職。新增國戚。每月俸米二千石。顯慶殿筵宴三日。首相及百官慶賀。皇親各官三日。文官二員。武官三員。送卿榮歸故地。蘇護謝恩。兩班文武見天子。

這等愛色，都有不悅之意。奈天子起駕還宮，無可諫諍，只得都到顯慶殿陪宴，不言蘇護遣女榮歸。天子同姐已在壽仙宮筵宴，當夜成就鳳友鸞交，恩愛如同膠漆。紂王自進姐已之後，朝朝宴樂，夜夜歡娛，朝政廢弛，章奏混淆。羣臣便有諫章，紂王視同兒戲。日夜荒淫，不覺光陰瞬息，歲月如流，已是二月，不曾設朝。只在壽仙宮同姐已宴樂，天下八百鎮諸侯多少，本到朝歌文書房本積如山，不能面君，其命焉能得下。眼見天下大亂，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白雲飛雨過南山，碧落蕭疎春色間。樓閣金輝來紫霧，交梨玉液駐朱顏。  
花迎白鶴歌仙曲，柳拂青鸞舞翠鬟。此是仙凡多隔世，妖氛一派透天關。

且言紂王貪戀姐已，終日荒淫，不理朝政。話說終南山有一鍊氣士，名曰雲中子，乃是千百年得道之仙。那日閒居無事，手攜水火花籃，意欲往虎兒崖前採藥。方纔駕雲興霧，忽見東南上一道妖氣，直冲透雲霄。雲中子撥雲看時，點首嗟嘆，此畜不過是千年狐狸，今假託人形，潛匿朝歌皇宮之內。若不早除，必為大患。我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忙喚金童童子，你與我將老枯松枝取一段來，待我削一木劍，去除妖邪。童兒問曰：何不即用寶劍斬斷妖邪，永絕禍根？雲中子笑曰：千年老狐，豈足當吾寶劍？只此足矣。童兒取松枝，與雲中子削成木劍，分付童子，好生看守洞門。我去就來。雲中子離了終南山，腳踏雲端，望朝歌而來。怎見得有詩為證：不用乘騎與鴉舟，五湖四海任遨遊。大千世界須臾至，石爛松枯當一秋。且不言雲中子往朝歌來除妖邪，只見紂王日迷酒色，旬月不朝，百姓皇皇。滿朝文武，議論紛紛，內有上大夫梅柏，與首相商容、亞相比干，言曰：天子荒淫，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本積如山。此大亂之兆也。公等身為大臣，進退自有常盡的大義。况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下官與二位丞相俱有責焉。今日不免鳴鐘擊鼓，齊集文武，請駕臨軒，各陳其事，以力諍之。庶不失君臣大義。商容曰：大夫之言有理，傳執殿官鳴鐘鼓，請王陞殿。紂王正在摘星樓宴樂，聽見大殿上鐘鼓齊鳴，左右奏請聖駕陞殿。紂王不得已，分付姐已曰：美人暫且安頓，待朕出殿就回。姐已俯伏送駕。紂王乘坐坐轎，臨殿登座，文武百官朝賀畢，天子見二丞相抱本上殿。

又見八大夫抱本上殿，與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抱本上殿。紂王連日酒色昏迷，情思厭倦，又見本多一時如何看得盡。又有退朝之意，只見二丞相進前俯伏奏曰：「天下諸侯本章候命，陛下何事旬月不臨大殿，日坐深宮，全不把朝綱整理，此必有在王左右迷惑聖聰者，乞陛下當以國事爲重，無得仍前高坐深宮，廢弛國事。大拂臣民之望，臣聞天位維艱，況今天心未順，水旱不均，降災下民，未有不因政治得失所致。願陛下留心邦本，痛改前轍，去讒遠色，勤政恤民，則天心效順，國富民豐，天下安康，四海受無窮之福矣。」願陛下幸留意焉。紂王曰：「朕聞四海安康，萬民樂業，止有北海逆命，已令太師聞仲勦除奸黨，此不過疥癬之疾，何足掛慮。」二位丞相之言甚善，朕豈不知，但朝廷百事俱有首相與朕代勞，自是可行，何嘗有壅滯之理。縱朕臨軒，亦不過垂拱而已，又何必曉曉于口舌哉。君臣正言國事，午門官啓奏：終南山有一鍊氣士雲中子見駕有機密重情，未敢擅自朝見，請旨定奪。紂王自思衆文武諸臣還抱本伺候，如何得了，不如宣道者見朕閑談，省得百官紛紛議論，且免朕拒諫之名。傳旨宣雲中子進午門，過九龍橋，走大道，寬袍大袖，手執拂塵，飄飄徐步而來，好齊整。但見：頭帶青紗一字巾，腦後兩帶飄雙葉，額前三點按三光，腦後雙圈分日月，道袍翡翠按陰陽，腰下雙縑王母結，腳登一對踏雲鞋，夜晚閑行星斗怯，上山虎伏地塵埃，下海蛟龍行跪接，面如傅粉一般，唇似丹硃一點血，一心分免帝王憂，好道長兩手，補完天地缺。道人左手攜定花籃，右手執着拂塵，走到滴水簷前，執拂塵打個稽首，口稱：陛下貧道稽首了。紂王看這道人如此行禮，心中不悅，自思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雖是方外，却也在朕版圖之內，這等可惡，本當治以慢君之罪。諸臣只說朕不能容物，朕且問他端的，看他如何應我。紂王曰：「那道者從何處來？」道人答曰：「貧道從雲水而至。」王曰：「何爲雲水道人？」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紂王乃聰明智慧天子，便問曰：「雲散水枯，汝歸何處？」道人曰：「雲散皓月當空，水枯明珠出現。」紂王聞言，轉怒爲喜，曰：「方纔道者見朕稽首而不拜，大有慢君之心，今所答之言，甚是有理，乃通知通慧之大賢也。」命左右賜坐。雲中子也不謙讓，旁側坐下。雲中子欠身而言曰：「原來如此。天子只知天子貴，三教元來道德尊。帝曰：何見其尊？」雲中子曰：「聽納子道來。」但觀三教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謁于公卿，避樊籠而隱迹，脫俗網以修真。樂林泉兮絕名絕利，隱岩谷兮忘聲忘榮。星頂冠而曜日披布，納以長春，或蓬頭而跣足，或丫髻而幅巾，摘鮮花而砌笠，折野草以鋪茵，吸甘泉而漱齒，嚼松柏以延齡，高歌鼓掌，舞罷眠雲，遇仙

客分則求玄問道。會道友兮則詩酒談玄。笑奢華而濁富。樂自在之清貧。無一毫之罣礙。無半點之牽纏。或三三而參玄論道。或兩兩而究古談今。究古談今兮。嘆前朝之興廢。參玄論道兮。究性命之根原。任寒暑之更變。隨烏兔之逡巡。蒼顏返少。白髮還青。攜單瓢兮到市廛。而乞化聊以充飢。提花籃兮進山林。而採藥臨難濟人。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回生。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判凶吉兮。明通爻象。定禍福兮。密察人心。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書符籙除人世之妖氛。謁飛神于帝闕。步罡氣于雷門。扣玄關天昏地暗。擊地戶鬼泣神欽。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精英。運陰陽而鍊性。養水火以凝胎。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按四時而採取。鍊九轉而丹成。跨青鸞直冲紫府。騎白鶴遊遍玉京。參乾坤之妙用。表道德之慇懃。比儒者兮。官高職顯。富貴浮雲。比截教兮。五形道術。正果難成。但談三教。惟道獨尊。紂王聽言大悅。朕聆先生此言。不覺精神爽快。如在塵世之外。真覺富貴如浮雲耳。但不知先生果住何處洞府。因何事而見朕。請道其詳。雲中子曰。貧道住終南山玉桂洞。雲中子是也。因貧道閒居無事。採藥於高峯。忽見妖氣貫於朝歌。怪氣生於禁闕。道心不缺。善念常隨。貧道特來朝見陛下。除此妖魅耳。紂王笑曰。深宮祕闕。禁圍森嚴。防圍更密。又非塵世山林。妖魅從何而來。先生此來。莫非錯了。雲中子笑曰。陛下若知道有妖魅。妖魅自不敢至矣。惟陛下不識這妖魅。他方能乘機蠱惑。久之不除。釀成大事。貧道有詩爲證。【豔麗妖嬈最惑人。暗侵肌骨喪元神。若知此是真妖魅。世上盡多不死身。】紂王曰。宮中既有妖氣。將何物以鎮之。雲中子揭開花籃。取出松樹削的劍來。拿在手中。對紂王曰。陛下不知此劍之妙。聽貧道道來。【松樹削成名巨闕。其中妙用少人知。雖無寶氣冲牛斗。三日成灰妖氣離。】雲中子道罷。將劍奉與紂王。紂王接劍曰。此物鎮于何處。雲中子曰。挂在分宮樓。三日內自有應驗。紂王隨命傳奉官。將此劍挂在分宮樓前。傳奉官領命而去。紂王復對雲中子曰。先生有這等道術。明于陰陽。能察妖魅。何不棄終南山而保護朕躬。官居顯爵。揚名于後世。豈不美哉。何苦甘爲淡薄。沒世無聞。雲中子謝曰。蒙陛下不棄幽隱。欲貧道居官。貧道乃山野慵懶之夫。不識治國安邦之法。日。上三竿猶睡穩。裸衣跣足任遨遊。紂王曰。便是這等。有什麼好處。何如衣紫腰金。封妻蔭子。有無窮享用。雲中子曰。貧道其中也有好處。【身道遙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萬事茫茫付度外。吾不思理正事而種非。吾不思取功名如拾芥。吾不思身服錦袍。吾不思腰懸玉帶。吾不思拂宰相之鬚。吾不思恣君王之快。吾不思伏弩長驅。吾不思望塵。

下拜。吾不思養我者享祿千鍾。吾不思用我者榮膺三代。小小廬不嫌窄。舊舊服不嫌穢。製菱荷以爲衣。紉秋蘭以爲佩。不問天皇地皇與人皇。不問天籟地籟與人籟。雅懷恍如秋水同。興來猶恐天地礙。閒來一枕山中睡。夢魂要赴蟠桃會。那裏管玉兔東升。金烏西墜。紂王聽罷。嘆曰。朕聞先生之言。真乃清靜之客。忙命隨侍官取金銀各一盤。爲先生前途作盤費。不一時。隨侍官將紅漆端盤。捧過金銀。雲中子笑曰。陛下之恩。賜貧道無用處。貧道有詩爲證。隨緣隨分出塵林。似水如雲一片心。兩卷道經三尺劍。一條藜杖五絃琴。囊中有藥逢人度。腹內新詩遇客吟。丹粒能延千載壽。漫誇人世有黃金。雲中子道罷。離了九間大殿。打一稽首。大袖飄風。揚長竟出午門去了。兩邊八大夫。正要上前奏事。又被一個道人來講什麼妖魅。便就攔了時候。紂王與雲中子談講多時。已是厭倦。袖展龍袍。駕起還宮。令百官暫退。百官無可奈何。只得退朝。話說紂王駕至壽仙宮前。不見妲己來接。駕紂王心甚不安。只見侍御官接駕。紂王問曰。蘇美人爲何不接朕。侍御官啓陛下。蘇娘娘一時偶染暴疾。人事昏沈。臥榻不起。紂王聽罷。忙下龍輦。急進寢宮。揭起金龍帳幔。見妲己面似黃金唇如白紙。昏昏慘慘。氣息微茫。懶懶欲絕。紂王便叫美人。早晨送朕出宮。笑貌如花。爲何一時有恙。便是這等垂危。叫朕如何是好。看官這是那雲中子寶劍掛在分宮樓。鎮壓的這狐狸如此模樣。倘若不是鎮壓的這妖怪死了。可不保得成湯天下。也是合該這紂王江山有敗。周室將興。故此紂王終被他迷惑了。表過不提。只見妲己微睜杏眼。強啓朱唇。作呻吟之狀。喘吁吁叫一聲。陛下。妾身早晨送駕臨軒。午時往迎陛下。不知行至分宮樓前。候駕猛抬頭。見一寶劍高懸。不覺驚出一身冷汗。竟得此危症。想賤妾命薄緣慳。不能長侍陛下。於左右。永效于飛之樂耳。乞陛下自愛。無以賤妾爲念。道罷。淚流滿面。紂王驚得半晌無言。亦含淚對妲己曰。朕一時不明。幾爲方士所誤。分宮樓所掛之劍。乃終南山鍊氣之士雲中子所進。言朕宮中有妖氣。將此鎮壓。孰意竟於美人作祟。乃此子之妖術。欲害美人。故捏言朕宮中有妖氣。朕思深宮邃密之地。塵跡不到。焉有妖怪之理。大抵方士誤人。朕爲所賣。傳旨急命左右。將那方士所進木劍。用火作速焚毀。毋得遲誤。幾驚懷美人。紂王再三溫慰。一夜無寢。看官。紂王不焚此寶劍。還是商家天子。只因焚了此劍。妖氣綿固。深宮把紂王纏得顛倒錯亂。荒了朝政。人離天怨。白白將天下失于西伯。此也是天意合該如此。不知焚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 紂王無道造炮烙

紂王無道殺忠賢。皓慘怪冤觸上天。倏烈盡隨灰燼滅。妖氛偏向禁宮旋。

朝歌豔曲飛檀板。暮宴龍涎吐碧烟。取次摧殘黃耆散。孤魂無計返家園。

話說紂王見驚壞了妲己，慌忙無措，即傳旨令侍御官將此寶劍立刻焚毀。不知此劍莫非松枝削成，經不得火，立時焚盡。侍御官回旨，妲己見焚了此劍，妖術復長，依舊精神。正是有詩爲證：「火焚寶劍智何庸，妖氣依然透九重。可惜商都成畫餅，五更殘月曉霜濃。」妲己依舊侍君擺宴在宮中歡飲，且說此時雲中子尚不會回終南山，還在朝歌。忽見妖光復起，冲照宮闈，雲中子點首嘆曰：「我只欲以此寶劍鎮滅妖氛，稍延成湯脈絡，孰知大數已定，將我此劍焚毀一則，是成湯合滅；二則是周室當興；三則神仙遭逢大劫；四則姜子牙台受人間富貴；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罷罷罷，也是貧道下山一場，留下二十四字，以驗後人。雲中子取文房四寶，留筆跡在司天臺照牆上：「妖氛穢亂宮廷，聖德播揚西土，要知血染朝歌，戊午歲中甲子。」雲中子題罷，逕回終南山去了。且言朝歌百姓見道人在照牆上題詩，俱來看念，不解其意。人烟擁擠，漿積不散，正看之間，適值太師杜元銑回衙，只見許多人圍繞府前，兩邊侍從人喝問，太師問甚麼事，管府門役稟老爺有一道人在照牆上題詩，故此衆人來看。杜太師在馬上看見是二十四字，其意頗深，一時難解，命門役將水洗了。太師進府將二十四字細細推詳，窮究幽微，終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進朝獻劍道人說妖氣旋繞宮闈，此事到有些着落。連日我夜觀乾象，見妖氣日盛，旋繞禁闈，定有不祥。故留此鈴記，目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權奸蔽惑，天怒民怨，眼見傾危，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視？見朝中文武，個個憂思，人人危懼，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諫天子，盡其臣節，非是實直沽名，實爲國家治亂。杜元銑當夜修成疏章，次日至文書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銑大喜，上前見禮，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銑觀司天臺妖氣，累貫深宮，殃災立見，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國政不修，朝歡暮樂，淫荒酒色，宗廟社稷所關，治亂所繫，非同小可，豈得坐視？今特具諫章，上于天子，敢勞丞相將此本轉達天庭，承相意下如何？」商容聽言曰：「太師既有本章，老夫豈有坐視之理？只連日天子不御殿庭，難於面奏。今日老夫同太師進內庭見駕，面奏何如？」商容進九間大殿，過

龍德殿顯慶殿嘉善殿再過分宮樓。商容見奉御官奉御官口稱老丞相壽仙宮乃禁闕所在。聖躬寢室。外臣不得進此。商容曰。我豈不知你與我啓奏。商容候旨。奉御官進宮啓奏。首相商容候旨。王曰。商容何事。進內見朕。但他雖是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以進見。命宣商容進宮。口稱陛下俯伏塔前。王曰。丞相有甚緊急奏章。特來宮中見朕。商容啓奏。執掌司天元首官杜元銑。昨夜觀乾象。見妖氣籠照金闕。災殃立見。元銑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視。且陛下何事不設朝。不理國事。端坐深宮。使百官日夜憂思。今臣不避斧鉞之誅。干冒天威。非為沽直。乞垂天聽。將本獻上。侍御官接本在案。紂王展開觀看。略云。具疏。臣執掌司天臺。杜元銑奏為保國安民。靖魅除妖。以安宗社事。臣聞國家將興。禎祥必現。國家將亡。妖孽必生。臣元銑夜觀乾象。見怪霧不祥。妖光遠於內殿。慘氣籠罩深宮。陛下前日躬臨大殿。有終南山雲中子見妖氛貫於宮闈。特進木劍。鎮壓妖魅。聞陛下火焚木劍。不聽大賢之首。致使妖氛復熾。日盛一日。冲霄貫斗。禍患不小。臣竊思自蘇護進貴人之後。陛下朝綱不整。御案生塵。丹墀下百草生芽。御塔前苔痕長綠。朝政紊亂。百官失望。臣等難近天顏。陛下貪戀美色。日夕歡娛。君臣不會。如雲蔽日。何日得覩。廣歌喜起之盛。再見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鉞。冒死上言。稍盡臣職。如果臣言不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紂王看畢。自思言之甚善。只因見本中具有雲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幾乎把蘇美人險喪性命。託冢庇佑。焚劍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宮闈之地。紂王回首問妲己曰。杜元銑上書。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己上前跪而奏曰。前日雲中子乃遊方術士。假捏妖言。蔽惑聖聰。搖亂萬民。此是妖言亂國。今杜元銑又借此為題。皆是朋黨惑衆。架言生事。百姓至愚。一聽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亂者自亂。致使百姓羸皇。莫能自安。自然生亂。究其始。皆自此無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衆者。殺無赦。紂王曰。美人言之極當。傳朕旨意。把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銑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為國。瀝血披肝。無非朝報懷主之恩。暮示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况且職掌司天。驗照吉凶。若按而不奏。恐百司參論。今以直諫陛下。反賜其死。元銑雖死不辭。以命報君。就歸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銑無辜受戮。望陛下原其忠心。憐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斬元銑。諛言終無已時。致令百姓皇皇。無有寧字矣。商容欲待再諫。怎奈紂王不從。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宮。奉御官遍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來。及到文書房。見杜太師

俟候命下，不知有殺身之禍，旨意已下，杜元銑妖言惑衆，拿下梟首，以正國法。奉御官宣讀旨意畢，不由分說，將杜元銑摘去衣服，繩索綁拿，出午門，方至九龍橋，只見一位大夫，身穿大紅袍，乃梅柏也。看見杜太師綁縛而來，向前問曰：「太師何罪至此？」元銑曰：「天子失政，上本內庭，言妖氣燿貫乎宮中，災星立變于天下，首相轉達，有犯天顏，君賜臣死，不敢違旨。」梅先生功名二字，作灰塵，數載丹心，竟成冰冷。梅伯道：「且住，待我保奏去。」竟至九龍橋邊，適逢首相商容、梅柏曰：「請問丞相，杜太師有何罪犯？」天子特賜其死。商容曰：「元銑本章實爲朝廷，因妖氛遽乎禁闕，怪氣照于宮闈，當今聽蘇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衆，驚慌萬民之罪。老夫苦諫，天子不從，如之奈何？」梅柏聽罷，只氣得五臟神暴燥，三昧火燒胸，叫道：「老丞相變理陰陽，調和鼎鼐，奸者即斬，佞者即誅，賢者即薦，能者即褒，君正而首相無言，君不正以忠言諫主，今天子無辜而殺大臣，似丞相這等鉗口不言，委之無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輕朝內之股肱，怕死貪生，愛血肉之微軀，懼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爲也。」叫兩邊且住了，待我與丞相面君。梅柏與商容過大殿，逕進內廷，柏乃外官，及至壽仙宮門首，便自俯伏，奉御官啓奏。商容、梅柏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進內可赦。梅柏擅進內庭，不尊國法，傳旨宣商容在前，梅柏隨後，進宮俯伏。」王問曰：「二卿有何奏章？」梅柏曰：「稱陛下臣梅柏具疏，杜元銑何事干犯國法，致于賜死？」王曰：「杜元銑與方士通謀，架捏妖言，搖惑軍民，播亂朝政，污蔑朝廷，身爲大臣，不思報本酬恩，而反詐言妖魅，蒙蔽欺君，律法當誅，除奸勦佞，不爲過耳。」梅柏聽紂王之言，不覺觸奏曰：「臣聞堯王治天下，應天而順人，言聽于文官，計從于武將，一日一朝，共談安民治國之道，去讒遠色，共樂太平。今陛下半載不朝，樂於深宮，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不理朝政，不容諫章，臣聞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則手足，心不正則手足，歪邪古語有云：「臣正君邪，國患難治。」杜元銑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斬元銑，而廢先王之「大臣聽艷妃之言，有傷國家之梁棟，臣愿主公赦杜元銑毫末之生，使文武仰聖君之大德。」紂王聽言，梅柏與元銑一黨，違法進宮，不分內外，本當與元銑一列典刑，奈前侍朕有勞，姑免其罪，削其上下大夫，永不序用。梅柏厲聲大言曰：「昏君聽妃之言，失君臣之義，今斬元銑，豈是斬元銑，實斬朝歌萬民。今罷梅柏之職，輕如灰塵，這何足惜？但不忍成湯數百年基業，喪于昏君之手，今聞太師北征，朝綱無統，百事混淆，昏君日聽讒佞之言，左右蔽惑，與妲己在深宮，日夜荒淫，眼見天下變亂，臣無面見先帝于黃壤也。」紂王大怒，著奉御官把梅柏拿下去，用金瓜擊頂，兩邊纔待動手，妲己曰：「妾有奏章。」



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啓。主公。人臣立殿。豈屑豎目。嘗口侮君。大逆不道。亂倫反常。非一死可贖者也。且將梅柏權禁圍園。妾治一刑。杜狡臣之瀆奏。除邪言之亂正。紂王問曰。此刑何樣。妲己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裏邊用炭火燒紅。却將妖言惑衆。利口侮君。不尊法度。無事妄上諫章。與諸般違法者。跳剝官服。將鐵索纏身。裸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與烟盡骨消。盡成灰燼。此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滑之臣。沽名之輩。盡弄玩法。紀皆不知做懼。紂王曰。美人之法。可謂盡善盡美。即令傳旨。將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將梅柏禁於圍園。又傳旨。意照樣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觀紂王肆行無道。任信妲己。竟造炮烙。在壽仙宮前。嘆曰。今觀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湯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豈知傳至當今天子。一旦無道。眼觀七廟不守。社稷邱墟。我何忍見。又聽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俯伏奏曰。臣啓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國家萬事。康甯。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於顛倒。得罪於陛下。懇乞念臣侍君三世。數載揆席。實愧素餐。陛下雖不即賜罷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殘軀。放歸田里。得含煦哺。腹于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賜之餘年也。紂王見商容辭官。不居相位。王慰勞曰。卿雖暮年。尚自矧鑠。無奈卿苦。苦固辭。但卿朝綱勞苦。數載感勤。朕甚不忍。即命隨侍官傳朕旨意。點文官二員。四表禮送。卿榮歸故里。仍着本地方官。不時存問。商容謝恩。出朝不一時。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榮歸。各來遠送。常有黃飛虎。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啓。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長亭餞別。商容見百官在長亭等候。只得下馬。只見七位親王。把手一舉。老丞相今日固是榮歸。你爲一國元老。如何下得這般毒手。就把成湯社稷。拋棄一傍。揚鞭而去。於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衆位先生。商容縱粉骨碎身。難報國恩。萬一死何足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妲己。無端造惡。製造炮烙酷刑。拒諫殺忠。商容力諫不聽。又不能挽回聖意。不日天愁民怨。禍亂日生。商容遮不足以輔君。死適足以彰過。不得已讓位待罪。俟賢才俊彥。大展經綸。以救亂亂。此容本心。非敢遠君而先身謀也。列位殿下。所賜商容立飲一杯。此別料。還有會期。乃持杯作詩一首。以誌後會之期。蒙君十里送歸程。把酒長亭淚已傾。回首天顏成隔世。歸來賦畝祝神京。丹心難化龍逢血。赤日空消夏桀名。幾度話來多悵快。何年重訴別離情。商容作詩已畢。百官無不洒淚。而別商容上馬前去。各官俱回朝歌。不表話說。紂王在宮歡樂。朝政荒亂。不一日。監造炮烙官。啓奏工完。紂王大悅。問妲己曰。銅柱造完。如何處置。妲己命取來過目。監造官將炮

烙銅柱推來，黃澄澄的高二丈，圓八尺，三層火門，下有二活盤，推動好行。紂王觀之，指妲己而笑曰：「美人真神授奇法，真治世之寶符。」待朕明日朝，先將梅柏烙殿前，使百官知懼，自不敢阻撓新法。章牘煩擾，一宿不提。次日，紂王設朝，鐘鼓齊鳴，聚兩班文武。朝賀已畢，武成王黃飛虎見殿東二十根大銅柱，不知此物新設何用。王曰：「傳旨把梅柏拿出，執殿官去拿梅柏。」紂王命把炮烙銅柱推來，將三層火門，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搨那炭火，把一根銅柱火燒的通紅。衆官不知其故，爭門官啓奏：「梅柏已至午門。」王曰：「拿來。」兩班文武看梅柏垢面蓬頭，身穿縞素，上殿跪下，口稱：「臣梅柏參見。」陛下紂王曰：「匹夫，你看此物，是甚麼東西？」梅柏大夫觀看，不知此物對曰：「臣不知此物。」紂王笑曰：「你只知內殿侮君，仗你利口，諛言毀罵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間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知悔謗人君者，以梅柏爲例耳。」梅柏聽言，大叫罵曰：「昏君，梅柏死，輕如鴻毛，有何惜哉！我梅柏官居上大夫，三朝舊臣，今得何罪，遭此慘刑，只可憐成湯天下，喪於昏君之手矣。」以後將何面目見汝之先王耳。」紂王大怒，將梅柏剝去衣服，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梅柏，可憐梅柏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爲灰燼，可憐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諫君，遭此慘禍，正是一點丹心歸大海，芳名留得萬年揚。後人看此，有詩歎曰：「血肉殘軀盡化灰，丹心耿耿獨三台。生平正直無偏黨，死後英魂亦壯哉。烈焰俱隨亡國盡，芳名多傍史官裁。可憐太白懸旗日，怎似先生嘆雋才。」話說紂王將梅柏炮烙在九間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諫諍之口，以爲新刑，希奇，但不知兩班文武，觀見此刑，梅柏慘死，無不恐懼。人人有退縮之心，個個有不爲官之意。紂王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衆大臣，俱至午門外，內有微子、箕子、比干，對武成王黃飛虎曰：「天下荒亂，四海動搖，聞太師爲國遠征，不意天子信任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殘害忠良，若使播揚四方，天下誰侯知之？如之奈何？」黃飛虎聲言將五柳長鬚，撚在手中，大怒曰：「三位殿下，據我未將看將起來，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炮烙的是紂王江山。炮烙的成湯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此乃不祥之兆，不出數年，必有禍亂。我等豈忍坐視敗亡之理？衆官俱各嗟嘆，而散。各歸府宅。且言紂王回宮，妲己迎接聖駕，紂王下轎，攜妲己手而言曰：「美人妙哉。朕今日炮烙了梅柏，使衆臣俱不敢出頭強諫，鋪口結舌，唯唯而退，是此炮烙乃治國之奇寶也。」傳旨設宴，與美人賀功。其時笙簧雜奏，簫管鳴，紂王與妲己在壽仙

宮百般作樂，無限歡娛，不覺謹樓鼓角二更，樂聲不息。有陣風將此樂音送到中宮。姜皇后尚未寢，只聽樂聲聒耳，問左右宮人：「這時候那裏作樂？」兩邊宮人啓娘娘道：「這是壽仙宮蘇美人與天子飲宴未散。」姜皇后嘆曰：「昨聞天子信，姐已造炮烙殘害梅柏，慘不可言。你想這賤人，蠱惑聖聰，引誘人君，肆行不道，即命乘輦待我往壽仙宮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蛾眉見妬之意，只怕是非從此起，災禍目前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紂王無道樂溫柔，日夜宣淫興未休。月色已西重進酒，清歌纔罷奏笙篎。  
養成暴虐三綱絕，釀就醜妝萬姓愁。諷諫難回下流性，至今餘恨鎖西樓。

話說姜皇后聽得音樂之聲，問左右，知是紂王與姐已飲宴，不覺點首嘆曰：「天子荒淫，萬民失業，此取亂之道。昨外臣諫諍，竟遭慘死，此事如何是好？」眼見得成湯天下變更，我身為皇后，豈有坐視之理？姜皇后乘輦兩邊排列宮人，紅燈閃灼，簇擁而來，前至壽仙宮，侍駕官啓奏姜娘娘已到宮門候旨。紂王更深帶酒，醉眼眯斜，蘇美人你常去接。梓童姐已領旨出宮迎接。蘇氏見姜后行禮，皇后賜以平身。姐已引導姜皇后至殿前行禮。畢，紂王曰：「命左右設坐，請梓童坐。」姜皇后謝恩，坐於右首，看官那姜后乃紂王元配，姐已乃美人，坐不得。侍立一旁，紂王與正宮把盞。王曰：「梓童今到壽仙宮，乃朕喜幸，命姐已美人着宮娥，緜捐輕敲板，美人自歌舞一回，與梓童賞玩。」其時緜捐輕敲板，姐已歌舞起來，但見：「霓裳擺動，縵帶飄揚，輕輕裙捲不沾塵，嬌娘腰肢風折柳，歌喉嘹亮，猶如月裏奏仙音。一點硃唇，却似櫻桃逢雨濕，尖纖十指，恍如春筍一般同，杏臉桃腮，好似牡丹初綻蕊，正是瓊瑤玉宇神仙降，不亞嫦娥下世間。」姐已腰肢嬌娜，歌韻輕柔，好似輕雲嶺上搖風，嫩柳池塘拂水，只緜捐與兩邊侍兒，喝采跪下齊稱萬歲。姜皇后正眼也不看，但以眼觀鼻，鼻印於心，忽然紂王看見姜后如此，帶笑問曰：「御妻光陰瞬息，歲月如流，景致無多，正宜乘此取樂。」如姐已之歌舞，乃天上奇觀，人間少有的，可謂真寶。御妻何無喜悅之色，正顏不觀何也？姜皇后就此出席，跪而奏曰：「如姐已歌舞，豈足稀奇，也不算真寶。」紂王曰：「此樂非奇寶，何以爲奇寶也？」姜后曰：「妾聞氣君有道，賤貨而貴德，去讒而遠色，此人君自省之寶也。若所謂天有寶日月星辰，地有寶五穀百果，國有寶忠臣良將。」

家有寶。孝子賢孫。此四者。乃天地國家所有之寶也。如陛下荒淫酒色。徵歌選技。窮奢極欲。聽讒信佞。殘殺忠良。驅逐正士。播棄黎老。昵比匪人。惟以婦言是用。此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此爲寶。乃傾家喪國之寶也。妾願陛下改過。弗吝。聿修厥德。親師保。遠女寺。立綱持紀。毋事宴遊。毋沉湎於酒。毋怠荒於色。日勤政事。弗自假滿。庶幾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識忌諱。妄干天聽。願陛下痛改前愆。力賜施行。妾不勝幸甚。天下幸甚。妾皇后奏罷。辭謝畢。上輦還宮。且言。紂王已是酒醉聽妾。皇后一番言語。十分怒色。這賤人不識擡舉。朕着美人歌舞。一回。與他取樂玩賞。反被他言三語四。許多說話。若不是正宮。用金瓜擊死。方消我恨。好懊惱人也。此時三更已盡。紂王酒已醒了。叫美人方纔朕躬着惱。再舞一回。與朕解悶。姐已跪下。奏曰。妾身從今再不敢歌舞。王曰。爲何。姐已曰。妾皇后深責妾身。此歌舞乃傾家喪國之物。况皇后所見甚正。妾身蒙君恩寵眷。不敢暫離。左右倘娘娘傳出宮。聞道賤妾。盡感聖聰。引誘天子。不行仁政。使外廷諸臣。將此督責。妾雖擢髮不足償其罪矣。言罷。淚下如雨。紂王聽罷。大怒曰。美人只管侍朕。明日便廢了賤人。立你爲皇后。朕自做主。美人勿憂。姐已謝恩。自此奏樂飲酒。不分晝夜。不表。一日。月朔之辰。姜皇后在中宮。各宮嬪妃。朝賀皇后。西宮黃貴妃。乃黃飛虎之妹。馨慶宮楊貴妃。俱在正宮。又見宮人來報。壽仙宮蘇姐已候旨。皇后傳宣。姐已進宮。見姜皇后。昇寶座。黃貴妃在左。楊貴妃在右。姐已進宮。朝拜已畢。姜皇后特賜美人平身。姐已侍立一旁。二貴妃問曰。這就是蘇美人。姜皇后曰。正是。因對蘇氏責曰。天子在壽仙宮。無分晝夜。宣淫作樂。不理朝政。法紀混淆。你並無一言規諫。迷惑天子。朝歌暮舞。沉湎酒色。拒諫殺忠。壞成湯之大典。誤國家之治安。是皆汝之作俑也。從今如不悛改。引君當道。仍前肆無忌憚。定以中宮之法處之。你可暫退。姐已忍氣吞聲。拜謝出宮。滿面羞慚。悶悶回宮。時有蘇姐已口稱。娘娘。姐已進宮。坐在繡墩之上。長吁一聲。蘇姐已曰。娘娘今日朝正宮。而回。爲何知嘆長吁。姐已切齒曰。我乃天子之寵妃。姜后自恃元配。對黃楊二貴妃。恥辱我不堪。此恨如何不報。蘇姐曰。主公前日親許娘娘爲正宮。何愁不能報復。姐已曰。雖然許我。但姜后現在如何。做得必得一奇計。害了姜后。方得安貼。不然。百官也不服。依舊諫諍不甯。怎得安然。你有什么計可行。其福亦自不淺。蘇姐對曰。我等俱係女流。况奴婢係一侍婢耳。有甚深謀遠慮。依奴婢之意。不若召一外臣計議。方妥。姐已沉吟半晌。曰。外官如何召得進來。况且耳目甚衆。又非心腹之人。如何使得。蘇姐曰。明日天子幸御花園。娘娘暗傳謔旨。宣中

諫大夫費仲到宮，待奴婢分付他，定一妙計。若害了姜皇后，許他官居顯任，爵祿增加。他素有才名，自當用心。萬無一失。姐已曰：此計雖妙，恐彼不肯奈何。蘇捐曰：此人亦係主公寵臣，言聽計從。况娘娘進宮，也是他舉薦。奴婢知他必肯盡力。姐已大喜。那日，紂王幸御花園，蘇捐暗傳懿旨，把費仲宣至壽仙宮。費仲在宮門外，只見蘇捐出宮，問曰：費大夫，娘娘有密旨一封，你拿出去，自拆觀之。機密不可洩漏。若事成之後，蘇娘娘決不負大夫。宜速不宜遲。蘇捐道罷，進宮去了。費仲接書，急出午門，到於本宅。至密室開看，乃姐已教我設謀害姜皇后的事情。看罷，沉思憂懼。我想起來，姜皇后乃主上元配，他的父親，乃東伯侯姜桓楚，鎮於東魯，雄兵百萬，麾下大將千員，長子姜文煥，又勇冠三軍，力敵萬夫。怎的惹得他，若有差訛，其害非小。若疑遲不行，他又甚天子寵妃。若因此記恨，或枕邊密語，或酒後讒言，吾死無葬身之地矣。心中躊躇，坐臥不安。如芒刺背，沉思終日，并無一籌可展。半策可施，廳前走到廳後，神魂顛倒。如醉如癡，坐在廳上。正納悶間，只見一人身長丈四，膀闊三停，壯而且勇，走將過去。費仲問曰：是甚麼人？那人忙向前叩頭曰：小的是姜環。費仲問說便問：你在我府中幾年了？姜環曰：小的來時，離東魯到老爺台下，五年了。蒙老爺一向抬舉，恩德如山。無門可報。適纔不知老爺問坐，有失迴避。望老爺恕罪。費仲一見此人，計上心來。便叫你且起來。我有事用你。你若肯用心去做，你的富貴亦是不小。姜環曰：若老爺分付，安敢不努力前去。况小的受老爺知遇之恩，便使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費仲大喜曰：我終日沉思無計可施，誰知却在你身上。若事成之後，不失金帶垂腰，其福亦自不淺。姜環曰：小的怎敢望此。求老爺分付。小人領命。費仲附姜環耳上，這般這般如此如此。此計若成，你我有無窮富貴。切莫泄漏。其禍非同小可。姜環點頭領計去了。這正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有詩為證。〔姜后忠賢報主難，執知平地起波瀾。可憐數載鴛鴦夢，慘酷奇冤不忍看。〕話說費仲密密將計策寫明，暗付蘇捐。蘇捐得書，密奏與姐已。姐已大喜。正宮不久可居一日。紂王在壽仙宮閒居無事。姐已啓奏曰：陛下願戀妾身，旬月未登金殿。望陛下明日臨朝，不失文武仰望。王曰：美人所言，真是難得。雖古之賢妃，聖后豈過是哉。明日臨朝，裁決機務，庶不失賢妃美意。看官：此是費仲姐已之計，豈是好意。表過不提。次日，天子設朝，但見左右奉御，保駕出壽仙宮，變輿過龍德殿，至分宮樓。紅燈簇簇，香氣氤氳。正行之間，分宮樓門角傍，一人身高丈四，頭帶扎巾，手執寶劍，行如虎狼，大喝一聲，言曰：昏君無道，昏淫酒色，吾奉主母之命，刺殺昏君。庶成湯天下，不失與他人保。

吾主爲君也。一劍劈來，兩邊有多少保駕官。此人未近前時，已被衆官所獲，繩纏索綁，拿近前來跪在地下。紂王驚而且怒，駕至大殿，陸座文武朝賀畢，百官不知其故。王曰：宣武成王黃飛虎、亞相比干、二臣隨出班拜伏。稱臣紂王曰：二卿今日陸殿，異事非常。比干曰：有何異事？曰：分宮樓有一個刺客執劍刺朕，不知何人所使。黃飛虎聽言大驚，忙問曰：昨日是那一員官宿殿內，有一人乃是封神榜上有名，官拜總兵，姓魯名雄，出班拜道：是臣宿殿，並無奸細。此人莫非五更隨百官混入分宮樓內，故有此異變？黃飛虎分付把刺客推來，衆官把刺客拖到滴水簷前，天子傳旨，衆卿誰與朕勘問明白回旨。班中閃出一人，奏稱：臣費仲不才，勘明回旨。看官費仲原非問官，此乃做成圈套，陷害姜皇后，恐怕別人審出真情，故此費仲討去勘問。話說費仲拘出刺客，在午門外勘問，不用加刑，已是招成謀逆。費仲進大殿，見天子俯伏回旨。百官不知原是設成計謀，靜聽回奏。王曰：勘問何說？費仲奏曰：臣不敢奏聞。王曰：卿既勘問明白，爲何不奏？費仲曰：赦臣罪，方可回旨。王曰：赦爾無罪。費仲奏刺客姓姜名環，乃東伯侯姜桓楚家將，奉中宮姜皇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侵奪天位，與姜桓楚爲天子。幸宗社有靈，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齊天，逆謀敗露，隨即就擒。請陛下召九卿文武貴戚計議定奪。紂王聽奏，拍案大怒曰：姜后乃朕元配，輒敢無禮謀逆不道，還有甚麼議貴議戚，况宮弊難除，禍潛內禁，肘腋之間，難以隄防，速着西宮黃貴妃勘問回旨。紂王怒發如雷，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諸大臣紛紛議論難辨真假，內有上大夫楊任對武成王曰：姜皇后貞靜淑德，慈祥仁愛，內治有法，據下官所論，其中定有委曲不明之情。宮內定有私通，列位殿下衆位大夫不可退朝，且聽西宮黃娘娘消息。方好定論。百官俱在九間殿未散，話說奉御官承旨至中宮，姜皇后接旨跪聽，宣讀曰：勅曰：皇后位正中宮，德配坤元，貴敵天子，不思日夜兢惕，敬修厥德，毋忝姆訓，克諧內助，乃肆行大逆，養衆武士，姜環於分宮樓前行刺幸天地有靈，大奸隨獲，發赴午門勘問，招稱皇后與父姜桓楚同謀不道，僥倖天位，大倫有乖，三綱盡絕。着奉御官拿送西宮，嚴行勘問，從重擬罪，毋得徇情故縱。罪有攸歸，特勅。姜皇后聽罷，放聲大哭道：冤哉冤哉，是都一個奸賊生事，作害我這個不赦的罪名，可憐數載宮闈，克勤克儉，夙興夜寐，何敢輕爲妄作，有忝姆訓。今皇上不察來歷，將我拿送西宮，存亡未保。姜后悲悲泣泣，淚下沾襟，奉御官同姜后來至西宮，黃貴妃將旨意放在上首，尊其國法。姜皇后跪而言曰：我姜氏素秉忠良，皇天后土可鑒我心，今不幸遭人陷害，望乞賢妃鑒我平日所爲，替奴作主。

奪此冤枉黃妃曰。聖旨道。你命姜環。絨君。獻國與東伯侯姜桓楚。篡成湯之天下。事干重大。逆禮亂倫。失夫妻之大。
 絕元配之恩。情若論情。真當夷九族。姜后曰。賢妃在上。我姜氏乃姜桓楚之女。父鎮東魯。乃二百鎮諸侯之首。官
 居極品。位壓三公。身為國戚。女為中宮。又在四太諸侯之上。况我生子殷郊。已正東宮。聖上萬歲後。我子承嗣大位。
 身為太后。未聞父為天子。而能令女配享太廟者。也。我雖係女流。未必癡愚至此。且天下諸侯。又不止我父親一人。
 若天下齊興。問罪之師。如何保得永久。望賢妃詳察。雪此奇冤。並無此事。懇乞回旨。轉達愚衷。此恩非淺。話言未了。
 聖旨來催。黃貴妃乘輦至壽仙宮候旨。紂王宜黃妃進宮朝賀。畢。紂王曰。那賤人招了不肖黃妃。奏曰。奉旨嚴問。姜
 后並無半點之私。實有貞潔賢能之德。后乃元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寵。生殿下。已正位東宮。陛下萬歲後。彼身為
 太后。有何不足。尚敢欺心。造此滅族之禍。况姜桓楚官居東伯。位至皇親。諸侯稱千歲。乃人臣之極品。乃敢使人
 行刺。必無此理。姜后痛悔骨髓之中。銜冤於覆盆之下。即姜后至愚。未有父為天子。而女能為太后。甥能承祧者。也。
 至若棄貴而投賤。遠上而迎下。愚者不為。况姜后正位數年。素明禮教者哉。妾願陛下察冤雪枉。無令無令元配受
 誣。有乖聖德。再乞看太子生母憐而赦之。妾身幸甚。姜后舉至幸甚。紂王聽罷。自思曰。黃妃之言。甚是明白。果無此
 事。必有委曲。正在遲疑未決之際。只見姐已在旁。微微冷笑。紂王見姐已微笑。問曰。美人微笑不言何也。姐已對曰。
 黃娘娘被姜后。感了從來做事的人。好的自己播揚惡的。推與別人。况謀逆不道。重大事情。他如何輕易便認。且姜
 環是他父親所用之人。既供有主使。如何賴的過。且三宮后妃。何不攀扯別人。單指姜后。其中豈得無說。恐不加重
 刑。如何肯認。望陛下詳察。紂王曰。美人之言有理。黃妃在旁言曰。蘇姐已毋得如此。姜后乃天子之元配。天下之國
 母。貴敵至尊。雖自三皇治世。五帝為君。縱有大過。止有貶譴。並無誅斬正宮之理。姐已曰。法者。乃為天下而立。天子
 代天宣化。亦不得以自私自便。况犯法無私。尊親貴賤。其罪一也。陛下可傳旨。如姜后不認。剗去他一目。眼乃心之
 苗。他懼剗目之苦。自然招認。使文武知之。此亦法之常。無甚苛求也。紂王曰。姐已之言是也。黃貴妃聽說欲剗姜后
 目。心甚着忙。只得上輦回西宮。下輦見姜后。垂淚頓足曰。我的皇娘。姐已是你百世冤家。君前獻妒忌之言。如你不
 認。即剗你一目。可依我就認了罷。歷代君王。並無將正宮加罪之理。莫非貶至不遊宮。便了姜后泣而言曰。賢妹言
 雖為我。但我平生。頗知禮教。怎肯認此大逆之事。始羞於父母。得罪於宗廟。况妻刺其夫。有傷風化。敗壞綱常。令我

父親作不忠不孝之奸臣。我爲辱門敗戶之賤輩。惡名千載。使後人言之切齒。又致太子不得安於儲位。所關甚巨。豈可草率冒認。莫說剗我一目。便投之於鼎鑊。萬兩千鍾。這是前生作孽。今生報。豈可有乖大義。古義云。粉骨碎身。俱不懼。只留清白在人間。言未了。聖旨下。如姜后不認。即去一目。黃妃曰。快認了罷。姜后大哭曰。縱死豈有冒認之理。奉御官百般逼迫。容留不得。將姜后剗去一目。血染衣襟。昏絕於地。黃妃忙教左右宮人扶救。急切未醒。可憐有詩爲證。剗目飛災禍不禁。只因規諫語相侵。早知國破終無救。空向西宮血染襟。黃貴妃見姜后遭此慘刑。淚流不止。奉御官將剗下來一目。血滴滴盛貯盤內。同黃妃上聲。來回紂王。黃妃下聲。進宮。紂王忙問曰。那賤人可曾招承。黃妃奏曰。姜后並無此情。嚴究不過。受剗目屈刑。怎肯失了大節。奉旨已取一目。黃妃將姜后一目血淋淋的。捧將上來。紂王觀之。見姜后之睛。其心不忍。思愛多年。自悔無及。低頭不語。甚覺傷情。回首責妲己曰。方纔輕信你一言。將姜后剗去一目。又不曾招承。咎將誰委。這事俱係你輕率妄動。倘百官不服。奈何。妲己曰。姜后不招。百官自然有說。如何干休。况東伯侯坐鎮一國。亦要爲女洗冤。此事必欲姜后招承。免百官萬姓之口。紂王沉吟不語。心下煎熬。似羝羊觸藩。進退兩難。良久。問妲己曰。爲今之計。何法處之。方妥。妲己曰。事已到此。一不做。二不休。招成則安靜。無說不招。則議論風生。竟無寧字。爲今之計。只有嚴刑酷拷。不怕他不認。今傳旨。令貴妃用銅斗一隻。內放炭火燒紅。如不肯招。炮烙姜后。十指連心。痛不可當。不惹他不承認。紂王曰。據黃妃所言。姜后全無此事。今又用此慘刑。屈勘中宮。恐百官他議。剗目已錯。豈可再乎。妲己曰。陛下差矣。事到如此。勢成騎虎。甯可屈勘姜后。陛下不可得罪於天下。諸侯。合朝文武。紂王出於無奈。只得傳旨。如再不認。即用炮烙二手。毋得徇情掩諱。黃妃聽得此言。魂不附體。上聲。回宮。來看姜后。可憐身倒塵埃。血染衣襟。情景慘不忍見。放聲大哭曰。我的賢德娘娘。你前生作何惡孽。得罪於天地。遭此橫刑。乃扶姜后而慰曰。賢后。娘娘。你認了罷。昏君意呆心毒。聽信讒人之言。必欲致你死地。如你再不招。用銅斗炮烙你二手。如此慘毒。我何忍見。姜后血淚滿面。大哭曰。我生前罪孽深重。一死何辭。只是你替我作個證盟。就死也瞑目。言未了。只見奉御官將銅斗燒紅。傳旨曰。如姜后不認。即烙其二手。姜后心如鐵石。意氣堅剛。豈肯認此誣陷屈情。奉御官不由分說。將銅斗放在姜后兩手。只烙得筋斷皮焦。骨枯烟臭。十指連心。可憐昏死在地。後人觀此。不勝傷感。有詩嘆曰。銅斗燒紅烈焰生。宮人此際下無情。可憐一片忠貞意。化作江流日夜鳴。



「黃妃看得這等光景，兔死狐悲，心如刀絞，意似油煎，痛哭一場，上鞦韆，進宮見紂王。黃妃含淚奏曰：「慘刑酷法，嚴審數番，並無行刺真情，只怕奸臣內外相通，陷害中宮，事機有變，其禍不小。紂王聽言大驚曰：「此事皆美人教朕傳旨勘問，事既如此，奈何？妲己跪而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刺客姜環現在傳旨着威武大將軍晁田、晁雷押解姜環進西宮，二人對面執問，難道姜后還有推託？此回必定招認。紂王曰：「此事甚善，傳旨宣押刺客對審。」黃妃回宮不提。話言晁田、晁雷押刺客姜環進西宮對證，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美人禍國萬民災，驅逐忠良若草萊。  
擅寵誅妻夫道絕，聽讒殺子國儲災。  
英雄棄主多亡去，俊彥懷才盡隱埋。  
可笑紂王孤注立，紛紛兵甲起塵埃。

話說晁田、晁雷押姜環至西宮跪下。黃妃曰：「姜娘娘，你的對頭來了。姜后屈刑凌陷，一目睜開罵曰：「你這賊子，是何人買囑你陷害我？你敢誣執我主謀弑君。皇天后土也不佑你。」姜環曰：「娘娘役使小人，小人怎敢違旨？娘娘不必推辭，此情是實。」黃妃大怒，姜環你這匹夫，你見姜娘娘這等身受慘刑，無辜絕命，皇天后土亦必殺汝。不言黃妃勘問，且說東宮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弟兄正在東宮事弈棋，只見執掌東宮太監楊容來啓：「千歲不要弈棋了，今禍起此時，年方十四歲，二殿下殷洪年方十二歲，年紀幼小，尚貪嬉戲，竟不在意。楊容復稟曰：「千歲不要弈棋了，今禍起宮闈，家亡國破，殿下忙問曰：「有何大事禍及宮闈？楊容含淚曰：「啓千歲，皇后娘娘不知何人陷害，天子怒發，令西宮剷去一目，炮烙二手。如今與刺客對詞，請千歲速救娘娘。殷郊大叫一聲：「同弟出東宮，竟進西宮，進得宮來，忙到殿前。太子見母親渾身血染，兩手枯焦，臭不可聞，不覺心酸肉顫，近前俯伏，姜后身上跪而哭曰：「娘娘為何事受此慘刑？母親你縱有大惡，正位中宮，何得輕易加刑？姜后開子之聲，睜開一目，母見其子，大叫一聲：「我兒，你看我剷目烙手，刑甚殺戮，這個姜環做害我謀逆，妲己進獻讒言，殘我手目，你當爲我鳴冤洗恨，也是我養你一場，言罷大叫一聲：「苦死我也，嗚咽而絕。太子殷郊見母親死，又見姜環跪在一旁，殿下問黃妃曰：「誰是姜環？黃妃指姜環曰：「跪的這個惡人，就是你母親對頭。殿下大怒，只見西宮門上掛一口寶劍，殿下取劍在手，好逆賊，你欺心行刺，敢陷害國母。」

把姜環一劍砍爲兩段。血濺滿地。太子大叫曰：我先殺姐已，以報母仇。提劍出宮，掉步如飛。晁田、晁雷見殿下執劍前來，只說殺他不知其故。轉身就跑往壽仙宮去了。黃妃見殿下殺了姜環，持劍出宮，大驚曰：這冤家不諳事體，叫殷洪快趕回你哥哥來說。我有話說。殷洪從命出宮，趕叫曰：皇兄，黃娘娘叫你且回去。有話對你說。殷洪聽言回來，進宮。黃妃曰：殿下你忒暴躁，如今殺了姜環，人死無對，你待我且將銅斗烙他的手，成用嚴刑拷訊。我自招出也曉得誰人主謀。我好回旨。你又提劍出宮，趕殺姐已。只怕晁田、晁雷到壽仙宮見那昏君，其禍不小。黃妃言罷，殷洪與殷洪追悔不及。晁田、晁雷跑至宮門，慌忙傳進宮中。言二殿下持劍起來，紂主聞奏大怒，好逆子。姜后謀逆行刺，尚未正法。這逆子敢持劍進宮弑父，總是逆種，不可留着。晁田、晁雷取龍鳳劍將二個逆子首級取來，以正國法。晁田、晁雷領劍出宮，已到西宮。時有西宮奉御官來報黃妃曰：天子命晁田、晁雷捧劍來誅殿下。黃妃忙至宮前，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天子龍鳳劍而來。黃妃問曰：你二人何故又至我西宮做甚事？晁田、晁雷對曰：臣晁田、晁雷奉皇上命，欲取二位殿下首級，以正弑父之罪。黃妃大喝一聲：這匹夫適纔太子趕你同出西宮，你爲何不往東宮去尋，却怎纒往我西宮來尋？我曉得你這匹夫倚天子旨意，遍遊內院，玩弄宮妃。你這欺君罔上的匹夫，若不是天子劍旨立斬你這匹夫驢頭，還不速退。晁田兄弟二人只嚇得魂喪魄消，喏喏而退，不敢仰視。竟往東宮而來。黃妃忙進宮中，急喚殷郊兄弟二人。黃妃泣曰：昏君殺子誅妻，我這西宮救不得你。你可往馨慶宮楊貴妃那裏，可避一二日。若有大臣諫救，方保無事。二位殿下雙雙跪下，口稱：貴妃娘娘，此恩何日得報？只是母死尸骸暴露，望娘娘開天地之恩，念母死冤枉，替他討得片板遮身。此恩天高地厚，莫敢有忘。黃妃曰：你作速去。我回旨自有區處。二位殿下出宮門，逕往馨慶宮來。只見楊妃身倚宮門，望望皇后信息。二殿下向前哭拜在地。楊貴妃大驚，問曰：二位殿下，娘娘的事怎樣了？殷郊哭訴曰：父王聽信姐已之言，不知何人買囑姜環，架捏誣害，將母親剝去一目，炮烙二手，死於非命。今又聽姐已讒言，欲殺我兄弟二人。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楊妃聽罷，淚流滿面，嗚咽言曰：殿下，你快進宮來。二位殿下進宮。楊妃沉思。晁田、晁雷至東宮，不見太子，必往此處追尋。待我把人打發回去，再作區處。楊妃站立宮門，只見晁田兄弟二人，人行如狼虎，飛奔前來。楊妃命傳宮官，與我拿了來人。此乃深宮內闕，外官焉敢至此。法當夷族。晁田聽罷，向前稱：娘娘千歲。臣乃晁田、晁雷奉天子旨，找尋二位殿下。上有龍鳳劍在，臣不敢下禮。楊妃大嘆曰：殿下在

東宮，你怎敢馨慶宮來。若非天子之命，拿開賊臣纔好。還不快退去。晁田不敢回言，只得退走。兄弟計較，這件事怎了。晁雷曰：三宮全無，宮內生疎，不知內廷路徑。且回壽仙宮見天子回旨。二人回去不表。且言楊妃進宮，二位殿下來見妃曰：此間不是你兄弟所居之地。眼目且多，君昏臣暗，殺子誅妻，大變綱常。人倫盡滅。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去。合朝文武未散，你去見皇伯徽子箕子、比干、微子啓、微子衍。武成王黃飛虎就是你父親，要難爲你兄弟。也有大臣保奏，二殿下聽罷，叩頭拜謝。姨母指點活命之恩，洒淚而別。楊妃送二位殿下出宮，楊妃坐於繡墩之上，自思嘆曰：姜后元配，賊臣做害，遭此橫刑，何況偏宮。今姐已恃寵蠱惑昏君，倘有人傳說二位殿下自我宮中放去，那時罪歸於我，也是如此行爲。我怎經得這般慘刑。况我侍奉昏君多年，併無一子半女。東宮太子乃自己親生之子，父子天性，也不過如此。三綱已絕，不久必有禍亂。我以後必不能有甚麼好結果。楊妃思想半日，悽惶自傷，掩了深宮，自縊而死。常有宮官報入壽仙宮，紂王聞楊妃自縊，不知何故。傳旨用棺槨停於白虎殿，且說晁田、晁雷來至壽仙宮，只見黃貴妃乘輦進宮回旨。紂王曰：姜后死了，黃妃奏曰：姜后臨絕，大叫數聲道：姜侍君側，十有六載，生二子，位立東宮，自待罪宮，闔謹小心。夙夜匪懈，御下並無嫉妬。不知何人妒我，買刺客姜環，坐我一個大逆不道罪名，受此慘刑。十指枯焦，筋酥骨碎，生子一似浮雲，恩愛付於流水，身死不如禽獸。這場冤枉，無門可雪。只傳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萬望妾身轉達天聰。姜后言罷，氣絕尸臥西宮。望陛下念元配生太子之情，可賜棺槨收停白虎殿。庶成其禮。使文武百官無議，不失主上之德。紂王傳旨准行。黃妃回宮，只見晁田、晁雷回旨。紂王曰：太子何在。晁雷等奏曰：東宮覓不着，不知下落。紂王曰：莫非只在西宮。晁田對曰：不在西宮。連馨慶宮也不在。紂王言曰：三宮不在，想在大殿，必須擒獲，以正國法。晁田領旨出宮來不表。且言二位殿下往長朝殿來，兩班文武俱不曾散朝。只等宮內信息。武成王黃飛虎聽得脚步惶惶之聲，望孔雀屏裏一看，見二位殿下慌忙錯亂，戰兢兢黃飛虎迎上前曰：殿下爲何這等慌張。殷郊看見武成王黃飛虎，大叫一聲：萬將軍救我兄弟性命。道罷大哭。一把拉住黃飛虎袍服，頓息曰：父王聽信姐己之言，不分皂白，將我母親剝去一目，銅斗燒紅，烙焦二手，死於西宮。黃貴妃勘問，並無半點真情。我見生身母親受此慘刑，那姜環跪在前面對詞，那時心甚焦躁，不曾思付。將姜環殺了，我復仗劍欲殺姐己，不意晁田奏准父王、父王賜我兄弟二人死。豈我皇伯憐我母親受屈身亡，救我殷郊，庶不失成湯之一脈首罷。二位殿下放

聲痛哭。兩班文武齊含淚上前。言國母受誣。我等如何坐視。可鳴鐘擊鼓。請天子上殿。聲明其事。庶幾罪人可得洗。雪皇后冤枉。言未了。只聽得殿西首一聲喊叫。似空中霹靂。大呼曰。天子失政。殺子誅妻。建造炮烙。阻塞忠良。恣行無道。大丈夫既不能爲皇后雪冤。太子復讎。含淚悲啼。效兒女子之態。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今天子不道。三綱已絕。大義有乖。恐不能爲天子之主。我等亦恥爲之臣。我等不若反出朝歌。另擇新君。去此無道之主。保全社稷。衆人看時。却是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黃飛虎聽說。大喝一聲。你多大官。敢如此亂言。滿朝中多少大臣。豈到得你講本當。拿下你這等亂臣賊子。還不退去。方弼方相二人低頭喏喏。不敢回言。黃飛虎見國政顛倒。參現不祥。也知天意人心。俱有離亂之兆。心中沉鬱不樂。咄咄無言。又見微子。比干。箕子。諸位殿下。滿朝文武。人人切齒。個個長吁。正無甚計策。只見一員官長。身穿大紅袍。腰懸寶帶。上前對諸位殿下言曰。今日之變。正應終南山雲中子之言。古云。君不正。則臣生奸佞。今天子屈斬太師。杜元甄。治炮烙。壞諫臣。梅柏。今日又有這異事。皇上清白不分。殺子誅妻。我想起來。那定計奸臣行事賊子。他反在旁暗笑。可憐成湯社稷。一旦邱墟。似我等不久終被他人所據。言者乃上大夫楊任。黃飛虎長嘆數聲。大夫之言是也。百官默默。二位殿下悲哭不止。只見方弼方相分開衆人。方弼扶住殷郊。方相扶住殷洪。厲聲高叫曰。紂王無道。殺子而絕宗廟。誅妻有壞綱常。今日保二位殿下往東魯借兵。除了昏君。再立成湯之嗣。我等反了。二人背負殿下。逕出朝歌南門去了。大抵二人氣力甚大。彼時不知跌倒幾多官員。那裏當得住他。後人有詩爲證。〔方家兄弟反朝歌。殿下今日脫網羅。漫道婦人掉長舌。天心已去伊奈何。〕話說衆多文武。見反了方弼方相。大驚失色。獨黃飛虎若爲不知。亞相比于近前曰。黃大人方弼反了。大人爲何獨無一言。黃飛虎答曰。可惜文武之中。並無一位似方弼二人的。方弼乃一莽漢。尙知不忍國母負屈。太子枉死。自知事小。不敢諫言。故此背負二位殿下去了。若聖旨追趕回來。殿下死無疑。忠良盡皆屠戮。此事明知有死無生。只是迫於一腔孝義。故造此罪孽。然情甚可矜。百官未及答。只聽後殿奔逐之聲。衆官正看。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寶劍進殿前。言曰。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曾往九間殿來。黃飛虎曰。二位殿下方纔上殿。哭訴冤情。國母被誅。又欲賜死。太子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聽見。不忍沉寃。把二位殿下背負反出都城。去尙不遠。你既奉天子旨意。速去拿回。以正國法。晁田晁雷聽得是方弼兄弟反了。嚇得魂不附體。話說那方弼身長一丈六尺。方相身長一丈四

尺。晁田兄弟怎敢惹他。一拳也經不起。晁田自思。此是黃飛虎明奈何我。我有道理。晁田曰。方弼既反。保二位殿下出都城去了。未將進宮回旨。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到九間殿。見文武未散。找尋二位殿下不見。只聽百官道。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冤情。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投東魯魯借兵去。請旨定奪。紂王大怒曰。方弼反了。作速趕去拿來。毋得疎虞。縱法。晁田奏曰。方弼力大勇猛。臣焉能拿得來。要拿方弼兄弟。陛下速發手詔。着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殿下亦不致漏網。紂王曰。速行手勅。着黃飛虎速去拿來。晁田將這個擔兒。卸於黃飛虎。晁田捧手勅至大殿。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方相。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黃飛虎笑曰。我曉的這是晁田與我擔兒挑。卽領劍勅出午門。只見黃明周紀龍環吳謙曰。小弟相隨黃飛虎。曰。不必你們去。自上五色神牛。推開坐下獸頭。見日走八百里。且言方弼方相背負二位殿下。一日跑了三十里。放下殿下曰。二位將軍。此恩何日得報。方弼曰。臣想千歲遭此屈陷。故此心不平。一時反了朝歌。如今計議。前往何方投脫。正商議間。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飛奔起來。方弼方相着慌忙。對二位殿下曰。未將二人一時鹵莽。不自三思。如今性命休矣。如何是好。殿下曰。救我兄弟性命。無恩可酬。何出此言。方弼曰。黃將軍來拿我等。此去一定伏誅。般郊着急。黃飛虎已趕到面前。二位殿下就道跪下曰。黃將軍此來。莫非捉獲我等。黃飛虎見二位殿下跪在道旁。滾下神牛。亦跪於地上。口稱。臣該萬死。殿下請起。般郊曰。將軍此來。有甚事。飛虎曰。奉命差遣。天子賜龍鳳劍前來。請二位殿下自決。臣方敢回旨。非臣敢逼。弼君請殿下速行。般郊聽罷。跪告曰。將軍盡知我母子銜冤負屈。母遭慘刑。沉冤莫白。再殺幼子。一門盡絕。乞將軍可憐銜冤孤兒。開天地仁慈之心。賜一線再生之路。倘得寸土可安。生則銜環死當結草。沒世不敢忘將軍之大德。黃飛虎跪而言曰。臣豈不知殿下冤枉。君命概不由己。臣欲要放殿下。便得欺君賣國之罪。欲要下殿。下其實身負沉冤。臣心何忍。彼此籌畫再三。沉思俱無計策。只見般郊自思。不能脫此災害也。罷。將軍既奉君命。不敢違法。還有一言。望將軍不知可施此德。周全一脈生路。黃飛虎曰。殿下有何事。但說不妨。郊曰。將軍可將我般郊之首級回都城回旨。可憐我幼弟般洪。放他逃往別國。倘他日長成。或得借兵報怨。得泄我母之沉冤。我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望將軍可憐。般洪上前急止之曰。黃將軍此事不可。皇兄乃東宮太子。我不過一郡主。况我又年幼。無有大施展。黃將軍可將我般洪首級回旨。皇兄或往東魯。或去西岐。借一旅之師。

倘可報母弟之仇。弟何惜此一死。殷郊上前一把抱住兄弟。殷洪放聲大哭曰。我何忍幼弟遭此慘刑。二人痛哭。彼此不忍。你惟我讓。那裏肯捨。方弼方相看見如此苦情。痛切。二人叫一聲苦殺人。也。淚如瓢傾。黃飛虎看見方弼有這等忠心。自是不忍見。甚是悽惶。乃含淚叫方弼。不可啼哭。二位殿下不必傷心。此事惟有我五人共知。如有泄漏。我舉族不保。方弼過來。保殿下往東魯見姜桓楚。方相你去見南伯侯鄂崇禹。就言我在中途放殿下往東魯。傳與他。教他兩路調兵。靖奸洗冤。我黃飛虎那時自有處治。方弼曰。我兄弟二人。今日早朝。不知有此異事。臨朝保駕。不曾帶有路費。如今欲分頭往東南二路去。這事怎了。飛虎曰。此事你我俱不曾打點。飛虎沉思半晌曰。可將我內懸寶玦拿去。前途貨賣。權作路費。上有金鑲。價值百金。二位殿下前途保重。方弼方相你兄弟當用心。其功不小。臣回宮復命。飛虎上騎回朝。歌進城時。日色已暮。百官尚在午門。黃飛虎下騎。比干曰。黃將軍怎樣了。黃飛虎曰。追趕不上。只得回旨。百官大喜。且說黃飛虎進宮回旨。紂王問曰。逆子叛臣。可曾拿了。黃飛虎曰。臣奉手勅。追趕七十里。到三叉路口。問來往行人。俱言不曾見。臣恐有錯過。臣只得回旨。紂王曰。追趕不上。好了。逆子叛臣。卿且暫退。明日再議。黃飛虎謝恩出午門。與百官各歸府第。且說妲己見未曾拿住殷郊。復進言曰。陛下今日走脫了殷郊。殷洪。倘投了姜桓楚。只恐大兵不久即至。其禍不小。况聞太師遠征不在都城。不若速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星夜拿來。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紂王聽說。美人此言。正合朕意。忙隨手詔命殷破敗。雷開。點飛騎三千。速拿殿下。毋得遲誤。取罪。殷雷二將領詔。遂往黃飛虎府內來領兵符。調選兵馬。黃飛虎坐在後廳。思想朝廷不正。將有民愁。天怨。百姓皇皇。四海分崩。八方播亂。生民塗炭。日無甯宇。如何是好。正思想間。軍政司啓老爺。殷雷二將聽令。飛虎道。令來。二將進後廳。行禮畢。飛虎問曰。方才散朝。又有何事。二將啓曰。天子手詔。令末將領三千飛騎。星夜追趕殿下。捉方弼等。以正國法。特來請發兵符。飛虎暗想。此二將趕去。必定拿來。我把前面方便。付於流水。乃分付殷破敗。雷開曰。今日晚了。人馬未齊。明日五更領兵符。速去。殷雷二將不敢違令。只得退去。這黃飛虎乃是元戎。殷雷二將乃是麾下。焉敢強辯。只得回去不表。且言黃飛虎對周紀曰。殷破敗。來領兵符。調三千飛騎。追趕殿下。你明日五更。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點三千與他去。周紀領令。次早五更。殷雷二將等發兵符。周紀下教場。令左哨點三千飛騎。發與殷雷二將領去。二將觀之。皆老弱不堪。疾病之卒。又不敢違令。只得領人馬出南門而去。一聲炮响。催勦三軍。那老

弱疾病之兵如何行得快。急得二將沒奈何。隨軍征進。有詩爲證。『三千飛騎出朝歌。吶喊搖旗播鼓鑼。隊伍不齊叫難走。行人拍手笑呵呵。』不言殷破敗雷開追趕殿下。且言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行了一二日。方弼與弟言曰。我和你保二位殿下。反出朝歌。囊篋空虛。路費毫無。如何是好。雖然黃老爺賜有玉玦。你我如何好用。倘有人盤詰。反爲不便。來此正是東南二路。你指引二位殿下前往。我兄弟再投他處。方可兩全。方相曰。此言極是。方弼請二位殿下說曰。臣有一言。啓二位千歲。臣等乃一勇之夫。秉性愚鹵。昨見殿下負此冤苦。一時性起。反了朝歌。併不曾想到路途遙遠。盤費全無。今欲將黃將軍所留玉玦賣貨使用。又恐盤詰出來。反爲不便。况逃災避禍。須要隱藏些方是。適纔臣想一法。須分路各自潛藏。方保萬全。望二位千歲詳察。非臣不能終始。殷郊曰。將軍之言極當。但我兄弟幼小。行不知去路。奈何。方弼曰。這一條路往東魯。這一條路往南都。俱是大路人烟湊集。可以長行。殷郊曰。既然如此。二位將軍不知往何方法。何時再能重會也。方弼曰。臣此去。不管那鎮諸侯處。暫且安身。候殿下借兵進朝歌時。臣自來投拜殿下。以作前驅耳。四人各洒淚而別。不表方弼方相別殿下投小路而去。且說殷郊對殷洪曰。兄弟你投那一路去。殷洪曰。但憑哥哥。殷郊曰。我往東魯。你往南都。我見外翁哭訴這場冤苦。舅爺必定調兵。我差官知會你。你或借數萬之師。齊伐朝歌。擒拿妲己。爲母親報仇。此事不可忘了。殷洪垂淚點頭。哥哥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會。兄弟二人放聲大哭。執手難分。有詩爲證。『旅雁分飛實可傷。兄弟北苦參商。思親痛有千行淚。失路愁添萬結腸。橫笛幾聲催暮靄。孤雲一片逐滄浪。誰知國破人離散。方信傾城在女娘。』話說殷洪上路。淚不能乾。悽悽慘慘。懷萬縷。况殿下年紀幼小。身居宮闈。那曉得跋涉長途。且行且止。後絆前思。腹內又飢。你想那殿下深居宮中。思衣則綾錦。思食則珍饈。那裏會求乞於人。見一村舍人家。大小俱在那裏吃飯。殿下走到跟前。便教那飯與孤家用。衆人看見殿下。身著紅衣。相貌非凡。忙起身曰。請坐。有飯。忙忙取飯放在桌上。殷洪吃了。起身謝曰。承飯有擾。不知何時還報你們鄉人。曰。小哥那裏去。貴處上姓。殷洪曰。吾非別人。紂王之子。殷洪是也。如今往南都見鄂崇禹。那些人聽是殿下。忙叩首在地。口稱千歲。小民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殿下曰。此處可是往南都去的路。鄉民曰。這是大路。殿下離莊村往前趨行。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大抵殿下乃深宮嬌養。那裏會走路。此時來到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無處可歇。心下着慌。又行二三里。只見松陰密雜。道路分明。見一座古廟。殿下大喜。一逕奔至前面。見

廟門一匾上書軒轅廟。殿下進廟，拜倒在地，言曰：軒轅聖主，制度衣裳，禮樂冠冕，日中爲市，乃上古之聖君也。殷洪乃成湯三十一代之孫，紂王之子，今父王無道，殺子誅妻，殷洪逃難，借聖帝廟宇安宿。一夜明日早行，望聖帝護佑。若得寸土安身，殷洪自當重修廟宇，再換金身。此時殿下一路行來，身體困倦，聖座下和衣睡倒，不表。且言殷郊望東魯大道，一路行來，日色將暮，只走了四五十里，只見一府第，上書太師府。殷郊想：此處乃是宦門，可以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殿下曰：裏邊有人否？問了一聲，見裏邊無人，答應。殿下只得又進一層門，只聽的裏面有人長嘆，作詩曰：「幾年待罪掌絲綸，一片丹心豈自溷。輔弼有心知爲國，堅持無地向私人。孰知妖孽生宮室，致使黎民化鬼憐。可惜野臣心魏闕，乞靈無計叩楓宸。」話說殿下聽畢，裏面作詩。殷郊復問曰：裏面有人麼？裏面聽有人聲，問曰：是誰？天色已晚，黑影之中，看得不甚分明。殷郊曰：我是過路投親，天色晚了，借府上一宿。明日早行，那裏面老者問曰：你聲音好像朝歌人殷郊，答曰：正是。老者問曰：你在鄉在城？殿下曰：在城。你既在城，請進來問你一聲。殿下向前一看，呀，原來是老丞相商容。見殷郊下拜曰：殿下何事到此？老臣有失迎，望乞恕罪。商容又曰：殿下乃國之儲貳，豈有獨行至此，必國有不祥之兆。請殿下坐了。老臣聽說詳細，殷郊流淚，把紂王殺子誅妻事故，細說一遍。商容頓足大叫曰：孰知昏君這等暴橫，絕滅人倫，三綱盡失。我老臣雖是身在林泉，心懷魏闕，豈知平地風波，生此異事。娘娘竟遭慘死，二位殿下流離塗炭，百官爲何鉗口結舌，不犯顏極諫，致令朝政顛倒？殿下放心，待老臣同進朝歌，直諫天子，改絃易轍，以救禍亂。卽喚左右，分付整治酒席，款待殿下。明日修本，上奏，不言。殷郊在商容府內，且言殷雷二將領兵追趕二位殿下，雖有人馬三千，俱是老弱不堪的。一日止行三十里，不能遠走，行了三日，走了百里遠。近一日來到三叉路口，雷開曰：長兄，且把人馬安在此處。你領五十名精壯士卒，我領五十名精壯士卒，分頭追趕。你往東魯，我往南都。殷破敗曰：此言甚善。不然，日同老弱之卒行走，不上二三十里，如何趕得上？終是誤事。雷開曰：如長兄先趕著回來，也在此等。吾若是我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兄殷破敗曰：說得有理。二人將些老弱兵卒屯劄在此。另各領年壯士卒五十名，分頭趕來，不知二位殿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忠臣直諫豈沽名，只欲君明國政清。但願此身成個是，忍教今日禍將盈。

報儲一念墜金石，誅佞孤忠貫玉京。大志未酬先碎首，令人觀此淚如傾。

話說雷開領五十名軍卒，往南都追趕，似電走雲飛，風馳雨驟，趕至天晚，雷開傳令：你們飽餐，連夜追趕。料去不遠，軍士依言飽吃了戰飯，又趕將及到二更時分，軍士因連日跋涉勞倦，人人俱在馬上困倦，險些兒閃下馬來。雷開暗想：夜裏追趕，只怕趕過了，倘或殿下在後，我反在前空勞心力，不如暫宿一宵，明日精健好趕。叫左右：往前邊看，可有村舍暫宿一宵。明日趕罷，衆軍卒因連日追趕辛苦，巴不得要歇息。兩邊將火把燈檠高舉，照得前面松陰密密，却是村莊。及至看時，乃是一座廟宇，軍卒前來稟曰：前邊有一古廟，老爺可以暫居半夜。明日好行。雷開曰：這個却好。衆軍到了廟前，雷開下馬，抬頭觀看，上懸字乃是軒轅廟，裏邊並無廟主。軍卒用手推開廟門，齊進廟來，火把一照，只見聖座下一人，鼾睡不醒。雷開向前看時，却是殿下殷洪，雷開嘆曰：若往前行，卻不錯過了。此也是天數。雷開叫曰：殿下，殿下，殷洪正在濃睡之間，猛然驚醒，只見燈檠火把，一簇人馬擁塞殿下，認的是雷開。殿下叫雷將軍，雷開曰：殿下，臣奉天子命，來請殿下回朝。百官俱有保本殿下可以放心。殷洪曰：將軍不必再言，我已盡知。料不能逃此大難，我死也不懼，只是一路行來，甚是狼狽，難以行走。乞將軍把你的馬與我騎一騎，你意下如何。雷開聽得，忙答曰：臣的馬請殿下乘騎。臣願步隨。彼時殷洪離廟上馬，雷開步行押後。往三叉路口而來，不表。且言殷破敗，望東魯大道趕來，行了一二日，趕到風雲鎮，又過十數里，只見八字粉牆金字牌匾，上書太師府。殷破敗勒住馬看時，原來是商容丞相的府。殷破敗滾鞍下馬，逕進相府來看。商容是殷破敗的座主，殷破敗是商容的門生，故此下馬謁見。商容却正與太子殷郊正在廳上喫飯，殷破敗忝在門生，不用通報，逕到廳前見殿下。同丞相用飯，殷破敗上廳，曰：千歲老丞相，末將奉天子旨意，來請殿下回朝。商容曰：殷將軍你來的好，我想朝歌有四百文武，就無一員官直諫天子。文官鈔口，武職不言，受爵食名，尸位素餐，成何世界。丞相正罵起氣來，那裏肯住。且說殿下殷郊戰戰兢兢，面如金紙，上前言曰：老丞相不必大怒，殷將軍既奉旨拿我，料此去必無生路。言罷，淚如雨下。商容大呼曰：殿下放心，我老臣本尚未完，若見天子，自有話說。叫左右：槽頭收拾馬匹，打點行裝。我親自面君，便了殷破敗見商容，自往朝歌見駕，恐天子罪責殷破敗。曰：丞相聽啓，卑職奉旨來請殿下，可同殿下先回。在朝歌等候。丞相略後一步，見

門生先有天子而後私情，不識丞相可容納否。商容笑曰：「殷將軍，我曉得你這句話。我要同行，你恐天子責你容情之罪，也罷。殿下你同殷將軍前去，老夫隨後便至，却說殿下難捨商容府第，行行且止，兩淚不乾，商容便叫殷破敗、寶契、我響噹噹的，殿上交與你，你莫望功高有傷君臣大義，則罪不勝誅矣。殷破敗頓首曰：「門下領命，豈敢妄爲。殿下辭了商容，同殷破敗上馬一路行來，殷郊在馬上暗想：我雖身死不辭，還有兄弟殷洪，尚有伸冤報恨之時。行非一日，不覺到了三叉路口，軍卒報與雷開，開到轅門來看時，只見殿下同殷破敗在馬上，雷開曰：「恭喜千歲回來，殿下下馬進營，殷洪在帳上高坐，只見報說千歲來了，殷洪聞言，抬頭看時，果是殷郊、殷洪，又見殷洪心如刀絞，意似油煎，趕上前來，一把扯住殷洪，放聲大哭曰：「我兄弟二人前生得何罪於天地，東南逃走，不能逃脫，竟遭網羅，吾母戴天之仇，化爲烏有，頓足搥胸，傷心切骨，可憐我母死於無辜，子亡無罪，正是二位殿下悲啼，只見三千士卒聞者，心酸見者掩鼻，二將不得已，催動人馬望朝歌而來，有詩爲證：「皇天何苦失推詳，兄弟逃走離故鄉，指望借兵伸大恨，孰知中道遇豺狼。思親漫有冲霄志，誅佞空懷報怨方。此日雙雙投陷穽，行人一見淚千行。」話說殷雷二將，獲得殿下將至，朝歌安下營寨，二將進城回旨，暗喜成功，有探馬報到武成王黃飛虎帥府來說：「殷雷二將已捉獲得二位殿下，進城回旨。」黃飛虎聽報大怒，這匹夫你望成功，不顧成湯後嗣，我叫你千鍾末享餐刀劍，功未褒封，血染衣命，黃明、周紀、龍環、吳謙，你們與我傳請各位老千歲，與諸侯文武俱至午門會齊，諸將領命去了。黃飛虎上了坐騎，逕至午門，方纔下騎，只見紛紛文武官僚，聞捉獲了二位殿下，俱至午門，不一時，亞相比于微子、箕子、微子啓、微子衍、伯夷、叔齊、上大夫膠鬲、趙啓、楊任、孫寅、方天爵、李燧、百官相見黃飛虎曰：「列位老殿下，諸位大夫，今日安危俱在，丞相列位諫議定奪，吾乃武臣，又非言路，乞早爲之計，正議論間，只見軍卒簇擁二位殿下，來到午門，百官上前口稱千歲，殷郊、殷洪垂淚大叫曰：「列位皇伯皇叔，併衆位大臣，可憐成湯三十二世子孫，一旦身遭屠戮，我自正位東宮，並無失德，縱有過惡，不過貶謫，不致身首異處，乞列位念社稷爲重，保救餘生，不勝幸甚。」微子啓曰：「殿下不妨，百官俱有本章保奏，料應無事。」且說殷雷二將進壽仙宮回旨，紂王曰：「既拿了二子，不須見朕，速斬首午門正法，收尸埋葬回旨。」殷破敗奏曰：「臣未得行刑旨出，焉敢處決。」紂王卽用御筆書行刑二字，付與殷雷二將，捧行刑旨，意速出午門來。黃飛虎一見火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站立午門正中，阻住二將，大叫曰：「殷破敗，雷開，恭喜你擒

太子有功，殺殿下有爵，只怕你官高必險，位重身危。殷雷二將還未及回言，只見一員官乃上大夫趙啓是也，走向前劈手一把將殷破敗捧的行刑旨扯得紛紛粉碎，厲聲大叫曰：昏君無道，匹夫助惡，誰敢捧旨，擅殺東宮太子，誰敢執寶劍，妄斬儲君，今者綱常大變，禮義全無，列位老殿下，諸位大臣，午門非議國事之所，當齊到大殿，鳴鐘擊鼓，請駕臨朝，俱要犯顏諫直，以定國本。殷雷二將見衆官激變，不復朝議，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出。黃飛虎又令黃明、周紀等四將守住殿下，以防暗害。這八名奉御官把二位殿下綁縛，只等行刑旨意，孰知衆官阻住，這且不言。且說衆官齊上大殿，鳴鐘擊鼓，請天子登殿。紂王在壽仙宮聽見鐘鼓之聲，正欲傳問，只見奉御官奏曰：「合朝文武請陛下登殿。」紂王對妲己曰：「此無別事，只爲逆子百官欲來保奏，如何處治？」妲己奏曰：「陛下傳出旨意，今日斬了殿下百官，明日朝見。」一面傳旨，一面催殷破敗回旨。奉御官旨意傳下百官仰聽玉音，「詔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生。此萬古之大法，天子所不得輕重者也。今逆子殷郊助惡，殷洪滅倫，藐法肆行不道，仗劍入宮，擅殺逆賊姜環，希圖無證，復持劍追殺命官，欲行弑父，悖理逆倫，子道盡滅，今擒獲午門，以正祖宗之法，卿等毋得助逆佑惡，明聽朕言。如有國家政事，俟明日臨殿議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奉御官讀詔已畢，百官無可奈何，紛紛議論不決，亦不敢散，不知行刑旨已出午門了。這且不表。單言上天垂象，定下興衰。二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的，自是不該命絕。當有太華山雲霄殿赤精子、九嶷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一千五百年神仙犯了殺戒，崑崙山玉虛宮掌闡道術，宣揚正教聖人，元始天尊閉了講筵，不闡道德。二仙無事，閒樂三山，與遊五岳，腳踏雲光，往朝歌逕過，忽被二位殿下頂上二道紅光，把二位大僊足下雲光阻住。二僊乃撥開雲頭觀看，見午門殺氣連綿，愁雲捲結。二僊早知其意，廣成子曰：「道兄成湯王氣將終，西岐聖主已出，你看那一簇衆生之內，綁縛二人，紅氣冲霄，命不該絕，況且俱是姜子牙帳下名將，你我道心無處不慈悲，何不救他一救，你帶他一個，我帶他一個，回山久後，助姜子牙成功，東進五關，也是一舉兩得。」赤精子曰：「此言有理，不可遲誤。」廣成子忙喚黃巾力士，與我把那二位殿下，抓回本山來聽用。黃巾力士領法旨，駕起神風，只見播土揚塵，飛沙走石，天昏地暗，一聲响亮，如崩開華岳，折倒泰山，嚇得圍纜三軍，執刀士卒，驚斬般破敗，用衣掩面，抱頭鼠竄，及至風息無聲，二位殿下不知何往，蹤跡全無，嚇得殷破敗魂不附體，異事非常。午門外衆軍一聲吶喊，黃飛虎在大殿讀詔，纔商議紛紛，忽聽喊聲，比干正問何事，吶喊有周紀到大殿。」

飛虎曰。方纔大風一陣。滿道異香。飛沙走石。對面不能見人。只一聲响亮。二位殿下。不知刮往何處去了。異事非常。真是可怪。百官聞言。喜不自勝。嘆曰。天不亡銜冤之子。地不絕成湯之脈。百官俱有喜色。只見般破敗。慌忙進宮。啓奏紂王。後人有詩嘆曰。一僂風一陣異香生。播土揚塵蔽日明。力士奉文施道術。將軍失守枉持兵。空勞鐵騎追風影。漫有讒言害鵲鳩。堪嘆廢興皆定數。周家八百已成。話說般破敗進壽仙宮。見紂王曰。臣奉旨監斬。正候行刑。旨出忽被一陣狂風。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無蹤無跡。異事非常。請旨定奪。紂王聞言。沉吟不語。暗想曰。奇哉。怪哉。心下猶疑未決。且說丞相商容。隨後趕進朝歌。只聽得朝歌百姓。俱言刮去二位殿下。商容甚是驚異。來到午門。只見人馬擁擠。甲士紛紛。商容逕進午門。過九龍橋時。有比干看見商容前來。百官俱上前迎接。口稱丞相。商容曰。衆位老殿下。列位大夫。我商容有罪。告歸林下。未久孰想天子失政。殺子誅妻。荒蕪無道。可惜堂堂宰府。烈烈三公。既食朝廷之祿。當爲朝廷之事。爲何無一言諫止天子者何也。黃飛虎曰。丞相天子深居內宮。不臨大殿。有旨皆係傳奉諸臣。不得面君。真是君門萬里。今日般雷二將。把殿下捉獲。進都城回旨。綁縛午門。專候行刑。旨意幸上大夫。趙先生扯碎旨意。百官鳴鐘擊鼓。請天子臨殿面諫。只見內宮傳旨。候斬了殿下。明日看百官奏章。內外不通。君臣阻隔。不得面奏。正無可奈何。却得天從人願。一陣狂風。便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般破敗纔進宮。回旨。尙未出來。老丞相略等一等。候他出來。便知端的。只見般破敗。走出大殿。看見商容。未及言說。商容向前曰。殿下被風刮去了。恭喜你的功高任重。不日列土分茅。般破敗欠身打躬曰。丞相折殺未將了。君命點差。非爲己私。丞相錯怪我了。商容對百官曰。老夫此來。面見天子。有死無生。今日必犯顏直諫。捨身報國。庶幾有面目見先王在天之靈。叫執殿官鳴鐘擊鼓。執殿官將鐘鼓齊鳴。鳴奉御官奏樂請駕。紂王正在宮中。因風刮去殿下。鬱鬱不樂。又聞奏樂臨朝。鐘鼓不絕。紂王大怒。只得命搗登殿。昇於寶座。百官朝賀畢。天子曰。卿等有何奏章。商容在丹墀下。俯伏不言。紂王觀見。丹墀下俯伏一人。身穿縞素。又非大臣。王曰。俯伏何人。商容奏曰。致政首相待罪。商容朝見陛下。紂王見商容。驚問曰。卿既歸林下。復往都城。不遵官詔。擅進大殿。何不自知進退。如此。商容肘膝行至。滴水簷前。泣而奏曰。臣昔居相位。未報國恩。近聞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無。聽讒逐正。紊亂紀綱。顛倒五常。污蔑彝倫。君道有虧。禍亂已伏。臣不避萬刀之誅。具疏投天。懇乞陛下容納。真撥雲見日。普天之下。瞻仰聖德。於無疆矣。商容將本獻上。比干接表。展於龍案。紂

王觀之。具疏臣商容奏爲朝廷失政。三綱盡絕。全無倫紀。社稷顛危。禍亂已生。隱憂百出事。臣聞天子以道治國。以德治民。克勤克戒。缺敢怠荒。夙夜祇懼。以祀上帝。故宗廟社稷。乃得磐石之安。金湯之固。昔日陛下初嗣寶位。修行仁義。不遑甯處。罔敢倦勤。敬禮諸侯。優恤大臣。憂民勞苦。惜民貨財。智服四夷。威加遐邇。兩順風調。萬民樂業。眞可軼堯紹舜。乃聖乃神。不是過也。不意陛下近時信任奸邪。不修正道。荒亂朝綱。大肆兇頑。近佞遠賢。沈湎酒色。日事聲歌。聽讒臣設謀而陷正宮。人道乖和。信妲己賜殺太子。而絕先王宗嗣。慈愛盡滅。忠諫遭其炮烙。刑君臣大義已無。陛下三綱污蔑。人道俱乖。罪符夏桀。有忝爲君。自古無道之君。未有過此者。臣不避斧鉞之誅。獻逆耳之言。願陛下速賜妲己自盡於宮闈。伸皇后太子屈死之冤。斬讒臣於黨街。謝忠臣義士。慘刑酷死之苦。人民仰服。文武歡心。朝綱整飭。宮內肅靜。陛下坐享太平。安康萬載。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臨啓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疏以聞。

紂王看完表章大怒。將本批得粉碎。傳旨命當駕官將這老匹夫拿出午門。用金瓜擊死。兩邊當駕官欲待上前。商容站至簷前大呼曰。誰敢拿我。我乃三世之股肱。託孤之大臣。商容手指紂王大罵曰。昏君。你心迷酒色。荒亂國政。猶不思先王克勤克儉。聿修厥德。乃受天明命。今昏君不敬上天。乘厥先宗社。謂惡不足畏。謂敬不足爲。異日身弑國亡。有辱先王。且皇后乃元配天下國母。未聞有失德。呢比妲己慘刑毒死。夫綱已失。殿下無辜。信讒殺戮。今飄刮無蹤。阻忠殺諫。炮烙良臣。君道全虧。眼見禍亂將興。災異疊見。不久宗廟邱墟。社稷易主。可惜先王櫛風沐雨。遺爲子孫萬世之基。成湯錦繡之天下。被你這昏君斷送了。個乾乾淨淨的。你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見你之先王哉。紂王拍案大罵。快拿匹夫擊頂。商容大喝左右。吾死不惜。帝乙先君老臣。今日有負社稷。不能匡救於君。實愧見先王耳。你這昏君。天下只在數載之間。一旦失與他人。商容望後一閃。一頭撞倒龍盤石柱上面。可憐七十五歲老臣。今日盡忠。腦漿噴出。血染衣襟。一世忠臣。半生孝子。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後人有詩弔之。〔速馬朝歌見紂王。九間殿下盡忠良。罵君不怕身軀碎。吐主何愁劍下亡。炮烙豈辭心似鐵。忠言直諫意如鋼。今早撞死金塔下。留得芳名萬古香。〕話說衆臣見商容撞死塔下面。面相覷。紂王猶怒聲不息。分付奉御官將這老匹夫尸骸拋去都城外。毋得掩埋。左右將商容尸骸扛去城外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燕山此際瑞烟籠，雷起東南助曉風。霹靂聲中驚蝶夢，電光影裏發塵蒙。三分有二開岐業，百子名全應鄠鄠。卜世卜年龍虎將，興周滅紂建奇功。

說話衆官見商容撞死紂王大怒，俱未及言語，只見大夫趙啓見商容皓首死於非命，又命拋尸，心下甚是不平，不覺豎目揚眉，忍納不住，出班大叫：「臣趙啓不敢有負先王，今日殿前以死報國，得與商丞相同遊地下足矣。」指紂王罵曰：「無道昏君，絕首相，退忠良，諸侯失望，寵姐已信讒佞，社稷摧頽，我且歷數昏君的積惡。皇后遭枉酷死，自立姐已爲正宮，追殺太子，使無蹤跡，國無根本，不久邱墟。昏君昏君，你不義誅妻，不慈殺子，不道治國不德殺大臣，不明近邪佞，不正貪酒色，不智壞三綱，不恥敗五常，昏君人倫道德一字全無，枉爲人君。空坐帝座，有辱成湯，死有餘愧。紂王大怒，切齒拍案，大罵匹夫，焉敢侮君，罵主傳旨，將這逆賊速拿炮烙趙啓曰：「我死不足惜，止留忠孝於人間，豈似你這昏君，斷送江山，污名萬載。」紂王氣沖牛斗，兩邊將炮烙燒紅，把趙啓剝去冠冕，將鐵索裹身，只烙的筋斷皮焦，骨化烟飛。九間殿烟飛人臭，衆官員鉗口傷情，紂王看此慘刑，其心方遂，傳旨駕回。有詩爲證：「炮烙當庭設火威，乘勢熱四肢未抱時，一炬先摧烈，須臾化骨筋，頃刻成膏血，要知紂山河，隨此烟燼滅。」九間殿又炮烙大臣，百官膽顫魂飛不表，且說紂王回宮，姐已接駕，紂王攜手相挽，並坐龍墩之上，王曰：「今日商容撞死趙啓，朕被這兩個匹夫辱罵不堪，這樣慘刑，百官俱還不怕，畢竟還再想奇法，治此倔強之輩。」姐已對曰：「容妾再想。」王曰：「美人地位已定，朝內百官也不敢諫阻，朕所慮東伯侯姜桓楚，知他女兒慘死，領兵反叛，搆引諸侯，殺至朝歌，聞仲北海未回，如之奈何？」姐已曰：「妾乃女流，識見有限，望陛下即召費仲商議，必有奇謀。」可安天下。王曰：「御妻之言有理，即傳旨宣費仲。」不一時，費仲至宮拜見，紂王曰：「姜后已亡，朕恐姜桓楚聞知，領兵反亂，東方恐不得安甯，卿有何策可定太平？」費仲跪而奏曰：「姜后已亡，殿下又失，商容撞死趙啓，炮烙文武各有怨言，只恐內傳昔信，搆惹姜桓楚兵來，必生禍亂。陛下不若暗傳四道旨意，把四鎮大諸侯，誑進都城，梟首號令，斬草除根，那八百鎮諸侯，知四臣已故，如蛟龍失首，猛虎無牙，斷不敢猖獗。天下可保安甯，不知聖意如何？」紂王聞言大悅，卿真乃蓋世奇才，果有安邦之策，不負

蘇皇后之所薦費仲退出宮中。紂王暗發詔旨四道，點四名使命官，往四處去詔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不提。且說那一名官，逕往西岐前來，一路上風塵滾滾，芳草悽悽，穿州過府，旅店村莊，相是朝冠紫陌，暮踏紅塵，不一日，過了西岐山七十里，進了都城，使命觀看城內光景，民豐物阜，市井安閒，做買賣和顏悅色，來往行人，謙讓尊卑。使命嘆曰：聞得姬伯仁德，果然風景雍和，真是唐虞之世。使命至金庭館驛下馬，次日，西伯侯姬昌設殿聚文武講論治國安民之道，端門官報道旨意下。姬伯帶領文武接天子旨，使命到殿，跪聽開讀。詔曰：北海猖獗大肆兇頑，生民塗炭，文武莫知所措，朕其憂心，內無輔弼，外欠協和，特詔爾四大諸侯，至朝共襄國政，戡定禍亂。詔書到日，爾西伯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懷，毋得羈延，致朕佇望，俟功成之日，進爵加封，廣開茅土，謹欽來命。朕不食言。汝其欽哉。特詔。姬昌拜詔畢，設筵款待天使，次日，整備金銀表禮，齋送天使。姬昌曰：天使大人，只在朝歌會齊，姬昌收拾就行，使命官告辭作謝而去，不提。且言姬昌坐端明殿，對上大夫散宜生曰：孤此去，內事託與大夫，外事託與南宮适，辛甲隨使人宣伯邑考，至分付曰：昨日天使宣召，我起一易課，此去多凶少吉，縱不致損身，該有七年大難，你在西岐，須是守法，不可改變國政，一循舊章，兄弟和睦，君臣相安，毋得任一己之私，便一身之好，凡有作為，惟老成是謀。西岐之民，無妻者，給與金銀而娶，貧而愆期，未嫁者，給與金銀而嫁，孤寒無依者，當月給口糧，毋使欠缺。待孤七載之後，災滿自然榮歸，你切不可差人來接我，此是至囑。至囑不可有忘。伯邑考聽父此言，跪而言曰：父王既有七載之難，子當代往。父王不可親去。姬昌曰：我兒，君子見難，豈不知迴避？但天數已定，斷不可逃，徒自多事。你等專心守父囑，諸言，即是大孝，何必乃爾。姬昌退至後宮，來見母親太姜，行禮畢，太姜曰：我兒，為母與你演先天數，你有七年災難。姬昌跪下答曰：今日天子詔至，孩兒隨演先天數，內有不祥七載罪愆，不能絕命，方纔內事外事，俱託文武國政，付與伯邑考。孩兒特進宮來，辭別母親，明日欲往朝歌。太姜曰：我兒此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姬昌曰：謹如母訓，隨出內宮，與元妃太妃作別。西伯侯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長曰伯邑考，次子姬發，即武王天子也。周有三母，乃昌之母，太姜，昌之元妃，太姬，武王之元配太姬，故周有三母，俱是大賢聖母。姬昌次日，打點往朝歌，慮行色，帶領從人五十名，只見合朝文武上大夫散宜生、大將軍南宮适、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辛、甲、辛免、太顛、閎夭、四賢八俊，與世子伯邑考、姬發、領衆軍民人等，至十里長亭，餞別。擺九龍御席，百官與世子把盞，姬昌

曰：今與諸卿一別。七載之後，君臣又會矣。姬昌以手指邑，考曰：我兒，只你弟兄和睦，孤亦無慮。飲罷數杯，姬昌上馬。父子君臣洒淚而別。西伯那一日，上路走七十餘里，過了岐山一路行來，夜住曉行，也非一日。那一日，行至燕山。姬伯在馬上曰：叫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咫尺間必有大雨來了。跟隨人正議論曰：青天朗朗，雲翳全無，赤月流光，雨從何來。說話未了，只見雲霧齊生，姬昌打馬叫：速進茂林避雨。衆人方進得林來，但見好雨。雲長東南霧起，西北雲時間狂風生冷氣，須臾內雨氣可侵入。初起時微微細雨，次後來密密層層，滋禾潤稼，花枝上斜掛玉玲瓏，壯地肥田，草梢尖亂滴珍珠滾，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練水，遍地草澆鴨頂綠，滿山石洗佛頭青。推塌錦江化四海，倒扳天河往下傾。話說文王往茂林之內避雨，只見滂沱大雨，一似瓢潑盆傾，下有半個時辰。文王分付衆人仔細些，雷來了，跟隨衆人大家說：老爺分付雷來了，仔細些，話猶未了，一聲響亮，霹靂交加，震動山河，天地崩倒，華嶽高山，衆人大驚失色，都擠緊在一處，須臾雲散雨收，日色當空，衆人方出得林子來。文王在馬上，渾身雨濕，嘆曰：雷過生光，將星出現。左右的與我把將星尋來。衆人冷笑不止，將星是誰？那裏去找尋？然而不敢違命，只得四下裏去尋覓。衆人正尋之間，只聽得古墓旁邊像一孩子哭泣聲響，衆人忙向前一看，果是個孩子。衆人曰：想此古墓，焉得有這孩兒？必然古怪，想是將星，就將這嬰兒抱來，獻與千歲看何如？衆人果將這孩兒抱來，遞與文王。文王看見好個孩子，面如桃蕊，眼有光華，文王大喜，想我該有百子，今止有九十九子，適纔之數，該得此兒，正成百子之兆，真是美事。命左右將此兒送往前村權養，待孤七載回來，帶往西岐。久後此子福分不淺。文王縱馬前行，登山過嶺，趕往燕山，注前行走，不過二十里，只見一道人丰姿清秀，相貌稀奇，道家風味，異常寬袍大袖，那道人，有飄然出世之表，向馬打稽首曰：君侯，貧道稽首了。文王慌忙下馬，答禮言曰：不才姬昌失禮了，請問道者爲何到此？那座名山，甚麼洞府，今見不才，有何見諭，願聞其詳。那道人答曰：貧道是終南山玉柱洞鍊氣士雲中子，是也。方纔雨過雷鳴，將星出現，貧道不辭千里而來，尋訪將星，今觀尊顏，貧道幸甚。文王聽罷，命左右抱過此兒，付與道人。道人接過看曰：將星，你這時候纔出現。雲中子曰：賢侯，貧道今將此兒帶上終南，以爲徒弟。俟賢侯回日，奉與賢侯。不知賢侯意下如何。文王曰：帶去不妨，只是久後相會，以何名爲證。道人曰：雷過現身，後會時以雷震爲名，便了。文王曰：不才領教，請了雲中子抱雷震子回終南而去。若要相會，七年後西伯有難，雷震子下山重會。此是後話。表過。



不提。且說文王一路無詞，進五關，過渾池縣，渡黃河，過孟津，進朝歌，來至金亭館驛。館驛中先到了三路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三位諸侯。在驛中飲酒，左右來報：西伯侯到了。三位迎接，姜桓楚曰：「姬伯侯爲何來遲？」文王曰：「因路遠，故此來遲，得罪了。」四人行禮已畢，復添一席，傳杯獻酒，行數巡。文王問曰：「三位賢伯，天子有何緊急事，詔我四臣到此？」我想有甚麼大事，情都城內有武成王黃飛虎，是天子棟梁，治國有方，亞相比于能調和鼎鼐，治民有法，尙有何事，宣詔我等四人飲酒半酣，只見南伯侯鄂崇禹平時知道崇侯虎有養綠鬚刺，結黨費仲、尤渾，蠱惑聖聰，廣施土木，勞民傷財，那肯爲國爲民，只知賄賂於己。此時酒已多了，偶然想起從前事來，鄂崇禹乃曰：「美賢伯、姬賢伯，不才有一言奉啓。崇賢伯、崇侯虎、奚容答曰：「賢伯有甚事見教，不才不敢不領命。」鄂崇禹曰：「天下諸侯首領，是我等四人，開賢伯過惡多端，全無大臣體面，剝民利己，專與費仲、尤渾往來，督工監造摘星樓，開得你三丁抽二，有錢者買閤在家，無錢者重役苦累，你受私愛財，苦殺萬民，自專征伐，狐假虎威，行似貪狼，心如餓虎。朝歌城內軍民人等，不敢正視千門切齒，萬戶銜冤。賢伯常言道：『得好禍由惡作，福自德生。』從此改過，切不可爲。就把崇侯虎說得滿面烟生，口內火出，大叫道：『鄂崇禹，你出言狂妄，我和你俱是一樣大臣，你爲何席前這等凌辱我？你有何能，敢當面以謔言污蔑我？』看官崇侯虎倚費仲、尤渾內裏有人，欲酒席上要與鄂崇禹相爭起來，只見文王指崇侯虎曰：「崇賢伯、鄂賢伯，勸你俱是好言，你怎這等橫暴？難道我等在此，你好毀打鄂賢伯？若鄂賢伯這番言語，也不過是愛公忠告之道。若有此事，痛加改過，若無此事，更自加勉。則鄂伯之言，句句良言，語語金石。今公不知自責，反怪直諫，非禮也。」崇侯虎聽文王之言，不敢動手，不隄防被鄂崇禹一酒壺劈面打來，正打崇侯虎臉上。崇侯虎探身來抓鄂崇禹，又被姜桓楚架開，大喝道：「大臣廝打體面，何在？」崇賢伯夜深了，你睡罷。崇侯虎忍氣吞聲，自去睡了。有詩爲證：「館驛傳杯講短長，奸臣設計害忠良。刀兵自此紛紛起，播亂朝歌萬姓殃。」且言三位諸侯久不會會，重盤一席，三人共飲，將至二更時分，內中有一驛卒，見三位大臣飲酒，點頭歎曰：「千歲千歲，你們今夜傳杯獻會飲，只怕明日鮮紅染市曹，更深夜靜，人言甚是明白。文王明明聽見這樣言語，便問甚麼人說話，叫過來左右侍酒人等，俱在兩傍，只得俱過來，齊齊跪倒。西伯問曰：「方纔傳言，今夜傳杯獻會飲，明日鮮紅染市曹，衆人答曰：「不曾說此言語，只見姜鄂二侯，也不會聽見。」西伯曰：「句句分明，怎言不曾說？」叫家將進來，拿出去斬了。那驛卒聽得，離肯

將生替死，只得擠出這人衆。人齊叫千歲爺，不干小事是姚福親口說出，姬伯聽罷叫住了衆人，一起去叫姚福問曰：「你爲何出此言語？實說有賞，假誑有罪。」姚福道：「是非只爲多開口，千歲爺在上，這一件是機密事，小的是使命官家下的人，因姜皇后屈死西宮，二殿下大風刮去，天子信姐已娘娘，暗傳聖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一概斬首。今夜小人不忍，不覺說出此言。」姜桓楚聽罷，忙問曰：「姜娘娘爲何屈死西宮？」姚福話已露了，收不住言語，只得從頭訴說。紂王無道，殺子誅妻，自立妲己爲正宮，細細訴說一遍。姜皇后乃桓楚之女，死心下如何不痛，身似刀割，意如油煎，大叫一聲，跌倒在地。文王命人扶起，桓楚痛哭曰：「我兒剜目，炮烙雙手，自古及今，那有此事？」西伯勸曰：「皇后受屈，殿下無縱，人死不能復生，今夜我等各具奏章，明早見君，犯顏力諫，必分清白，以正人倫。」桓楚哭而言曰：「姜門不幸，怎敢勞動列位賢伯上言。」我姜桓楚獨自面君，辯明冤枉。文王曰：「賢伯另自一本，我三人各具本章。」姜桓楚兩淚千行，一夜修本不提。且說奸臣費仲、知四位大臣在館驛住，奸臣費仲暗進偏殿，見紂王具言四路諸侯俱到了。紂王大喜，准明日升殿。四侯必有奏章，上言阻諫。臣啓奏明日，但四侯上本，陛下不必看本，不分皂白，傳旨拿出午門梟首。此爲上策。王曰：「卿言甚善。」費仲辭王歸宅，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朝，升殿聚集兩班文武，午門官啓駕，四鎮諸侯候旨。王曰：「宣來。」只見四侯伯聽詔，即至殿前。東伯侯、姜桓楚等，高擎牙笏，進禮稱臣。畢，姜桓楚將本章呈上。亞相比干接本。紂王曰：「姜桓楚，你知罪麼？」桓楚奏曰：「臣鎮東魯，嚴肅邊庭，奉法守公，自盡臣節，有何罪可知？」陛下聽讒，寵色不念，元配痛加慘刑，誅子滅倫，自絕宗嗣，信妖妃陰謀忌妒，聽佞臣炮烙忠良，臣既受先王重恩，今觀天顏不避斧鉞，直言具奏，實君負微臣，臣無負於君。望乞見憐，辨明冤枉。生者幸甚，死者幸甚。紂王大怒罵曰：「老逆賊命女弑君，忍心篡位，罪惡如山。今反飾辭強辯，希圖漏網，命武士拿出午門，碎醢其尸，以正國法。」金瓜武士將姜桓楚剝去冠冕，繩纏索綁，姜桓楚罵不絕口，不由分說，推出午門。只見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出王啓、秦陛下、臣等俱有本章。姜桓楚真心爲國，並無謀篡情由，望乞詳察。紂王安心要殺四鎮諸侯，將姬昌等本章放於請案之上，不知姬昌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姜里城囚西伯侯

君虐臣奸國事非。如何信口泄天機。若非丹陛忠心諫。已見藁街血肉飛。

美里七年沾化雨。伏義八卦闡精微。從來世運歸明主。會見岐山日正輝。

話說西伯侯等見天子不看姜桓楚的本章。平白將姜桓楚拿出午門。碎醢其尸。心上大驚。知天子甚是無道。三人俯伏稱臣。奏曰。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股肱。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即殺大臣。是謂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絕矣。乞陛下垂聽。亞相比干將西伯等本展開。紂王只得看本。具疏臣鄂崇禹。姬昌。崇侯虎等。奏為正國正法。退佞除奸。洗明沉冤。以匡不替。復立三綱。內勦狐媚。事臣等聞聖王治天下。務勤實政。不事臺榭。池。親賢。遠奸。不馳驚於遊畋。不沉湎於酒。不淫荒於色。惟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事。允治。以故堯舜不下階。垂拱而天下太平。萬民樂業。今陛下承嗣大統以來。未聞美政。日事怠荒。信讒遠賢。沉湎酒色。姜后賢而有禮。並無失德。竟譴慘刑。妲己穢污宮中。反寵以重位。屈斬太師。有失司天之監。輕醢大臣。而廢國家之股肱。造炮烙。阻忠諫之口。殺幼子。絕慈愛之心。臣等願陛下貶費仲。尤渾。惟君子是親。斬妲己。整肅宮闈。庶幾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終矣。臣等不避斧鉞。冒死上言。懇乞天顏。納臣直諫。速賜施行。天下幸甚。萬民幸甚。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紂王看罷大怒。扯碎表章。拍案大呼曰。將此等逆臣。梟首回旨。武士一齊動手。把三位大臣。綁出午門。紂王命魯雄監斬。速發行刑旨。只見左班中有中諫大夫費仲。尤渾。出班俯伏奏曰。臣有短章。冒瀆天聽。王曰。有何奏章。對曰。臣啓陛下。四臣有罪。觸犯天顏。罪在不赦。但姜桓楚有弑君之惡。鄂崇禹有吐主之愆。姬昌利口侮君。崇侯虎隨衆誣謗。據臣之見。崇侯虎素懷忠直。出力報國。造摘星樓。灌膽披肝。起壽仙宮。夙夜盡瘁。曾竭力公家。分毫無過。崇侯虎不過隨聲附和。實非本心。今不分皂白。玉石俱焚。是有功而與無功同也。人心未必肯服。願陛下赦侯虎。毫末之生。以後將功贖今日之罪。紂王見費仲。尤二臣諫。赦崇侯虎。蓋為費仲二人乃紂王之寵臣。言聽計從。無語不入。王曰。據二卿之言。昔崇侯虎既有功於社稷。朕當不負前勞。叫御官傳旨。特赦崇侯虎。二人謝恩。歸班。旨意傳出。單赦了崇侯虎。殿東頭惱了武成王黃飛虎。執笏出班。有亞相比干。併微子箕子。微子衍。伯夷。叔齊。七人。同出班俯伏。比干奏曰。臣啓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股肱。姜桓楚威鎮東魯。數有戰功。若言弑君。一無可證。安得加以極刑。况姬昌忠心不二。為國為民。實邦家之福。臣道合天地。德配陰陽。仁結諸侯。義施文武。禮治邦家。智服反叛。信達軍民。紀綱肅

靜政事嚴整。君仁臣忠。子孝父慈。兄弟恭君。臣一心不肆。干戈不行。殺伐行人。讓路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四方瞻仰。稱爲西方聖人。鄂嵩禹身任一方重寄。日夜勤勞。王家使一方無警。皆是有功社稷之臣。乞陛下下一併憐而赦之。羣臣不勝感激之至。王曰。姜桓楚謀逆。鄂崇禹。姬昌。董口。鼓惑妄言。詆君俱罪在不赦。諸臣安得妄保。黃飛虎奏曰。姜桓楚。鄂崇禹。皆名重大臣。索無過失。姬昌乃忠良君子。善演先天之數。皆國家梁棟之才。今一旦無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三路諸侯。俱帶甲數十萬。精兵猛將。不謂無人。尙其臣民知其君死非其罪。又何忍其君遭此無辜。倘或機心一聘。恐兵戈擾擾。四方黎庶倒懸。况開太師遠征北海。今又內起禍胎。國祚何安。願陛下憐而赦之。國家幸甚。紂王聞奏。又見七王力諫。乃曰。姬昌。朕亦素聞忠良。但不該隨聲附和。本宜重處。孤看諸卿所奏。赦免。但恐他日歸國有變。卿等不得辭其責矣。姜桓楚。鄂崇禹。謀逆不赦。速正典刑。諸卿再無得瀆奏。旨意傳出。赦免姬昌。天子命奉御官。速崔行刑。將姜桓楚。鄂崇禹。以正國法。只見左班中有上大夫。膠鬲。楊任等六位大臣。進禮稱臣。臣有奏章。可安天下。紂王曰。卿等又有何奏章。楊任奏曰。四臣有罪。天赦姬昌。乃七王爲國爲賢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稱臣之首。桓楚任重功高。素無失德。謀逆無證。豈得妄誣。崇禹性鹵不屈。直諫聖聰。無虛無謬。臣聞君明則臣直。直諫君過者。忠臣也。阿諛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觀國事艱難。不得不繁言瀆奏。願陛下憐二臣無辜。赦還本國。遣歸各地。使君臣喜樂於堯天。萬姓謳歌於化日。臣民念陛下寬洪大度。納諫如流。始終不負。臣子爲國爲民之本心。耳臣等不勝感激之至。王怒曰。亂臣造逆。惡黨聾舌。桓楚弑君。醜尸不足。以盡其辜。崇禹誘君。梟首正當。其罪衆臣強諫。別比欺君。污讎法紀。如再阻言者。卽與二逆臣同罪。隨傳旨。速正典刑。楊任等見天子怒色。莫敢誰何。也是合該二臣命絕。旨意出。鄂崇禹梟首。姜桓楚將巨釘釘其手足。亂刀碎剗。名曰醜尸。監斬官魯雄回旨。紂王駕回宮闕。姬昌拜謝七位殿下。泣而訴曰。姜桓楚無辜。慘死。鄂崇禹忠諫。喪身。東南兩地。自此無甯日矣。衆人各慘然淚下。曰。且將二侯收尸。埋葬淺土。以俟事定。再作區處。有詩爲證。一忠告徒勞。諫諍名。逆鱗難犯。莫輕撻。醜尸桓楚身遭慘。斷頸崇禹命已傾。兩國君臣空望眼。七年美里屈孤貞。上天有意傾人國。致使紛紛禍亂生。不提二侯家將星夜逃回。報與二侯之子去了。且說。紂王次日昇顯慶殿。有亞相比于具奏。收二臣之尸。放姬昌歸國。大子准奏。比于領旨出朝。傍有費仲諫曰。姬昌外若忠誠。內懷奸詐。以利口而惑衆。臣面是心非。終非良善。恐放姬昌歸國。反搆東魯。

姜文煥南都鄂順與兵擾亂天下。軍有持戈之病，將有披甲之艱。百姓驚慌，都城擾攘。誠所謂縱龍入海，放虎歸山。必生後悔。王曰：詔赦已出，衆臣皆知。豈有出爾反爾之理？費仲奏曰：臣有一計，可除姬昌。王曰：計將安出？費仲對曰：既赦姬昌，必拜闕方歸。故士百官也要與姬昌餞行。臣去探其虛實。若昌果有真心爲國，陛下赦之。若有欺誑，卽斬其首。以除後患。王曰：卿言是也。且說比干出朝，逕至館驛來看西伯。左右通報，西伯出門迎接，敘禮坐下。比干曰：才今日便殿見駕，奏王爲收二侯之尸，釋君侯歸國。西伯拜謝曰：老殿下厚德，姬昌何日能報再造之恩？比干復前執手低言曰：國內已無綱紀，今無故而殺大臣，定非吉兆。賢侯明日拜闕，宜早行，遲則恐奸佞忌刻。又生他變。至闕，西伯起身謝曰：丞相之言，真如金石。盛德豈敢有忘。次日早臨午門，望闕拜辭。謝恩。西伯隨帶家將，竟出西門。來到十里長亭。百官欽敬，武成王黃飛虎、微子箕子比干等俱在此伺候多時。西伯下馬，黃飛虎與微子慰勞曰：今日賢侯歸國，不才等具有水酒一杯，一來爲君侯榮餞，且有一言奉瀆。西伯曰：願聞。微子曰：雖然天子有負賢侯，望乞念先君之德，不可有失臣節。妄生異端，則不才輩幸甚。萬民幸甚。西伯頓首謝曰：感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昌雖沒齒，不能報天子之德。豈敢有他意哉？百官執杯把盞，西伯盞大有百杯之飲。正所謂知己到來言不盡，彼此更覺綢繆。一時便不能捨。正歡飲之間，只見費仲尤渾乘馬而來，自具酒席也來與西伯餞別。百官一見費尤二人至，便有幾分不悅。個個抽身。西伯謝曰：二位大夫，我有何能，荷蒙遠餞？費仲曰：聞賢侯榮歸，卑職特來餞別。有事來遲，望乞恕罪。西伯乃仁德君子，待人心實，那有虛意。一見二人殷勤，便自喜悅。然百官畏此二人，俱先散了。只他三人把盞，酒過數巡。費尤二人曰：取大杯來。二人滿斟一杯，奉與西伯。姬昌接酒欠身謝曰：多承大德。何日銜環一飲而盡？西伯量，大不覺連飲數杯。費仲曰：請問賢侯，仲常聞賢侯能演先天數，其應果否無差？西伯答曰：陰陽之理自有定數，豈得無準？但人能反此以作善趨避之，亦能逃越。仲復問曰：若當今天子所爲皆錯亂，不識將來究竟可預聞乎？此時西伯酒已交酣，却忘記此二人來意。一聽得問天子休咎，便蹙頰歎曰：國家氣數黯然，只此一傳，而絕不能善其終。今天子所爲如此，是速其敗也。臣子安忍言之哉？西伯歎畢，不覺淒然。仲又問曰：爲數應在何年？西伯曰：不過四七年間。戊午歲中甲子無已，費尤二人俱咨嗟長嘆。復以酒酬西伯。少頃，二人又問曰：不才二人亦求賢侯一數，看我等終身何如？西伯原是賢人君子，那知虛僞，卽袖演一數，便沉吟良久曰：此數甚奇，甚怪。費

尤二人笑問曰：何如不才二人數內，有甚奇怪？答曰：人之死生，雖有定數，或癱瘓膨脹，百般雜症，或五刑水火，繩繯鉄撲，非命而已。不似二位大夫，死得蹊蹊蹺蹺，古怪怪費尤二人笑問曰：畢竟何如？死於何地？答曰：將來不知何故，被雪冰凍身，凍在冰內而絕。後來姜子牙冰凍岐山，拿魯雄捉此二人，祭封神台，此是後事。表過不提，二人聽罷，含笑曰：生有時辰，死有地也，自由他。三人復又暢飲，費尤二人乃乘機誘之曰：不知賢侯平日，可曾演得自己究竟如何？西伯曰：平昔我也曾演過。費仲曰：賢侯禍福何如？答曰：不才還討得個善終正寢，費尤二人復虛言慶慰曰：賢侯自是福壽雙全。西伯謙謝。三人又飲數盃，費尤二人曰：不才朝中有事，不敢久羈賢侯前途，保重。各人分別。費尤二人在馬上罵曰：這老畜生，自己死在目前，反言善終正寢，我等反寒冰凍死，分明罵我等。這樣可惡。正言語間，已至午門下馬，便殿朝見天子。王問曰：姬昌可曾說什麼？二臣奏曰：姬昌怨望亂言，辱君罪在大不敬。紂王大怒曰：這匹夫，朕赦汝歸國，倒不感德，反行侮辱，可惡。他以何言辱朕？二人復奏曰：他曾演數言國家只此一傳而絕，所延不過四七之年。又道陛下不能善終，紂王怒罵曰：你不問這老匹夫，死得如何？費仲曰：臣二人也問他，他道善終正寢，大抵姬昌乃利口妄言，惑人耳目。今他之生死，出於陛下，尙然不知，還自己說善終，這不是自家哄自家。即臣二人叫他演數，他言臣二人凍死冰中，只臣莫說，託陛下福蔭，即係小民也。無凍死冰中之理，即此皆係荒唐之說。虛謬之言，感世誣民，莫此爲甚。陛下速賜施行。王曰：傳朕旨，命晁田趕去拿來。即時梟首，號令都城，以戒妖言。晁田得旨，追趕不表。且說西伯上馬，自覺酒後失言，忙令家將速離此間，恐後有變，衆皆催動，迺而行。西伯在馬上自思：吾演數中七年災運，爲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間失言，致有是非，這定然惹起事來。正遲疑間，只見一騎如飛趕來，及到而前，乃是晁田也。晁田大呼曰：西伯天子有旨，請回。西伯曰：晁將軍，我已知道了。西伯乃對衆家將曰：吾今災至難逃，你們速回。我七載後自然平安歸國，着伯邑考上順母命，下和弟兄，不可更西岐規矩，再無他說。你們去罷。衆人洒淚回西岐去了。西伯同晁田回朝歌來，有詩爲證：「十里長亭餞酒卮，只因直語欠委蛇。若非天數羈羈里，焉得姬侯續伏羲。」話說西伯同晁田往午門來，就有報馬飛報黃飛虎、飛虎大驚，沉思爲何去而復返，莫非費尤兩個奸逆坐害西伯。令周紀快請各位老殿下，速至午門。周紀去請黃飛虎，隨上坐騎，急急來到午門。時西伯已在午門候旨。飛虎忙問曰：賢侯去而復返者何也？西伯曰：聖上召回，不知何事，却說晁田見駕，同旨紂王大怒，叫速召

來。西伯至丹墀，俯伏奏曰：「荷蒙聖恩，釋臣歸國。今復召臣回，不知聖意何故？」王大罵曰：「老匹夫，釋你歸國，不思報效，君恩而反侮辱天子，尚有何說？」西伯奏曰：「臣雖至愚，上知有天下，知有地，中知有君，生身知有父母，訓教知有師長。天地君親師，五字臣時刻不敢有忘，怎敢侮辱陛下，自取其死？」王怒曰：「你還在此巧言強辯，你演甚麼先天數，侮罵朕躬，罪在不赦。」西伯曰：「先天神農伏羲演成八卦，定人事知吉凶，休咎非臣故捏，臣不過據數而言，豈敢忘議是非？」王曰：「你試演朕一數，看天下如何？」西伯曰：「前演陛下之數不吉，故對費仲、尤渾二大夫言，即曰不吉，並未曾言甚麼是非。臣妄敢妄議，紂王起身大呼曰：『你道朕不能善終，你自誇壽終正寢，非侮君而何？』此正是妖言惑衆，以後必爲禍亂。朕先教你先天數不驗，不能善終，傳旨將姬昌拿出午門，梟首以正國法。左右纔待上前，只見殿外有人大呼曰：『陛下，姬昌不可斬。』臣等有諫章，紂王急視，見黃飛虎、微子等七位大臣進殿俯伏奏曰：『陛下天赦姬昌，還國。』臣民仰德如山，且其先天數乃是伏羲先聖所演，非姬昌捏造。若是不準，亦是據數推詳。若是果準無差，亦是直言君子，不是狡詐小人。陛下亦可赦其小過。」王曰：「騁自己之妖術，謗主君以不堪，豈得赦其無罪？」比干奏曰：「臣等非是爲他實爲國也。今陛下斬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姬昌素有令名，爲諸侯瞻仰，軍民欽服。且其先天數據理直推，非是妄捏。如果聖上不信，可命姬昌演目下凶吉。如准可赦其生，如不準，即坐以捏造妖言之罪。」紂王見大臣力諫，只得准奏。命西伯演目下吉凶，西伯取金錢一晃，大驚曰：「陛下明日太廟火災，速將宗社神主請開，恐毀社稷根本。」王曰：「數演明日應在何時？」昌曰：「應在午時。」王曰：「既如此，且將姬昌發下囹圄，以候明日之驗。」衆官同出午門。西伯感謝七位殿下黃飛虎曰：「賢侯明日顛危，必須斟酌。」西伯曰：「且看天數何如。」衆官散能不提。且言紂王謂費仲曰：「姬昌言明日太廟火災，若應其言，如之奈何？」尤渾奏曰：「傳旨明日令看守太廟宮官仔細防閑，亦不必焚香，其火從何而至。」王曰：「此言極善。」天子回宮，費尤二人也出朝不表。且言次日武成王黃飛虎約七位殿下，俱在王府候午時火災之事。命陰陽官報時刻，陰陽官報稟上衆老爺。正當午時了，衆官不見太廟火起，正在驚慌之際，只聽半空中霹靂一聲，山河震動，忽見陰陽官來報稟上衆老爺。太廟火起，比干嘆曰：「太廟災異，成湯天下必不久矣。」衆人齊出王府看火，好火，但見：「此火本原生於石內，其實有威，有雄，坐居離地東南位，勢轉丹砂九鼎中。此火乃燧人氏出世，刻木鑽金，旋坤轉乾八卦內，只他有威，五行中獨他無情。朝生東南，照萬物之光輝，暮落西北，爲一世之混沌。火起處，滑喇喇。」

喇閃電飛騰。烟發時。黑沉沉遮天蔽日。看高低有百萬雷聲。聽遠近發三千火炮。黑烟鋪地。百忙裏走萬道金蛇。紅焰冲空。霎時間有千團火塊。狂風助力。金門朱戶一時休。惡火飛來。碧瓦雕簷。指過火起千條。焰星洒滿天。紅都城。齊吶喊。轟動萬民驚。數演先天莫浪猜。成湯宗廟盡成灰。老天已定興衰事。算不由人枉自謀。話說紂王在龍德殿正聚文武商議時。只見奉御官來奏。果然午時太廟火起。只嚇得天子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兩個奸臣肝膽盡裂。西伯真聖人也。紂王曰。姬昌之數。今果有應驗。大夫如何處之。費尤二臣奏曰。雖然姬昌之數。偶驗適逢其時。豈得驟赦歸國。陛下恐衆大臣有所阻諫。只赦放姬昌。須如此如此。天下可安強臣無慮。此四海生民之福也。王曰。卿言甚善。言未畢。微子比干。黃飛虎等朝見畢。比干奏曰。今日太廟火災。姬昌之數。果驗。望陛下赦昌直言之罪。王曰。昌數果應。赦其死罪。不赦歸國。暫居姜里。待後國事安甯。方許歸國。比干等謝恩而出。俱至午門。比干對昌言曰。爲賢侯特奏天子。准赦死罪。不赦歸國。暫居姜里。月餘。賢侯且自忍耐。俟天子轉日回天。自然榮歸故地。姬昌頓首謝曰。今日天子禁昌姜里。何處不是浩蕩之恩。怎敢有違飛虎。又曰。賢侯不過暫居月餘。不才等逢機構會。自然與賢侯力爲挽回。斷不令賢侯久羈此地耳。西伯謝過衆人。隨在午門望闕謝恩。卽同押送官往姜里來。姜里軍民父老。牽羊擔酒。擁道跪迎。父老言曰。姜里今得聖人一顧。萬物生光。歡聲雜地。鼓樂驚天。迎進城廓。押送官嘆曰。聖人心同日月。普照四方。今日觀百姓迎接。姬伯非伯之罪可知。姬昌進了府宅。押送官往都城回旨。不表。且言西伯一至姜里。教化大行。軍民樂業。閒居無事。把伏羲八卦。復推明。變成六十四卦。中分三百八十四爻。象守分安履。全無怨主之心。後人有詩贊曰。七載艱難姜里城。卦爻一一變分明。玄機參透先天祕。萬古留傳大聖名。話說紂王囚禁大臣。全無忌憚。一日。報到元戎府。黃飛虎看報。見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四十萬人馬。兵取遊魂關。又反了南伯侯鄂順。領人馬二十萬。取三山關。天下已反了四百鎮諸侯。黃飛虎嘆曰。二鎮兵起。天下荒荒。生民何日得安。忙發令箭。命將緊守關隘。此話不表。且言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因神仙一千五百年。犯了殺戒。乃年積月累。天下大亂一場。然後復定。一則姜子牙該斬將封神。成湯天下該滅。周室將興。因此玉虛宮住講道教。太乙真人閒坐洞中。只聽得崑崙山玉虛宮白鶴童子。持玉札到山。太乙真人接玉札。玉望虛宮拜罷。白鶴童子曰。姜子牙不久下山。請師叔把靈珠子送下山去。太乙真人曰。我已知道了。白鶴童子回去不表。太乙真人送這一位老爺下山。不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 第十二回

### 陳塘關哪吒出世

六〇

金光洞裏有奇珍，降落塵寰輔至仁。周室已生佳氣色，商家應自減精神。從來泰運多梁棟，自古昌期有劫燐。戊午旬中逢甲子，漫見朝野盡沉淪。

話說陳塘關有一總兵官，姓李名靖，自幼訪道修真，拜西崑崙度厄真人爲師，學成五行遁術，因他道難成，故遣下山輔佐紂王。官至總兵，享受人間之富貴。元配殷氏生有二子，長曰金吒，次曰木吒。殷夫人後又懷孕在身，以及三年零六個月，尙不生產。李靖時常心下憂疑，一日指夫人之腹言曰：「懷孕三載有餘，尙不降生，非妖即怪。」夫人亦煩惱曰：「此孕定非吉兆，教我日夜憂心。」李靖聽說，心下甚是不樂。當晚夜至三更，夫人睡得正濃，夢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身着道服，逕進香房。夫人叱曰：「這道人甚不知理，此乃內室，如何逕進着實可惡。」道人曰：「夫人快接麟兒。」夫人未及答，只見道人將一物往夫人懷中一送。夫人猛然驚醒，駭出一身冷汗，忙喚醒李總兵曰：「適纔夢中如此如此，說了一遍，言未畢時，殷夫人已覺腹中疼痛，靖急起來至前廳坐下，暗想：懷身三年零六個月，今夜如此，莫非降生吉凶尙未可知。」正思慮間，只見兩個侍兒慌忙前來，啓老爺：「夫人生下一個妖精來了。」李靖聽說，急忙來至香房，手執寶劍，只見房裏一團紅氣，滿屋異香，有一個肉毬滴溜溜圓轉如輪。李靖大驚，望肉毬上一劍砍去，劃然有聲，分開肉毬，跳出一個小孩兒來，偏體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着一塊紅綾。金光射目，這位神聖下世，出在陳塘關，乃姜子牙先行官是也。纓珠子化身金鐲，是乾坤圈，紅綾名曰混天綾。此物乃是乾元山鎮金光洞之寶，表過不提。只見李靖砍開肉毬，見一孩兒滿地上跑，李靖駭異，上前一把抱將起來，分明是個好孩子，又不忍作爲妖怪，壞他性命。乃遞與夫人看，彼此恩愛不捨，各各歡喜。却說次日有許多屬官俱來賀喜，李靖剛發放完畢，中軍官來稟啓老爺：「外面有一道人求見。」李靖原是道門，怎敢忘本，忙道：「請來。」軍政官急請道人，道人逕上大廳，朝上對李靖曰：「將軍貧道稽首了。」李靖忙答禮畢，道人上坐，道人不謙，便就坐下。李靖曰：「老師何處名山甚麼洞府，今到此關，有何見諭？」道人曰：「貧道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聞得將軍生了公子，特來賀喜，借令公子一看，不知

尊意如何。李靖聞道人之言，隨喚侍兒抱將出來。侍兒將公子抱將出來，道人接在手看了一看，問曰：「此子落在那個時辰？」李靖答曰：「生在丑時。」道人曰：「不好。」李靖問曰：「此子莫非養不得麼？」道人曰：「非也。此子生於丑時，正犯了一千七百殺戒。又問：此子可曾起名否？」李靖答曰：「不曾。」道人曰：「待貧道與他起個名，就與貧道做個徒弟。弟何如？」李靖答曰：「願拜道長爲師。」道人曰：「將軍有幾位公子？」李靖答曰：「不才有三子。」長曰：「金吒。」拜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爲師。次曰：「木吒。」拜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爲師。老師既要此子爲門下，但憑起一名字，便拜道長爲師。道人曰：「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李靖謝曰：「多承厚德命名。」感謝不盡。喚左右看齋，道人乃辭曰：「這個不必貧道有事，即便回山。着實固辭。」李靖只得送道人出府。那道人別過逕自去了。話說李靖在關上無事，忽聞報天下反了四百諸侯，忙傳令叫把守關隘，操演三軍訓練士卒，謹隄防野馬嶺要地，烏飛兔走，瞬息光陰，暑往寒來，不覺七載。哪吒年方七歲，身長六尺，時逢五月，天氣炎熱，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反了，在遊魂關大戰竇融，因此每日操練三軍，教演士卒，不表。且說三公子哪吒，見天氣暑熱，心中煩燥，來見母親參見畢，站立一旁對母親曰：「孩兒要出關外開玩一會。」稟過母親，方敢前去。殷夫人愛子之心，重便叫我兒，你既要去關外開玩，可帶一名家將領你去，不可貪玩，快去。快來，恐怕你爹爹操練回來。哪吒應道：「孩兒曉得。」哪吒回家將出得關來，正是五月天氣，也是着實炎熱，但見：太陽真火鍊塵埃，綠柳嬌柔欲化灰。行旅異威備舉步，佳人怕熱懶登台。涼亭有暑如烟燎，水閣無風似火埋。漫道荷香來曲院，輕雷細雨始開懷。」話說哪吒回家將出關約行一里之餘，天熱難行，哪吒走得汗流滿面，乃叫家將看前面樹陰之下，可好納涼。家將來到綠柳陰中，只見薰風蕩蕩，煩暑盡解，急忙走回來對哪吒稟曰：「稟公子，前面柳陰之內，甚是清涼，可以避暑。」哪吒聽說，不覺大喜，便走進林內，解開衣帶，舒放襟懷，甚是快樂。猛然的見那壁廂清波滾滾，綠水滔滔，真是兩岸垂楊，風習習崖傍亂石水潺潺。哪吒立起身來，走到河邊，叫家將我方纔走出關來，熱極了一身是汗。如今且在石上洗一個澡。家將曰：「公子仔細，只怕老爺回來，可早些回去。」哪吒曰：「不妨。」脫了衣裳，坐在石上，把七尺混天綾放在水裏蘸水洗澡，不知這河是九灣河，乃東海口上。哪吒將此寶放在水中，把水俱映紅了。擺一擺江河晃動，搖一搖乾坤震撼。那哪吒洗澡，不覺那水晶宮已見得亂響，不說那哪吒洗澡，且說東海敖光在水晶宮坐，只聽得宮門震響，敖光忙喚左右問曰：「地不該震爲何？」殿晃搖傳與巡海夜叉李長君海口是何物作怪。夜叉

到來九灣河一望，見水俱是紅的，光華燦爛。只見一小兒拿紅羅帕蘸水洗澡。夜叉分水大叫曰：「那孩子將甚麼作怪東西把河水映紅，宮殿搖動。」哪吒回頭一看，見水底一物，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手持大斧。哪吒曰：「你那畜生是個甚麼東西也說話。」夜叉大怒，吾奉主公點差巡海，夜叉怎罵我是畜生，分水一躍跳上岸來，望哪吒頂上一斧劈來。哪吒正赤身站立，見夜叉來得勇猛，將身躲過，把右手套出乾坤圈，望空中一舉。此寶原係崑崙山玉虛宮所賜，太乙真人鎮金光洞之物。夜叉那裏經得起，那寶打將下來，正落在夜叉頭上，只打得腦漿迸流，即死於岸上。哪吒笑曰：「把我這乾坤圈都污了，復到石上坐下，洗那圈子。」水晶宮如何經得起此二寶震撼，險些兒把宮殿俱晃倒了。敖光曰：「夜叉去探事未回，怎的這等凶惡。」正說話間，只見龍兵來報，夜叉李長被一孩童打死在陸地。特啓龍君知道，敖光大驚，李長乃靈霄殿御筆差的，誰敢打死敖光，傳令點龍兵待吾親去看。是何人話未了，只見龍王三太子敖丙出來，口稱：「父王爲何大怒。」敖光將李長打死的事說了一遍。三太子曰：「父王請安，孩兒出去拿來便是。」忙調龍兵上了逼水獸，提畫桿戟，巡出水晶宮來，分開水勢，浪如山倒，波濤橫生。平地水長數尺，哪吒起身看着水言曰：「好大水，好大水，只見波浪中現一水獸，獸上坐一人，全裝服色，持戟驍雄。」大叫曰：「是甚人打死我巡海夜叉李長。」哪吒曰：「我敖丙一見問曰：『你是誰人。』」哪吒答曰：「我乃陳塘關李靖第三子，哪吒是也。俺父親鎮守此關，乃一鎮之主。我在此避暑洗澡，與他無干。他來罵我，我打死了他，也無妨。」三太子敖丙大罵曰：「好潑賊，夜叉李長乃天王殿差，你敢大膽將他打死，尚敢撒潑亂言。」太子將畫戟便刺來取哪吒。哪吒手無寸鐵，把頭一低，鑽將過去，少待動手。你何人，通個姓名。我有道理。」敖丙曰：「孤乃東海龍君三太子敖丙是也。」哪吒笑曰：「你原來是敖光之子，你妄自尊大，若惱了我，連你那老泥鰍都拿出來，把皮也剝了他的。」三太子大叫一聲：「氣殺我，好潑賊，這等無禮。」又一戟刺來，哪吒急了，把七尺混天綾望空一展，似火塊千團，往下一裹，將三太子裹下逼水獸來。哪吒搶前一步趕上去，一脚踏敖丙的頸項，提起乾坤圈，照頂門一下，把三太子的元身打出，是一條龍，在地上挺直。哪吒曰：「打出這小龍的本像來了，也能把他的筋抽去做一條龍筋，與俺父親束甲。」哪吒把三太子的筋抽了，巡帶進關來，把家將嚇得渾身骨軟筋酥，腿膝難行，挨到帥府門前。哪吒來見母親，夫人曰：「我兒，你往那裏耍子，便去這半日。」哪吒曰：「關外閒行，不爲來遲。」哪吒說罷，往後園去了。且說李靖操演回來，發放左右自卸衣甲，坐於後堂，憂思紆，王失政，逼反天下四百

諸侯日見生民塗炭。正在那裏煩惱。且說敖光在水晶宮。只聽得龍兵來報說。陳塘關李靖之子哪吒把三太子打死了。連筋都抽去了。敖光聽報大驚曰。吾兒乃興雲步雨。滋生萬物。正神怎說打死了。李靖你在西崑崙學道。吾與你也有一拜之交。你敢縱子爲非。將我兒子打死。這也是百世之冤。怎敢又將我兒子筋都抽了。言之痛心切骨。敖光大怒。恨不能即與其子報仇。隨化一秀士。逕往陳塘關來。至李帥府對門官曰。你與我傳報有故人敖光拜訪軍政官。進內廳稟曰。啓老爺。外有故人敖光拜訪。李靖曰。吾兄一別多年。今日相逢。真是天幸。忙整衣來迎。敖光至大廳。施禮坐下。李靖見敖光一臉怒色。方欲動問。只見敖光曰。李賢弟。你生的好兒子。李靖笑答曰。長兄多年未會。今日奇逢。真是天幸。何故突發此言。若論小弟。止有三子。長曰金吒。次曰木吒。三曰哪吒。俱拜名山道德之士爲師。雖未見好。亦不是無賴之輩。長兄莫要錯見。敖光曰。賢弟。你錯見了。我豈錯見你的兒子。在九灣河洗澡。不知用何法術。將我水晶宮幾乎震倒。我差夜叉來看。便將我夜叉打死。我第三子來看。又將我三太子打死。還把他筋都抽了。敖光說至此。不覺心酸。勃然大怒曰。你還說不曉事。護短的話。李靖忙陪笑答曰。不是我家兄錯怪了我。我長子在九龍山學藝。二子在九宮山學藝。三子七歲。大門不出。從何處做出這等大事來。敖光曰。便是你第三子哪吒打的。李靖曰。真是異事。非常長兄不必性急。待我叫他出來。你看李靖往後堂來。殷夫人問曰。何人在廳上。李靖曰。故友敖光不知何人打死他。三太子說是哪吒打的。如今叫他出去與他認。哪吒今在那裏。殷夫人自思。只今日出門。如何做出這等事來。不敢回言。只說在後園裏面。李靖逕進後園來。叫哪吒在那裏。叫了半個時辰不應。李靖逕走到海棠軒來。見門又關住。李靖在門口大叫。哪吒在裏面聽見。忙開門來見父親。李靖便問我兒。你在此作何事。哪吒對曰。孩兒今日無事。出關至九灣河頑耍。偶因炎熱。下水洗個澡。詎料有個夜叉李良。孩兒不惹他。他百般罵我。還拿斧來劈我。是孩兒一圈打死了。不知又有一個甚麼三太子。叫甚敖。丙持畫戟來。被我混天綾裹他上岸。一脚踏住頸項。也是一圈不意打出一條龍來。孩兒想龍筋最貴重。因此上抽了他的筋來。在此打一條龍筋帶。與父親束甲。就把李靖只嚇得張口如癡。結舌不語。半晌大叫曰。好冤家。你惹下無涯之禍。你快出去見你伯父。自回他話。哪吒曰。父親放心。不知者不坐罪。筋又不曾動他的。他要原物在此。待孩兒見他去。哪吒急走來至大廳上。前施禮。口稱伯父。小姪不知一時失錯。望伯父恕罪。原筋交付明白。分毫未動。敖光見物傷情。對李靖曰。你生出這等惡

子。你適纔還說我錯了。今他自己供認。只你意上可過得去。况吾子乃正神也。夜叉李良亦係御筆點差。豈得你父子無故擅行打死我明日。奏上玉帝。問你的師父。要你赦光。逕揚袖去了。李靖頓足放聲大哭。這禍不小。夫人聽見前廳悲哭。忙問左右侍兒。侍兒回報曰。今日三公子。因遊玩打死龍王三太子。適纔龍王與老爺折辨。明日要奏准天庭。不知老爺爲何啼哭。夫人着忙。急至前廳。來見李靖。李靖見夫人來。忙止淚言曰。我李靖求仙未成。誰知你生下這樣好兒子。惹此滅門之禍。龍王乃施雨正神。他妄行殺害。明日玉帝准奏施行。我和你多則三日。少則兩日。俱爲刀下之鬼。說罷又哭。情甚慘切。夫人亦淚如雨下。指哪吒而言曰。我懷你三年。零六個月。方纔生你。不知受了多少辛苦。誰知你是滅門絕戶之禍根也。哪吒見父母哭泣。立身不安。雙膝跪下言曰。爹爹母親孩兒今日說了罷。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此寶皆係師父所賜。料赦光怎的敵得我。我如今往乾元山上。問我師尊。定有主意。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當。豈敢連累父母。哪吒出了府門。抓一把土。望空一洒。寂然無影。此是生來根本。駕土遁往乾元山來。有詩爲證。乾元山上叩吾生。訴說赦光東海情。寶德門前施法力。方知仙術不虛名。話說哪吒駕土遁來。至乾元山金光洞候師法旨。金霞童兒忙啓師父。師兄候法旨。太乙真人曰。着他進來。金霞童子至洞門對哪吒曰。師父命你進去。哪吒至碧遊床。倒身下拜。真人問曰。你不在陳塘關到此。有何話說。哪吒曰。啓老師。蒙恩降生陳塘。今已七載。昨日偶到九灣河洗澡。不意赦光子。將惡語傷人。弟子一時怒發。將他傷了性命。今赦光欲奏天庭。父母驚慌。弟子心甚不安。無門可救。只得上山懇求老師。赦弟子無知之罪。望祈垂教。真人自思曰。雖然哪吒無知。誤傷赦光。這是天數。今赦光雖是龍中之王。只是步雨興雲。然上天垂象。豈得推爲不知。以此一小事。干瀆天庭。真是不諳事體。忙叫哪吒過來。你把衣裳解開。真人以手指在哪吒前胸。畫了一道符籙。分付哪吒。你到寶德門如此。此事完後。你回到陳塘關。與你父母說。若有事。還有師父。決不干礙父母。你去罷。哪吒離了乾元山。逕往寶德門來。正是天官異景。非凡像。紫霧紅雲罩碧空。但見上天大不相同。初登上界。怎見天堂。金光萬道吐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寶鼎妝成。兩邊有四根大柱。柱上盤繞的是。與雲布霧赤鬚龍。正中有二座玉橋。橋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頂鳳。明霞燦爛映天光。碧霧朦朧遮斗日。天上有三十三座仙宮。遺雲宮。昆波宮。紫霄宮。太陽宮。太陰宮。化樂宮。一宮宮脊吞金獬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

朝會殿。凌虛殿。寶光殿。聚仙殿。傳奏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壽星臺。福星臺。福星臺。臺下有千千年不卸奇花。鍊丹爐。八卦爐。水火爐。爐中有萬萬載常青秀草。朝聖殿中絳紗衣。金霞燦爛。彤廷塔下芙蓉冠。金碧輝煌。靈霄寶殿。金龍攬玉戶。集聖樓前彩鳳舞。珠門複道迴廊。處處玲瓏剔透。三簷四簇層層。龍鳳翱翔。上面有紫巍巍。明晃晃。門丟丟。光灼灼。亮錚錚的。葫蘆頂。左右是緊簇簇。密層層。響叮叮。滴溜溜。明朗朗的。玉佩聲。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稀金闕。銀宮並紫府。奇花異草滿瑤天。朝王玉兔墮邊過。參聖金烏着低飛。若人有福來。天境不墮人間。免污泥。哪吒到了寶德門。來的尙早。不見敖光。又見天宮各門未開。哪吒站立在聚仙門下。不多時。只見敖光朝服叮噹。迤逦至南天門。只見南天門開。敖光曰。來早了。黃巾力士還不曾至。不免在此間等候。哪吒看見敖光。敖光看不見哪吒。哪吒是太乙真人在他後心書了符籙。名曰隱身符。故此敖光看不見哪吒。哪吒看見敖光。在此等候。心中大怒。撇開大步。提起手中乾坤圈。把敖光後心一圈。打了個餓虎撲食。跌倒在地。哪吒趕上去。一腳踏住後心。不知教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 太乙真人收石磯

天然頑石得機先。結就靈胎已萬年。吸月餐星探地窟。填離取坎復天乾。  
漫誇步霧興雲術。且聽吟龍嘯虎仙。劫火運逢難措手。須知邪正有偏全。

話說哪吒在寶德門將敖光踏住後心。搖光扭頸回頭看時。認得是哪吒。不覺勃然大怒。况又被他打倒。用脚踏住。掙持不得。乃大罵曰。好大膽潑賊。你黃牙未退。胎毛未乾。逞兇將御筆欽點。夜叉打死。又將我三太子打死。他與你何仇。你輒將他筋俱抽去。這等兇頑。罪已不赦。今又敢在寶德門外。毀打與雲步雨正神。你欺天罔上。雕碎醜汝尸。不足以盡其辜。哪吒被他罵得性起。很不得就要一圈打死他。奈太乙真人分付。只是按住他道。你叫我。你叫我。便打死你。這老泥猷也。無甚大事。我不說你。也不知我是誰。你非別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靈珠子是也。率玉虛宮法牒。投胎陳塘關李門爲子。因成湯合滅。周室當興。姜子牙不久下山。吾乃是破紂輔周先行官是也。偶因九灣河洗澡。你家人欺負我。是我一時性急。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卽就上本。我師父說來。就連你這老齋物都

打死了，也不妨事。敖光聽罷，罵曰：「好孺子，打的好，打的好。」哪吒曰：「你要打就打你，捻起拳來，或上或下，日日月月，一氣打有一二十拳，打的敖光聽罷，罵曰：「好孺子，打的好，打的好。」哪吒道：「你這老蠢才，乃頑皮，不要打你，你是不怕的。」古云：龍怕揭鱗，虎怕抽筋。哪吒將敖光朝服一把扯去了半邊，左脅下露出鱗甲。哪吒用手連抓數把，抓下四五十片鱗甲，鮮血淋漓，痛傷骨髓。敖光疼痛難忍，只叫饒命。哪吒曰：「你要我饒你，我不許你上本，跟我往陳塘關去，我就饒你。你若不依，一頓乾坤圈打死你。料有太乙真人作主，我也不怕你。敖光遇着惡人，莫敢誰何，只得應承，願隨你去。」哪吒曰：「放你起來。」敖光起來，正欲同行，哪吒曰：「嘗聞龍會變化，要大就撐天柱地，要小便芥子藏身。我怕你走了，往何處尋你？你變一個小小蛇兒，我帶你回去。」敖光不得脫身，沒奈何，只得化一個小青蛇兒。哪吒拿來放在袖裏，離了寶德門，往陳塘關來。即刻便至帥府，家將忙報李靖曰：「三公子回府了。」李靖聞言，甚是喜，只見哪吒進府來，謁見父親。李靖眉鎖春山，愁容可掬。上後請罪，李靖問曰：「你往那裏去來？」哪吒曰：「孩兒往南天門去，請回伯父。」敖光不必上本，李靖大喝一聲：「你這說謊畜生，你是何等之輩，敢往天界，俱是一派誑言，瞞昧父母，甚是可惱。」哪吒曰：「父親不必大怒，現有伯父。」敖光可證，李靖曰：「你尚胡說。」伯父如今在那裏？」哪吒曰：「在這裏。」袖內取出青蛇，往下一丟，敖光化一陣清風，變成人形。李靖吃了一驚，忙問曰：「長兄爲何如此？」敖光大怒，把南天門毀打之事說了一遍，又把脅下鱗甲，把與李靖觀看。你生這兇惡子，我把四海龍王齊約到靈霄殿，申明冤枉，見你如何理說道罷，化一陣清風去了。李靖頓足曰：「此事愈反加重，如何是好？」哪吒近前跪而稟曰：「老爺母親，只管放心，孩兒求教師父，師父說我不是私自投胎至此，奉玉虛宮符命來保明君，連四海龍王，便都壞了，也不妨甚。糜事若有大事，師父自然承當，父親不必掛念。」李靖乃道德之士，亦明玄中奧妙，又見哪吒南天門打敖光的手段，既上得天曹，其中必有原故。般夫人終是愛子之心，見哪吒站立旁邊，李靖煩惱有恨兒子之意。夫人曰：「你還在這裏，不往後邊去。」哪吒聽母命，逕往後園來，坐了一會，心上覺悶，乃出後園門，逕上陳塘關的城樓上來納涼。此時天氣甚熱，此處不會到過，只見好景，綠柳依依，觀望長空，果然似一輪火蓋，正是行人滿面，流珠落，避暑閑人把扇搖。哪吒看了一回，自言曰：「從不知道，這個所在好頑。」要又見兵器架上有一張弓，名曰乾坤弓，有三枝箭，名曰震天箭。哪吒自思：「師父說我後來做先行官，破成湯天下，如今不習弓馬，更待何時？」況且有現成弓箭，何不演習呢？」哪吒心下甚是歡喜，便把弓拿在手中，取一枝箭搭箭在

弦望西南上一箭射去。響一聲紅光繚繞，瑞彩盤旋。這一箭不當緊，正是沿河撒下鈞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哪吒不知此弓箭乃鑽陳塘關之寶乾坤弓，震天箭。自從軒轅黃帝大破蚩尤，傳留至今，並無人拿的起來。今日哪吒拿起來射了一箭，只射到骷髏山白骨洞，有一石磯娘娘的門人，名曰碧雲童子，攜花籃探藥來至山崖之下。被這一箭正中咽喉，翻身倒地而死。少時只見彩雲童兒看見碧雲中箭而死，急忙報與石磯娘娘曰：「師兄不知何故，箭射咽喉而死。」石磯娘娘聽說，走出洞來，行至崖邊，看見碧雲童兒果然中箭而死，細看是震天箭。石磯娘娘怒曰：「此箭在陳塘關，必是李靖所射。」李靖你不能成道，我在你師父前，着山下求人，富貴你今位至公侯，不思報德，反將箭射我的徒弟。恩將仇報，叫彩雲童兒看着洞府，待我拿李靖來，以報此恨。」石磯娘娘乘青鸞而來，只見金霞蕩蕩，彩霧緋緋，正是仙家妙用無窮。盃尺青鸞到此，關娘娘在半空中大呼道：「李靖出來見我。」李靖不知道是誰人叫的，急出來看時，認是石磯娘娘。李靖倒身下拜，弟子李靖拜見，不知娘娘駕至，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娘娘曰：「你行的好專，尚在此巧語花言，將八卦雲光帕，上面有坎離震兌之寶，包羅萬象之珍，望下一丟。」命黃巾力士將李靖拿進洞府來。黃巾力士平空把李靖拿去，至白骨洞放下。娘娘離了青鸞，坐在蒲團之上。力士將李靖拿至面前跪下。石磯娘娘曰：「李靖，你仙道未成，已得人間富貴，你却虧了何人？今不思報本，反起歹意，將我徒弟碧雲童兒射死，有何理說？」李靖不知何事，真是平地風波。李靖曰：「娘娘，弟子今得何罪？」娘娘曰：「你恩將仇報，射死我門人，你還推故不知。」李靖曰：「箭在何處？」娘娘命取箭來，與他看。李靖看時，却是震天箭。李靖大驚曰：「這乾坤弓，震天箭，乃軒轅黃帝傳留至今，鎮陳塘關之寶，誰人拿得起來？這是弟子運乖時蹇，異事非常。」望娘娘念弟子無辜，被枉冤屈難明，放弟子回關。查明射箭之人，待弟子拿來，以分皂白。庶不冤枉無辜，如無射箭之人，弟子死不瞑目。」石磯娘娘曰：「既如此，我且放你回去。你若拿不出來，我問你師父要你，你且去。李靖連箭帶回，借土遁來至關前，收了遁法，進了帥府。殷夫人不知何故，見李靖平空攝去，正在驚慌之際，李靖回見夫人。夫人曰：「將軍爲甚事平空攝去，使妾身驚慌無地？」李靖頓足嘆曰：「夫人，我李靖居官二十五載，誰知今日運蹇時乖，關上敵樓有乾坤弓震天箭，乃鎮壓此關之寶，不知何人將此箭射去，把石磯娘娘徒弟射死。箭上是我官衙方纔被他拿去，要我抵償性命，被我苦苦哀告，回來訪是何人，拿去見他，方能與我明白。」李靖又曰：「若論此弓箭，別人也拿不動，莫非又是哪吒。」夫人曰：「豈有此理？難道敖光事



末了他又敢惹這是非。就是哪吒也拿不起來。李靖沉思半晌，計上心來，叫左右侍兒請你三公子來。不一時，哪吒來見，站立一旁。李靖曰：你說你有師父承當，叫你輔弼明君，你如何不去學習些弓馬？後來也好去用力。哪吒曰：孩兒奮志如此，方纔在城敵樓上見弓箭在此，是我射了一箭，只見紅光繚繞，紫霧紛霏，把一枝好箭射不見了。就把李靖氣得大叫一聲：好逆子！你打死三太子，事尚未完。今又惹這等無涯之禍，夫人默默無言，哪吒不知其情，便問爲何又是甚麼事。李靖曰：你方纔一箭射死石磯娘娘的徒弟，娘娘拿了我，被我說情，放我回來尋訪射箭之人。原來却是你，你自去見娘娘，回話。哪吒笑曰：父親且息怒，石磯娘娘在那裏住？他的徒弟在何處？我怎樣射死他？平地賴人，其心不服。李靖說：石磯娘娘在骷髏山白骨洞，你既射死他徒弟，你去見他。哪吒曰：父親此言有理，同到骷髏白骨洞。若還不是我打他，個攪海翻江，我纔回來。父親請先行孩兒隨後。父子二人駕土遁往骷髏山來。一箭射金光起，紅雲照太虛，真人今出世。帝子已安居，莫浪誇仙術，須知念玉書。萬邪難克正，不免破三軍。一話說，李靖到了骷髏山，吩咐哪吒站立在此，待我進去回了娘娘法旨。哪吒冷笑，他在那裏平空賴我，看他如何發付我。且言李靖進洞中，參見娘娘。娘娘曰：是何人射死碧雲童兒？李靖啓娘娘，就是李靖所生逆生哪吒。弟子不敢有違，已拿到洞府前聽候法旨。娘娘命彩雲童兒着他進來，只見哪吒看見洞裏一人出來，自己想打人，不過先下手。此間是他巢穴，反爲不便，祭起乾坤圈，一下打將來。彩雲童兒不曾隄防，夾頸一圈，啊呀一聲，跌倒在地。彩雲童兒彼時一命將危，娘娘聽得洞外跌倒人響，急出洞來。彩雲童兒已在地下拚命，娘娘曰：好孽障，還敢行兇，又傷我徒弟。哪吒見石磯娘娘帶魚尾金冠，穿大紅八卦衣，麻履絲絛，手提太阿劍趕來。哪吒收回圈，復打一圈，娘娘看是太乙真人的磯娘娘。原來是你，娘娘用手接住乾坤圈。哪吒大驚，忙將七尺混天綾來裹娘娘，娘娘大笑，把袍袖望上一迎，只見混天綾輕輕的落在娘娘袖裏。娘娘叫哪吒，再把你師父的寶貝用幾件來看。吾道行如何？哪吒手無寸鐵，將何物支持？只得轉身就跑。娘娘叫李靖不干你事，你回去罷。不言李靖回關，且說石磯娘娘趕哪吒，飛雲掣電，雨驟風馳，趕殺多時。哪吒只得往乾元山來，到了金光洞，慌忙走進洞門，望師父下拜。真人問曰：哪吒爲何這等慌張？哪吒曰：石磯娘娘賴弟子射死他的徒弟，提寶劍趕來殺我。把師父的乾坤圈混天綾都收去了。如今趕弟子不放，現在洞外，弟子沒奈何，只得求見師父，望乞救命。太乙真人曰：你這孽障，且在後桃園內待我出去看真人出來，身倚洞

門。只見石磯滿面怒色，手提寶劍，惡狠狠趕來。見太乙真人稽首道：「道兄請了。」太乙真人答禮。石磯曰：「道兄，你的門人仗你道術射死貧道的碧雲童兒，打壞了彩雲童子，還將乾坤圈混天綾來傷我。道兄好好把哪吒叫他出來見我，還是好面相看。萬事俱息。若道兄隱護，只恐明珠彈雀，反爲不美。」真人曰：「哪吒在我洞裏，要他出來不難。你只到玉虛宮見吾掌教老師，他教與你，我就與你哪吒奉玉虛勅命，出世輔保明君。非我一己之私。娘娘笑曰：「道兄差矣。你將教主壓我，難道你縱徒弟行兇殺我的徒弟，還將大言壓我，難道我不如你，我就罷了。你聽我道來。」道德森森出混元，修成乾健得長存。三花聚頂非閒說，五氣朝元豈浪言。閒坐蒼龍歸紫極，喜乘白鶴下崑崙。休將教主欺吾黨，劫運迴環已萬原。」話說太乙真人曰：「石磯你說你的道德清高，你乃截教，吾乃闡教，因吾輩一千五百年不曾斬却三尸，犯了殺戒，故此降生人間，有征誅殺伐，以完此劫數。今成湯合滅，周室當興，玉虛封神，應享人間富貴。當時三教僉押，封神榜，吾師命我教下徒衆降生出世，輔佐明君。哪吒乃靈珠子下世，輔姜子牙而滅成湯，奉的是元師掌教符命，就傷了你的徒弟，乃是天數。你怎這包羅萬象，遲早飛昇，似你等無憂無慮，無辱無榮，正好修持，何故輕動無名，自傷雅道。石磯娘娘忍不住心頭火，喝曰：「道同一理，怎見高低。太乙真人曰：「道雖一理，各有所陳。你且聽吾分別。」交光日月鍊金英，一顆靈珠透寶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見功成。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三清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鶴自來迎。」石磯娘娘大怒，手執寶劍，望真人劈面砍來。太乙真人讓過，抽身復入洞中，取劍掛在手上，暗袋一物，望東崑崙山下拜弟子。今在此山開了殺戒，拜罷出洞，指石磯曰：「你根源淺薄，道行難堅，怎敢在我乾元山自恃兇暴。石磯又一劍砍來。太乙真人用劍架住，只稱善哉。石磯乃一頑石成精，探天地靈氣，受日月精華，得道數千年，向本成正果。今逢大劫，本像難存，故到此山。一則石磯數盡，二則哪吒該在此處出身。天數已定，怎許誣嫁。石磯娘娘與太乙真人往來衝突，翻騰數轉，二劍交加，未及數合，只見雲彩輝輝，石磯娘娘將八卦龍鬚帕，丟起空中，欲傷真人。真人笑曰：「萬邪豈能侵正。真人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此物不落。更待何時。八卦帕落將下來，石磯大怒，臉變桃花，劍如雪片。太乙真人曰：「事到其間，不得不行。真人將身一躍，跳出圈子外來，將九龍神火罩拋起空中，石磯見罩欲逃不及，已罩在裏面。且說哪吒看見師父用此物罩了石磯，嘆曰：「早將此罩傳我，也不費許多力氣。哪吒出洞來見師父。太乙真人回頭看見徒弟來呀，這頑皮他看見此罩，畢竟要了。但如今

他還用不着待子牙拜將之後方可傳他。真人忙叫：「哪吒你快去，四海龍君奏准玉帝來拿你父母了。」哪吒聽得此言，滿眼垂淚，懇求真人道：「望師父慈悲，弟子一雙父母，子作災殃，禍及父母，其心何安？道罷，放聲大哭。真人見哪吒如此，乃附耳曰：「如此如此，可救你父母之厄。」哪吒叩謝，借土遁往陳塘關來，不表。且說太乙真人，罩了石磯，石磯在罩內，騰騰焰起，烈烈光生，九條火龍盤繞，此乃三昧神火，燒鍊石磯，一聲雷響，把娘娘真形鍊出，乃是一塊頑石。此石生於天地，元黃之外，經過地水火風，鍊成精靈。今日天數已定，合於此地而死，故現其真形。此是太乙真人該開殺戒，真人收了神火罩，又收乾坤圈，混天綾，進洞不表。且說哪吒飛奔陳塘關來，只見帥府前人聲擾攘，衆家將見公子來了，忙報李靖曰：「公子回來了。」四海龍王、敖光、敖順、敖明、敖吉正看間，只見哪吒厲聲叫曰：「一人當我打死敖丙，李長我當償命，豈有子連累父母之理？」乃對敖光曰：「我一身非輕，乃靈珠子是也。奉玉虛符命，應運下世。我今日割腹剜腸，剔骨肉還於父母，不累雙親，你們意下如何？如若不肯，我同你齊到靈霄殿見天王，我自說話。」敖光聽得此言也罷，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四龍王便放了李靖夫婦。哪吒便右手提劍，先去一臂膊，後自割其腹，剜腸剔骨，散了七魄三魂，一命歸泉。四龍王據哪吒之言，回旨不表。殷夫人將哪吒尸骸用椁木盛了，埋葬不表。且說哪吒魂無所依，魄無所倚，他原是寶貝化現，借了精血，故有魂魄。哪吒飄飄蕩蕩，隨風而至，逕到乾元山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仙家法力妙難量，起死回生有異方。  
一粒丹砂歸命寶，幾根荷葉紅魂湯。  
超凡不用骹髀骨，入聖須尋返魂香。  
從此開疆歸聖主，岐周事業藉匡襄。

且說金霞童兒進洞來，啓太乙真人曰：「師兄杳杳冥冥，飄飄蕩蕩，隨風不定，不知何故。真人聽說，早解其意，忙出洞來。真人吩咐：「哪吒此處非汝安身之所，你回到陳塘關，托一夢與你母親，離關四十里，有一翠屏山，山上有一空地，令你母親造一座哪吒行宮，你受香烟三載，又可立於人間。」輔佐真主，可速去，不得遲誤。哪吒聽說，離了乾元山，往陳塘關來。正值三更時分，哪吒來到香房，叫母親孩兒，乃哪吒也。如今我魂魄無棲，望母親念孩兒死得好苦，離此

四十里有一翠屏山，求與孩兒建立行宮，使我受些香烟，好去托生天界。孩兒感母親之慈德，甚於天淵。夫人醒來，却是一夢。夫人大哭，李靖問曰：「夫人爲何啼哭？」夫人把夢中事說了一遍。李靖大怒曰：「你還哭他，他害我們不淺。常言：『夢隨心生，只因你思想他，便有許多夢魂顛倒，不必疑惑。』夫人不言，且說次日又來托夢。三日又來，夫人合上眼，哪吒就站立而前，不覺五七日之後，哪吒在生前性格勇猛，死後魂魄也是驍雄。遂對母親曰：「我求你數日，你全不念孩兒苦死，不肯造行宮與我，我便吵你個六宅不安。夫人醒來，不敢對李靖說。夫人暗着心腹人與些銀兩，往翠屏山與工破土，起建行宮，造哪吒神像一座。旬月功完，哪吒在那翠屏山顯聖，感動萬民，千請千靈，萬請萬應。因此廟宇軒昂，十分齊整。但見：「行宮八字粉牆開，硃戶銅環左右排。碧瓦雕簷三尺水，數株檜柏兩重臺。神樹寶座金粧就，龍鳳旛幃瑞色裁。帳幔懸鈎天半月，猗猗鬼判立塵埃。沉檀煥煥烟結彩，逐日紛紛祭祀來。」哪吒在翠屏山顯聖，四方遠近居民，俱來進香，紛紛如蟻，日盛一日。祈福禳災，無不感應。不覺烏飛兔走，似箭光陰，半載有餘。且說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爲父報仇，調四十萬人馬，在遊魂關與竇融大戰。竇融不能取勝，李靖在野馬嶺操演三軍，緊守關隘。一日，回兵往翠屏山過，李靖在馬上看見往來來來，扶老攜幼進香男女紛紛如蟻，人烟湊積。李靖在馬上問曰：「這山乃翠屏山，爲何男女紛紛絡繹不絕？」軍政官對曰：「半年前有一神道在此感應，顯聖千請千靈，萬請萬應，祈福禳災，禳患患除，故此驚動四方男女進香。李靖聽能想起來，問中軍官：「此神何姓何名？」中軍回曰：「是哪吒行宮。李靖大怒，傳令將人馬紮住，待我上山去看來。」李靖縱馬往山上來看時，男女因開李靖縱馬，遂至廟門，只見廟門高懸一匾，書哪吒行宮四字。進得廟來，見哪吒形相如生，左右站立鬼判。李靖指而罵曰：「畜生，你生前擾害父母，死後愚弄百姓，罵罷，捉六陳鞭一鞭把哪吒金身打的粉碎。」李靖怒發，復一脚蹬倒鬼判，傳令放火燒了廟宇。吩咐進香萬民曰：「此非神也，不許進香，嚇得衆人忙忙下山。李靖上馬，怒氣不息，有詩爲證：「雄兵纔至翟屏驅，忽見黍民日進香鞭打金身爲粉碎，腳踏鬼判也遭殃。火燒廟宇騰騰焰，烟透長空烈烈光。只因一氣冲牛斗，父子參商戰幾場。」話說李靖兵進陳塘關帥府下馬，傳令將人馬散了。李靖進後廳，殷夫人接見，李靖罵曰：「你生的好兒子，還遺害我不少。今又替他造行宮，煽惑良民，你要把我這條玉帶送了纜罷。如今權臣當道，况我不與費仲尤渚二人交接，倘有人傳至朝歌，奸臣參我假降邪神，白白的斷送我數載之功，這樣事俱是你婦人所爲。今日我已燒毀廟

宇。你若再與他起造，那時我也不與你好休。且不言李靖再表哪吒，那一日出神不在行宮，及至回來，只見廟宇無存，山紅土赤，烟焰未滅，兩個鬼判含淚來接。哪吒問曰：怎的來？鬼判答曰：是陳塘關李總兵突然上山，打碎金身，燒毀行宮，不知何故。哪吒曰：我與你無干了，骨肉還於父母，你如何打我金身，燒毀行宮，令我無處棲身，心上甚是不快。沉思良久，不若還往乾元山走一遭。哪吒受了半年香煙，已覺有些形聲，一時到了高山，至於洞府，金童童兒引哪吒見太乙真人。真人曰：你不在行宮，接受香火，你又來這裏做甚麼？哪吒跪訴前情，被父親將泥身打碎，燒毀行宮，弟子無所依倚，只得來見師父，望祈憐救。真人曰：這就是李靖的不是，他既還了父母骨肉，他在翠屏山上，與你無干，今使他不受香火，如何成得身體？况姜子牙下山已快，也能既爲你就與你做件好事，叫金童童兒把五蓮池中蓮花摘二枝，荷葉摘三個來，童子忙忙取了荷葉蓮花，放於地下，真人將花勒下瓣兒，鋪成三才，又將荷葉梗兒折成三百骨節，三個荷葉按上中下，按天地人，真人將一粒金丹放于居中，法用先天氣運九轉，分離龍坎虎，綽住哪吒魂魄，望荷葉裏一推，喝聲：哪吒，不成人形，更待何時？只聽得響一聲，跳起一個人來，面如傅粉，唇似塗硃，眼運精光，身長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蓮花化身。見師父拜倒在地，真人曰：李靖毀打泥身之事，其實傷心。哪吒曰：師父在上，此仇決難干休。真人曰：你隨我桃園裏來，真人傳哪吒火尖鎗，不一時已自精熟。哪吒就要下山報仇，真人曰：鎗法好了，賜你腳踏風火二輪，另授靈符祕訣。真人又付豹皮囊，囊中放乾坤圈，混天綾，金磚一塊，你往陳塘關去走一遭。哪吒叩首拜謝師父，上了風火輪，腳踏定，手提火尖鎗，逕往關上來，有詩爲證：「兩朵蓮花現化身，靈珠二世出凡塵。手提紫焰蛇矛寶，腳踏金霞風火輪。豹皮囊內安天下，紅錦綾中福世民。歷代聖人爲第一，史官遺筆萬年新。」話說哪吒來到陳塘關，徑進關來，至帥府，大呼曰：李靖早來見我，有軍政官報入府內，外面有三公子，腳踏風火二輪，手持火尖鎗，口稱老爺姓諱，不知何故請老爺定奪。李靖喝曰：胡說人死豈有再生之理？言未了，只見又一起人來報，老爺如出去遲了，便殺進府來。李靖大怒，有這樣事，忙提畫戟，上了奇廳，出得府來，見哪吒腳踏風火二輪，手提火尖鎗，比前大不相同。李靖大驚，問曰：你這畜生，你生前作怪，死後還魂，又來這裏纏擾？哪吒曰：李靖骨肉我已交還與你，我與你無相干礙，你爲何往翠屏山鞭打我的金身，火燒我的行宮？今日拿你報一鞭之恨，把鎗緊一緊劈面刺來。李靖將畫戟相迎，輪馬盤旋，戟鎗並舉。哪吒力大無窮，三五合把李靖殺得馬仰人翻，力盡筋麻。

汗流脊背。李靖只得望東南逃走。哪吒大叫曰：「李靖，你想今番饒你不殺你，決不空回，往前緊來，不多時，看看趕上。」哪吒的風火輪快，李靖馬慢，李靖心下着慌，只得下馬借土遁去了。哪吒笑曰：「五行之術，道家平常，難道你土遁去了，我就饒你，把脚一蹬，駕起風火二輪，只見風火之聲，如飛雪掣電，望前追趕。李靖自思：今番趕上一鎗被他刺死，如之奈何？」李靖見哪吒看看至近，正在兩難之際，忽然聽得有人作歌而來：「清水池邊明月綠，柳堤畔桃花別是一般清味，凌空幾片飛霞。」李靖看時，見一道童頂着髮巾，道袍大袖，麻履絲絛，原來是九公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木吒曰：「父親孩兒在此，李靖看時，乃是次子木吒，心下方安。哪吒駕輪正趕，見李靖同一道童講話，哪吒向前趕來，木吒上前大喝一聲：「慢來，你這孽障，好大膽子，殺父忤逆亂倫，早早回去，饒你不死。」哪吒曰：「你是何人口出大言？」木吒曰：「你連我也認不得，吾乃木吒是也。」哪吒方知是二哥忙叫曰：「二哥，你不知其詳，哪吒把翠屏山的事，細細說了一遍。這個是李靖的，是我的，是木吒大喝曰：「胡說，天下無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把刮腹劊腸，已將骨肉還他，了我與他無干，還有甚麼父母之情？」木吒大怒曰：「這等逆子，將手中劍望哪吒一劍砍來。」哪吒鎗架住，曰：「木吒，我與你無仇，你站開，待吾拿李靖報仇。」木吒大喝：「好孽障，焉敢大逆，提劍來取。」哪吒道：「這是大數造定，將生替死，手中鎗劈面交還，輪步交加。」弟兄大戰，哪吒見李靖站立一旁，又恐走了他，哪吒性急，將鎗挑開劍，用手取金磚望空打來，木吒不隄防，一磚正中後心，打了一交，跌在地下。哪吒登輪來取李靖，李靖抽身就跑。哪吒笑曰：「就趕到海島，也取你首級來。」方泄吾恨。李靖望前飛走，真似失林飛鳥，漏網遊魚，莫知東西。西南北往，前又趕多時，李靖見事不好，自嘆曰：「罷罷罷，想我李靖前生不知作甚孽障，致使仙道未成，又生出這等冤愆，也是合該如此。不若自己將畫戟刺死，免受此子之辱，正待動手，只見一人叫曰：「李將軍，切不要動手，貧道來矣。」信口歌曰：「野外清風拂柳池，水中飄花借問安居何地，白雲深處爲家。」作歌者乃五龍山雲霄洞元殊廣法天尊，手執拂塵而來。李靖看見口稱老師，救末將之命。天尊曰：「你進洞去，我這裏等他，少刻哪吒雄糾糾，氣昂昂，腳踏風火輪，持鎗趕至，看見一道者，怎生模樣？」雙抓髻，雲分靄，繭水合袍，緊束絲絛，仙風道骨，任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羣仙首，曾赴蟠桃，全憑五氣鍊成。蒙天皇氏修仙養道。」話說哪吒見一道人站立山坡上，不見李靖，哪吒問曰：「那道者可曾看見一將過去？」天尊曰：「方纔李靖將軍進我雲霄洞中了去，問他怎的。」哪吒曰：「道人，他是我的對頭，你好好放。」

他出洞來。與你無干。若走了李靖。就是你替他截三鎗。天尊曰。你是何人。這等兇狠。連我也要截三鎗。哪吒不知那道人是何等人。便叫曰。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哪吒是也。你不可小覷了我。天尊道。我不曾聽見。有甚麼太乙真人徒弟。叫做哪吒。你在別處撒野罷了。我這所在撒不的野。若撒一撒野。便拿去桃園內吊三年。打三百扁拐。哪吒那裏曉得好歹。將鎗一展。就刺天尊。天尊抽身就往本洞跑。哪吒踏輪來趕。天尊回頭看見。哪吒來的近了。袖中取一物。名曰遁龍樁。又名七寶金蓮。望空丟起。只見風生四野。雲霧迷空。播土揚塵。落來。聲把哪吒昏沉沉。不知南北。黑慘慘。怎認東西。頸項套一個金圈。兩隻腿兩個金圈。靠着黃澄澄金柱子站着。哪吒及睜眼看時。把身子動不得了。天尊曰。好孽障。撒的好野。喚金吒。把扁拐取來。金吒忙取扁拐。至天尊面前。稟曰。扁拐在此。天尊曰。替我打金吒。領師命。持扁拐把哪吒一頓扁拐。打的三昧真火。七竅齊噴。天尊曰。且住了。同金吒進洞去了。哪吒暗想。趕李靖倒不曾趕上。倒被他打了一頓扁拐。又走不得。哪吒切齒深恨。沒奈何。只得站在此間。氣沖斗牛。看官只個是太乙真人。明明送哪吒到此。磨他殺性。真人已知此情。哪吒正煩惱時。只見那壁廂大袖寬袍。絲織麻履。乃太乙真人來也。哪吒看見。叫曰。師父望乞救弟子一救。連叫數聲。真人不理。逕進洞去了。有白雲童兒報曰。太乙真人在此。天尊迎出洞來。對真人攜手笑曰。你的徒弟叫我教訓他。二仙坐下。太乙真人曰。貧道因他殺戒重了。故送他來磨其殺性。孰知果獲罪于天尊。天尊命金吒放了哪吒來。金吒走到哪吒面前道。你師父叫你。哪吒曰。你明明的奈何我。你弄甚麼障眼法兒。把我勘展不得。你還來消遣我。金吒笑曰。你閉了目。哪吒只得閉着眼。金吒將靈符畫畢。收了遁龍樁。哪吒急待看時。其圈樁俱不見了。哪吒點頭道。好好好。今日喫了無限大虧。且進洞去見了師父。再做處置。二人進洞來。哪吒看見打他的道人在左邊。師父在右邊。太乙真人曰。過來。與你師伯叩頭。哪吒不敢違拗。師命只得下拜。哪吒道。謝打了轉身。又拜師父。太乙真人叫李靖過來。李靖倒身下拜。真人曰。翠屏山之事。你也不該心量窄小。故此父子參商。哪吒在傍只氣得面如火。發恨不的吞了李靖纔好。二仙早解其意。真人曰。從此父子再不許犯顏。分付李靖。你先去罷。李靖謝了真人。逕出來了。就把哪吒急的敢怒而不敢言。只在傍邊抓耳揉腮。長吁短嘆。真人暗笑曰。哪吒你也回去罷。好生看守洞府。我與你師伯下棋。一時就來。哪吒聽見此言。心花兒也開了。哪吒曰。弟子曉得。忙忙出洞。踏起風火二輪。追趕李靖。往前趕有多時。哪吒看見李靖前邊。駕着土遁。大叫。李靖

休走。我來了。李靖看見叫苦曰：「這道者可爲失言，既先着我來，就不該放他下山。方是爲我，今沒多時，便放他來，我這正是爲人不終怎生奈何，只得望前逃去，却說李靖被哪吒趕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危急之處，只見山崗上有一道人，倚松靠石而言曰：「山脚下可是李靖李靖抬頭一看，見一道人，靖曰：「師父，未將便是李靖。」道人曰：「爲何慌忙？」靖曰：「哪吒追趕甚急，望師父垂救。」道人曰：「快上崗來，站在我後面，待我教你李靖上崗，躲在道人之後，喘息未定，只見哪吒風火輪響，看看趕至崗下，哪吒看見兩人站立，便冷笑一番，難道這一遭又吃虧罷，踏着輪往崗上來。道者問曰：「來者可是哪吒？」靖曰：「我便是你這道人爲何叫李靖？」靖曰：「你爲何事趕他？」靖曰：「把翠屏山的事說了一遍。」道人曰：「你既在五龍山講明了，又趕他，是你失信了。」哪吒曰：「你莫管我們，今日定要拿他，以洩我恨。」道人曰：「你既不肯，便對李靖曰：「你就與他殺一回，與我看。」李靖曰：「老師，這畜生力大無窮，未將殺他，不過道人站起來，把李靖啐一口，把脊背上打一巴掌，你殺與我看。」有我在，此不妨事。」李靖只得持戟刺來，哪吒持火尖鎗來迎，父子二人，戰在山崗，有五六十回合，哪吒這一回，被李靖殺的汗流滿面，遍體生津，哪吒遮架畫戟不住，暗自沉思，李靖原殺不過，方纔這道人啐他一口，撲他一掌，其中必定有些原故，我有道理，待我賣個破綻，一鎗先戮死道人，然後再拿李靖，哪吒將身一躍，跳出圈子來，一鎗竟刺道人，道人把口一張，一朵白蓮花，接住了火尖鎗，道人曰：「李靖且住了。」李靖聽說，急架住火尖鎗，道人問哪吒曰：「你這孽障，你父子廝殺，我與你無仇，你怎的刺我一鎗，到是我白蓮架住，不然我反被你暗算，這是何說？」哪吒曰：「先前李靖殺不過我，你叫他與我戰，你爲何啐他一口，掌他一下，這分明是你弄鬼，使我戰不過他，我故此刺你一鎗，以泄其忿。」道人曰：「你這孽障，敢來刺我。」哪吒大怒，把鎗展一展，又劈面刺來，道人跳開一傍，袖兒望上一舉，只見祥雲繚繞，紫霧盤旋，一物往下落來，把哪吒罩在玲瓏塔裏，道人雙手在塔上一拍，塔裏火發，把哪吒燒的大叫饒命，道人在塔外問曰：「哪吒，你可認父親？」哪吒只得連聲答應，老爺我認是父親了。」道人曰：「既認父親，我便饒你。」道人忙收寶塔，哪吒睜眼一看，渾身上下，並沒有燒壞些兒，哪吒暗想，有這等的異事，此道人真是弄鬼。」道人曰：「哪吒，你既認李靖爲父，你與他叩頭。」哪吒意欲不肯，道人又要祭塔，哪吒不得已，只得忍氣吞聲，低頭下拜，尙有不忿之色，道人曰：「還要你口稱父親。」哪吒不肯答應，道人曰：「哪吒，你既不叫父親，還是不服，再取金塔燒你。」哪吒着慌，連忙高叫：「父親，孩兒知罪了。」哪吒口內雖叫，心上實是不服，只是



暗暗切齒。自思道：李靖你長遠帶着道人走，道人喚李靖曰：你且跪下，我祕授你這一座金塔。如哪吒不服，你可將此塔祭起燒他。哪吒在傍只是暗暗叫苦。道人曰：哪吒，你父子從此和睦，久後俱是一殿之臣，輔佐明君，成其正果。再不必言其前事。哪吒你回去了罷。哪吒見是如此，只得回乾元山去了。李靖跪而言曰：老爺廣施道德，解弟子之危厄，請問老爺高姓大名？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乃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是也。你修道未成，合享人間富貴，今商紂失德，天下大亂，你且不必做官，隱於山谷之中，暫忘名利，待武周興，你再出來立功立業。李靖叩首在地，回關隱跡去了。道人原是太乙真人，請到此間磨哪吒之性，以便父子重圓。後來父子四人肉身成聖，托塔天王乃李靖也。後人有詩曰：「黃金造就玲瓏塔，萬道毫光透九重。不是燃燈施法力，難教父子復相從。」此是哪吒此次出世於陳塘關從子牙下山，正應文王姜里七載之事，不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子牙此際落凡塵，白首牢騷類野人。幾度策身成老拙，三番涉世反和噴。  
潘溪未入飛熊夢，渭水安知有瑞麟。世際風雲開帝業，享年八百慶長春。

話說崑崙山玉虛宮掌闡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門下十二弟子犯了紅塵之厄，殺罰臨身，故此閉宮止講。又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稱臣，故此二教並談，乃闡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編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上四部雷火、瘟斗、下四部羣星列宿、三山五岳、步雨興雲、善惡之神。此時成湯合滅，周室當興，又逢神仙犯戒，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將相之福，恰逢其數，非是偶然。所以五百年有王者起，其間必有名世者。正此之故。一日元始天尊坐八寶雲光座上，命白鶴童子請你姜尚師叔來。白鶴童子往桃園中來請子牙，口稱師叔。老爺有請。子牙忙至寶殿座前行禮。曰：弟子姜尚拜見。天尊曰：你上崑崙幾載了？子牙曰：弟子三十二歲上山，如今虛度七十二歲了。天尊曰：你生來命薄，仙道難成，只可受人間之福，成湯數盡，周室當興，你與我代勞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為將相，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此處亦非汝久居之地，可早早收拾下山。子牙哀告曰：弟子乃真心出家，苦熬歲月，今亦有年，修行雖是滾芥投針，望老爺大發慈悲，指迷歸覺。弟子情願在山苦行，必不敢貪戀紅塵富貴。望師尊收錄。天尊曰：你命

緣如此必聽于天。豈得違拗。子牙戀戀難捨。有南極仙翁上前言曰。子牙機會難逢。時不可失。况天數已定。自難逃躲。你雖是下山。待你功成之時。自有上山之日。子牙只得下山。子牙收拾琴劍衣裳。起身拜別師尊。跪而泣曰。弟子領師法旨下山。將來歸着如何。天尊曰。子今下山。我有八句偈子。後日自有應驗。一十年來窮迫聯。耐心安分且安然。磻溪石上垂竿釣。自有高朋訪子賢。輔佐聖君爲相父。九山拜將握兵權。諸侯會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天尊道罷。雖然你去。還有上山之日。子牙拜辭天尊。又辭衆位道友。隨帶行囊。出玉虛宮。有南極仙翁送子牙在麒麟崖。吩咐曰。子牙前途保重。子牙別了南極仙翁。自己暗思。我上無伯叔。下無弟妹子姪。叫我往那裏去。我似失林飛鳥。無一枝可棲。忽然想起朝歌有一結義仁兄宋異人。不若去投他。罷子牙借土遁前來。早至朝歌。離南門三十五里。到宋家莊。子牙看門庭依舊。綠柳長存。子牙嘆曰。我離此四十載。不覺風光依舊。人面不同。子牙到了門前。對看門的問曰。你員外在家否。管門人問曰。你是誰。子牙曰。你只說故人。宋子牙相訪。莊童來報。員外。外邊有一故人。姜子牙相訪。宋異人正算帳。聽見子牙來。忙忙走出莊來。二人攜手相攬。至于草堂。各施禮坐下。異人曰。賢弟如何數十載不通音問。常時渴慕。今日重逢。幸甚幸甚。子牙曰。自別仁兄。實指望出世超凡。奈何緣淺分薄。未遂其志。今到高莊。得會仁兄。乃尚之幸。異人忙吩咐收拾飯食。又問曰。是齋是葷。子牙曰。既出家。豈有飲酒吃葷之理。弟是吃齋。宋異人曰。酒乃瑤池玉液。洞府瓊漿。就是神仙也。赴蟠桃會。酒喫些兒無妨。子牙曰。仁兄見教。小弟領命。二人權飲。異人曰。賢弟上崑崙多少年了。子牙曰。不覺四十載。異人嘆曰。好快。賢弟在山可曾學些甚麼。子牙曰。怎麼不學。不然所作何事。異人曰。學些甚麼道術。子牙曰。挑水澆松。種桃燒火。搗爐鍊丹。異人笑曰。此乃僕傭之役。何足掛齒。今賢弟既回來。不若尋些事業。何必出家。就在我家同住。不必又往別處去。我與你相知。非比別人。子牙曰。正是。異人曰。古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賢弟。也是我與你相處一場。明日與你議一門親。生下一男半女。也不失姜姓之後。子牙搖手曰。仁兄。此事且再議。二人談講至晚。子牙就在宋家莊住下。話說宋異人次日早起。騎了驢兒。往馬家莊上來。議親。異人到莊。有莊童報與馬員外曰。有宋員外來拜馬員外。大喜。迎出門來。使問員外是那陣風兒刮將來。異人曰。小姪特來與令嫗議親。馬員外大悅。施禮坐下。茶罷。員外問曰。賢契將小女說與何人。異人曰。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尚。字子牙。別號飛熊。與小姪契交。通家。因此上這一門親正好。馬員外曰。賢契主親。定無

差遲宋異人取白銀四錠，以爲聘資。馬員外收了，忙設酒席款待。異人抵暮而散，且說子牙起來，一日不見宋異人，問莊童曰：「你員外那裏去了？」莊童曰：「早晨出門，想必討賬去了。不一時，異人下了牲口，子牙看見，迎門接曰：『兄長那裏回來？』」異人曰：「恭喜賢弟，子牙問曰：『小弟喜從何至？』」異人曰：「今日與你議親，正是相逢千里，會合姻緣。」子牙曰：「今日時辰不好。」異人曰：「陰陽無忌。」吉人天相，子牙曰：「是那家女子？」異人曰：「馬洪之女，才貌兩全，正好配賢弟。」子牙今年六十八歲，尙是黃花女兒，異人治酒與子牙賀喜，二人飲罷，異人曰：「可擇一良辰，娶親。」子牙謝曰：「承兄看顧，此德怎忘。」乃擇選良時吉日，迎娶馬氏。宋異人又排設酒席，邀莊前莊後鄰舍四門親友，慶賀迎接。其日，馬氏過門，洞房花燭成就夫妻，正是天緣遇合，不是偶然。有詩曰：「離却崑崙到帝邦，子牙今日娶妻房。六十八歲黃花女，七十二歲做新郎。」話說子牙成親之後，終日思慕崑崙，只慮大道不成，心中不悅。那裏有心情與馬氏暮樂朝歡。馬氏不知子牙心事，只說子牙是無用之物，不覺過了兩月。馬氏便問子牙曰：「宋伯伯是你姑表弟兄，子牙曰：『宋兄是我結義兄弟。』」馬氏曰：「原來如此，便是親生弟兄也，無有不散的筵席。今宋伯伯在我夫妻可以安閑自在，倘異日不在，我和你如何處？」常言道：「人生天地間，以營運爲主。」我勸你做些生意，以防我夫妻後事。」子牙曰：「賢妻說得是。」馬氏曰：「你會做些甚麼生意？」子牙曰：「我三十二歲在崑崙學道，不識甚麼世務生意，只會編箒籬。馬氏曰：「就是這個生意也好。况後園又有竹子，砍些來劈些篋，編成箒籬，往朝歌城賣些錢鈔，大小都是生意。」子牙依其言，劈了篋子，編了一担，箒籬挑到歌朝來賣。從早至午，賣到未末申初，也賣不得一個。子牙見天色至申時，還要挑着趕三十五里，腹內又飢了，只得奔回，一去一來，共七十里路。子牙把肩頭都壓腫了，回到門前，馬氏看時，一擔去還是一擔來，正待問時，只見子牙指馬氏曰：「娘子，你不賢，恐怕我在家閑着，叫我賣箒籬。朝歌城必定不用箒籬，如何賣了一日，一個也賣不得。」到把肩頭壓腫了。馬氏曰：「箒籬乃天下通用之物，不說你不曾賣，反來假報怨。」夫妻二人語去言來，犯顏嘶嚷。宋異人聽得子牙夫妻吵嚷，忙來問子牙曰：「賢弟爲何事？」夫妻相爭，子牙把賣箒籬事說了一遍。異人曰：「不要說是你夫妻二人，就有三四十口，我也養得起。你們何必如此？」馬氏曰：「伯伯雖是這等好意，但我夫妻日後也要着落，難道靠人一世麼？」宋異人曰：「弟婦之言也是，何必做這個生意。我家倉裏麥子生芽，可叫後生磨些麵，賢弟可挑去貨賣，却不強如編箒籬。」子牙把箒籬收拾後，生支起磨來，磨了一擔乾麵。子牙次日挑着進朝歌貨賣，從四門都走到了。

也賣不得一觔。腹內又飢，擔子又重，只得出南門，肩頭又痛，子牙歇下了擔兒，靠着城牆坐一坐，少憩片時，自思運蹇時乖，作詩一首：「四八崑崙訪道玄，豈知緣淺不能全。紅塵黯黯難睜眼，浮世紛紛怎脫肩。借得一枝棲止處，金枷玉鎖又來纏。何時得遂平生志，靜坐溪頭學老禪。」話說子牙坐了一會，方纔起身，只見一個人叫賣麵的站着，子牙說：「發利市的來了，歇下擔子，只見那人走到面前，子牙問曰：『要多少麵？』」那人曰：『買一文錢的。』子牙又不好不賣，只得低頭撮麵，不想子牙不是久慣挑擔子的人，把扁擔拋在地，榜繩子撒在地下。此時因紂王無道，反了東南四百鎮諸侯，報來甚是緊急。武成王日日操練人馬，因放散營砲響，驚了一騎馬溜韁奔走如飛，子牙彎着腰撮麵，不曾隄防。後邊有人大叫曰：『賣麵的馬來了。』子牙忙側身，馬已到了擔上，繩子撒在地下。馬來的急，繩子套在那馬蹄上，把一籠麵拖了五六丈遠，麵都潑在地下，被一陣狂風將麵刮個乾淨。子牙急搶麵時，渾身俱是麵，裹了買麵的人。見這等模樣，就去了。子牙只得回去，一路嗟嘆，來到莊前，馬氏見子牙空籠回來，大喜道：『朝歌城乾麵到好賣。』子牙到了馬氏跟前，把籠擔一丟，罵曰：『都是你這賤人多事。』馬氏曰：『乾麵賣的乾淨是好事，反來罵我。』子牙曰：『一擔麵挑至城裏，何嘗賣得？』至下午纔賣一文錢。馬氏曰：『空籠回來，想必都賒去了。』子牙氣沖沖的曰：『因被馬溜韁把繩子絆住脚，把一擔麵帶潑了一地。天降狂風一陣，把麵都吹去了，却不是你這賤人惹的事。』馬氏聽說，把子牙劈臉一口啐道：『不是你無用，反來罵我，真是飯囊衣架。』惟知飲食之徒。子牙大怒，賤人女流，焉敢啐侮丈夫。二人揪扭一堆，宋異人同妻孫氏來勸，叔叔却爲何事，與嬸嬸爭競。子牙把賣麵的事說了一遍，異人笑曰：『擔把麵能值幾何？你夫妻就這等起來。賢弟同我來。』子牙同異人往書房中坐下，子牙曰：『承兄雅愛，提攜小弟，時乖運蹇，做事無成，實爲有愧。』異人曰：『人以運爲主，花逢時發，古語有云：『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弟不必如此。我有許多夥計，朝歌城有三十五座酒飯店，俱是我的。待我邀衆朋友來，你會他們一會，每店讓你開一日，週而復始，輪轉作生。涯却不是好。子牙作謝道：『多承仁兄抬舉，異人隨將南門張家酒飯店與子牙開張。朝歌南門乃是第一個所在，進教場各路通衢，人烟湊聚，大是熱鬧。其日做手多宰豬羊，蒸了點心，收拾酒飯齊整。子牙掌櫃坐在裏面，一則子牙乃萬神總領，二則年庚不利，從早晨到巳牌時候，鬼也不上門，及至午時，傾盆大雨，黃飛虎不會操演，天氣炎熱，豬羊餚饌被這陣暑氣一蒸，登時臭了，點心餓了，酒都酸了。子牙坐得沒趣，叫衆伙家，你們把酒餚都喫了罷。再過一時，可

借了。子牙作詩曰：「皇天生我在塵寰，虛度風光困世間。鵬翅有時騰萬里，也須飛過九重山。」當時子牙至晚回來，異人曰：「賢弟今日生意如何？」子牙曰：「愧見仁兄，今日折了許多本錢，分文也不會賣得下來。」異人嘆曰：「賢弟不必惱，守時候命，方爲君子。總來折本不多，再做區處，別尋道路。」異人怕子牙着惱，兌五十兩銀子，叫後生同子牙走積場，販買牛馬猪羊等，難道活東西也會臭了。子牙收拾去買猪羊，非止一日，那日販買許多猪羊，趕往朝歌來賣。此時因紂王失政，妲己殘害生靈，奸臣當道，豺狼滿朝，故此天心不順，旱潦不均，朝歌半年不曾下雨，天子百姓祈禱禁了屠沽，告示曉諭軍民人等，各門張掛。子牙失于打點，把牛馬猪羊往城裏趕，被看門人役叫聲違禁，犯法拿了。子牙聽見就抽身跑了，牛馬牲口俱被入官。子牙慌得束手歸來，異人見子牙慌慌張張，而如土色，急問子牙曰：「賢弟爲何如此？」子牙長吁嘆曰：「屢蒙仁兄厚德，件件生意俱做不着，致有虧折。今販猪羊又失打點，不知天子祈雨斷了屠沽，違禁進城，猪羊牛馬入官，本錢盡絕，使姜尚愧身無地，奈何奈何！」宋異人笑曰：「幾兩銀子入了官罷了，何必惱他。賢弟，我攜一壺酒與你散散悶懷。」到後花園去，子牙時來運至後園，先收五路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妖孽頻興國勢闌，大都天意久摧殘。休言怪氣侵牛斗，且俟精靈殺豸冠。  
千載修持成往事，一朝被獲若爲歡。當時不遇天仙術，安得琵琶火後看。

話說子牙同異人來到後花園，遇園子看了，果然好個所在。但見：「牆高數仞，門壁清幽。左邊有兩行金線垂楊，右壁有幾株剔牙松樹。牡丹亭對玩花樓，芍藥圃連鞦韆架。荷花池內，空來往往錦鱗遊；木香棚下，翻翻翩翩蝴蝶戲。正似小園風景，似蓬萊樂守天年娛晚景。」話說異人對子牙後園散悶，子牙自不會到此處，看了一會，子牙曰：「仁兄這一塊空地，怎的不起五間樓？」異人曰：「起五間樓，怎說？」子牙曰：「小弟無恩報兄，此處若起做樓，按風水有三十六條玉帶，金帶有一升芝蔴之數。」異人曰：「賢弟也知風水？」子牙曰：「小弟頗知一二。」異人曰：「不瞞賢弟說，此處也起造七八次，造起來就燒了，故此我也無心起造他。」子牙曰：「小弟擇一吉辰，仁兄只管起造。」上樑那日，仁兄只是款待匠人，我在此替你壓此邪氣，自然無事。」異人信子牙之言，擇日興工，破土起造樓房。那日子時上樑，異人在前堂待匠。

子牙在牡丹亭裏坐定，等候看是何怪異。不一時，狂風大作，走石飛砂，播土揚塵，火光影裏，見些妖魅，臉分五色，猙獰怪異。怎見得：狂風大作惡火飛騰，烟繞處黑霧朦朧，火起處紅光焰焰，臉分五色，赤白黑色共青黃，巨口獠牙，吐放霞光千萬道，風逞火勢，嘩喇喇走萬道金蛇，火透烟迷，黑漫漫墮千重雲，山霧紅土赤，霎時間萬物齊崩，地黑天黃，一會家千門盡倒，正是妖氣烈火冲霄漢，方顯龍岡怪物兇。話說子牙在牡丹亭裏，見風火影中有五個精靈作怪，子牙忙披髮仗劍，用手一指，把劍一揮，喝聲孽畜不落，更待何時，再把手一放，雷鳴空中，忙把五個妖物慌忙跪倒，口稱上仙，小畜不知上仙駕臨，望乞大德全生，施放子牙，喝道：好孽畜，火毀樓房數次，兇心不息，今日罪惡貫盈，當受誅戮，道罷，提劍向前，就斬妖怪，衆怪哀告曰：上仙道心無處不慈悲，小畜得道多年，一時冒瀆天顏，望乞憐救，今一旦誅戮，可憐我等多年功行，付於流水，拜伏在地，苦苦哀告，子牙曰：你既欲生，不許在此擾害萬民，你五畜受吾符命，逕往西岐山，久後搬泥運土，聽候所使，有功之日，自然得其正果。五妖叩頭，逕往西岐山去了。不說子牙壓星收妖，且說那日是上梁吉日，三更子時，前堂異人待匠馬氏同姆姆孫氏，往後園暗暗看子牙做的何事。二人來至後園，只聽見子牙分付妖怪，馬氏對孫氏曰：大娘，你聽聽子牙自己說話，這樣人一生不長進，說鬼話的人，怎得有昇騰日子？馬氏氣將起來，走到子牙面前，問子牙曰：你在這裏與誰講話？子牙曰：你女人家不知道，方纔壓妖，馬氏曰：自己說鬼話，壓甚麼妖？子牙曰：說與你聽，也不知道，馬氏正在園中與子牙分辨，子牙曰：你那裏曉得甚麼？我善能風水，又識陰陽，馬氏曰：你可會算命？子牙曰：命理最精，只是無處開一命館，正言之間，宋異人見馬氏孫氏與子牙說話，異人曰：賢弟方纔的雷響，你可曾見些甚麼？子牙把收妖之事，說了一遍，異人謝曰：賢弟這等道術，不枉修行一番。孫氏曰：叔叔會算命，却無處開一命館，不知那所在，有便房，把一間與叔叔開館也好。異人曰：你要多少房子？朝歌南門最熱鬧，叫後生收拾一間房子，與子牙去開命館，這個何難？却說安童將南門房子，不自收拾，整齊，貼幾幅對聯，左邊是：只言玄妙一團理，右邊是：不說尋常半句虛，裏邊又有一對聯云：一張鐵嘴，說破人間因與吉，兩隻怪眼，善觀世上敗和興，上席又一幅云：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子牙選吉日開館，不覺光陰，擦指四五個月，不見算命卦帖的來，只見那日，有一樵子，姓劉名乾，挑着一担柴，往南門來，忽然看見一命館，劉乾歇下柴担，念對聯，念到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劉乾原是朝歌破落戶，走進命館來看，見子牙伏案而臥，劉乾把桌子一拍。

子牙嚇了一驚，揉眼擦目看時，那一人身長丈五，眼露兇光。子牙曰：「兄起課是算命，那人道：『先生上姓。』」子牙曰：「在下姓姜，名尚字子牙，別號飛熊。」劉乾曰：「且問先生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這對聯怎麼講？」子牙曰：「袖裏乾坤大，乃知過去未來；包羅萬象，壺中日月長，有長生不死之術。」劉乾曰：「先生口出大言，既知過去未來，想課是極准的。你與我起一課，如准二十文青蚨，如不准打幾拳頭，還不許你在此開館。」子牙暗想：「幾個月全無生意，今日撞着只一個，又是撥嘴的人。」子牙曰：「你取下一卦帖來。」劉乾取下一個卦帖，兒遞與子牙。子牙曰：「此卦要你依我纔准。」劉乾曰：「必定依你。」子牙曰：「我寫四句在帖兒上，只管去上面寫着，一直往南走，柳陰一老叟，青蚨一百二十文，四個點心兩碗酒。」劉乾看罷，此卦不准。我賣柴二十餘年，那個與我點心酒吃，論起來你的不准。」子牙曰：「你去包你准。」劉乾挑着柴，逕往南走，果見柳樹下，站立一老者，叫曰：「柴來。」劉乾暗想：「好課，果應其言。」老者曰：「這柴要多少錢？」劉乾答曰：「要一百文。」少討二十文，拗他一拗，老者看看好柴，柴的細子大，這就是一百文也罷，勞你替我拿進來。」劉乾把柴拿在門裏，落下柴葉來。劉乾愛乾淨，取掃帚把地下掃得乾淨的，方纔將尖担繩子收拾停當等錢。老者出來，看見地下乾淨，今日小廝勤謹。劉乾曰：「老丈是我掃的。」老者曰：「老哥，今日是我小兒畢姻，遇着你這好人，又賣的好柴，老者說罷，往裏邊去，只見一個孩子，拿着四個點心，一壺酒，一個碗，員外與你吃。」劉乾嘆曰：「姜先生真乃神仙也。」我把這酒滿滿的斟一碗，那一碗淺些，也不算他准。」劉乾斟滿一碗，再斟第二碗，一樣不差。劉乾吃了酒，見老者出來，劉乾曰：「多謝員外，老者拿兩封錢出來，先遞一百文與劉乾。」曰：「這是你的柴錢。」又將二十文遞與劉乾。曰：「今日是我小兒喜辰，這是與你做喜錢買酒吃。」就把劉乾驚喜無地，想朝歌城出神仙了，拿着尖担，逕往子牙命館來。早晨有人聽見劉乾言語不好，衆人曰：「姜先生，這劉乾不是好惹的，卦如果不准，你去罷。」子牙曰：「不妨，衆人都在這裏開站等劉乾來，不一時，只見劉乾如飛前來。」子牙問曰：「卦准不准？」劉乾大呼曰：「姜先生真神仙也，好准課。」朝歌城中有此高人，萬民有福，都知趨吉避凶。」子牙曰：「課既准了，取謝儀來。」劉乾曰：「二十文其實難為你輕了，口裏只管念不見，拿出錢來。」子牙曰：「課不准，兄便說閒話。」課既准，可就送我課錢，如何只管口說。」劉乾曰：「就把一百二十文都送你，也不爲多。」姜先生不要急，等我來。」劉乾站立簷前，只見南門那邊來了一個人，腰束皮挺帶，身穿布衫，行走如飛。劉乾趕上去，一把扯住那人，那人曰：「你扯我怎的？」劉乾曰：「不爲別事，扯你算個命兒。」那人曰：「我有緊急公文，要走路，我不算命。」劉乾道：

此位先生。課命准的很。該照顧他一命。况舉醫荐卜。乃是好情。那人曰。兄真個好笑。我不算命也。由我。劉乾怒道。你算也不算。那人道。我不算。劉乾曰。你既不算。我與你跳河。把命配你。一把拽住那人。就往河裏跑。衆人曰。那朋友。劉大哥分上。算個命罷。那人說。我無甚事。怎的算命。劉乾道。若算不准。我替你出錢。若准。你還要買酒請我。那人無法。見劉乾凶得緊。只得進子牙命館來。那人是個公差。有緊急事。等不得算八字。看個卦罷。扯了一個帖兒來。與子牙看。子牙曰。此卦做甚麼用。那人曰。催錢。根子牙曰。卦帖批與你去自驗。批卦逢於艮。錢糧不必問。等候你多時。一百零三錠。那人接了卦帖。問曰。先生一課。該幾個錢。劉乾曰。這課比衆不同。五錢一課。那人曰。你又不是先生。你怎麼定價。劉乾曰。不准包回換。五錢一課。還是好了你。那人心忙意急。恐誤了公事。只得稱五錢銀子去了。劉乾辭謝子牙。子牙曰。承兄照顧。衆人在子牙命館門前。看那僱錢糧的如何。過了一個時辰。那人押解錢糧。到子牙命館門前。曰。姜先生真乃神仙出世。果是一百零三錠。真不負五錢一課。子牙從此時來。轟動一朝歌軍民人等。俱來算命。看課。五錢一命。子牙收拾起了銀子。馬氏歡喜。宋異人遂心。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半年以後。遠近聞名。都來推算。不在話下。且說南門外軒轅墳中。有個玉石琵琶精。往朝歌城來看姐。已便在宮中夜食。宮人御花園太湖石下。白骨如山。琵琶精看罷。出宮欲回巢穴。謁着妖光。逕往南門過。只聽得哄哄人語。擾攘之聲。妖精撥開妖光。看時。却是姜子牙算命。妖精曰。待我與他推算。看他如何。妖精一化。變作一個婦人。身穿重孝。扭捏腰肢。而言曰。列位君子。讓一讓妾身。算一命。紂時人老誠。兩邊閃開。子牙正看命。見一婦人來的蹊蹺。子牙定睛觀看。認得是個妖精。暗思。好孽畜也。來試我眼色。今日不除妖怪。等待何時。子牙曰。列位看命君子。男女授受不親。先讓只小娘子算了去。然後依次算來。衆人曰。也能。我們讓他先算。妖精進了裏面。坐下。子牙曰。借小娘子右手一看。妖精曰。先生算命。難道也會風鑑。子牙曰。先看相。後算命。妖精暗笑。把右手遞與子牙看。子牙一把將妖精的寸關尺脈門。搭住。將丹田中先天元氣。連上火眼金睛。把妖光釘住了。子牙不言。只管看着婦人。曰。先生不相。不言。我乃女流。如何拿住我。手快放手。傍人看着。這是何說。傍人且多不知奧妙。齊齊大呼。姜子牙你年紀老大。怎幹這樣事。你貪愛此女。姿色對衆欺騙。此乃天子日月脚下。怎這等無禮。實爲可惡。子牙曰。列位。此女非人。乃是妖精。衆人大喝曰。好胡說。明明一個女子。怎說是妖精。外面圍看的。擠擠不開。子牙暗思。若放了女子。妖精一去。青白難辨。我既在此。當除妖精。顯我姓名。



子牙手中無物，止有一紫石硯台，用手抓起石硯，照妖精頂上響一聲，打得腦漿噴出，血染衣襟。子牙不放手，還攔住了脈門，使妖精不能變化。兩邊人大叫莫等他走了，衆人齊喊算命的打死了人，重重疊疊圍住了子牙命館。不一時，打道的來，乃是亞相比干乘馬來到，問左右爲何衆人喧嚷。衆人齊說丞相駕臨，拿姜尙去見丞相。爺比干勒住馬，問甚麼事。內中有抱不平的人跪下，啓老爺，此間有一人算命，叫做姜尙，適間有一個女子來算命，他見女子姿色，便欲欺騙。女子貞潔不從，姜尙陡起凶心，提起石硯，照頂上一下打死。可憐血濺滿身，死於非命。比干聽衆口之詞，大怒，喚左右拿來。子牙一隻手拖住妖怪，拖到馬前跪下。比干曰：看你皓頭白髮，如何不知國法。白日欺姦女子，良婦不從，爲何執硯打死人命。關天豈容惡黨，勘問明白，以正國法。子牙曰：老爺在上，容姜尙稟明姜尙自幼讀書守禮，豈敢違法。但此女非人，乃是妖精。近日只見妖氣貫於宮中，災星歷遍天下。小人既在輦轂之下，感當今皇上水土之恩，除妖滅怪，蕩魔驅邪，以盡子民之志。此女實是妖怪，怎敢爲非望老爺細察。小民方得生路，傍邊衆人齊齊跪下。老爺此等江湖術士，利口巧言，遮掩狡詐，蔽惑老爺。衆人經目，明明欺騙不從，逞凶打死。老爺若聽他言，可憐女子銜冤，百姓負屈。比干見衆口難辨，又見子牙拿住婦人，手不放。比干問曰：姜尙那婦人已死，爲何不放手。這是何說。子牙答曰：若放他手，妖精去了，何以爲證。比干聞言，分付衆民，此處不可辨明，待吾啓奏天子，便知青白。衆民圍住子牙，子牙拖着妖精，往午門來。比干至摘星樓候旨。紂王宣比干見比干進內，俯伏啓奏。王曰：朕無旨意，卿有何奏章。比干奏曰：臣過南門，遇一算命術士，只見一女子算命，術士看女子是妖精，不是人，便將硯石打死。衆民不服。齊言術士愛女子姿色，強姦不從，逞凶將女子打死。臣據術士之言，亦似有理。然衆民之言，又是經目可證。臣請陛下旨意定奪。妲己在後聽見比干奏此事，暗暗叫苦。妹妹你回巢穴去，便罷了。算甚麼命。今遇惡人打死，我必定與你報讎。妲己已出見紂王，妾身奏陛下，亞相所奏，真假難辨。主上可傳旨將術士連女子拖至摘星樓下，妾身一觀，便知端的。紂王曰：御妻之言是也。傳旨命術士將女子拖於摘星樓見駕。旨意一出，子牙將妖精拖至摘星樓。子牙俯伏階下，右手摺住妖精不放。紂王在九曲雕欄之外，王曰：階下俯伏何人。子牙曰：小民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尙，幼訪名師，祕授陰陽善識妖魅。因尙住居都城南門賣卜度日，不意妖氛作怪，來惑小民，被尙看破天機，勸除妖精，別無他意。姜尙一則感皇上天地覆戴之恩，報師傳祕授不虛之德。王曰：朕觀此女，乃是人像，併非妖邪。若

是妖邪。何無破綻。子牙曰：陛下若要妖精現形，可取柴炭担，鍊此妖精。原形自見。天子傳旨，搬運柴薪，至於樓下。子牙方放了手，把女子衣服解開，前心用符，後心用印，鎖住妖精四肢，拖上柴薪，放起火來。好火，但見：「濃烟籠地角，黑霧鎖天涯。積風生烈焰，赤火冒紅霞。風乃火之師，火乃風之帥。風仗火行兇，火以風爲害。滔滔烈火，無風不能成形。蕩蕩狂風，無火焉能取勝。風隨火勢，須臾時燎徹天關。火趁風威，頃刻間燒開地戶。金蛇串遶，難逃火炙之殃。烈焰圍身，大難飛來，怎躲好似老君，扳倒鍊丹爐。一塊火光連地滾。」子牙用火鍊妖精，燒鍊兩個時辰，上下渾身不曾燒枯了些兒。紂王問亞相比干曰：「朕觀烈火焚燒兩個時辰，渾身也不焦爛，真乃妖怪。比干奏曰：「若看此事，姜尚亦是奇人，但不知此妖終是何物作怪。」王曰：「卿問姜尚，此妖果是何物成精。」比干下樓問子牙，子牙答曰：「要此妖現真形，這也不難。」子牙用三昧真火燒此妖精，不知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 蘇妲己置造蠶盆

蠶盆極惡已瀾天，宮女無辜血肉賒。媚骨已無埋玉處，芳魂猶帶穢腥羶。故園有夢空歌月，此地沉冤未息肩。怨氣漫天應慘，周家世業更安然。

話說子牙用三昧真火燒這妖精，此火非同凡火，從眼鼻口中噴將出來，乃是精氣神鍊成三昧，養就離精，與凡火共成一處。此妖精怎麼經得起妖精在火光中扒將起來，大叫曰：「姜子牙，我與你無冤無仇，怎將三昧真火燒我。」紂王聽見火裏妖精說話，唬的汗流浹背，目瞪口呆。子牙曰：「陛下請駕進樓，雷來了。」子牙雙手齊放，只見霹靂交加，一聲響亮，火滅烟消，現出一面玉石琵琶來。紂王與妲己曰：「此妖已現真形，妲己聽言，心如刀絞，意似油煎，暗暗叫苦。你來看我，回去便罷了，又算甚麼命。今遇惡人，將你原形燒出，使我肉身何安。我不殺姜尚誓不與匹夫俱。」妲己只得勉作笑容，啓奏曰：「陛下命左右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待妾上了絲絃，早晚與陛下進御取樂。」姜觀姜尚才術兩全，何不封彼在朝保駕。王曰：「御妻之言甚善。」天子傳旨，且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姜尚聽朕封官，官拜下大夫，特授司天監職，隨朝待用。子牙謝恩，出午門外，冠帶回宋異人莊上。異人設席款待親友，俱來恭賀飲酒數日。子牙復在都城隨朝不表，且說妲己把玉石琵琶放於摘星樓上，探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已後五年返本還元，斷絕

成湯天下。一日紂王在摘星樓與妲己飲宴。酒至半酣。妲己歌舞一回。與紂王作樂。三宮嬪妃。六院宮人。齊聲喝采。內有七十餘名宮人。俱不喝采。殿下且有淚痕。妲己看見。停住歌舞。查問那七十餘名宮人。原是那一宮的。內有奉御官查得。原是中宮姜娘娘侍御宮人。妲己怒曰。你主母謀逆賜死。你們反懷忿怨。久後必成宮闈之患。奏與紂王。紂王大怒。傳旨。拿下樓。俱用金瓜打死。妲己奏曰。陛下且不必將這起逆黨擊頂。暫且送下冷宮。姜有一計。可除宮中大弊。侍御官將宮女送下冷宮。且說妲己奏紂王曰。將摘星樓下方圓開二十四丈闊。深五丈。陛下傳旨。命都城萬民。每一戶納蛇四條。都放於此坑之內。將作弊宮人。跌剝乾淨。送下坑中。喂此毒蛇。此刑名曰蝥盈。紂王曰。御妻之奇法。真可剔除宮中大弊。天子隨傳旨。意張掛各門。國法森嚴。萬民遭累。勒令限期。往龍德殿交蛇。衆民日日進於朝中。併無內外法紀。全消朝廷失政。不止一日。衆民納蛇。都城那裏有這些蛇。俱到外縣買蛇交納。一日。文書房繆尚官居上大夫。在文書房裏看天下本章。只見衆民。或三兩成行。四五一處。手提筐籃。進九間大殿。大夫問。執殿官。這些百姓。手提筐籃。裏面是甚麼東西。執殿官答曰。萬民交蛇。大夫大驚曰。天子要蛇何用。執殿官曰。卑職不知。大夫出文書房到大殿。衆民見大夫叩頭。繆尚曰。你等拿的甚麼東西。衆民曰。天子榜文。張掛各門。每一戶交蛇四條。都城那裏有許多蛇。俱是百里之外買來交納。不知聖上何用。繆尚曰。你們且去交蛇。衆民去了。大夫進文書房。不看本章。只見武成王黃飛虎。比干。微子。箕子。楊任。楊修。俱至。相見禮畢。繆尚曰。列位大人。可知天子令百姓每戶納蛇四條。不知取此何用。黃飛虎答曰。末將昨日看操回來。見衆民言。天子張掛榜文。每戶納蛇四條。紛紛不絕。俱有怨言。因此今日到此。請問列位大人。必知其詳。比干。箕子曰。我等一字也不知。黃飛虎曰。列位既不知道。叫執殿官過來。你聽我吩咐。你心上打聽。天子用此物做甚麼事。若得實信。速來報我。重重賞你。執殿官領命去訖。衆官隨散不表。且說衆民。又過五七日。蛇已交完。收蛇官往摘星樓回旨。奏曰。都城衆民。交蛇已完。奴婢回旨。紂王問。妲己曰。坑中蛇已完了。御妻何以治此。妲己曰。陛下傳旨。可將前日暫寄不遊宮宮人。跌剝乾淨。用繩縛背。推下坑中。喂此蛇。蝥若無此極刑。宮中。九弊難除。紂王曰。御妻所設此刑。真是除奸之要法。蛇既納完。命奉御官將不遊宮前日。送下宮人。綁出。推落蝥盆。奉御官得旨。不一時。將宮人綁至坑邊。那宮人。一見蛇。蝥。猙獰。揚頭吐舌。惡相難看。七十二名宮人。一齊叫苦。那日。繆尚。在文書房。也爲這件事。逐日打聽。只聽得一陣悲聲慘切。大夫出的文書房來。見執

殿官忙忙來報。啓老爺。前日天子取蛇。放在大坑中。今日將七十二名宮人。跌剝入坑。餵此蛇蝎。卑職探聽得實。前來報知。膠鬲開言。心中甚是激烈。逕進內庭。過了龍德殿。進分宮樓。走至摘星樓下。只見衆宮人。赤身縛背。淚流滿面。哀聲叫苦。悽慘難觀。膠鬲厲聲大叫曰。此事豈可行。膠鬲有本啓奏。紂王正要毒蛇咬食宮人。以爲取樂。不期大夫膠鬲啓奏。紂王命宣膠鬲上樓俯伏。王問曰。朕無旨意。卿有何奏章。膠鬲泣而奏曰。臣不爲別事。因見陛下橫刑慘酷。民遭荼毒。君臣睽隔。上下不相交接。宇宙已成否塞之象。今陛下又用這等非刑。宮人所得何罪。昨日臣見萬民交納蛇蝎。人人俱有怨言。今旱潦頻仍。况且買蛇百里之外。民不安生。臣聞民貧則爲盜。盜聚則生亂。况且海內烽烟。諸侯離叛。東南二處。刻無甯宇。民日思亂。刀兵四起。陛下不修仁政。日行暴虐。自從盤古至今。并不曾見此刑爲何名。那一載。君王所製。王曰。宮人作弊。無法可除。往往不息。故設此刑。名曰蝨盆。膠鬲奏曰。人之四肢。莫非皮肉。雖有貴賤之殊。總是一體。今入坑穴之中。毒蛇吞啖。苦痛傷心。陛下觀之。其心何忍。聖意何樂。况宮人皆係女子。朝夕宮中侍陛下於左右。不過役使。有何大弊。遭此慘刑。望陛下憐救宮人。眞皇上浩蕩之恩。體上天好生之德。王曰。卿之所諫。亦似有理。但肘腋之患。發不及覺。豈得以草率之刑治之。况婦女陰謀。險毒不如。此彼未必知警耳。膠鬲厲聲言曰。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股肱。又曰。竄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陛下忍心喪德。不聽臣言。妄行暴虐。罔有悛心。使天下諸侯懷怨。東伯侯無辜受戮。南伯侯屈死。朝歌諫臣盡遭炮烙。今無辜宮娥。又入蝨盆。陛下只知歡娛於深宮。信讒聽佞。荒淫酗酒。眞如疇疾在。心。不知何時舉發。誠所謂大癩既潰。命亦隨之。陛下不一思省。只知縱慾敗度。不想國家何以如磐石之安。可惜先王克勤克儉。敬天畏民。方保社稷太平。華夷率服。陛下當改惡從善。親賢遠色。退佞進忠。庶幾宗社可保。國泰安民。生民幸甚。臣等日夕焦心。不忍陛下淪於昏暗。黎民離心。離德禍生。不測。所謂社稷宗廟。非陛下之所有也。臣何忍深言。望陛下以祖宗天下爲重。不得妄聽女寺之言。有廢忠諫之語。萬民幸甚。紂王大怒曰。好匹夫。怎敢無知。侮謗聖君。罪在不赦。叫左右。卽將此匹夫剝淨。送入蝨盆。以正國法。衆人方欲來拿。被膠鬲大喝曰。昏君無道。殺戮諫臣。此國家大患。吾不忍見。成湯數百年天下。一旦付與他人。雖死我不瞑目。况吾官居諫議。怎入蝨盆。手指紂王大罵。昏君。只等橫暴。終應西伯之言。大夫言罷。望摘星樓下一躍。撞將下來。跌了個腦漿并流。死於非命。有詩爲證。赤膽忠心爲國憂。先生撞下摘星樓。早知天數成湯滅。可惜捐軀

血水流。】話說膠鬲墜樓粉骨碎身紂王看見更覺大怒傳旨將宮女送下蠶盆連膠鬲一齊饜了蛇蝎可憐七十  
 二名宮人齊聲高叫皇天后土我等又未爲非遭此慘刑姐已賤人我等生不能食汝之肉死後定啖汝陰魂紂王  
 見宮人落下坑內餓蛇將宮人盤繞吞咬皮膚鑽入腹內苦痛非常姐已曰若無此刑焉得除宮中大患紂王以手  
 拍姐已之背曰喜你這等奇法妙不可言兩邊宮人心酸膽碎有詩爲證「蠶盆蛇蝎勢猖獗宮女遭殃入此坑一  
 見魂飛千里外可憐慘死勝油烹」話說紂王將宮人入于坑內以爲是美刑姐已又奏曰陛下可再傳旨將蠶盆  
 左邊掘一池右邊挖一沼池中以糟邱爲山右邊以酒爲池糟邱山上用樹枝插滿把肉披成薄片掛在樹枝之上  
 名曰肉林右邊將酒灌滿名曰酒池天子富有四海原該享無窮富貴此肉林酒池非天子之尊不得妄自尊享也  
 紂王曰御妻異製奇觀真堪玩賞非奇思妙想不能有此隨傳旨依法製造非止一日將酒池肉林造的完全紂王  
 設宴與姐已玩賞肉林酒池正飲之間姐已奏曰樂聲煩厭歌唱尋常陛下傳旨命宮人與宦官撲跌得勝者池中  
 賞酒不勝者乃無用之婢侍于御前有辱天子可用金瓜擊頂放於糟內姐已奏畢紂王無不聽從傳旨命宮人宦  
 官撲跌可憐這妖孽在宮中無所不爲宦官遭殃傷殘民命看官他爲何事要將宮人打死入在糟內姐已或二三  
 更現出原形要吃糟內宮人以血食養他精氣惑於紂王有詩爲證「懸肉爲林酒作池紂王無道類窮奇蠶盆怨  
 氣冲霄漢炮烙精魂旁火炊文武無心扶社稷軍民有意破宮墀將來國土何時盡戊午句中甲子期」話說紂王  
 聽信姐已造酒池肉林一無忌憚朝綱不整任意荒淫一日姐已忽然想起玉石琵琶精之恥設一計要害子牙作  
 一圖畫那日在摘星樓與紂王飲宴酒至半酣姐已曰妾有一圖畫獻與陛下一觀王曰取來朕看姐已命宮人將  
 畫又挑起紂王看此畫又非翎毛又非走獸又非山景又非人物上畫一臺高四丈九尺殿閣巍峨樓宇玉瑤瑤  
 砌就欄杆寶玉粧成梁棟夜現光華瑞彩照耀名曰鹿臺姐已奏曰陛下萬乘至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若不造此  
 臺不足以壯觀瞻此臺真是瑤池玉闕閬苑蓬萊陛下早晚宴於臺上自有仙人仙女下降陛下得與真仙遊延  
 年益壽祿算無窮陛下與妾共叨福庇永享人間富貴也王曰此臺工程浩大常命何官督造姐已奏曰此工須得  
 一才藝精巧深識陰陽洞曉生剋之人以妾觀之非下大夫姜尚不可紂王聞言即傳旨宣下大夫姜尚使臣往比  
 干府宣召姜尚比干慌忙接旨使臣曰旨意乃是宣下大夫姜尚子牙即忙接旨謝恩曰天使大人可先到午門卑

職就至。使臣去了。子牙暗起一課。早知今日之危。子牙對比干謝曰。姜尚荷蒙大德提攜。並不指教之恩。不期今日相別。此恩此德。不知何時可報。比干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子牙曰。尚占運命主。今日不好。有害無利。有凶無吉。比干曰。先生又非諫官。在位況且不久。面君以順爲是。何害之有。子牙曰。尚有一柬帖。壓在書房硯臺之下。但丞相有大難臨身。無處解釋。可觀此柬。庶幾可脫其危。乃卑職報丞相涓埃之萬一耳。但從今一別。不知何日能再視尊顏。子牙作辭。比干着實不忍。先生果有災難。待吾進朝面君。可保先生無虞。子牙曰。數已如此。不必勞動。反累他人。比干相送。子牙出相府。上馬。來到午門。迺至摘星樓。候旨。奉官宣上摘星樓。見駕畢。王曰。卿與朕代勞。起造鹿臺。候成功之日。加祿增官。朕決不食言。圖樣在此。子牙一看。高四丈九尺。上造瓊樓玉宇。殿閣重簷。瑪瑙砌就。欄杆寶玉。裝成梁棟。子牙看罷。暗想。朝歌非吾久居之地。且將言語。感愷這昏君。必定不聽發怒。我就此脫身。隱了。爲何不可。畢竟不知子牙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 子牙諫主隱磻溪

渭水潺潺日夜流。子牙從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飛熊夢。幾向斜陽嘆白頭。

話說子牙看罷圖樣。王曰。此臺多少日期。方可完得此工。尚奏曰。此臺高四丈九尺。造瓊樓玉宇。碧檻雕欄。工程浩大。若完臺工。非三十五年不得完成。紂王聞奏。對妲己曰。御妻。姜尚奏朕。臺工要三十五年方成。朕想光陰瞬息。歲月如流。年少可以行樂。若是如此。人生幾何。安能長在。造此臺實爲無益。妲己奏曰。姜尚乃方外術士。總以一派詭言。那有三十五年完工之理。狂悖欺主。罪當炮烙。紂王曰。御妻之言是也。傳奉官。可與朕拿姜尚。炮烙以正國法。子牙曰。臣啓陛下。鹿臺之工。勞民傷財。愿陛下且息此念。臣竊爲不可。今四方刀兵亂起。水旱頻仍。府庫空虛。民生日促。陛下不留心邦本。與百姓養和平之福。日荒淫於酒色。遠賢近佞。荒亂國政。殺害忠良。民怨天愁。累示警報。陛下全不修省。今又聽狐媚之言。妄興土木。陷害萬民。臣不知陛下之所終矣。臣受陛下知遇之恩。不得不赤膽披肝。冒死上陳。如不聽臣言。又見昔日進瓊宮之故事耳。可憐社稷生民。不久爲他人之所有。臣何忍坐視而不言。紂王聞言大罵。匹夫焉敢毀謗天子。令兩邊承奉官與朕拿下。醢尸。盡粉以正國法。衆人方欲向前。子牙抽身望樓下飛跑。

紂王一見且怒且笑。御妻你看這老匹夫。聽見拿之一字就跑了。禮節法度全然不知。那有一個跑了的傳旨。着奉御官拿來。衆官趕子牙過了龍德殿。九間殿子牙至九龍橋。只見衆官趕來甚急。子牙曰。承奉官不必趕我。莫非一死而已。按着九龍橋欄杆望下一攬。把水打了一個窟窿。衆官急上橋看。水星兒也不見一個。不知子牙借水遁去了。承奉官往摘星樓回旨。王曰。好了這老匹夫。且不表紂王話。說子牙投水橋下。有四員執殿官扶着欄杆看水。嗟嘆。適有上大夫楊任進午門。見橋邊有執殿官伏着望水。楊任問曰。你等在此看甚麼。執殿官曰。啓老爺。下大夫姜尚投水而死。楊任曰。爲何事。執殿官答曰。不知。楊任進文書房看本章不提。且說紂王與妲己議。鹿臺差那一員官監造。妲己奏曰。若造此臺。非崇侯虎不能成功。紂王准行。差承奉宣崇侯虎。承奉得旨。出九間殿。往文書房來見楊任。楊任問曰。下大夫姜子牙何事。忤君自投水而死。承奉答曰。天子命姜尚造鹿臺。姜尚奏事忤旨。因命承奉拿他。他跑至此投水而死。今詔崇侯虎督工。楊任問曰。何謂鹿臺。承奉答曰。蘇娘娘獻的圖樣。高四丈九尺。上造瓊樓玉宇。殿閣重簷。瑪瑙砌就欄杆。珠玉粧成梁棟。今命崇侯虎監造。卑職見天子所行皆桀之道。不忍社稷邱墟。特來見大人。大人秉忠諫。止土木之工。救萬民搬運土之苦。免商賈有陷血本之殃。此大夫愛育天下生民之心。可播揚於世。世矣。楊任聽罷。謂承奉曰。你且將此詔停止。待吾進見聖上。再爲施行。楊任巡往摘星樓下。候旨。紂王宣楊任上樓見駕。王曰。卿有何奏章。楊任奏曰。臣聞治天下之道。君明臣直。言聽計從。爲師保是用。忠良是親。奸佞日遠。和外國順民心。功賞罪罰。莫不得當。則四海順從。八方仰德。仁政施于人。則天下景從。萬民樂業。此乃聖主之所爲。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聽。建造鹿臺。陛下只知行樂歡娛。歌舞宴賞。作一己之樂。致萬姓之愁。臣恐陛下不能享此樂。而先有膺心之患矣。陛下若不急爲整飭。臣恐陛下之患。不可得而治之矣。主上三害在外。一害在內。陛下聽臣言。其外三害。一害者。東伯侯姜桓楚。文雄兵百萬。欲報父讎。游魂關兵無消息。屢折軍威。苦戰三年。錢糧盡費。糧草日艱。此爲一害。二害者。南伯侯鄂順。爲陛下無辜殺其父親。大起人馬。晝夜攻取三山關。鄧九公亦是苦戰多年。庫藏空虛。軍民失望。此爲二害。三害者。况聞太師遠征北海。大敵十有餘年。今且未能返國。勝敗未分。凶吉未定。陛下何苦聽信讒言。殺戮正士。狐媚偏於信從。讒言致之不問。小人日近於君前。君子日聞其退避。宮幃竟無內外。貂璫紊亂深宮。三害荒荒。八方作亂。陛下不容諫官有阻。忠耿今又起無端。造作廣施土木。不惟社稷不能奠安。宗

廟不能磐石。臣不忍朝歌百姓受此塗炭。願陛下速止臺工。民心樂業。庶可救其萬一。不然民一離心。則萬民荒亂。古云民亂則國破。國破則君亡。只可惜六百年以定華夷。一旦被他人所虜矣。紂王聽罷大罵匹夫。把筆書生。焉敢無知。直言犯主。命奉御官將此匹夫。剜去二目。朕念前歲有功。姑恕他一次。楊任復奏曰。臣雖剜目不辭。只怕天下諸侯有不忍臣之剜目之苦也。奉御官把楊任攙下樓。一聲響。剜二目。獻上樓來。且說楊任忠肝義膽。實爲紂王。雖剜二目。忠心不滅。一道怨氣。直冲在青峯山紫陽洞青虛道德真君面前。真君早解其意。命黃巾力士可救楊任。回山。力士奉旨。至摘星樓下。用三陣神風。異香遍滿。摘星樓下地。播起塵土。揚起沙灰。一聲響。楊任尸骸竟不見了。紂王急往樓下。避其沙土。不一時。風息沙平。兩邊啓奏。紂王曰。楊任尸首風刮不見了。紂王嘆曰。似前番朕斬太子。也被風刮去。似此等事。皆係常事。不足怪也。紂王謂妲己曰。鹿臺之工。已詔侯虎。楊任諫朕。自取其禍。速詔崇侯虎。侍駕官催詔去了。且說楊任的尸首。被力士攝去。紫陽洞回真君法旨。道德真君出洞來。命白雲童兒。葫蘆中取二粒仙丹。將楊任眼。眶裏放二粒仙丹。真人用先天真氣。吹在楊任面上。喝聲。楊任不起。更待何時。真是仙家妙術。起死回生。只見楊任眼。眶裏長出兩隻手來。手心裏生兩隻眼睛。此眼上看天庭。下觀地穴。中識人間萬事。楊任立起。半响。定省見自己。日化奇形。見一道人。立在山洞前。楊任問曰。道長。此處莫非幽冥地界。真君曰。非也。此處乃青峯山紫陽洞。貧道是煉氣士。青虛道德真君。因見你忠心赤膽。直諫紂王。憐救萬民。身遭剜目之災。貧道憐你湯壽不絕。度你上山。後輔周王。成其正道。楊任聽罷。拜謝曰。弟子蒙真君憐救。指引還生。再見人世。此恩此德。何敢有忘。望真君不棄。願拜爲師。楊任就在青峯山居住。只待破壇黃陣。下山助子牙成功。有詩爲證。大夫直諫犯非刑。剜目傷心不忍聽。不是真君施妙術。焉能兩眼察天庭。不說楊任居此安身。且說紂王詔崇侯虎。督造鹿臺。此臺工程浩大。要動無限錢糧。無限人夫。搬運木。值泥土。磚瓦。絡繹之苦。不可勝計。各州府縣軍民。三丁抽二。獨了赴役。有錢者買閑在家。無錢者任勞累死。萬民驚恐。日夜不安。男女慌慌。軍民嗟怨。家家閉戶。逃奔四方。崇侯虎仗勢虐民。可憐老少累死。不計其數。皆填鹿臺之內。朝歌變亂。逃亡者甚多。不表侯虎監督臺工。且說子牙駕水遁。回到宋異人莊。上馬氏接住。恭喜大夫。今日回家。子牙曰。我如今不做官了。馬氏大驚。爲何事。來子牙曰。天子聽妲己之言。起造鹿臺。命我督工。我不忍萬民遭殃。黎庶有難。是我上一本。天子不從。被我直諫。聖上大怒。把我能職歸田。我想紂王非



我之主娘子我同你往西岐去守時待命。我一日時來運至，官居顯爵，極品當朝，人臣第一，方不負吾心中實學。馬氏曰：「你不是文家出身，不過是江湖一術士，天幸做了下大夫，感天子之德，不淺。今命你造臺，乃看顧你監工，况錢糧既多，你不管甚東西，也賺他些回來，你多大官也。上本諫言，還是你無福，只是個術士的命。」子曰：「娘子，你放心，是這樣官，未展我胸中才學，難遂我平生之志。你且收拾行裝，打點同我往西岐去，不日官居一品，位列公卿，你授一品夫人，身着霞佩，頭帶珠冠，榮耀西岐，不枉我出仕一番。」馬氏笑曰：「子牙，你說的是失時話。現成官，你沒福做，倒要空拳隻手去別處尋，這不是折得你胡思亂想，奔投無路，捨近求遠，尙望官居一品，天子命你監造臺工，明明看顧你做的是那裏清官，如今多少大小官員，都是隨時而已。」子曰：「你女人家不知遠大，天數有定，遲早有期，各自有主，你與我同到西岐，自有下落。」一日時來，富貴自是不淺。馬氏曰：「姜子牙，我和你緣分夫妻，只到的如此，我生長朝歌，決不往他鄉外國去。從今說過，你行你的，我幹我的，再無他說。」子曰：「娘子，此言說錯了。嫁雞怎不隨雞，飛夫豈有分離之理。」馬氏曰：「妾身原是朝歌女子，那裏去離鄉背井。子牙，你從實些寫一紙休書，與我各自投生，我決不去。」子曰：「娘子，隨我去好，異日身榮無邊富貴。」馬氏曰：「我的命只合如此，也受不起大福分，你自去做一品顯官，我在此受些窮苦，你再娶一房有福的夫人罷。」子曰：「你不要後悔。」馬氏曰：「是我造化低，決不後悔。」子牙點頭嘆曰：「你小看了我，既嫁與我爲妻，怎不隨我去，必定要你同行。」馬氏大怒，姜子牙，你好好就與你好開交，如要不肯，我與父兄說知，同你進朝歌見天子，也講一個明白。夫妻二人正在此鬪口，有宋異人同妻孫氏來勸。子曰：「賢弟，當時這一件事是我作的，弟婦既不同你去，就寫一字與他，賢弟乃奇男子，豈無佳配，何必苦苦留戀他，常言道：『心去意難留，勉強終非是好結果。』」子曰：「長兄，嫂在上，馬氏隨我一場，不會受用一場，我心不忍離他，他倒有離我之心，長兄吩咐，我就寫休書與他。」子曰：「寫了休書，拿在手中，道：『娘子，書在我手中，夫妻還是團圓的，你接了此書，再不能完聚了。』」馬氏伸手接書，全無半毫顧戀之心。子曰：「嘆曰：『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是可最毒，婦人心。』」馬氏收拾回家，改節去了。不提子牙打點起行，作辭宋異人，嫂嫂孫氏，姜尙蒙兄嫂看顧提攜，不期有今日之別。異人治酒與子牙，餞行飲罷，遠送一程。因問曰：「賢弟往那裏去？」子曰：「小弟別兄，往西岐做些事業。」異人曰：「倘賢弟得意時，可寄一音，使我也放心。」二人洒淚而別。一異人送別在長途，兩下分離心思，孤只爲金蘭恩義，重幾回搔首意躊躇。」

話說子牙離了宋家莊取路往孟津。過了黃河，逕往滹池縣。往臨潼關來，只見一起朝歌奔逃百姓，有七八百黎民。那父攜子哭，弟爲兄悲，夫婦淚落，男女悲哭之聲，紛紛載道。子牙見而問曰：「你們是朝歌的民，內中也有人認的是姜子牙衆民，叫曰姜老爺，我等是朝歌民，因爲紂王起造鹿臺，命崇侯虎監督，那天殺的奸臣三丁抽二獨丁，赴役有錢者買閑在家，累死數萬人，夫屍填鹿臺之下，晝夜無息。我們經不得這等苦楚，故此逃出五關，不期總兵張老爺不放我們出關。若是拿將回去，死於非命，故此傷心啼哭。」子牙曰：「你們不必如此待我，去見張總兵，替你們說個人情，放你們出關。」衆人曰：「這是老爺天恩，普施甘露，枯骨重生。」子牙把行囊與衆人看守，獨自前往張總兵府來。衆人問曰：「那裏來的？」子牙曰：「煩你傳報商都下大夫姜尚來拜你總兵門上人來報啓老爺。」商都下大夫姜尚來拜張鳳，想下大夫姜尚來拜他，是文官，我乃武官，他近朝廷，我居關隘，百事有煩他，急命左右請進。」子牙道：「家打扮不着公服，逕往裏面見張鳳。」鳳一見子牙道服而來，便坐而問曰：「來者何人？」子牙曰：「吾乃下大夫姜尚是也。」鳳問曰：「大夫爲何道服而來？」子牙答曰：「卑職此來不爲別事，單爲衆民苦切，天子不明聽己之言，廣施土木之功，興造鹿臺，命崇虎督工，豈意彼陷虐萬民，貪圖賄賂，不惜民力，况四方兵未息，肩上天示儆，水旱不均，民不聊生，天下失望，黎庶遭殃，可憐累死萬民，填于臺內，荒淫無度，奸臣蠱惑天子，狐媚巧閉聖聰，命吾督造鹿臺，我怎肯欺君誤國，害民傷財，因此直諫，天子不聽，反欲加罪于我，我本當以一死以報爵祿之恩，奈尚天數未盡，蒙恩赦宥，放歸故鄉，因此行到貴治，偶見許多百姓，携男拽女，扶老攜幼，悲號苦楚，甚是傷情，如若執回，又懼炮烙，蠶盆慘刑，惡法殘缺，肢體骨粉魂消，可憐民死無辜，怨魂負屈，今尚觀之心，實可憐，故不辭愧面，奉謁台顏，懇求賜衆民出關，黎庶從死而超生，將軍真天高海闊之恩，實上天好生之德，張鳳聽罷，大怒，言曰：「汝乃江湖術士，一旦富貴，不思報本於君恩，反以巧言而惑我，况逃民不忠，若聽汝言，亦陷我於不義，我受命執掌關隘，自宜盡臣子之節，逃民玩法，不守國規，宜當拿解於朝歌，自思只是不放過此關，彼自然回國，我已自存一線之生路矣。若論國法，連汝併解回朝，以正國典，奈吾初會，暫且姑免，喝兩邊把姜尚推將出去。」衆人一聲喝，把子牙推將出來。子牙滿面羞愧，衆民見子牙回來，問曰：「姜老爺，張老爺可放我等出關？」子牙曰：「張總兵連我也要拿進朝歌城去，是我說過了，衆人聽罷，齊聲叫苦。七八百黎民，號啕痛哭，哀聲徹野。」子牙看見不忍，子牙曰：「你們衆民不必啼哭，我送你們出五關去，有等不知事的黎民，聞

知此語。只說寬慰他。乃曰。老爺也出不去。怎生救我們。內中有知道的。哀求曰。老爺若肯救援。便是再生之恩。子牙道。你們要出五關者。到黃昏時候。我叫你等閉眼。你等就閉眼。若聽得耳內風響。不要睜眼。若開了眼時。跌出腦漿來。不要怨我。衆人應承了。子牙到一更時候。望崑崙山拜罷。口中念念有詞。一聲響。這一會子牙土遁救出萬民。衆人只聽的風聲颯颯。不一會。四百里之程。出了臨潼關。潼關穿雲關。界牌關。汜水關。到金雞嶺。子牙收了土遁。衆人叩落地。子牙曰。衆人開眼。衆人睜開了眼。子牙曰。此處就是汜水關外金雞嶺。乃西岐州地方。你們好好去罷。衆人叩頭謝曰。老爺天垂甘露。普救羣生。此恩此德。何日能報。衆人拜別不提。且說子牙往磻溪隱蹟。有詩爲證。乘却朝歌遠市廛。法施土遁救顛居。渭水垂竿釣。只等風雲際會緣。武吉災殃爲引道。飛熊夢兆主求賢。八十纔逢明聖主。方立周朝八百年。話說衆民等待天明。果是西岐地界。過了金雞嶺。便是首陽山。走過燕山。又過了白柳村。至西岐山。又行七十里。至西岐城。衆民進城觀看景物。民豐物阜。行人讓路。老幼不欺。市井謙和。真乃垂天舜日。別是一番風景。衆民作一手本。投遞上大天府。散宜生接着手本。翌日伯邑考傳命。既朝歌逃民。因紂王失政。來歸。吾土無妻者。給銀與他娶妻。又與銀子。令衆人僦居安處。繆孤獨者在三濟倉造名。自領口糧。宜生領命。邑考曰。父王囚羸里七年。孤欲自往朝歌代父贖罪。不知卿等意下如何。散宜生奏曰。臣啓公子。主公臨別時言。七年之厄。已滿。災難完足。自然歸國。不得遣次。有違主公臨別之言。如公子於心不安。可差一士卒前去問安。亦不失爲子之道。何必自馳鞍馬。身臨險地哉。伯邑考嘆曰。父王有難。七載禁於異鄉。舉目無親。爲人子者。於心何忍。所謂立國立家。徒爲虛設。要我等九十九子何用。我自帶祖遺三件寶貝。往朝歌進貢。以贖父罪。伯邑考此去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 伯邑考進貢贖罪

忠臣孝子死無辜。只爲殷商有怪狐。淫亂不羞先薦恥。真誠豈畏後來誅。  
甯甘萬刃留清白。不愛千嬌學獨夫。史册不污千載恨。令人屈指淚如珠。

話說伯邑考要往朝歌爲父贖罪。時有上大夫散宜生阻諫。公子立意不允。隨進宮辭母太姬。要往朝歌贖罪。太姬

曰。汝父被羈姜里。西岐內外事。託付何人。邑考曰。內事託付兄弟姬發。外事託付散宜生。軍務託付南宮适。孩兒親往朝歌面君。以進貢爲名。請贖父罪。太姬見邑考堅執要去。只得依允。吩咐曰。孩兒此去。須要小心。邑考辭出。竟到殿前。與弟姬發言曰。兄弟好生與衆兄弟和美。不可改西岐規矩。我此去朝歌。多則三月。少則二月。即便回程。邑考分付畢。收拾寶物進貢。擇日起行。姬發同文武官九十八弟。在十里長亭餞別。邑考與衆人飲酒作辭。一路前行。揚鞭縱馬。過了些紅杏芳林。行無限柳陰古道。伯邑考與從人。一日行至汜水關。關上軍兵見兩杆進貢旗幟。上書西伯侯旗號。軍官來報主帥守關總兵韓榮命開關。邑考進關。一路無辭。行過五關。來到渾池縣。渡黃河。至孟津。進了朝歌城。皇華館驛安下。次日。問驛丞丞相府住在那裏。驛丞答曰。在太平街住。邑考來至午門。並不見一員官走動。又不見入午門。往反五日。邑考素縞抱本。立於午門外。少時。只見一位大臣騎馬而至。乃亞相比干也。伯邑考向前跪下。比干問曰。階下跪者何人。邑考答曰。吾乃犯臣姬昌子伯邑考。比干聞言。滾鞍下馬。以手相扶。只稱賢公子。請起。二人立在午門外。比干問曰。公子爲何事至此。邑考答曰。父親得罪於天子。蒙丞相保奏。得全性命。此恩真天高地厚。愚父子弟兄銘刻難忘。只因七載光陰。父親久羈姜里。人子何以得安。想天子必思念循良。豈肯甘爲魚肉。邑考與散宜生共議。將祖遺鐵國異寶進納王廷。代父贖罪。萬望丞相開天地仁慈之心。憐姬昌久羈姜里之苦。倘蒙賜骸骨。得歸故土。真恩如泰山。德如淵海。西岐萬姓無不感念丞相之大恩也。比干答曰。公子納貢。乃是何寶。邑考曰。自始祖祖賈父所遺。七香車。醒酒氈。白面猿猴。美女十名。代父贖罪。此千曰。七香車有何貴乎。邑考答曰。七香車乃軒轅皇帝。破蚩尤於北海。遺下此車。若人坐上。不用推引。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乃傳世之寶也。醒酒氈。儻人醉酪。酌臥此氈上。不消片刻。即醒。白面猿猴。雖是畜類。善知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能謳筵前之歌。善爲掌上之舞。真如歷歷鶯鶯。翩翩弱柳。比干聽罷。此寶雖妙。今天子失德。又以遊樂之物進貢。正是助桀爲虐。發惑聖聰。反加朝廷之亂。無奈公子爲父羈囚。行其仁孝。一點真心。此本我替公子轉達天廷。不負公子來意耳。比干往摘星樓下候旨。奉御官啓奏。亞相比干見駕。紂王曰。宣比干上樓。比干上樓朝見。王曰。朕無旨宣召。卿有何表章。比干奏曰。臣啓陛下。西伯侯姬昌子伯邑考。納貢代父贖罪。王曰。伯邑考納進何物。比干將進貢本呈上。帝覽畢。問比干曰。七香車。醒酒氈。白面猿猴。美女十名。代西伯贖罪。紂王命宣邑考上樓。邑考附膝而行。俯伏奏曰。犯臣子伯邑考朝見。紂王曰。姬

昌罪大忤君。今子納賈為父贖罪，亦可為忠矣。伯邑考奏曰：「犯臣姬昌，罪犯忤君，赦宥免死，暫居羑里。臣等舉室感陛下天高海闊之洪恩，仰地厚山高之大德。今臣等不揣愚陋，昧死上陳，請代父罪，倘荷仁慈，賜以再生，得赦歸國，使臣母子等骨肉重完。臣等萬載瞻仰陛下好生之德，出於意外也。」紂王見邑考悲慘，為父陳冤，極其懇至，知是忠臣孝子之言，不勝感動，乃賜邑考平身。邑考謝恩，立於欄杆之外。妲己在籬內見邑考丰姿都雅，目秀眉清，唇紅齒白，言語溫柔。妲己便傳旨，捲去珠簾，左右宮人將珠寶高捲，搭上金鈎。紂王見妲己出來，口稱「御妻」，今有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納賈，代父贖罪，情實可矜。妲己奏曰：「妾聞西岐伯邑考善能鼓琴，真世上無雙。人間絕少，紂王曰：『御妻何以知之？』」妲己曰：「妾雖女流，幼無深閨，聞父母傳說，邑考博通音律，鼓琴更精，深知大雅遺音。妾所以得知陛下可着邑考撫彈一曲，便知深淺。」紂王乃酒色之徒，久被妖氛所感，一聽其言，便令伯邑考叩見。妲己曰：「邑考朝拜畢，妲己曰：『伯邑考，聞你善能鼓琴，你今試撫一曲，何如？』」邑考奏曰：「娘娘在上，臣聞父母有疾，為人子者，不敢舒衣安食。今犯臣父七載羈囚，苦楚萬狀，臣何忍蔑視其父，自為喜悅而鼓琴哉！況臣心碎如麻，安能宮商節奏，有辱聖聰？」紂王曰：「邑考，你當此景，撫操一曲，如果稀奇，赦你父子歸國。」邑考聽見此言，大喜謝恩。紂王傳旨取琴一張，邑考盤膝坐在地，上將琴放在膝上，十指尖尖，撥動琴絃，撫弄一曲，名曰「風入松」。楊柳依依，弄曉風，桃花半吐，映霞紅。芳草綿綿，鋪錦繡，任他車馬各西東。」邑考彈至曲終，只見音韻幽揚，真如夏玉鳴珠，高聲松濤，清婉欲絕，令人塵襟頓爽。恍如身在瑤池鳳闕，而笙簫簫管，檀板謳歌，覺俗氣逼人耳。誠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人，人間能得幾回聞。紂王聽罷，心中大悅，對妲己曰：「真不負御妻所聞。」邑考此曲，可稱盡善盡美。妲己奏曰：「伯邑考之琴，天下共聞，今親觀其人，所聞未盡所見。」紂王大喜，傳旨摘星樓排宴。妲己偷眼看邑考，面如滿月，丰姿俊雅，一表非俗。其風情嫵媚，動人。妲己又看紂王容貌，大是暗昧，不甚動人。看觀紂王，雖是帝王之相，怎經色慾相虧，形容枯槁，自古佳人愛少年，何況妲己乃一妖魅乎？妲己暗思：且將邑考留在此處，假說傳琴，乘機挑逗，庶幾成就鸞鳳，其效于飛之樂。况他少年，其為補益更多，而拘拘於此老者。妲己設計欲留邑考，隨即奏曰：「陛下當赦西岐父子歸國，固是陛下人浩蕩之恩。但邑考琴為大下絕調，今赦之歸國，朝歌竟為絕響，深為可惜。」紂王曰：「如之奈何？」妲己奏曰：「妾有一法，可全二事。」紂王曰：「卿有何妙策？」可以兩全。妲己曰：「陛下可留邑考在此傳妾之琴，候妾學精熟，早晚侍陛下左右，以助皇上清暇。一樂，一則西。」

伯父子感陛下赦宥之恩。二則朝歌不致絕瑤琴之樂。庶幾可以兩全。紂王聞言。以手拍姐己之背曰。賢哉愛卿。真是聰慧賢明。深得一舉兩全之道。隨傳旨留姐己。在此樓傳琴。姐己不覺暗喜。我如今且將紂王灌醉了。扶去濃睡。我自好與彼行事。何愁此事不成。忙傳旨排宴。紂王以爲姐己好意。豈知內藏傷風敗俗之情。大壞綱常禮義之防。姐己手捧金杯。對紂王曰。陛下進此壽酒。紂王以爲美愛。只顧歡飲。不覺一時酩酊。姐己命左右侍御富人扶皇上。龍榻安寢。方着邑考傳琴。兩邊宮人取琴二張。上一張是姐己。下一張是伯邑考。傳琴。邑考奏曰。犯臣子啓娘娘。此琴有內外五形。六律五音。吟操勾剔。左手龍睛。右手鳳目。按宮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抹挑勾剔。撇托。敵打。有六忌。七不彈。姐己問曰。何爲六忌。邑考曰。聞哀動泣。專心事。忿怒情懷。戒慾驚。姐己又問。何爲七不彈。邑考曰。疾風驟雨。大悲大哀。衣冠不正。酒醉性狂。無香近褻。不知音近俗。不潔近穢。遇此皆不彈也。此琴乃太古遺音。樂而近雅。與諸樂大不相同。其中有八十一大調。五十一小調。三十六等音。有詩爲證。『音和平兮清心目。世上琴聲天上曲。盡將千古聖人心。付與三尺梧桐木。』邑考言畢。將琴撥動。其音嘹嘒。妙不可言。且說姐己原非爲傳琴之故。實爲貪邑考之姿容。挑逗邑考。欲效于飛。縱淫敗度。何嘗留心於琴。只是左右勾引。故將臉上桃花。現嬌艷天姿。風流國色。轉秋波。送嬌滴滴情懷。啓朱唇。吐軟溫溫俏語。無非欲動邑考。以惑亂其心。邑考乃聖人之子。因爲父受羈囚之厄。欲行孝道之心。故不辭跋涉之勞。往朝歌進貢。代父贖罪。指望父子同還故都。那有此意。雖是傳琴。心如鐵石。意若鋼。墜眼不傍觀。一心只顧傳琴。姐己兩番三次勾邑考。不動。姐己曰。此琴一時難明。吩咐左右。且排上宴來。兩邊隨排上宴來。姐己命席傍設座。令邑考侍宴。邑考魂不附體。跪而奏曰。邑考乃犯臣之子。荷蒙娘娘不殺之恩。賜以再生之路。感聖德真如山海。娘娘乃萬乘之尊。人間國母。邑考怎敢側坐。臣當萬死。邑考俯伏不敢擡頭。姐己曰。邑考之言差矣。若論臣子。果然坐不得。若論傳琴。乃是師徒之道。卽坐亦何妨。邑考聞姐己之言。暗暗切齒。這賤人把我當做不忠不德不孝不仁。非禮非義。不智不良之類。想我始祖后稷在堯爲臣。官居司農之職。相傳數十世。累代忠良。今日邑考爲父朝商。誤入陷穽。豈知姐己以邪淫壞主上之綱。常有傷於風化。深辱天子。其惡不小。我邑考甯受萬刃之誅。豈可壞姬門之節也。九泉之下。何顏相見始耐哉。且說姐己見邑考俯伏不言。又見邑考不動。心忖。并無一計可施。姐己邪念不絕。我倒有愛戀之心。他全無相盼之意也。罷。我再將一法引逗他。不怕此人心情不動耳。姐己

只得命宮人將酒收了。令邑考平身曰：卿既堅執不飲，可還依舊用心傳琴。邑考領旨，依舊撫琴。照前勾撥多時，姐已猛曰：我居於上，你在於下，所隔疎遠，按絃多有錯亂，甚是不便。焉能一時得熟？我有一法，可以兩邊相近，又便於按納，有何不可？邑考曰：久撫自精，娘娘不必性急。姐曰：不是這等說。今夜不熟，明日主上問我，我將何言相對？深爲不便，可將你移於上坐，我坐你懷內，你拿着我手，雙撥此絃，不用一刻，即熟。何勞多延日月哉？把邑考嚇得魂遊萬里，魄散九霄。邑考思量，此是大數已定，料難出此羅網，必竟做個清白的鬼，不負父親教子之方。只得把忠言直諫，就死甘心。邑考正色奏曰：娘娘之言，使臣萬載竟爲狗彘之人。史官載在典章，以娘娘爲何如？后娘娘乃萬姓之國母，受天下諸侯之貢，享椒房之尊，貴掌六宮金闕之權，今爲傳琴一事，變尊一至於此，深屬兒戲。成何體統？使此事一聞於外，雖娘娘冰清玉潔，而天下萬世又何信哉？娘娘請無性急，使傍觀者有辱於至尊，也就把姐已差得徹耳通紅，無言可對。隨傳旨，命伯邑考暫退。伯邑考下樓回館驛不提。且說姐已深恨這等匹夫，輕人如此。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反被他羞辱一場，管叫你粉骨碎身，方消吾恨。姐已只得陪紂王安寢。次日天明，紂王問姐已曰：夜來伯邑考傳琴，可曾精熟？姐已枕邊挑剔，乘機奏曰：妾身啓陛下，夜來伯邑考無心傳琴，反起不良之念，將言調戲，甚無人臣禮。妾身不得不奏。紂王聞言大怒曰：這匹夫焉敢如此！隨即起來，整飭用膳。傳旨：伯邑考，邑考在館驛聞命，即至摘星樓下候旨。王命宣上樓來。邑考上樓，叩拜在地。王曰：昨日傳琴，爲何不盡心相傳？反遷延時刻？這是何說？邑考奏曰：學琴之事，要在心堅意誠，方能精熟。姐已在傍言曰：琴中之法，無他若仔細分明講的斟酌，豈有不精熟之理？只你傳習不明，講論糊塗，如何得臻其音律之妙？紂王聽姐已之言，夜來之事，不好明白。隨命邑考再撫一曲，與朕親聽，看是如何。邑考受命，膝地而坐，撫弄瑤琴，自思不若於琴中寓以諷諫之意，乃嘆紂王一詞曰：「一點忠心達上蒼，祝君壽算永無疆。風和雨順當今福，一統山河國祚長。」紂王靜聽琴內之音，俱是忠心愛國之意，併無半點欺謗之言。將何罪於邑考？姐已見紂王無有加罪之心，以言挑之曰：伯邑考前進白面猿猴，善能歌唱。陛下可曾聽其歌唱否？紂王曰：夜來聽琴有誤，未曾演習。今日命邑考進上樓來，以試一曲如何。邑考領旨到館驛，將猿猴進上摘星樓，開了紅籠，放出猿猴。邑考將檀板遞與白猿，白猿輕敲檀板，婉轉歌喉，音若笙簧，滿樓嘹唳。高一聲如鳳鳴之音，低一聲似鶯啼之美。愁人聽而舒眉，歡人聽而撫掌，泣人聽而止淚，明人聽而如

瘦。紂王聞之，顛倒情懷，姐已聽之，芳心如醉。宮人聽之，爲世上之罕有。那猿猴只唱的神仙着意，嬌娥側耳，就把姐已唱得神蕩意迷，情飛心逸，如醉如癡，不能檢束自己形骸，將原形都唱出來了。這白猴乃千年得道之猴，修的十二重樓，橫骨俱無，故此善能唱歌。又修成火眼金睛，善看人間妖魅。姐已原形現出，白猴看見上面有個狐狸，言姐已本相。白猴雖是得道之物，終是一個畜類。此猿將檀板擲於地下，隔九龍侍席上一攬，劈面來抓姐已。姐已往後一閃，早被紂王一拳將白猿打跌在地，遂死於地下。衆宮人扶起姐已，曰：「伯邑考明進猿猴，暗爲行刺。若非陛下之恩相救，妾命休矣。」紂王大怒，喝左右將伯邑考拿下，送入盞盆兩邊侍御官將邑考拿下。邑考厲聲大叫冤枉不絕。紂王聽邑考口稱冤枉，命且放回。紂王問曰：「你這匹夫，白猿行刺，衆目所視，爲何強辨口稱冤枉？何也？」邑考泣奏曰：「猿猴乃山中之畜，雖修人語，野性未退。况猴子性喜果品，不食烟火之物。今見陛下九龍侍席之上，百般菓品，心中急欲取菓物，便棄檀板而攬酒席，且猿猴手無寸刀，焉能行刺？」伯邑考世受陛下洪恩，焉敢造次。願陛下究察其情。臣雖寸磔，死亦瞑目矣。」紂王聽邑考之言，暗思多時，轉怒爲喜，言曰：「御妻，邑考之言是也。猿猴乃山中之物，終是野性，况無刃豈能行刺？隨赦邑考。」邑考謝恩，姐已曰：「既赦邑考無罪，你再將瑤琴撫弄一奇詞，異調琴內果有忠良之心，使罷。若有傾危之語，決不赦饒。」紂王曰：「御妻之言甚善。」邑考聽姐已之奏，暗想這一番諒不能脫其圈套，就將此殘軀以爲直諫，就死萬刃之下，留之史冊也。見我姬姓累世不失忠良，邑考領旨坐地，就於膝上撫琴一曲，詞曰：「明君作兮，布德行仁，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炮烙熾兮。筋骨粉蠶，盆慘兮。肺腑驚萬姓，精血竟入酒海。四方膏脂盡納肉林，杼柚空兮。鹿台財滿，犁鋤折兮。鉅橋粟盈，我願明君兮去讒逐佞，整飭綱紀兮。天下太平。」邑考撫罷，紂王不明其音，姐已妖魅聽得琴中之音，有毀謗君王之言，姐已以手指邑考罵曰：「大膽匹夫，敢於琴中暗寓毀謗之言，辱君豈主情殊可恨，真是刁惡之徒，罪不容誅。」紂王問姐已曰：「琴中毀謗，朕尚不明，姐已將琴中之意細說一番。」紂王大怒，喝左右來拿邑考。奏曰：「臣還有結句一段，試撫於陛下聽完。」詞曰：「願王遠色兮，再正綱常。天下太平兮，速廢娘娘。妖氛滅兮，諸侯悅服。卻邪淫兮，社稷甯康。陷邑考兮，不怕萬死。絕姐已兮，史氏傳揚。」邑考作罷已畢，回手將琴隔侍席打來，只打得盤碟紛飛，姐已將身一閃，跌倒在地。紂王大怒曰：「好匹夫，猿猴行刺，被你巧言說過，你將琴擊皇后分明，逆罪不容誅。」喝左右侍駕官將邑考拿下，摘星樓送入盞盆。衆宮人扶起姐已，奏曰：「陛下且將



邑考拿下樓去。妾身自有處治。紂王隨聽妲己之言，把邑考拿下樓。妲己命左右取釘四根，將邑考手足釘了。用刀碎剝，可憐一聲拿下。釘了手足，邑考大叫罵不絕口。賤人，你將成湯錦繡江山，化爲烏有，我死不足惜。忠名永在，孝節永存。賤人，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後定爲厲鬼，食汝之魂。可憐孝子，爲父朝商，竟遭萬刃，剝屍不一時。將邑考剝成肉醬，紂王命付放蠶盆，餵了蛇蝎。妲己曰：不可。妾常聞姬昌號爲聖人，說他能明禍福，善識陰陽。妾聞聖人不食子肉，今將邑考之肉，着廚役用作料，作成肉餅，賜與姬昌。若昌竟食此人，乃是妄誕虛名，禍福陰陽，俱是謬說。庶可赦宥，以表皇上不殺之仁。如果不食，當速殺姬昌，恐遺後患。紂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命廚役將邑考肉作餅，差官送往姜里，賜與姬昌。

## 第二十四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自古權奸止愛錢，構成機噐害忠賢。不無分白開生路，也要青蚨入錦囊。成敗不知遺國恨，災亡那問有家筵。孰知反復原無定，悔卻吳鈞錯倒撚。

且說西伯侯囚於姜里城，卽今河北相州湯陰縣是也。每日閉門待罪，將伏羲八卦變爲八八六十四卦，重爲三百八十四爻。內按陰陽消息之機，週天躔度之妙，演爲周易。姬伯閒暇無事，悶撫瑤琴一曲，猛然琴中大絃忽有殺聲。西伯驚曰：此殺聲主何怪事？忙止琴聲，取金錢占取一課，便知分曉。姬昌不覺流淚曰：我兒不聽父言，遭此碎身之禍。今日如不食子肉，難逃殺身之殃。如食子肉，其心何忍？使我心如刀絞，不敢悲啼。如泄此機，我身亦自難保。姬昌只得含悲忍淚，不敢出聲。作詩嘆曰：「孤身抱忠義，萬里探親災。未入姜里城，先登般紂臺。拋琴除孽婦，頃刻怒心推。可憐青年客，魂隨劫運灰。」姬昌作畢，左右不知姬伯心事，俱默默不語。話未了時，使命官到有旨意：下姬昌縞紫接旨，口稱：「犯臣死罪，姬昌接旨開讀畢，使命官將龍鳳膳盒擺在上面，使命曰：「主上見賢侯在姜里久羈，聖心不忍。昨日聖駕幸獵，打得鹿獐之物，做成肉餅，特賜賢侯。故有是命。」姬昌跪在案前，揭開膳盒，言曰：「聖上受鞍馬之勞，反賜犯臣肉餅之享，願陛下萬歲。」謝恩畢，連食三餅，將盒蓋了。使命見姬昌食了子肉，暗暗嘆曰：「入言姬伯恥知先天神數，善語吉凶。今日見子肉而不知，連食而甘美，所謂吉凶陰陽，皆是虛語。」且說姬昌明知子肉含忍痛苦，不敢

悲傷，勉強精神，對使命言曰：「欽差大人，犯臣不能躬謝天恩，敢煩大人與昌轉達。」昌就此謝恩便了。姬昌倒身下拜，感聖上之恩光大，普照於姜里，使命官回朝歌不提。且說姬伯思子之苦，不敢啼哭，口占云：「一別西岐到此間，會言不必渡江關。只知進貢朝昏主，莫解迎君有犯顏。年少忠良空慘切，淚多如雨只潛潛。遊魂一點歸何處，青史名標豈等閒。」姬伯作詩畢，不覺憂鬱悶悶，寢食俱廢。在姜里不提。且說使命官回朝復命，紂王在顯慶殿與費仲、尤渾奕棋。左右侍駕官啓奏，使命候旨。紂王傳旨宣至殿廷，回旨奏曰：「臣奉旨將肉餅送至姜里，姬昌謝恩言曰：『姬昌犯罪當死，蒙聖恩赦以再生，已出望外。今皇上受鞍馬之勞，犯臣安逸而受鹿餅之賜，聖恩浩蕩，感激無地。跪在地上，揭開膳盒，連食三餅，叩頭謝恩。』」又對臣曰：「犯臣姬昌不得而覲天顏，又拜八拜，乞使命轉達天廷。今臣回旨，紂王聽使臣之言，對費仲曰：『姬昌素有重名，善演先天之數，吉凶有准，禍福無差。今觀自己子肉食而不知，人言可盡信哉。朕念姬昌七載羈囚，欲赦還國，二卿意下以爲如何？』費仲奏曰：『昌數無差，定知子肉恐欲不食，又遭屠戮，只得勉強忍食，以爲脫身之計，不得已而爲之也。陛下不可不察，誤中奸計耳。』王曰：『昌知子肉，決不肯食，又言昌乃大賢，豈有大賢忍啖子肉哉？』費仲奏曰：『姬昌外有忠誠，內懷奸詐，人皆爲彼瞞過，不如且禁姜里，似虎投陷穽，鳥入雕籠，雖不殺戮，也磨其銳氣。況今東南二路已叛，尙未降服，今縱姬昌於西岐，是又添一患矣。』乞陛下思之。」王曰：「卿言是也。」此還是西伯侯災難未滿，故有讒佞之阻，有詩爲證：「姜里城中災未滿，費尤在側獻讒言。若無西地宜生計，焉得文王返故園。」不說紂王不赦姬昌，且說邑考從人已知紂王將公子醢爲肉醬，星夜逃回西岐，來見二公子姬發、姬旦。一日陞殿，端門官來報，有跟隨公子往朝歌家將候旨。姬發聽報傳令，速宣來人到殿前，來人哭拜在地，姬發慌問其故。來人啓曰：「公子往朝歌進貢，不曾往姜里見老爺，先見紂王，不知何事。將公子醢爲肉醬，姬發聽言，大哭於殿廷，幾乎氣絕。只見兩邊文武之中，有大將軍南宮适大叫曰：『公子乃西岐之幼主，今進貢與紂王，反遭醢屍之慘。我等主公遭囚姜里，雖是昏亂，吾等還有君臣之禮，不肯有負先王。今公子無辜而受屠戮，痛心切骨。君臣之義已絕，綱常之分俱乖。今東南二路苦戰多年，吾等奉國法以守臣節，今已如此，何不統兩班文武，將傾國之兵，先取五關，殺上朝歌，勦戮昏主，再立明君，正所謂定禍亂而反太平，亦不失爲臣之節。』只見兩邊武將聽南宮适之言，時有四賢八俊，辛甲、辛免、太顛、閔天、祁公、尹公、西伯侯，有三十六教習子姪，姬叔度等齊聲叫南將軍之言有理。」

文武切齒咬牙，豎眉睜目。七間殿上一片喧嚷之聲，連姬發亦無定主。只見散宜生厲聲言曰：「公子休亂，臣有事奏啓發。」曰：「上大夫今有何言？」宜生曰：「公子命刀斧手先將南宮适拿出來，出端門斬了首級，然後再議大事。」姬發與衆將問曰：「先生爲何先斬南宮將軍？此理何說？」使諸將不服。宜生對諸將言曰：「此等亂臣賊子，陷主君於不義，理當先斬。再議國事，諸公只知披堅執銳，一勇無謀，不知老大王克守臣節，經經不貳。雖在姜里，定無怨言。公等造次胡爲，兵未到五關，先陷主公於不義而死，此誠何心？故先斬南宮适，而後再議國事也。」公子姬發與衆將聽罷，個個無言，默默不語。南宮适亦無語。低頭宜生曰：「當日公子不聽宜生之言，今日果有殺身之禍。昔日大王往朝歌之日，演先天數有七年之殃，災滿難足，自有榮歸之日，不必着人來接，言猶在耳。公子不聽，致有此禍。况又失於打點，今紂王寵信費尤二賊，臨行不帶禮物，先通關節，賄賂二人，故公子有喪身之禍。爲今之計，不若先差官二員，用重賂私通費尤，使內外相應，待臣修書懇切哀求，若奸臣受賄，必在紂王面前，以好言解釋。老大王自然還國，那時修德行仁，俟紂惡貫盈，再會天下諸侯，共伐無道，與弔民伐罪之師。天下自然響應，廢去昏庸，再立有道，人心悅服，不然徒取敗亡遺臭萬年，爲天下笑耳。」姬發曰：「先生之教甚善，使發頓開茅塞，真金玉之論也。不知先用何等禮物？」所用何官，先生當明以告我。宜生曰：「不過用明珠白璧，綵緞表裏，黃金玉帶，其禮二分，一分差太顛送費仲，一分差閔天送尤渾。使二將星夜進五關，扮作商賈，暗進朝歌，費尤二人若受此禮，大王不日歸國，自然無事。公子大喜，即忙收拾禮物，修書差二將往朝歌來。」詩曰：「明珠白璧共黃金，暗進朝歌賄佞臣。漫道財神通鬼使，果然世利動人心。成湯社稷成殘燭，西伯江山若茂林。不是宜生施妙策，天教殷紂自成擒。」且說太顛閔天，扮做經商，帶禮物星夜往汜水關來。關上查明二將進關，一路上無詞過了界牌關，八十里進了穿雲關，又進潼關，一百二十里，又至臨潼關，過了灤池縣，渡黃河到孟津。至朝歌，二將不敢在館驛安住，投客店歇下，暗暗收拾禮物。太顛往費仲府下書，閔天往尤渾府下書。且說費仲抵暮出朝，歸至府第，守門官啓老爺，西岐有散宜生差官下書。費仲笑曰：「遲了，着他進來。」太顛來到廳前，只得行禮參見。費仲問曰：「汝是甚人？」彘夜見我，太顛答曰：「末將乃西岐神武將軍太顛是也。今奉上大夫散宜生命，具有表禮，蒙大夫保全我主公性命，再造洪恩，高深莫極。每思毫無尺寸相補，以效涓埃。今特差末將有書投見，費仲命太顛將書取出，拆開觀看。」書略曰：「西岐卑職散宜生頓首百拜，致書於上大夫費公恩主臺下。久仰大

德未叩台端。自愧驚駭。無緣執鞭。夢想殊渴。茲啓者。敝地恩主姬伯。冒言忤君。罪在不赦。深感大夫垂救之恩。得獲生全。雖囚姜里。實大夫再賜之餘生耳。不勝慶幸。其外又何敢望焉。職等因僻處一隅。未伸銜結。日夜只有望帝京。遙祝萬壽無疆而已。今特遣大夫太顛。具不覲之儀。白璧二雙。黃金百鎰。表裏四端。少曝西土衆士民之微忱。幸無以不恭見罪。但念我主公以衰末殘年。久羈姜里。情實可矜。况有倚閭老母。幼子孤臣。無不日夜懸思。希圖完聚。此亦仁人君子所共憐念者也。懇祈恩台。大開慈隱。法外施仁。一語回天。得救歸國。則恩台德海仁山。西土衆姓無不銜恩於世世矣。臨書不勝悚慄待命之至。謹啓。費仲看了書。共禮單。自思此禮價值萬金。如今怎能行事。沉思半晌。乃吩咐太顛曰。你且回去。多拜上散大夫。我也不便修回書。等我早晚取便。自然令你主公歸國。決不負你大失相託之情。太顛拜謝告辭。自回下處。不一時。闕天也。往尤渾處送禮。回至二人相談。俱是一樣之言。二將大喜。忙收拾回西岐去訖。不表。費仲受了散宜生禮物。也不問尤渾。尤渾也不問費仲。二人各推不知。一日。紂王在摘星樓與二臣下棋。紂王連勝了二盤。紂王大喜。傳旨排宴。費尤侍於左右。換盞傳盃。正歡飲之間。忽紂王言起。伯邑考擊之雅。猿猴謳歌之妙。又論姬昌自食子肉。所論先天之數。皆係妄談。何嘗先有定數。費仲乘機奏曰。臣聞姬昌素有叛逆不臣之心。一向防備。臣於前數日。着心腹往姜里探聽虛實。姜里軍民俱言。姬昌實有忠義。每月逢朔望之辰。焚香祈求陛下國祚安康。四夷拱服。國泰民安。雨順風調。四民樂業。社稷永昌。宮闈安靜。陛下囚昌七載。并無一怨言。據臣意。竊姬昌真乃忠臣。紂王言曰。卿前日言姬昌外有忠誠。內懷奸詐。包藏禍心。非是好人。何今日言之反也。費仲又奏曰。據人言。昌或忠或佞。入耳難分。一時不辨。因此臣暗使心腹探聽真實。方知昌是忠耿之人。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紂王曰。尤大夫以爲如何。尤渾啓曰。依費仲所奏。其實不差。據臣所言。姬昌數年困苦。終日羈囚。訓姜里萬民。萬民感德。化行俗美。民知有忠孝節義。不知佞作邪僞之事。所以西岐皆稱姬昌爲聖人。陛下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方纔費仲不奏。臣亦上言矣。紂王曰。二卿所奏。既同。畢竟姬昌是個好人。朕欲赦姬昌。二卿意下如何。費仲曰。姬昌之可赦。不可赦。臣不敢主張。但姬昌忠孝之心。久羈姜里。毫無怨言。若陛下憐念。赦歸本國。是姬昌以死而得生。無國而有國。其感戴陛下再生之恩。豈有已時。臣量姬昌此去。必守忠貞之節。效犬馬之勞。報德酬恩。以不死之年。忠心於陛下也。尤渾在側。見費仲力保。想必也是得了西岐禮物。所以如此。我豈可單讓他做

情我一發使姬昌感激尤渾出班奏曰陛下天恩既赦姬昌再加一恩與彼自然傾心爲國况今東伯侯姜文煥造反攻打遊魂關因將寶融苦戰七年未分勝敗南伯侯鄂順謀逆攻打三山關大將鄧九公亦苦戰七載殺戮相半刀兵竟無喘息烽煙四起依臣愚見將姬昌反加一王封假以白旄黃鉞得專征伐代勞天子威鎮西岐况姬伯素有賢名天下諸侯畏服使東南兩路知之不戰自退正所謂舉一人而不肖者遠矣紂王聞奏大喜曰尤渾才智雙全尤屬可愛費仲善挽賢良實是可欽二臣謝恩紂王卽降赦條單赦姬昌速離姜里有詩爲證「天運循環大小同七年災滿出雕籠費尤受賄將言諫社稷成湯運告終如封文王歸故土五關父子又重逢靈臺應兆飛熊至渭水溪邊遇太公」且說使臣持救出朝歌百官聞之大喜使臣竟往姜里而來不提且說西伯侯在姜里之中悶思長子之苦被紂王醢屍嘆曰我兒生在西土絕於朝歌不聽父言遭此橫禍聖人不食子肉我爲父不得已而嘆者乃從權之計正思想邑考忽一陣怪風將簷瓦吹落兩塊在地跌爲粉碎西伯驚曰此又是異徵隨焚香將金錢搜求八卦早解其情姬伯點首嘆曰今日天子赦至喚左右天子赦到收拾起行衆隨侍人等未肯盡信不一時使臣傳旨赦書已到西伯接旨禮畢使臣曰奉聖旨單赦姬伯老大人姬伯望北謝恩隨出姜里只見姜里父老牽羊擔酒簇擁道傍跪接曰千歲今日龍遊大海鳳集梧桐虎上山鶴棲松柏七載蒙千歲教訓撫字長幼皆知忠孝婦女皆知貞潔化行俗美大小居民不拘男婦無不感激千歲洪恩今一別尊顏再不能得沾雨露左右泣下西伯亦泣而言曰吾羈囚七載毫無尺寸美意與爾衆民又勞酒禮吾心不安只愿爾等不負我平常教化自然百事無虧得享朝廷太平之福矣黎民越覺悲傷遠送十里灑淚而別西伯侯一日到了朝歌百官在午門候接只見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啓微子衍麥雲麥智黃飛虎八諫議大夫都來見西伯侯姬昌見衆官至慌忙行禮曰犯官七年未見衆位大人今一旦荷蒙天恩特赦此皆叨列位大人之福蔭方能再見天日也衆官見姬伯年邁精神加倍彼此歡喜只見使臣回旨天子正在龍德殿聞知候旨命宣衆官隨姬昌朝見只見姬昌縞素俯伏奏曰犯臣姬昌罪不勝誅蒙恩赦宥雖粉骨碎身皆陛下所賜之年願陛下萬歲王曰卿在姜里七載羈囚毫無一怨言而反祈朕國祚綿長求天下太平黎民樂業可見卿有忠誠朕實有負於卿矣今朕特詔赦卿無罪七載無辜仍加封賢良忠孝百公之長特專征伐賜卿白旄黃鉞坐鎮西岐每月加祿米一千担文官二名武將二員送卿榮歸仍賜龍德殿筵宴遊

街三日拜謝恩。西伯侯謝恩。彼時姬昌換服。百官稱慶。就在龍德殿飲宴。怎見得：「擦抹條檯桌椅。鋪設奇異華筵。左設蚌花白玉瓶。右擺瑪瑙珊瑚樹。進宮酒娥雙洛浦。添香美女兩嫦娥。黃金爐內麝檀香。琥珀盃中珍珠滴。兩邊圍遶繡屏開。滿座重鋪銷金簾。金盤犀筋掩映龍鳳珍。整整齊齊。另是一般氣象。繡屏錦帳。遠花卉翎毛。疊疊重重。自然彩色稀奇。休誇交梨火棗。自有雀舌芽茶。水炮白杏。鱗牙紅蕨。鵝梨菓肉。脆游龍眼。枇杷金赤。橘石榴。蒸大秋柿。球圓。又擺列兔絲熊掌。猩唇蛇蹄。誰羨他鳳髓龍肝。獅睛麟脯。漫斟那瑤池玉液。紫府瓊漿。且吹他鸞簫鳳笛。象板笙簧。正是西伯誇官先飲宴。蛟龍得水離泥沙。要的般般有珍饈。百味全一聲鼓樂動。正是帝王歡。」話說比干微子箕子。在朝大小官員。無有不喜。救姬昌百官陪宴。盡樂文王謝恩。出朝三日誇官。怎見得誇官的好處。【但見前遮後擁。五彩旛搖。桶子鎗朱纓。蕩蕩朝天。堯醜色輝輝。左邊銖斧。右金瓜。前擺黃旄。後豹尾。帶刀力士。增光彩。隨駕官員喜氣添。銀交椅。襯玉芙蓉。逍遙馬飾黃金轡。走龍飛鳳大紅袍。陪隱團龍妝。繡彩玉束帶。鑲成八寶。百姓爭看西伯駕。萬民稱賀聖人來。正是藹藹香烟馨滿道。重重瑞氣罩臺塔。】朝歌城中百姓扶老攜幼。拖男抱女。齊來看文王誇官。人人都道：「忠良今日出雕籠。有德賢侯王。厄滿文王在城中。誇官那日到。未牌時分。只見前面旛幟對對。劍戟森森。一枝人馬來。文王問曰：「前面是那裏人馬兩邊。啓上大王。千歲。」是武成王黃爺看操回來。文王急忙下馬。站立道傍。欠背打躬。口稱：「姬昌參見。」武成王見文王下馬。卽忙滾鞍下騎。執手言曰：「有失迴避。望乞恕罪。又低聲曰：「今賢侯榮歸。真是萬千之喜。未將有一要言奉啓。不識賢王可容納否。」西伯曰：「不才領教。」武成王曰：「此間離未將府第不遠。薄具杯酒。以表愚意。何如。」文王乃誠實君子。不會推辭。謙讓隨答曰：「賢王在上。姬昌敢不領教。」黃飛虎隨攜文王至王府。命左右快排筵宴。二王傳杯飲歡。各談些忠義之言。不覺黃昏。掌上畫燭。武成王命左右且退。黃飛虎曰：「今日大人之樂。實爲無疆之福。但當今寵信邪佞。不聽忠言。陷壞大臣。荒于酒色。不整朝綱。不容諫本。炮烙以退忠良之心。蠶盆以阻諫臣之口。萬姓慌慌。刀兵四起。東南兩處。已反。四百諸侯。以賢王之德。尚有姜里困苦之羈。今已特赦。是龍歸大海。虎入深山。金鯨脫鈎。如何尙不省悟。况且朝中無三日正條。賢王誇甚。麼官遊甚。麼街。何不早早飛出雕籠。見其故土。父子重逢。夫妻復會。何爲不美。又何必在此網羅之中。做此吉凶未定之事也。」武成王只此數語。把個文王說的骨軟筋酥。起而謝曰：「大王真乃金玉之言。提拔姬昌。此恩何以得報。奈昌欲去。五

關有阻奈何黃飛虎曰不難銅符俱在吾府中須臾取出銅符令箭交與文王隨令改換衣裳打扮夜不收號色逸出五關決無阻隔文王謝曰大王之恩實是重生父母何時能報此時二鼓時候武成王命副將龍環吳謙開朝歌西門送文王出城去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

黃公恩義救岐王 令箭銅符出帝疆 尤費譏謀追聖主 雲中顯化濟慈航  
從來德大難容世 自此龍飛兆瑞祥 留得住兒名譽在 至今齒角有餘芳

話說文王離了朝歌連夜過了孟津渡了黃河過了渾池縣前往臨潼關而來不提且說朝歌城館驛官見文王一夜未歸心下慌忙急報費大夫府得知左右通報費仲曰外有驛官稟說西伯文王一夜未歸不知何往此事重大不得不預先稟明費仲聞知命驛官且退我自知道費仲沉思事於自己身上如何處治乃着堂候官請尤爺來商議少時尤渾到費仲府相見禮畢仲曰不道姬昌賢弟保奏皇上封彼爲王這也罷了孰意皇上准行誇官三日方今二日姬昌逃歸不俟王命必非好意事于重大且東南二路叛亂多年今又走了姬昌使皇上又生一患這個擔兒誰負爲今之計將如之何尤渾曰年兄且寬心不必憂悶我二人之事料不能失手且進內庭面君着兩員將官趕去拿來以正欺君負上之罪速斬於市曹何慮之有二人計議停當忙整朝衣隨卽入朝紂王正在摘星樓賞玩侍臣啓駕費仲尤渾候旨王曰宣二人上樓二人見王禮畢王曰二卿有何奏章來見費仲奏曰姬昌深負陛下洪恩不遵朝廷之命欺藐陛下誇官二日不謝聖恩不報王爵暗自逃歸必懷反意恐回故土以起猖獗之端臣薦在先恐後得罪臣等預奏請旨奪紂王大怒曰二卿曾言姬昌忠義逢朔望焚香叩拜祝祈風和雨順國泰民安朕故此赦之今日壞事皆出二卿輕舉之罪尤渾曰自古人心難測面從背違知外而不知內知內而不知心正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姬昌此去不遠陛下傳旨命般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趕去拿來以正逃官之罪紂王卽速遣般雷二將點兵追趕使命傳旨神武大將軍般破敗雷開領旨往武成王府來調三千飛騎出朝歌西門一路趕來怎見得旛幟招展三春楊柳交加號帶飄揚七夕彩雲披月刀鎗閃灼三冬瑞雪滿天劍戟森嚴九月秋

霜蓋地。咚咚鼓響。汪洋大海起春雲。振地鑼鳴。萬劫山前飛霹靂。人似南山。守食虎。馬如北海。戲波龍。不說追兵。隨後飛雲掣電而來。且說文王自出朝歌。過了孟津。渡了黃河。望瀾池大道徐徐而行。扮作夜不收模樣。文王行得慢。殷雷二將趕得快。不覺看看趕上。文王回頭看見後面塵土蕩起。遠聞人馬喊殺之聲。知是追趕。文王驚得魂飛無地。仰天歎曰。武成王雖是爲我。我一時失於打點。晝夜逃歸。想必當今知道。傍人奏聞。怪我私自逃回。必有追兵趕逐。此一拿回。再無生理。如今只得趨馬前行。以脫此危。文王這一回。似失林飛鳥。漏網驚魚。那分南北。孰辨西東。文王心忙似箭。意急如雲。正是。仰面告天天不語。低頭訴地地無言。只得加鞭縱轡。恨不得馬足騰雲。身能生翅。遠望臨潼關。不過二十里之程。後有追師。看看至近。文王正在危急。按下不提。且說終南山雲中子在玉柱洞中。碧遊牀。運元神。守離龍。納坎虎。猛的心血來潮。屈指一算。早知凶吉。原來西伯災厄已滿。目下逢危。今日正當他父子重逢。貧道不失燕山之語。叫金霞童兒在那裏。你與我後桃園中請你師兄來。金霞童兒領命往桃園中來。見了師兄道。師父有請。雷震子答曰。師弟先行。我隨卽就來。雷震子見了雲中子下拜。不知師父有何分付。雲中子曰。徒弟。汝父有難。你可前去救援。雷震子曰。弟子父是何人。雲中子曰。汝父乃是西伯侯姬昌。有難在臨潼關。你可往虎兒崖下尋一兵器來。待吾祕受你些兵法。好去救你父親。今日正當父子重逢之日。後期好相見耳。雷震子領師父之命。離了洞府。至虎兒崖。東瞧西看。到各處尋不出甚麼東西。又不知何物叫爲兵器。雷震子尋思。我失打點。常聞兵器。乃鎗刀劍戟鞭斧瓜鎚。師父只言兵器。不知何物。且回洞中再問詳細。雷震子方欲轉身。只見一陣異香撲鼻。透膽鑽肝。不知在於何所。只見前面一澗。澗下水聲潺潺。雷鳴隱隱。雷震子觀看。只見稀奇景致。雅韻幽棲。藤纏檜柏。竹插巔崖。狐兔往來如梭。鹿鶴唳鳴。前後見了些靈芝。隱綠草。梅子在青枝。看不盡山中異景。猛然間見綠葉之下。紅杏二枚。雷震子心歡。顧不得高低險峻。攀藤捫葛。將此二枚紅杏。摘於手中。聞一聞撲鼻馨香。如甘露沁心。愈加甘美。雷震子暗思。此二枚紅杏。我一個留一個。帶與師父。雷震子方吃了一個。怎麼這等香美。津津有味。只是要吃。不覺又將這個咬了一口。呀。咬殘了。不如都吃了罷。方吃了杏子。又尋兵器。不覺左騰。下一聲響。長出翅來。拖在地下。雷震子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雷震子曰。不好了。忙將兩手本拿住翅。只管拔。不防右邊又長出一翅來。雷震子慌得沒主意。嚇得坐在地下。原來兩邊長出翅來。不打緊。連臉都變了。鼻子高了。面如青靨。髮如硃砂。眼



睛暴洪。牙齒橫生。出於唇外。身軀長有二丈。雷震子癡呆不語。只見金霞童子來到雷震子面前叫曰。師兄。師父叫你。雷震子曰。師弟。你看我如何都變了。金霞童子曰。你怎的來。雷震子曰。師父叫我往虎兒崖尋兵器。去救我父親。尋了半日不見。只尋得二枚杏子。被我吃了。可煞作怪。弄得青臉紅髮。上下擦牙。又長出兩邊肉翅。叫我如何去見師父。金霞童子曰。快去。師父等你。雷震子一步步走來。自覺不好。看二翅拖着。如同關敗了的雞一般。到了玉柱洞前。雲中子見雷震子前來。撫掌道。奇哉。奇哉。手指雷震子作詩曰。兩枚仙杏安天下。一條金棍定乾坤。風雷兩翅開先輩。變化千端起後昆。眼似金鈴通九地。髮如紫草短三髯。傳玄妙真仙人訣。煉就金剛體不昏。雲中子作罷。詩命雷震子。隨我進洞來。雷震子隨師父至桃園中。雲中子取一條金棍。傳雷震子。上下飛騰。盤旋和風雨之聲。進退有龍蛇之勢。轉身似猛虎搖頭。起身如蛟龍出海。呼呼響亮。閃閃光明。空中展動一團錦。左右紛紛萬簇花。雲中子在洞中傳的雷震子精熟。隨將雷震子二翅。左邊用一風字。右邊用一雷字。又將咒語誦了一遍。雷震子飛在起於半天。脚登天。頭望地。二翅招展。空中有風雷之聲。雷震子落地。倒身下拜。叩謝曰。師父。今傳弟子妙道。玄機。使救父之厄。恩莫大焉。雲中子曰。你速往臨潼關。救西伯侯。姬昌。乃汝之父。速去。速來。不可遲延。你救父送出五關。不許你同父往西岐。亦不許你傷紂王軍將。功完。速回。終南。再傳你道術。後來你弟兄自有完聚之日。雲中子吩咐畢。你去罷。雷震子出了洞府。二翅飛起。霎時間飛至臨潼關。見一山崗。雷震子落將下來。立在山崗之上。看了一會。不見形跡。雷震子自思。呀。我失了打點。不會問我師父。西伯侯。文王。不知怎麼個模樣。教我如何相見。一言未了。只見那壁廂一人。粉靨。穿一件皂服。號衫。乘一騎白馬。飛奔而來。雷震子曰。此人莫非是吾父也。大叫一聲曰。山下的可。是西伯侯。姬老爺麼。文王聽的有人叫他。勒馬攔頭。觀看時。又不見人。只聽的聲氣。文王嘆曰。吾命合休。為何聞聲。不見人形。此必鬼神相戲。原來是雷震子面藍。身上又是水台色。故此與山色交加。文王不會看得明白。故有此疑。雷震子見文王住馬。停蹄。看一回。不言而又行。又叫曰。此位可是西伯侯。姬千歲否。文王攔頭。猛見一人。面如藍靨。髮似硃砂。巨口擦牙。眼如銅鈴。光華閃灼。嚇的魂不附體。文王自忖。若是鬼魅。必無人聲。我既到此。也避不得了。他既叫我。我且上山看他如何。文王打馬上山。叫曰。那位傑士。為何認的我。姬昌。雷震聞言。倒身下拜。口稱。父王。孩兒來。進。致父王受驚。怨孩兒不孝之罪。文王曰。傑士。錯認了。我姬昌一向無識。為何以父子相稱。雷震曰。孩兒乃是燕。

山得的雷震子。文王曰：我兒你爲何生有這樣模樣？你是終南山雲中子帶你上山，算將來方今七載，你爲何到此？雷震子曰：孩兒奉師法旨，下山來救父親，出五關退追兵，故來到此。文王聽能吃了一驚，自思：吾乃逃官，自己得罪朝廷，此子看他面色，也不是個善人。他若去退追兵，將都被他打死了，與我更加罪惡待我。且說他一番，以止他兇暴。文王叫雷震子：你不可傷了紂王軍將，他奉王命而來，吾乃逃官，不遵王命，棄紂歸西，我負當今之大恩，你若傷了朝廷命官，你非爲救父，反爲害父也。雷震子答曰：我師父也曾吩咐孩兒，叫我不可傷他軍將之命，只救父王。出五關便了，孩兒自勸他回去。雷震子見那裏追兵捲地而來，旗旛招展，鑼鼓齊鳴，喊聲不息，一派征塵，遮蔽旭日。雷震子見罷，便把臨下雙翅一聲響，飛起空中，將一根黃金棍拿在手裏，就把文王嚇了一交，跌在地下，不提。且說雷震子飛在追兵面前，一聲響落在地下，用手把一根金棍拿在掌上，大叫曰：不要來！兵卒擡頭看見雷震子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軍卒報與殷破敗。雷開曰：啓老爺，前面有一惡神阻路，凶勢猙獰，殷雷二將大聲喝退二人，縱馬向前，來會雷震子，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忍恥歸來愈可憐，只因食子淚難乾。非求度難傷天性，不爲成忠賊愛緣。  
天數湊來誰個是，却灰聚處若爲愆。從來莫道人間事，自古分離總在天。

且說二將策馬當先，只見雷震子怎生模樣，有讚爲證：「天降雷鳴現虎軀，燕山出世記遺孤。姬侯應產螟蛉子，仙宅常藏不世珠。祕授七年玄妙訣，長生兩翅有風雷。桃園傳得黃金棍，雞嶺先將聖主扶。目似金光飛閃電，面如藍靛髮如硃。肉身成聖仙家體，功業齊天帝子圖。漫道姬侯生百子，名稱雷震豈凡夫。」話說殷破敗雷開，仗其膽氣，厲聲言曰：汝是何人，敢攔阻去路？雷震子答曰：吾乃西伯文王第一百子雷震子，是也。吾父王乃仁人君子，賢德丈夫，事君盡忠，事親盡孝，交友以信，視臣以義，治民以禮，處天下以道，奉公守法，而盡臣節，無故而羈囚羗里，七載守命，待時全無噴怒。今既放歸，爲何又來追襲，反復無常，豈是天子之所爲？因此奉吾師法旨下山，特來迎接我父王歸國，使吾父子重逢，你二人好好回去，不必言勇，吾師曾吩咐不可傷人開衆生，故教汝速回便了。殷破敗大笑曰：好

醜匹夫，焉敢口出大言，煽惑三軍，欺吾不勇，乃縱馬舞刀來取雷震子。雷震子將手中棍架住曰：「不要來，你必要與我定個雌雄，這也可，只是奈我父王之言，師父之令，不敢有違，我且試一試與你看。」雷震子將脅下翅一聲響，飛起空中，有風雷之聲，脚登山頭，望下看見西邊有一山嘴往外撲着雷震子，說待我把這山嘴打一棍，你看一聲響，亮山嘴塌下一半。雷震子轉身落下來，對二將言曰：「你的頭可有這山結實？」二將見此兇惡，魂不附體。雷震子曰：「二將軍聽我之言，汝等暫回朝歌見紂，且讓你回去，殷雷二將見此光景，料不能勝他，只得回去。有詩爲證：」一怒飛騰起在空中，黃金棍擺氣如虹，霎時風響來天地，頃刻雷鳴遍宇中，猛烈恍如鷓鴣鳥，獐獐渾似鬼山熊。從今喪却殷雷膽，束手歸商勢已窮。」話說殷雷二將見雷震子這等驍勇，況且脅生雙翼，遍體風雷，情知料不能取勝，免得空喪性命無益，故此將計就計，轉回人馬不表。且說雷震子上山來見文王，文王嚇得癡了。雷震子曰：「奉父王之命，去退追兵，趕紂王二將一名，殷破收一名，雷開他二人，被孩兒以好言勸他回去了。如今孩兒送父王出五關，文王曰：我隨身自有銅符令箭，到關照驗，即可出關。」雷震子曰：「父王不必如此，若照銅符，有誤，父王歸望，如今事勢急迫，恐後面又有兵來，終是不了之局，待孩兒背父王一時飛出五關，免得又有事文，丈王聽罷，我兒話雖是好，此馬如何出得去？」雷震子曰：「父王且顧出關馬匹之事，甚小。」文王曰：「此馬隨我患難七年，今日一旦棄他，我心何忍？」雷震子曰：「事已到此，豈是好爲此不良之事？君子所以棄小而全大，文王上前以手拍馬嘆曰：「非昌不仁，捨你出關，奈追兵復至，我命難逃，我今別你，任憑你去罷。」另擇良主，文王道罷，灑淚而別。馬有詩曰：「奉勅朝歌來諫主，同吾姜里七年囚。臨潼一別歸西地，任你逍遙擇主投。」且說雷震子曰：「父王快些，不必久羈。」文王曰：「背着我，你仔細些。」文王伏在雷震子背上，把二目緊閉，耳聞風響，不過一刻，已到了五關，來到金雞嶺，將下來也。雷震子曰：「父王已出五關了。」文王睜開二目，已知是本土大喜曰：「今日復見我故鄉之地，皆賴孩兒之力。」雷震子曰：「父王前途保重，孩兒就此告歸。」文王驚問曰：「我兒，你爲何中途拋我，這是何說？」雷震子曰：「奉師父之命，止救父王出關，即歸山洞，今不敢有違，恐負師言，孩兒有罪。」父王先歸家國，孩兒學全道術，不久下山，再拜尊顏。雷震子叩頭，與文王灑淚而別。正是：「世間萬般苦事，無過死別共生離。」雷震子回終南山，回覆師命不提。且說文王獨自一人，又無馬足，步行一日，文王年紀高邁，跋涉艱難，抵暮見一客舍，文王投店歇宿。次日起程，囊內無資，店小二曰：「歇房與酒飯錢，爲何一文不

與文王曰：因空乏到此，權且暫記。俟到西岐，着人加利送來。店小二怒曰：此處比別處不同，俺這西岐撒不得野，騙不得人。西伯侯千歲以仁義而作萬民行人讓路，道不拾遺，夜無犬吠，萬民安生，樂業滿堯天，朗朗舜日，好好拿出銀子算還，明白放你去。若是遲延，送你到西岐，見上大夫散宜生老爺，那時悔之晚矣。文王曰：我決不失信，只見店主人出來問道：爲何事吵嚷？店小二把文王欠少飯錢說了一遍。店主人見文王年雖老邁，精神相貌不凡，問曰：你往西岐來做甚麼事？因何盤費也無？我又不相識，你怎麼記飯錢？說得明白，方可記與你去。文王曰：店主人，我非別人，乃西伯侯是也。因因姜里七年，蒙聖恩赦宥歸國，幸逢吾兒雷震子救我出五關，因此囊內空虛，權記你數日。俟吾到西岐，差官送來，決不相負。那店家聽得是西伯侯，慌忙倒身下拜，口稱大王千歲。子民肉眼，有失接駕之罪，復請大王入內進獻壺漿。子民親送大王歸國。文王問曰：你姓甚名誰？店主人曰：子民姓申名傑，五代世居於此文王大喜，問申傑曰：你可有馬借一匹與我騎了好行？俟歸國必當厚謝。申傑曰：子民皆小戶之家，那有馬匹。家下止有磨麵驢兒，收拾鞍轡，大王暫借此前行。小人親隨伏侍。文王大悅，離了金鷄嶺，過了首陽山，一路上曉行夜住，時值深秋，天氣只見金風颯颯，梧葉飄飄，楓林翠色，景物雖是堪觀，怎奈寒鳥悲風，蛩聲慘切。况西伯侯又是久離故鄉，觀此一片景色，心中如何安泰？恨不得一時就到西岐，與母子夫妻相會，以慰愁懷。按下文王在路不表，且說文王母太姜，在宮中思想西伯侯，忽然風過三陣，風中竟帶吼聲。太姜命侍兒焚香，收金錢演先天數，早知西伯侯某日某時已至西岐，太姜大喜，忙傳令百官衆世子往西岐接駕。衆文武與各位公子無不喜歡。人大悅，西岐萬民牽羊擔酒，戶戶焚香，氳氳拂道。文武百官與各位公子各穿大紅吉服。此時骨肉完聚，龍虎重逢，培增喜氣，有詩爲證：

萬民歡忭出西岐，迎接龍車過九逵。姜里七年今已滿，金鷄一戰斷窮追。從今聖化過堯舜，目下靈臺立帝基。自古賢良周代盛，臣忠助君正雍熙。

且說文王同申傑往西岐來，行了許多徑路，依然又見故園。文王不覺心中悽然，想昔日朝商之時，遭此大難，不意今日回歸，已是七載。青山依舊，人面已非。正嗟嘆間，只見兩杆紅旗，招展大砲一聲，擁出一隊人馬。文王大喜道：此乃衆文武來迎孤的，只見大將軍南宮适上大夫散宜生引了四賢八俊三十六傑，辛甲辛免太顛閔天，祁公尹公，伏于道旁。次子姬發近前拜伏。驢前曰：父王羈縻異國，時月屢更，爲人子不能分憂代忠，誠天地間之罪人。望父王寬恕，今日復視慈顏，不勝欣慰。文王見衆文武世子多人，不覺淚下，孤想今日不

勝悽然。孤以無家而有家。無國而有國。無臣而有臣。無子而有子。陷身七載。羈囚姜里。自甘老死。今幸見天。日與爾等復能完聚。視此反覺悽然耳。大夫散宜生啓曰。昔成湯王亦囚于夏臺。一旦還國。而有事於天下。今主公歸國。更修德政。育養生。俟時而動。安知今日之姜里。非昔之夏臺乎。文王曰。大夫之言。豈是爲孤之言。亦非臣下事上之理。昌有罪。常誅蒙聖恩。羈而不殺。雖七載之囚。亦天子浩蕩洪恩。今赦孤歸國。復荷優賞。進爵加封。賜黃鉞白旄。得專征伐。此何等殊恩。當克盡臣節。此生決不敢萌二心。何得以夏臺相比。大夫忽發此言。豈昌所望哉。此後慎勿復言也。諸臣悅服。姬發近前。請父王更衣乘輦。文王依其言。換了王服。乘輦。命申傑隨進西岐。一路上歡聲擁道。樂奏笙簧。戶戶焚香。家家結彩。文王端坐。樂輦兩邊的執事。成行旛幟。蔽日。只見衆民大呼曰。七年遠隔。未視天顏。今大王歸國。萬民瞻仰。欲親觀天顏。愚民欣慰。文王聽見衆民如此。方騎逍遙馬。衆民歡聲大振曰。今日西岐有主矣。人人歡悅。個個傾心。文王出小龍山口。見兩邊文武九十八子相隨。獨不見長子邑。考因想其醜屍之苦。姜里自啖子肉。不覺心中大痛。淚如雨下。文王將衣掩面作歌曰。盡臣節兮奉旨朝商。直諫君兮欲正綱常。讒臣陷兮于姜里。不敢怨兮天降其殃。邑考孝兮爲父贖罪。鼓琴音兮屈害忠良。啖子肉兮痛傷骨髓。感聖恩兮位至文王。謫官逃難兮路逢雷震。命不絕兮幸至吾疆。今歸西土兮團圓母子。獨不見邑考兮碎裂肝腸。文王作罷歌。大叫一聲。痛殺我也。跌下逍遙馬來。面如白紙。慌壞世子。併文武諸人。急忙扶起。擁在懷中。速取茶湯。連灌數口。只見文王漸漸重蘇。忽一聲響。吐出一塊肉羹。那肉餅就地上一滾。生出四足。長上兩耳。望西跑去。連吐三次。三個兔兒走了。衆臣扶起文王。乘轎輿至西岐城。進端門到大殿。公子姬發扶文王入後宮調理湯藥。也非一日。文王之恙已愈。那日陞殿。文武百官上殿朝賀畢。文王宣上大夫散宜生。拜伏於地。文王曰。孤朝天子。算有七年之厄。不料長子邑考爲孤遭戮。此乃天數。荷蒙聖恩。特赦歸國。加位文王。又命誇官三日。深威鎮國。武成王大德。送銅符五道。放孤出關。不期般雷二將。奉旨追襲。使孤勢單力盡。無計可施。束手待斃之時。多虧昔年孤因朝商途中行至燕山。收一嬰兒。路逢終南山煉氣士雲中子帶去。起名雷震。不覺七載。誰想追兵緊急。得雷震子救我出了五關。散宜生曰。五關豈無將官把守。焉能得出得關來。文王曰。若說起雷震子之形。險些兒嚇殺孤家。七年光景。生得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骨生雙翼。飛騰半空。勢如風雷之狀。拿一根金棍。勢似熊熊。他將金棍一下。把山尖打下一塊來。故此般雷二將不敢相

爭諾而退。雷震子回來，背着孤家，飛出五關，不須半個時辰，即是金雞嶺地面。他方告歸，終南去了。孤不忍捨他，他道：「師命不敢違，孩兒不久下山，再見父王。」故此他便回去。孤獨自行了一日，行至中傑店中，感申傑以驢兒送孤，一路扶持，命官重賞，使申傑回家。宜生跪啓曰：「主公德貫天下，仁布四方，三分天下，二分歸周，萬民受其安康，百姓無不瞻仰。自古有云：克念哉，自生百福；作念哉，自生百殃。主公已歸西土，真如龍歸大海，虎入深山，自宜審時待動。况天下已反，四百諸侯，而紂王肆行不道，殺妻誅子，製炮烙蠶盆，醢大臣，廢先王之典，造酒池肉林，殺宮嬪，聽妲己之所讒，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拒諫誅忠，沉酗冒色，謂上天不足畏，謂善不足爲，一意荒淫，罔有悛改。臣料朝歌不久，屬他人矣。言未畢，殿西一人大呼曰：「今日大王已歸故土，當爲公子報醢屍之讎。况今西岐雄兵四十萬，戰將六十員，正宜殺進五關，圍住朝歌，斬費仲、妲己於市，曹廢棄昏君，另立明主，以泄天下之忿。」文王聽而不悅，曰：「孤以二卿爲忠義之士，西土賴之以安。今日出不忠之言，是先自處於不赦之地，而尚敢言報怨滅讎之語。天子乃萬國之元首，縱有過，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過，父有失，子亦不敢語，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爲人臣子，先以忠孝爲首，而後以直忤君父哉！昌因直諫于君，君故囚昌于羑里，雖有七載之困苦，是吾愆尤，怎敢怨君，歸善於己。古語有云：君子見難而不避，惟天命是從。今昌感皇上之恩，符賜文王，榮歸西土，孤正當早晚祈祝。當今但願八方甯息兵戈，萬民安阜樂業，方是爲人臣之道。從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倫，遺譏萬世。豈仁君子之所言也。」南宮适曰：「公子進貢，代父贖罪，非有逆謀，如何竟遭醢尸之慘。情理難容，故當勸無道以正天下。此亦萬民之心也。」文王曰：「卿只執一時之見，此是吾子自取其死，孤臨行曾對諸子文武有言：孤演先天數算，有七十年之災，切不可一猝前來問安。候七年災滿，自然榮歸。邑考不遵父訓，自恃驕執，執忠孝之大節，不知從權，又失打點，不知時務，進退自己，德薄才庸，性情偏執，不順天時，致遭此醢身之禍。孤今奉公守法，不妄爲不悖德，徑徑以盡臣節。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諸侯自有公論，何必二卿首爲亂階，自恃強梁，先取滅亡哉。古云：五倫之中，惟有君親恩最重，百行之本，當存忠孝。義爲先，孤既歸國，當以化行俗美爲先。民豐物阜爲務，則百姓自受安康。孤與卿等共享太平耳，不聞兵戈之聲，眼不見征伐之事，身不受鞍馬之勞，心不懸勝敗之憂。但願三軍身無披甲冑之苦，民不受驚慌之災，卽此是福。卽此是樂，又何必勞民傷財，糜爛其民，然後以爲功哉。」南宮适散，宜生聽文王之訓，頓首叩

謝文王曰：孤思西北正南欲造一臺，名曰靈臺，孤恐土木之工，非諸侯所宜，勞傷百姓，然造此靈臺，可以觀災祥之兆，散宜生奏曰：大王造此靈臺，既爲觀災祥而設，乃爲西土之民，非爲游觀之樂，何爲勞民哉？況主公仁愛，功及昆蟲草木，萬姓無不銜恩。若大王出示，萬民自然樂從。若大王不輕用民力，仍給工銀二錢，任民自便，隨其所欲，不去強他，這也無害於事。况又是爲西土人民應災祥之故，民何不樂爲？文王大喜，大夫此言，方台孤意，隨出示張掛各門，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文王守節盡臣忠，仁德兼施造大功。民力不教胼胝瘁，役錢常賜錦纏紅。  
西岐社稷如磐石，商邑江山若浪從。漫道孟津天意合，飛熊入夢已先通。

話說文王聽散宜生之言，出示張掛西岐各門，驚動軍民人等，都來爭聽告示，只見上書曰：「西伯文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西岐之境，乃道德之鄉，無兵戈用武之擾，民安物阜，訟簡官清，孤因姜里羈縻，蒙恩赦宥，歸國因見邇來災異頻仍，水旱失度，及查本土占驗災祥，竟無壇玷，昨觀城西有官地一隅，欲造一臺，名曰靈臺，以占風候，看驗民災，又恐土木工繁，有傷而軍民力役，特每日給工銀一錢支用，此工亦不拘日之遠近，但隨民便，願做工者，卽上簿造名，以便查給，如不願者，各隨爾經營，併無強逼，爲此出示諭衆通知。」話說西岐衆軍民人等一見告示，大家歡悅，齊聲言曰：大王恩德如天，莫可圖報，我等日出而嬉遊，日落而歸宿，坐享太平之福，是皆大王之所賜，今大王欲造靈臺，尙言給領工錢，我等雖肝腦塗地，手胼足胝，亦所甘心，况且爲我百姓占驗災祥而設，如何反領大王工銀也？全郡軍民無不歡悅，情願出力造臺，散宜生知民心如此，抱本進內啓奏，文王曰：軍民既有此義舉，隨傳旨散給銀兩，衆民領訖，文王對散宜生曰：可選吉日，破土興工，衆軍用心着意，搬泥運土，伐木造臺，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座間移，又道是：行見落花紅滿地，霎時秋菊綻東籬。造靈臺不過旬月，管工官來報工完，文王大喜，隨同文武多官排轎輿出郭，行至靈臺觀看，雕梁畫棟，台開巍峨，真一大觀也。有賦爲證：「臺高二丈，勢按三才，上分八卦，合陰陽，下屬九宮，定謂虎，四角有四時之形，左右立乾坤之像，前後配君臣之義，週圍風雲之氣，此臺上合天心。」

下合地戶，中合人意，上天心，應四時，下合地戶，屬五行，中合人意，風調雨順，文王有德，使萬物而增輝，聖人感百事而無逆，靈臺從此立，王基驗照，災祥扶帝主，正是治國江山茂，今日靈臺勝鹿臺。」話說文王隨同兩班文武，上得靈臺，四面一觀，文王默然不語，時有上大夫散宜生出班奏曰：「今日靈臺工完，大王爲何不悅？」文王曰：「非是不悅，此臺雖好，臺下欠少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配合陰陽之意。」孤再開池沼，又恐勞傷民力，故此鬱鬱耳。宜生啓曰：「靈臺之工，甚是浩大，尚且不日而成，況於台下一沼，其工甚易，宜生忙傳王旨，台下再開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之意，說言未了，只見衆民大呼曰：「小小池沼，有何難成？」又勞聖慮，衆人隨將帶來鐵鋤，一時挑挖，內中挑出一付枯骨，衆人四下拋擲，文王在臺上見衆人拋棄枯骨，王問曰：「衆民拋棄何物？」左右啓奏曰：「此地掘起一副人骨，衆人故此拋擲。」文王急傳旨，命人將枯骨取來，放在一處，用匣盛之，埋於高阜之地，豈可有因孤開沼而暴露此骸骨？實孤之罪也。衆人聽見此言，大呼曰：「聖德之君，澤及枯骨，何況我等人民？」豈有不沾雨露之恩，真是廣施仁義，道合天心，西岐獲有父母矣。衆民歡聲大悅，文王因在靈臺看挖沼池，不覺天色漸晚，回駕不及，文王與衆文武在靈臺上設宴，君臣共樂，席罷之後，文武在台下安歇，文王臺上設綉榻而寢，時至三更，正值夢中，忽見東南一隻白額猛虎，脅生雙翼，向帳中撲來，文王急叫左右，只聽台後一聲響亮，火光冲霄，文王驚醒，嚇了一身香汗，聽台下已打三更，文王自思此夢，主何凶吉？待到天明，再作商議。有詩爲證：「文王治國造靈臺，文武鏘鏘保駕來，忽見沼池枯骨現，命將高阜速藏埋。君臣共樂傳盃盞，夜夢飛熊撲帳開，龍虎風雲從此遇，西岐方得棟梁才。」話說次早，衆文武上台參謁已畢，文王曰：「大夫散宜生何在？」散宜生出班見禮，曰：「有何宣召？」文王曰：「孤昨夜三更得一異夢，夢見東南有一隻白額猛虎，脅生雙翼，向帳中撲來，孤急呼左右，只見台後火光冲霄，一聲響亮，驚醒乃是一夢，此兆不知主何吉凶？」散宜生躬身賀曰：「此夢乃大王之大吉兆，大王得棟梁之臣，大賢之士，真不讓風后、伊尹之右。文王曰：「卿何以見得如此？」宜生曰：「昔商高宗曾有飛熊入夢，得傳說于版築之間，今主上夢說生兩翼者，乃熊也。去見台後火光，乃火燬之像，今西方屬金，金見火必燬，燬鍊寒金，必成大器，此乃興周之大兆，故此能表欣賀，衆官聽罷，齊聲稱賀。文王傳旨，同駕心欲訪賢，以應此兆，不提。且言姜子牙自從棄却朝歌，別了馬氏，十遁救了居民，隱於磻溪，垂釣渭水，子牙一意守時候，命不管閒非日，誦黃庭悟道，修真若悶時，持絲綸倚綠柳而垂釣，時時心上崑崙刻刻念隨師長。」



難忘道德。朝暮懸懸。一日執竿嘆息作詩曰：「自別崑崙地。俄然廿四年。商都累半載。直諫在君前。棄却歸西土。磻溪執釣先。何日逢真主。披雲再見天。」子牙作罷詩。坐於垂楊之下。只見滔滔流水。無盡無休。徹夜東行。熬盡人間萬古。正是：惟有青山流水依然存。古往今來盡是空。子牙嘆畢。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登山過嶺伐木丁。隨身板斧斫劈枯藤崖。前兔走山後鹿鳴。鳴樹梢異鳥。柳外黃鶯見了些。青松翠柏李白桃紅。無憂樵子。勝似腰金担柴一石。易米三升。隨時菜蔬。沽酒一瓶。對月邀飲。樂守山林。深山陋僻。萬壑無聲。奇花異草。悅目賞心。逍遙自在。任意縱橫。」樵子歌罷。把一担柴放下。近前少憩。問子牙曰：「老丈。我常時見你在此執竿釣魚。我和你相一個故事。子牙曰：相何故事。樵子曰：我與你相一個漁樵問答。子牙大喜。好個漁樵問答。樵子曰：你上姓貴處。緣何到此。子牙曰：吾乃東海許州人也。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樵子聽罷。大笑不止。子牙問樵子曰：你姓甚名誰。樵子曰：我姓武名吉。祖貫西岐人氏。子牙曰：你方纔聽吾姓名。反加大笑者何也。武吉曰：你方纔言號飛熊。故有此笑。子牙曰：人各有號。何以爲笑。樵子曰：當時古人高人。聖人。賢人。胸藏萬斛珠璣。腹隱無邊錦綉。如風后力牧。伊尹傅說之輩。方稱其號。似你也有此號。名不稱實。故此笑耳。我常時見你伴綠柳而垂竿。別無營運。守枯株而待兔。看此清波。識見未必高明。爲何亦稱道號。武吉言罷。却將溪邊釣竿拿起。見線上那針。直而不曲。樵子撫掌大笑不止。對子牙點頭嘆曰：有志不在年高。無謀空長百歲。樵子謂子牙曰：你這釣線。爲何不曲。古語云：且將香餌釣金鯿。我傳你一法。將此針用火燒紅。打成釣線上。用香餌線上。繫浮子。魚來吞食。浮子自動。便知魚至。望上一提。釣掛魚鰓。方能得鯉。此是捕魚之方。似這等釣。莫說三年。便百年也。無一魚到手。可見你生性愚拙。安得妄號飛熊。子牙曰：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在此。名雖垂釣。我自意不在魚。吾在此。不過守青雲而得路。撥塵翳而騰霄。豈可曲中而取魚乎。非丈夫之所爲也。吾甯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爲錦鱗設。只釣玉與侯。吾有詩爲證：「短竿長線守磻溪。這個機關那得知。只釣當朝君與相。何嘗意在水中魚。」武吉聽罷。大笑曰：你這個人。也想王侯做。看你那個嘴臉。不想王侯。你到相似活猴子。牙也笑着曰：你看我的嘴臉。不相王侯。我看你的嘴臉。也不甚麼好。武吉曰：我的嘴臉。比你好些。吾雖樵夫。真比你快活。春看桃杏。夏玩菱荷。秋看黃菊。冬賞梅松。我也有詩：「擔柴賣貨長街上。沽酒回家母子歡。伐木只知營運樂。放翻天地自家看。」子牙曰：不是這等嘴臉。我看你的臉上氣色。不甚麼好。武吉曰：你看我的氣色。怎的。

好子牙曰：你左眼青，右眼紅，今日進城打死人，武吉聽罷，叱之曰：「我和你閒笑戲語，爲何毒口傷人？」武吉挑起柴，逕往西岐城中來賣，不覺行至南門，却逢文王車駕往靈臺占驗災祥之兆，隨侍文武出城，兩邊侍衛甲馬御林軍人大呼曰：「千歲駕臨，少來。」武吉挑着一擔柴往南門來，市井道窄，將換肩不知塌了一頭，番將尖擔把門軍王相夾耳門一下，卽刻打死，兩邊人大叫曰：「樵子打死了門軍，當時卽拿住來見文王文王。」曰：「此是何人？」兩邊啓奏大王千歲，這個樵子不知何故打死門軍，王相文王在馬上問曰：「那樵子叫甚名誰？」爲何打死王相？武吉啓曰：「小人是西岐的良民，叫做武吉，因見大王駕臨，道路窄狹，將柴換肩，誤傷王相，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卽在南門畫地爲牢，豎木爲吏，將武吉禁於此間。」文王往靈臺去了，紂時畫地爲牢，止西岐有此事。東南北連朝歌俱有禁牢，因文王先天數禍福無差，因此人民不敢逃匿，所以畫地爲獄，民不敢逃去，但犯人走了，文王演先天數算出拿來加倍問罪，以此頑滑之民皆奉公守法，故曰：畫地爲獄，且說武吉禁了三日，不得回家，武吉思母無依，必定倚閭而望，况又不知我有刑陷之災，因思母親放聲大哭，行人圍看，其時散宜生往南門過，忽見武吉悲聲大痛，散宜生問曰：「你是前日打死王相的殺人償命之常也，爲何大哭？」武吉告曰：「小人不幸，遇逢冤家，誤將王相打死，理當償命，安得埋怨？怎奈小人有母七十餘歲，小人無兄無弟，又無妻室，母老孤身，必爲溝渠餓殍，屍骸暴露，情切傷悲，養子無益，子喪母亡，思之切骨，苦不堪言，小人不得已放聲大哭，不知迴避，有犯大夫，望祈恕罪，散宜生聽罷，默想久之，若論武吉打死王相，非是鬪毆殺傷人命，不過挑柴誤場尖擔打傷人命，自無抵償之理，宜生曰：武吉不必哭，我往見千歲啓一本，放你回去，辦你母親衣食棺木，柴米養身之資，你再等秋後，以正國法。」武吉叩頭謝老爺大恩，宜生一日便進殿，見文王朝賀畢，散宜生奏曰：「臣啓大王，前日武吉打傷王相，命禁于南門，臣往南門，忽見武吉痛哭，臣聞其故，武吉言有老母七十餘歲，止生武吉一人，况既無兄弟，又無妻室，其母一無所望，吉遭國法，羈陷莫出，思母必成溝渠之鬼，因此大哭。」臣思王相人命原非鬪毆，實乃誤傷，况武吉母寡身單，不知其子陷身於獄，據臣愚見，且放武吉歸家，以辦養母之費，棺木衣食之資，完畢，再來抵償王相之命。」臣請大王旨意，定奪。」文王聽宜生之言，隨卽准行，速放武吉歸家作詩曰：「文王出郭驗靈台，武吉擔柴惹禍胎，王相死於尖擔下，子牙八十連纜來。」話說武吉出了獄，可憐思家心重，飛奔回來，只生母親倚門而望，見武吉回來，忙問曰：「我兒，你因甚麼事，這幾日纜來爲母？」

在家曉夜不安。又恐你在深山窮谷被虎狼所傷，使爲娘的懸心弔膽，廢寢忘餐。今日見你，我纔放心。不知你爲何事，今日纔回。武吉哭拜在地曰：母親孩兒不幸，前日往南門賣柴，遇文王獵臨，我挑柴閃躲，場了尖擔，打死門軍王相。文王把孩兒箝於獄中，我想母親在家中懸望，又無音信，上無親人，單身隻影，無人奉養，必成溝壑之鬼。因此放聲痛哭，多虧上大夫散宜生老爺，啓奏文王，放我歸家，置辦你的衣衾棺木米糧之類，打點停當。孩兒就去償王相之命。母親你養我子無益，道罷大哭。其母聽見兒子遭此人命重情，魂不附體，一把扯住武吉，悲聲哽咽，兩淚如珠。對天嘆曰：我兒忠厚半生，並無欺妄，孝母守分，今日有何事得罪天地，遭此陷穿之災。我兒你有差池，爲娘的焉能有命。武吉曰：前一日，孩兒擔柴，行至磻溪，見一老人，執竿垂釣，線上拴着一個針。在那裏釣魚，孩兒問他，爲何不打了，安着香餌釣魚。那老人曰：甯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非爲錦鱗，只釣王侯。孩兒笑他，你這個人，也想做王侯。你那嘴臉，也不相做王侯。好相一個活猴。那老人看着孩兒曰：我看你的嘴臉也不好。我問他，我怎的不好。那老人說：孩兒左眼青，右眼紅，今日必定打死人。確確的那一日，打死了王相。我想那老人嘴極毒，想將起來可惡。其母問吉曰：那老人姓甚名誰。武吉曰：那老人姓姜，名尙，字子牙，道號飛熊。因他說出號來，孩兒故此笑他。他纔說出這樣破話。老母曰：此老看相，莫非有先見之明。我兒，此老人你還去求他救你。此老必是高人。武吉聽了，母命收拾，逕往磻溪來見子牙，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別却朝歌隱此間，喜觀綠水遶青山。黃庭兩卷消長晝，金鯉三條了笑顏。

柳內鶯聲來嚶嚶，岸傍溜響聽潺潺。滿天華露開祥瑞，贏得文王仙袂扳。

話說武吉來到溪邊，見子牙獨坐垂楊之下，將魚竿飄浮綠波之上，自己作歌取樂。武吉走至子牙之後，款款叫曰：姜老爺子牙回首看見武吉，子牙曰：你是那一日在此的。瞧夫武吉笑曰：正是子牙道你那一日可曾打死人麼。武吉慌忙跪泣告曰：小人乃山中蠶子，執斧愚夫，那知深奧，肉眼凡夫，不識老爺高明隱逸之士。前日一語冒犯尊顏，老爺乃大人之輩，不是我等小人。望姜老爺切勿記憶。大開仁慈，廣施側隱，只當普濟羣生。那日別了老爺，行至南

門正遇文王駕至挑柴閃躲不知塌了尖担果然打死門軍王相此時文王定罪將命抵命小人因思母老無依終久必成溝壑之鬼蒙上大夫散宜生老爺爲小人啓奏文王權放歸家置辦母事完備不日去抵王相之命以此思之母子之命依舊不保今日特來叩見姜老爺萬望憐救毫末餘生得全母子之命小人結草啣環犬馬相報決不敢有負大德子牙曰數定難移你打死了人理當償命我怎麼救得你武吉哀哭拜水曰老爺恩施昆蟲草木無處不發慈悲倘救得母子之命沒齒不忘子牙見武吉來意虔誠亦且此人後必貴顯子牙曰你要我救你你拜吾爲師我方救你武吉聽言隨即下拜子牙曰你既爲吾弟子我不得不救你如今你速回到家在你床前隨你多長挖一坑暫深四尺你至黃昏時候睡在坑內叫你母親於你頭前點一盞燈腳後點一盞燈或米也可或飯也可抓兩把撒在你身上放上些亂草睡過一夜起來只管去做生意再無事了武吉聽了領師父之命回到家中挖坑行事有詩爲證  
〔文王先天數子牙善厭星不因武吉事焉能陟帝廷磻溪生將相周室產天丁大造原相定須教數合冥〕  
話說武吉回到家中滿面喜容母親說我兒你去求姜老爺此事如何武吉對母親一一說了一遍母親大喜隨命武吉挖坑點燈不提且說子牙三更時分披髮仗劍踏罡布斗掐訣結印隨與武吉厭星次早武吉來見子牙口稱師父下拜子牙曰既拜吾爲師早晚聽吾教訓打柴之事非汝長策早起挑柴貨賣到申時來講談兵法方今紂王無道天下反亂四百鎮諸侯武吉曰老師父反了那四百鎮諸侯子牙曰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兵四十萬大戰遊魂關南伯侯鄂順反了領兵三十萬人馬攻打三山關我前日仰觀天象見西岐不久刀兵四起雖亂發生此是用武之秋上心學藝若能得功出任便是天子之臣豈是打柴了事古語有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又曰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也是你拜我一場武吉聽了師父之言早晚心上不離子牙精學武藝講習六韜不表話說散宜生一日想起武吉之事一去半載不來宜生入內廷見文王啓奏曰武吉打死王相臣因見彼有老母在家無人侍養奏過主公放武吉回家辦其母棺木日用之費卽來豈意彼竟欺藐國法今經半載不來領罪此必狡猾之民大王可演先天數以驗真實文王曰善隨取金錢占演凶吉文王點首嘆曰武吉亦非狷民因懼刑自投萬丈深潭而死若論正法亦非門毆殺人乃是誤傷人命罪不該死彼反懼法身死如武吉深爲可憫嘆息良久君臣各退正是然指光陰似箭果然歲月如流文王一日與文武閑居無事見春和景媚柳舒花放桃李爭妍韶光正茂文王曰

三春景色繁華，萬物發舒，襟懷爽暢，孤同諸子衆卿，往南郊尋青踏翠，共樂山水之歡，以效尋芳之樂，散宜生近前啓曰：主公昔日造靈臺，夢兆飛熊，主西岐得棟梁之才，主君有賢輔之佐，況今春光晴爽，花柳爭妍，一則園幸於南郊，二則訪遺賢於山澤，臣等隨使南宮，適辛甲保駕，正堯舜與民同樂之意，文王大悅，隨傳旨：次早南郊園幸行樂，次日南宮，適領五百家將，出南郊，布一圍場，衆武士披執，同文王出城，行至南郊，忽見得好春光景，致「和風飄動，百蕊爭榮，桃紅似火，柳嫩垂金，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排新，芳草綿綿鋪錦繡，嬌花嬝嬝鬥春風，林內清奇鳥韻，樹外氤氳烟籠，聽黃鸝杜宇喚春回，偏助遊人行樂，絮飄花落溶溶歸棹，又添水面文章，見幾個牧童短笛騎牛背，見幾個田下鋤人，連手忙見幾個摘桑，拾着桑籃走，見幾個採茶歌罷入茶筐，一段青一段紅，春光富貴，一園花，一園柳，花柳爭妍，無限春光，觀不盡溪邊春水，戲鴛鴦。」（人人貪戀春三月，留戀春光却動心，勸君休錯三春景，一寸光陰一寸金。）話說文王同衆文武出郊外行樂，共享三春之景，行至一山，見有圍場，布成羅網，文王一見許多家將，披堅執銳，手持長杆鋼叉，黃鷹獵犬，雄威萬狀，怎見得「烈烈旌旗似火，輝輝皂蓋遮天，錦衣綉襖，駕黃鷹，花帽紅衣，牽獵犬，粉青氈笠，打灑朱纓，粉青氈笠，一池荷葉舞清風，打灑朱纓，開放桃花浮水面，只見趕獐獵犬，鑽天鷄子，帶紅纓，捉兔黃鷹，拖帽金彪，雙鳳翅，黃鷹起去空中啄墜玉，天鵝惡犬來時就地拖翻梅花鹿，青錦白吉，錦豹花彪，青錦白吉，遇長杆血濺滿身紅，錦豹花彪，逢利刃血淋山土，赤野雞着箭，穿住二翅，怎能飛，鷓鴣遭叉，撲地翎毛難展，擗大弓射去，青牲白鹿，怎逃生，藥箭來時，練雀班鳩，難迴避，旌旗招展亂縱橫，鼓響鑼鳴聲，吶喊打圍人，個個心猛，與獵將各各歡欣，登崖賽過搜山虎，跳澗猶如出海龍，火炮鋼叉，連地滾窩，弓伏弩，傍空行，長天聽有天鵝叫，開籠又放海東青。」話說文王見這個光景，忙問上大夫：「此是一個圍場，爲何設於此山？」宜生馬上欠身答曰：「今日千歲遊春行樂，共享春光，南將軍已設此圍場，俟主公打獵行幸，以暢心情，亦不枉行樂一番。」君臣共樂，文王聽說，正色曰：「大夫言之差矣。昔伏羲皇帝不用茹毛而稱至聖，當時有首相，名曰風后，進茹毛於伏羲，伏羲曰：「此鮮食，皆百獸之肉，吾帝飢而食其肉，渴而飲其血，以之爲滋養之道，不知吾欲其生，忍令彼死，此心何忍！朕不食禽獸之肉，甯食百草之粟，各全生命，以養天和，無傷無害，豈不爲美。」伏羲居洪荒之世，無百穀之美，尚不茹毛鮮食，况如今五穀可以養生，肥甘足以悅口，孤與卿踏青行樂，以賞此韶華風景，今欲騁狐等之樂，追鹿逐鹿，較強比勝，騁英雄於獺。」

較之間禽獸何辜而遭此殺戮之慘且當此之時陽春乍啓正萬物生育之時而行此肅殺之政此仁人所痛心者也古人當生不剪體天地好生之仁孤與卿等何蹈此不仁之事哉速命南宮适將園場去了衆將傳旨文王曰孤與衆卿在馬上歡飲行樂觀望來往士女紛紜踏青紫陌闢草芳叢或攜酒而來溪邊或謳歌而行綠野君臣馬上忻然而嘆曰正是君正臣賢士民怡樂宜生馬上欠身答曰主公西岐之地勝似堯天君臣正迺行樂只見那邊一夥漁人作歌而來憶昔成湯掃桀時十一征兮白葛始堂堂正大應天人義旗一舉民安止今經六百有餘年祝網恩波將歇息懸肉爲林酒作池鹿臺積血高千尺內荒於色外荒禽可嘆四海沸吟我曹本是滄海客洗耳不聽亡國音日逐洪濤歌浩浩夜觀星斗垂孤釣孤釣不知天地寬白頭俯仰天地老文王聽漁人歌罷對散宜生曰此歌韻度清奇其中必定有大賢隱於此地文王命辛甲與孤把作歌賢人請來相見辛甲領旨將坐下馬一拍向前厲聲誓曰內中有賢人請出來見吾千歲爺那些漁人齊齊跪下答曰吾等都是閒人辛甲曰你們爲何都是閒人漁人曰我等早晨出戶捕魚這時節回來無事故此我等俱是閒人不一時文王馬到辛甲向前啓曰此乃俱是漁人非賢人也文王曰孤聽作歌韻度清奇內中定有大賢衆漁人曰此歌非小民所作當離此三十五里有一磡溪溪中有一老人時常作此歌我們耳邊聽的熟了故此信口唱出此歌實非小民所作文王曰諸位請同衆漁人叩頭去了文王馬上想歌中之味好個洗耳不聞亡國音傍有大夫散宜生欠身言曰洗耳不聞亡國音者何也昌曰大夫不知麼宜生曰臣愚不知深義昌曰此一句乃堯王訪舜天子故事昔堯有德乃生不肖之男後堯王恐失民望私行訪察欲要讓位一日行至山僻幽靜之鄉見一人倚溪臨水將一小瓢兒在水中轉堯王問曰公爲何將此瓢在水中轉其人笑曰吾看破世情却了名利去了家私棄了妻子離愛慾是非之門拋紅塵之逕僻處深林齋鹽蔬食林泉怡樂以終天年平生之願足矣堯王聽罷大喜此人眼空一世亡富貴之榮遠是非之境真乃人傑也孤將此帝位正該讓他人曰賢者吾非他人朕乃帝堯今見大賢有德欲將天子之位讓爾可否其人聽罷將小瓢拿起一脚踏的粉碎兩隻手掩住耳朵飛跑跑至溪邊洗耳正洗之間又見一人牽一隻牛來喫水其人曰那君子牛來喫水了那人只管洗耳其人又曰此耳有多少污穢只管洗那人說完方開口答曰方纔帝堯讓位與我把我雙耳都污了故此洗了一會有誤此牛喫水其人聽了把牛牽至上流而飲泚人曰爲甚事便走其人曰水被

你洗汚了。如何又汚吾牛口。當時高潔之士如此。此一句乃是洗耳不聞亡國音。衆官馬上俱聽文王談講先朝興廢。後國道蹉。君臣馬上傳盃共享。與民同樂。見了些桃紅李白。鴨綠鵝黃。鶯聲聲。燕呢喃。風吹不管遊人醉。獨有三春景色。新君臣正行。見一起樵夫作歌而來。『鳳非乏兮麟非無。但嗟治世有隆污。龍興雲出虎生風。世人漫惜尋賢路。君不見耕莘野夫。心樂堯舜與犁鋤。不遇成湯三使聘。懷抱經綸學左徒。又不見夫傅巖子。蕭蕭箕笠甘寒楚。當年不是高宗夢。霖雨終身藏版土。古來賢達辱而榮。豈特吾人終水溺。且橫牧笛歌清畫。漫叱犂牛耕白雲。』

王侯富貴斜暉下。仰天一笑俟明君。』文王同文武馬上聽得歌聲。甚是奇異。內中必有大賢命。辛甲詰賢者相見。辛甲領命拍馬前來。見一夥樵人言曰。你們內中可有賢者。請出來與吾大王相見。放下担兒。俱言內無賢者。不一時。文王馬至。辛甲回覆曰。內無賢士。文王曰。聽其歌韻清奇。內中豈無賢士。中有一人曰。此歌非吾所作。前邊十里地名磻溪。其中有一老叟。朝暮垂竿。小民等打柴回來。磻溪少歇。朝夕聽唱此歌。衆人聽得熟了。故此隨口唱出。不知大王駕臨。有失迴避。乃子民之罪也。王曰。既無賢士。爾等暫退。衆人去了。文王在馬上只管思念。又行了一程。與文武把盞。興不能盡。春光明媚。花柳芳妍。紅綠交加。妝點春色。正行之間。只見一人挑着一担柴。唱歌而來。『春水悠悠春草奇。金魚未遇隱磻溪。世人不識高賢志。只作溪邊老釣磯。』文王聽得歌聲。嗟嘆曰。奇哉。此中必有大賢宜生在馬上。看那挑柴的。好像獵民。武吉宜生曰。主公方纔作歌者。好似打死王相的武吉。王曰。大夫差矣。武吉已死。萬丈深潭之中。前演先天數。豈有武吉還在之理。宜生看的實了。隨命辛免曰。是不是與我拿來。辛免走馬向前。武吉見是文王。駕至。迴避不及。把柴歇下。跪在塵埃。辛免看時。果然是武吉。辛免回見文王。啓曰。果是武吉。文王聞言滿面通紅。大聲叫曰。匹夫。怎敢欺孤。太甚。隨對宜生曰。大夫這等狡猾之民。須當加等勘問。殺傷人命。躲重投輕。罪與殺人等。今若被武吉逃躲。則先天數。竟有差錯。何以傳世。武吉泣拜在地。奏曰。吉乃奉公守法之民。不敢狂悖。只因誤傷人命。前去問一老叟。離此間三里地名磻溪。此人乃東海許州人。姓氏姜名尙字子牙。道號飛熊。叫小人拜他爲師。傳與小人回家挖一坑。叫小人睡在裏面。用草蓋在身上。頭前點一盞燈。腳後點一盞燈。草上用米一把撒在上面。睡到天明。只管打柴。再不妨了。千歲爺。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不惜命。只見宜生馬上欠身賀曰。恭喜大王。武吉今言此人道號飛熊。正應靈台之兆。昔日商高宗夜夢飛熊。而得傳說。今日大王夢飛熊。應得子牙。今大王

行樂，正應求賢。望大王宜赦武吉無罪，令武吉往前林請賢士相見。武吉叩頭，飛奔林中去了。且說文王君臣，林前不敢驚動賢士，離數箭之地，文王下馬，同宜生步行入林，且說武吉趕進林來，不見師父，心下着慌。又見文王進林，宜生問曰：「賢士在否？」武吉答曰：「方纔在此，這會不見了。」文王曰：「賢士可有別居？」武吉道：「前邊有一草舍。」武吉引文王駕至門首，文王以手撫門，猶恐造次，只見裏面有一小童開門，文王笑臉問曰：「老師在否？」童曰：「不在家。」同道友閒行，文王問曰：「何時回來？」童子曰：「不定，或就來，或一二日，或三五日。」萍蹤靡定，逢山遇水，或師或友，便談玄論道，故無定期。宜生在傍曰：「臣啓主公，求賢聘傑，禮當虔誠。今日來意未誠，宜其遠避。」昔上古神農拜常桑，軒轅拜老彭，黃帝拜風后，湯拜伊尹，須當沐浴齋戒，擇吉日迎聘，方是敬賢之禮。主公且暫請駕回。」文王曰：「大夫之言是也。」命武吉隨駕回朝。文王行至溪邊，見光景稀奇，林木幽曠，乃作詩曰：「幸割山河布遠猷，大賢抱負可同謀。此來不見垂竿叟，天下人愁幾日休。」又見綠柳之下，坐石之傍，魚竿飄在水面，不見子牙，心中甚是悒悒，復作詩曰：「求賢遠出到溪頭，不見賢人只見釣。一竹青絲垂綠柳，滿江紅日水空流。」文王留戀不捨，宜生力請駕回。文王方隨衆文武回朝，抵暮進西岐到殿廷。文王傳旨，令百官俱不必歸府第，均都留在殿廷候宿。齋三日，同去迎請大賢。內有大將軍南宮适進曰：「磻溪釣叟，恐是虛名。大王未知真實，而以隆禮迎請，倘言過其實，不空費主公一片真誠，竟爲愚夫所弄，依臣愚見，主公亦不必如此費心。待臣明日自去請來，如果不副其名，主公再以隆禮加之，未晚。如果虛名可叱而不用，又何必主公宿齋而後請見哉？」宜生在傍厲聲言曰：「將軍此事不是如此說。方今天下荒荒，四海鼎沸，賢人君子多隱岩谷，今飛熊應兆，上天垂象，特賜大賢助我皇基，是西岐之福澤也。此時自當舉古人求賢破資格拘牽之習，豈得如近日欲賢人之自售哉？將軍切不可說如是之言，使諸臣懈怠。」文王聞言，大悅曰：「大夫之言正合孤意。於是百官俱在殿廷宿三日，然後聘請子牙。後人有詩曰：『西岐城中鼓樂喧，文王聘請太公賢。周家從此皇基固，九五爲尊八百年。』」文王從散宜生之言，齋宿三日，至第四日，沐浴整衣，極其精誠。文王端坐變輿，扛抬聘禮，文王擺列軍馬成行，前往磻溪來迎子牙。封武吉爲武德將軍，笙簧滿道，竟出西岐，不知驚動多少人民，扶老攜幼，來看迎。旗分五彩，戟鏘鏘，笙簧拂道，猶如鶴唳鸞鳴，畫鼓咚咚，一似雷聲滾滾。對子牙，人人喜悅，金吾士個個歡忻。文在東寬袍大袖，武在西貫甲披堅，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五賢佐主，伯達、伯适、叔夜、叔夏等八俊相隨。



城內氤氳香滿道。郭外瑞彩結成祥。聖主降臨西土地。不負五鳳鳴岐山。萬民齊享昇平日。宇宙雍熙八百年。飛熊預兆興周室。感得文王聘大賢。文王帶領衆文武。出郭逕往磻溪而來。行至三五十里。早至林下。文王傳旨。士卒暫在林外割住。不必揚聲。恐驚動賢士。文王下馬。同散宜生步行入得林來。只見子牙背坐溪邊。文王悄悄的行至跟前。立於子牙之後。子牙明知駕臨。故作歌曰。西風起兮白雲飛。歲已鳴兮將焉依。五鳳鳴兮真主現。垂釣竿兮知我稀。子牙作畢。文王曰。賢士快樂否。子牙回頭看見文王。忙棄竿一傍。俯伏叩地曰。子民不知駕臨。有失迎候。望賢王恕尚之罪。文王忙扶住拜言曰。然慕先生。前顧未遇。昌知不恭。今特齋戒。專誠拜謁。得親先生尊顏。實昌之幸也。命宜生扶賢士起來。子牙躬身而立。文王笑容。攜子牙至茅舍之中。子牙再拜。文王曰。久仰高明。未得相見。今幸接風標。祇聆教誨。昌實三生之幸矣。子牙拜而言曰。尚乃老朽非才。不堪顧問。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定國。荷蒙賢王枉顧。實辱鑿與。有負聖意。宜生在傍曰。先生不必過謙。吾君臣沐浴虔誠。特申微忱。專心聘請。今天下紛紛。而又亂當今天子。遠賢近佞。荒淫酒色。殘虐生民。諸侯變亂。民不聊生。吾主晝夜思維。不安枕席。久慕先生大德。側隱溪岩。特具小聘。先生不棄。共佐明時。吾王幸甚。生民幸甚。先生何苦隱胸中之奇謀。忍生民之塗炭。何不一展緒餘。哀此堯獨出水火而置之昇平。此先生覆載之德。不世之仁也。宜生將聘禮擺開。子牙看了。速命童兒收訖。宜生將鑿與推過。請子牙登輿。子牙跪而告曰。老臣荷蒙洪恩。以禮相聘。尚已感激非淺。怎敢乘坐鑿與。越名僭分。這個斷然不敢。文王曰。孤預先相設。特迓先生。必然乘坐。不負素心。子牙再三不敢。推阻數次。決不敢坐。宜生見子牙堅意不從。乃對文王曰。賢者既不乘輿。望主公從賢者之請。可將大王逍遙馬請乘。主公乘輿。王曰。若是如此。有失孤數日之虔敬也。彼此又推讓數番。文王方乘輿。子牙乘馬。權繫載道。士馬軒昂。時值喜吉之辰。子牙時來年已八十。有詩歎曰。渭水溪頭一釣竿。整緝皎皎白子純。胸橫星斗冲霄漢。氣吐虹霓掃日寒。養老來歸西伯宇。避危拚棄舊王冠。自從夢入飛熊後。八百餘年享奠安。話說文王聘子牙進了西岐。萬民爭看。無不欣悅。子牙至朝門下馬。文王陞殿。子牙朝賀畢。文王封子牙爲右靈生丞相。子牙謝恩。偏殿設宴。百官相賀對飲。其時君臣有輔。龍虎有依。子牙治國有方。安民有法。件件有條。行有款。西岐起造相府。此時有報傳進五關。汜水關首將韓榮。其疏往朝歌。言姜尚相周。不知子牙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鹿壽只望接神仙。

豈料妖狐降綺筵。

濁骨不能超濁世。

凡心怎得出凡塵。

希圖弄巧欺明哲。

執意招尤剪穢羶。

惟有昏君殷紂拙。

反聽蘇氏殺忠賢。

話說韓榮知文王聘請子牙相周，忙修本差官往朝歌，非止一日，差官進城來，往文書房來下本。那日看本者，乃比干丞相，比干見此本，姜尚相周一節，沉吟不語，仰天嘆息曰：姜尚素有大志，今佐西周，其志不小。此本不可不奏。比干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紂王宣比干進見。王曰：皇叔有何奏章？比干奏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榮上本言，姬昌禮聘姜尚爲相，其志不小。東伯侯反於東魯之鄉，南伯侯屯兵三山之地，西伯侯姬昌，若有變亂，此時正爲刀兵四起，百姓思亂，况水旱不時，民貧軍乏，庫藏空虛，而聞太師遠征北地，勝敗未分，真國事多艱。君臣交省之時，願陛下聖意上裁，請旨定奪。王曰：俟朕臨殿，與衆卿共議。君臣正論國事，只見當駕官奏曰：北伯侯崇侯虎候旨，命傳旨宣侯虎上樓。王曰：卿有何奏章？侯虎奏曰：奉旨監造鹿臺，將造二年零四個月，今已完工，特來復命。紂王大喜，此臺非卿之力，終不能如是之速。侯虎曰：臣晝夜督造，焉敢怠玩，故此成功之速。王曰：目今姜尚相周，其志不小，汜水關總兵韓榮有本來奏爲今之計，如之奈何？卿有何謀可除姬昌大患？侯虎奏曰：姬昌何能？姜尚何物？井底之蛙，所見不大。螢火之光，其亮不遠，名爲相周，猶寒蟬之抱枯楊，不久俱盡。陛下若以兵加之，使天下諸侯恥笑。據臣觀之，無能爲也。願陛下不必與之較量可也。王曰：卿言甚善。紂王又問曰：鹿臺已完，朕當幸之。侯虎奏曰：特請聖駕觀看。紂王甚喜，二卿可暫往臺下候朕。與皇后同往。王傳旨排鑾駕，往鹿臺玩賞。有詩爲證：鹿臺高聳透雲霄，斷送成湯根與苗。土木工與人失望，黎民怨起鬼應妖。食人無厭崇侯惡，獻媚逢迎費仲梟。勾引狐狸歌夜月，商朝一似水中飄。話說紂王與妲己同坐七香車，宮人隨駕，侍女紛紛到得鹿臺，果然華麗。君后下車，兩邊扶持上臺，真是瑤池紫府，玉闕珠樓。說甚麼蓬壺方丈，團圓俱是白石砌就。週圍盡是瑪瑙妝成，樓閣重重，雕簷碧瓦，亭臺疊疊，獸馬金鸞，殿當中嵌幾樣明珠，夜放光華，空中照耀，左右鋪設，俱是美玉良金，輝煌閃灼。比干隨行在臺，觀看臺上不知幾幾許錢糧，無限寶玩，可憐民膏民脂，棄之無用之地，想臺中間不知陷害了多少冤魂屈鬼。又見紂王攜妲己入內庭，比干

看罷鹿臺，不勝嗟嘆。有賦爲證：「臺高插漢，樹聳凌雲。九曲欄杆，飾玉雕金。光彩彩，千層樓閣。朝星映月，影溶溶。怪草奇花，香馥四時。不卸殊禽異獸，聲揚十里。傳聞遊宴者，恣情權樂。供力者，勞瘁艱辛。塗壁脂泥，俱是萬民之膏血。華堂彩色，俱收百姓之精神。綺羅錦繡，空盡織女機杼。絲竹管絃，變作野夫啼哭。真是以天下奉一人。須信獨夫殘萬姓。」比干在臺上，忽見紂王傳旨，奏樂飲宴。賜比干侯虎筵席。二臣飲罷數盃，謝酒下臺不表。且說：「紂王與紂王酣飲，紂王曰：『愛卿曾言鹿臺造完，自有神仙。』」

神仙子仙姬俱來行樂。今臺已造成，不識神仙。神仙子何日方下降乎？這一句話原是當時，紂王已與玉石琵琶精報讎，將此鹿臺圖獻紂王。要害子牙，故將邪言惑誘紂王。豈知作玩成真，不期今日完工。紂王欲想神仙，故問：「神仙子何日方下降乎？」

神仙子曰：「神仙子乃清虛有道之士，須待月色圓滿，光華皎潔，碧天無翳，方肯至此。」紂王曰：「今乃初十日，料定十四五夜，月華圓滿，必定光輝，使朕會一會神仙。」

神仙子曰：「如何？」已不敢強辯，隨口應承。此時紂王在臺上貪歡取樂，淫佚無休。從來有福者，福德自生；無福者，妖孽廣積。奢侈淫佚，乃喪身之藥。紂王日夜縱淫，全無忌憚。且說：「紂王要見神仙，神仙子着實掛心，日夕不安。其日乃是九月十三日三更時分。」

神仙子曰：「俟紂王睡熟，將元形出竅，一陣風聲，來至朝歌南門外，離城三十五里，軒轅墳內。」

神仙子曰：「原形至此，衆狐狸齊出來迎接。又見九頭雉雞精出來相見，雉雞精道：『姐姐爲何到此？你在深院皇宮，受享無窮之福，何嘗思念我等在此淒涼？』」

神仙子曰：「我雖偏你們朝朝侍天子，夜夜伴君王，未嘗不思念你等。如今天子造完鹿臺，要會仙姬，仙姬我思一計，想起妹妹與衆孩兒們，有會變者，或變神仙，或變仙子，仙姬去鹿臺受享天子九龍宴席，不會變者，自安其命。在家看守，候那日妹妹同衆孩兒們來，雉雞精答道：『我有些需事，不能領席，算將來。』」

只有三十九名會變的，姐已分付停當。風聲響處，依舊回宮，入還本竅。紂王大醉，那知妖精出入一宿。天明次日，紂王問：「姐已，明日是十五夜，正是月滿之辰，不識神仙，可能至否？」

姐已奏曰：「明日治宴三十九席，排三層擺在鹿臺上，候神仙降臨。陛下若會仙家，壽添無算。」

紂王大喜，問曰：「神仙降臨，可命一臣斟酒陪宴。」

姐已曰：「須得一大量大臣，方可陪席。」

王曰：「合朝文武之內，止有比干量洪，傳旨宣亞相比干。」

不一時，比干至臺下，朝見。紂王曰：「明日命皇叔陪神仙筵宴，至月上臺下候旨。」

比干領旨，不知怎麼樣陪神仙，糊塗不明。仰天嘆息，昏君社稷這等狼狽，國事日見顛危。今又癡心妄想，要會神仙，似此又是妖言，豈是國家吉兆？」

比干回府，總不知所出。且說：「紂王次日傳旨，打點筵宴，安排三層臺上，三十

九席一層擺列十三席。紂王分付布列停妥，恨不得將太陽速送西山，皎月忙昇東上。九月十五日抵暮，比干朝服往臺下候旨。且說紂王見日已西沉，月光東上，紂王大喜，如得萬斛珠玉一般。攜妲己於臺上，看九龍筵席，真乃是烹龍炮鳳，珍羞味酒，海餚山色，新席已完備。紂王妲己入內坐歡飲，候神仙前來。妲己奏曰：「但神仙至此，陛下不可出見，如泄天機，恐後諸仙不肯再降。」王曰：「御妻之言是也，話猶未了。」將近三更時分，只聽得四下裏風響，怎見得有詩爲證。詩曰：「妖雲四起置乾坤，冷霧陰霾天地昏。紂王臺前心膽戰，蘇妃目下子孫尊。只知飲宴多生福，孰料貪杯惹滅門。怪氣已隨王氣散，至今遺笑鹿臺魂。」這些在軒轅墳內狐狸探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或一二百年者，或三五百年者，今變化作仙子。仙姬神仙體像而來，那些妖氣雲時，問把一輪明月霧了，風聲大作，猶如虎吼一般。只聽得臺上飄飄的落下一人來，那月光漸漸的現出，妲己悄悄啓曰：「仙子來了，慌得紂王隔繡簾一望，內中袍分五色，各穿青黃赤白黑，內有戴魚尾冠者，九揚巾者，一字巾者，陀頭打扮者，雙丫髻者，又有盤龍雲髻，如仙子仙姬者。紂王在簾內觀之，龍心大悅，只聽得一仙人言曰：「衆位道友稽首了。」衆仙答禮曰：「今蒙紂王設席宴吾輩於鹿臺，誠爲厚賜，但願國祚千年永，皇基萬萬秋。」妲己在裏面傳旨，宣陪宴官上臺。比干上臺，月光下一看，果然如此。個個有仙風道骨，人人像不老長生。自思此事實難解也。人像兩真，我比干只得向前行禮。內有一道人曰：「先生何人？」比干答曰：「卑職亞相比干，奉旨陪宴。」道人曰：「既有緣來，此會賜壽一千秋。」比干聽說，心下着疑。內傳旨斟酒，比干執金盞斟酒，三十九席已完，身居相位，不識妖氣，懷抱金盞，侍於側畔。這些狐狸騷臭，變不得比干，只聞狐騷臭，比干自思：神仙乃六根清淨之體，爲何氣穢冲人？比干嘆息，當今天子無道，怪出妖生，爲國不祥。正沉思之間，妲己命陪宴臣奉大盞。比干依次奉三十九席，每席奉一盃，陪一盃。比干有百斗之量，隨奉過一回。妲己又曰：「陪宴官再奉一杯。」比干每一席，又是一杯。諸妖連飲二杯，此杯乃是勸杯。諸妖自不會吃過這皇封御酒。狐狸量最大者，還招架的住。量小者，招架不住，妖怪醉了，把尾巴都拖下來了。只是妲己不知好歹，只是要他的子孫吃，但不知此酒發作起來，禁持不住，都要現出原形來。比干奉第二層酒頭一層，都掛下尾巴，都是狐狸尾。此時月照正中，比干着實留神，看得明白，已是追悔不及，暗暗叫苦。想我身居相位，反與妖怪叩頭，羞殺我也。比干聞狐騷臭難當，暗暗切齒。且說妲己在簾內看着陪宴官，奉了三杯，見小狐狸醉將來了，若現出原形來，不好看相。妲己傳旨陪宴官暫下臺。

去不必奉酒任從衆仙各歸洞府。比干奉旨下臺，鬱鬱不樂，出了內庭，過了分宮樓，顯慶殿，嘉慶殿，九間殿，殿內有宿夜官員，出了午門上馬，前邊有一對紅紗燈引道，未及行了二里，前面火把燈籠，一隊士馬原來是武成王黃飛虎巡督皇城，比干上前，武成王下馬，驚問比干曰：丞相有甚緊急事，這時節纔出午門，比干頓足道：「老大人國亂邦傾，紛紛妖怪，濁亂朝廷，如何是好？今晚天子宣我陪仙子仙姬宴，一更月上，奉旨上臺，果然有一起道人各穿青黃赤白黑衣，也有些仙風道骨之像，孰知原來是一夥狐狸精，那精連飲兩三大杯，把尾巴掛將下來，月下明明的看的是實，如此光景，怎生奈何？」黃飛虎曰：「丞相請回，未將明日自有理會。」比干回府，黃飛虎命黃明、周紀、龍環、吳謙、武四人各帶二十名健卒，散在東西南北地方，看那些道人出那一門，務蹤其巢穴，定要如實回報。四將領命去訖，武成王回府，且說衆狐狸酒在腹內，醉將起來，架不得冷風，起不得朦霧，勉強架出午門，一個個都落下來，拖拖拽拽，挨挨擠擠，三三五五，簇擁而來，出南門，將至五更，南門開了，周紀遠遠的黑影之中，明明看見，隨後哨探，雖城三十里，軒轅墳內，有一石洞，那些道人仙子，都爬進去了。次日，黃飛虎昇殿，四將回令，周紀曰：「昨在南門探得，道人有三十四名，進軒轅墳石洞內去了，探得是實，請令定奪。」黃飛虎即命周紀領三百名家將，盡帶柴薪，塞住洞口，將柴架起來，燒到下午，來回令周紀領命去訖，門官報道：「丞相到了。」飛虎迎請到廳上行禮，分賓主坐下，茶罷，黃飛虎將周紀一事說明，比干大喜稱謝。二人彼此談論國家事務，武成王置酒，與比干丞相傳杯相斝，不覺就至午後。周紀來見，奉令放火，燒到午時，特來回令飛虎曰：「未將同丞相一往，何如？」比干曰：「願隨車駕。」二人帶領家將，同出南門，三十五里來，至墳前，烟火未滅，黃將軍下騎，命家將將火滅了，用撓鈎將出來，衆家將領命不提，且說這些狐狸，吃了酒，死了也甘心，還有不會變的，無辜俱死於一穴，有詩爲證：「歡飲傳盃在鹿臺，狐狸何事化仙來？只因穢氣人看破，惹下焦身粉骨災。」衆家將不一時，將些狐狸，抓出，俱是焦尾爛肉，臭不可聞。比干對武成王曰：「這許多狐狸，還有未焦者，揀選好的，將皮剝下來，造一件袍襖，獻與當今天子，以惑妲己之心，使妖魅不安於君前，必至內亂，使天子醒悟，或加貶謫，妲己也見我等忠誠，二臣共議，大悅歡飲，盡醉而散，各歸府第。」古語云：「不管閒事終無事，只怕你謀裏招殃禍及身，但不知後來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